

小说名篇 XIAOSHUOMINGPIAN

技巧评点 JIQIAOPINGDIAN

---

辛 宪 锡

新集

# 小说名篇技巧评点

辛宪锡

吉林人民出版社

# 小说名篇技巧评点

辛宪锡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延边新华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10.25印张 插页2 238,000字

1984年11月第1版 1984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5,800册

统一书号：10091.986 定价：1.50元

## 序

本书题名《小说名篇技巧评点》，确切含义应为中国现当代优秀短篇小说写作技巧或艺术技巧探索。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选篇目，决无“论资排辈”之意。这不象编文学史，必须给作家、作品一个恰当的地位。我只是在自己熟悉的范围，按照自己的审美能力与艺术趣味，加以选篇。当然，为便于文学爱好者与业余作者广泛阅读，多方借鉴，尽可能注意题材、风格、流派与艺术手法的多样化。作品的排列，大体上以创作、发表的时间先后为序。

有些优秀小说，很有特色，但由于篇幅太长，考虑到课堂教学的需要，没有入选。我作此书，还有一个目的：为文学教学或写作教学提供一本参考教材。教材太厚不行，篇幅太长也不便讲授。我前年开《曹禺戏剧研究》专题课，学生找不到原著，不能及时阅读，听课受到一些影响。现在再开《小说技巧研究》专题课或作专题讲座，有二十篇原作集在一起，就方便多了。

关于本书的写法，一时颇费斟酌。文学评论与研究的评点方式，我国古代相当流行。我无意作新评点派，用此形式，只为写作方便，防止泛泛而论、条条化，同时也为读者阅读方便。据我所知，一些读者与学生，早已厌烦那套“时代背景”、“主题思想”、“艺术特点”的三段论式评论。我想，按照每篇作品的具体特点，有什么讲什么，恐怕会比较细致、深入。只要作品本身不雷同，评点也不会重复。作品本身的特点不同，评点自然会有所侧重。当然，也有一些相同的艺术手法，但到不同的作家手里，仍有不同的用法，从而使作品呈现出不同的风貌。只要加以比较，也可得到某些启发。艺术创作，最怕模式化。学习与借鉴，正是为了创造。

期待着读者的批评。

辛宪锡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于天津



# 目 录

## 序

|               |             |
|---------------|-------------|
| 孔乙己·····      | 鲁 迅 ( 1 )   |
| 春风沉醉的晚上·····  | 郁达夫 ( 10 )  |
| 潘先生在难中·····   | 叶圣陶 ( 27 )  |
| 在费总理底客厅里····· | 许地山 ( 50 )  |
| 为奴隶的母亲·····   | 柔 石 ( 63 )  |
| 春 蚕·····      | 茅 盾 ( 90 )  |
| 月 夜·····      | 巴 金 ( 116 ) |
| 斯人独憔悴·····    | 冰 心 ( 127 ) |
| 华威先生·····     | 张天翼 ( 138 ) |
| 在其香居茶馆里·····  | 沙 汀 ( 149 ) |
| 在医院中·····     | 丁 玲 ( 168 ) |
| 小二黑结婚·····    | 赵树理 ( 194 ) |
| 荷花淀·····      | 孙 犁 ( 215 ) |
| 我的两家房东·····   | 康 濯 ( 225 ) |
| 山那面人家·····    | 周立波 ( 250 ) |
| 七根火柴·····     | 王愿坚 ( 261 ) |
| 夜走灵官峡·····    | 杜鹃程 ( 267 ) |
| 百合花·····      | 茹志鹃 ( 273 ) |
| 小镇上的将军·····   | 陈世旭 ( 286 ) |
| 春之声·····      | 王 蒙 ( 311 ) |

# 孔 乙 己

鲁 迅

鲁镇的酒店的格局，是和别处不同的：都是当街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柜里面预备着热水，可以随时温酒。做工的人，傍午傍晚散了工，每每花四文铜钱，买一碗酒，——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现在每碗要涨到十文，——靠柜外站着，热热的喝了休息；倘肯多花一文，便可以买一碟盐煮笋，或者茴香豆，做下酒物了，如果出到十几文，那就能买一样荤菜，但这些顾客，多是短衣帮，大抵没有这样阔绰。只有穿长衫的，才踱进店面隔壁的房子里，要酒要菜，慢慢地坐喝。〔本文作于一九一九年三月，是鲁迅自己最喜欢的一篇小说，旨在描写一般社会对于苦人的凉薄。开篇从大处着笔，以白描的手法，淡淡的笔墨，勾勒出一幅鲁镇酒店的风俗画。这里，站着喝与坐着喝，短衣帮与穿长衫的，形成鲜明对比，展示出人间的不平，世态的炎凉。〕

我从十二岁起，便在镇口的咸亨酒店里当伙计，掌柜说，样子太傻，怕侍候不了长衫主顾，就在外面做点事罢。外面的短衣主顾，虽然容易说话，但唠唠叨叨缠夹不清的也很不少。他们往往要亲眼看着黄酒从坛子里舀出，看过壶子底里有水没有，又亲看将壶子放在热水里，然后放心：在这严重监督之下，麝水也很为难。所以过了几天，掌柜又说我干不了这事。幸亏荐头的情面大，辞退不得，便改为专管温酒的一种无聊职务了。

〔写过鲁镇酒店的一般格局，再把目标集中于一点，描写咸亨酒店的特殊情景。本段以三个层次，使“我”这个十二岁的小伙计，一步一步退守柜台，造成结识孔乙己的机缘；同时，从掌柜三次对“我”的态度所表现出来的贪婪与冷酷，为他将如何对待孔乙己，早早作了铺垫。〕

我从此便整天的站在柜台里，专管我的职务。虽然没有什么失职，但总觉有些单调，有些无聊。掌柜是一副凶脸孔，主顾也没有好声气，教人活泼不得；只有孔乙己到店，才可以笑几声，所以至今还记得。〔对环境气氛与风俗人情作了充分渲染，小伙计打开回忆的序幕，主角孔乙己出场。这是咸亨酒店里一位特殊的角色，一下子便成聚光的焦点。〕

孔乙己是站着喝酒而穿长衫的唯一的人。〔以此矛盾现象，揭开人物性格的本质：一个封建教育制度下的畸形儿。〕他身材很高大；青白脸色，皱纹间时常夹些伤痕；一部乱蓬蓬的花白的胡子。穿的虽然是长衫，可是又脏又破，似乎十多年没有补，也没有洗。他对人说话，总是满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肖像、衣著、语言描写，极富特征，是典型的“画眼睛”的方法。〕因为他姓孔，别人便从描红纸上的“上大人孔乙己”这半懂不懂的话里，替他取下一个绰号，叫作孔乙己。〔插叙姓名来历，别有深意：读书人没有自己的名字，反倒使没有多少文化的人从描红纸上替他取绰号，烘托出他可怜又可悲的境遇。〕孔乙己一到店，所有喝酒的人便都看着他笑，有的叫道，“孔乙己，你脸上又添上新伤疤了！”他不回答，对柜里说，“温两碗酒，要一碟茴香豆。”便排出九文大钱。〔行为、语言、性格的对比：人们越拿他取笑、作乐，他越正经、严肃。“排出九文大钱”，倒不是摆阔气、作示威，而是他的自持心理与严正神情的表现。本段以层层推进的对比手法揭示孔乙己的性格，这是第

一层。〕他们又故意的高声嚷道，“你一定又偷了人家的东西了！”孔乙己睁大眼睛说，“你怎么这样凭空污人清白……”〔人们进而反激，孔乙己不堪忍受，势必发出反抗呼声。这是第二层。〕“什么清白？我前天亲眼见你偷了何家的书，吊着打。”孔乙己便涨红了脸，额上的青筋条条绽出，争辩道，“窃书不能算偷……窃书！……读书人的事，能算偷么？”〔最后一层，人们专揭他的疮疤，他作为一个不愿脱去长衫的读书人，怎么下得了台？他陷入了怎样一副焦急、气愤而又无可奈何的窘境。他无言以对，终于说出那一番“窃书不能算偷”的自欺欺人的话来，露出封建儒生的迂腐气与劣根性。〕接连便是难懂的话，什么“君子固穷”，什么“者乎”之类，引得众人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孔乙己的可悲命运，却以可笑的方式来表现。突出喜中之悲，这种艺术描写的辩证手法，分外冷峻、深沉。〕

听人家背地里谈论，孔乙己原来也读过书，但终于没有进学，又不会营生；于是愈过愈穷，弄到将要讨饭了。〔跳过眼前场面，补叙孔乙己的身世、经历。整个这一段，简直曲折到不能再曲折的程度，因而深刻之极。在此复句内，三层意思，已经三次转折。但从整段看，这仅仅是一折。〕幸而写得一笔好字，便替人家钞钞书，换一碗饭吃。〔困境中的生机，于将要讨饭时找到饭碗，此为二折。〕可惜他又有一样坏脾气，便是好喝懒做。坐不到几天，便连人和书籍纸张笔砚，一齐失踪。如是几次，叫他钞书的人也没有了。〔找到饭碗又不怜惜，却被自己打破，此为三折。〕孔乙己没有法，便免不了偶然做些偷窃的事。〔无奈间偶然失足，此为四折。〕但他在我们店里，品行却比别人都好，就是从不拖欠；虽然间或没有现钱，暂时记在粉板上，但不出一月，定然还清，从粉板上拭去了孔乙己

的名字。〔努力保持读书人的好品行，表明他还不甘堕落，此为五折。整个这段补叙，以小伙计“听人家背地里谈论”的方式来表现，因而高度集中、简炼，揭示出孔乙己十分复杂的性格。〕

孔乙己喝过半碗酒，涨红的脸色渐渐复了原，旁人便又问道，“孔乙己，你当真认识字么？”〔接上前面的场面，人们继续拿他调笑，使人物性格刻划更深入。〕孔乙己看着问他的人，显出不屑置辩的神气。〔人们嘲笑他不识字，其实他识字，无关紧要，因而并不介意。〕他们便接着说道，“你怎的连半个秀才也捞不到呢？”孔乙己立刻显出颓唐不安模样，脸上笼上了一层灰色，嘴里说些话；这回可是全是之乎者也之类，一些不懂了。〔这就触到他的隐痛，因他是一个未中秀才的老童生，既失却了向上爬的机会，又不被社会所重视。他那些“之乎者也”，倒不是向短衣帮显耀自己的知识，而是一个被封建教育毒化的灵魂的自由呼喊，一种可笑、无力的抗争。〕在这时候，众人也都哄笑起来：店内外充满了快活的空气。〔与前反复，进一步突出喜中之悲，加重悲剧气氛。因为在笑声中所揭示的，不仅是孔乙己的可悲命运，还有周围那些“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的愚昧、冷酷与麻木。〕

在这些时候，我可以附和着笑，掌柜是决不责备的。而且掌柜见了孔乙己，也每每这样问他，引人发笑。〔以此概括叙述结束场面描写，全面表现孔乙己在酒店所遭的调笑式冷遇，为转入他向孩子说话作过渡。〕孔乙己自己知道不能和他们谈天，便只好向孩子说话。有一回对我说道，“你读过书么？”〔“我”作为一个天真、单纯的小伙计，是酒店内唯一没拿他调笑的人，首先描写他跟“我”说话，十分真切、自然。〕我略略点一点头。他说，“读过书，……我便考你一考。茴香豆的茴

字，怎样写的？”〔偏考一个“茴”字，既有咬文嚼字的书生气，又不离酒店的具体环境，十分精当。〕我想，讨饭一样的人，也配考我么？便回过脸去，不再理会。〔若非煞有其事“考你一考”，而是随意问一问，“我”也许不会生此厌烦心理。而不用“考”，改用“问”，也就不是孔乙己了。所以，“我”的心理状态是对孔乙己的一种反衬。〕孔乙己等了许久，很恳切的说道，“不能写罢？……我教给你，记着！这些字应该记着。将来做掌柜的时候，写帐要用。”〔从他耐心的等待，恳切的语气，良好的愿望，充分表现他的善良。〕我暗想我和掌柜的等级还很远呢，而且我们掌柜也从不将茴香豆上帐；又好笑，又不耐烦，懒懒的答他道，“谁要你教，不是草头底下一个来回的回字么？”〔不敢奢望做掌柜的卑怯心理，不耐烦的懒懒的神态，赌气而反问式的回答，都切合孩子的性格。〕孔乙己显出极高兴的样子，将两个指头的长指甲敲着柜台，点头说，“对呀对呀！……回字有四样写法，你知道么？”〔由衷的兴奋，发自这位白发童生善良的童心；而对一个孩子空谈“回字有四样写法”，又未免是一种钻牛角尖的书呆子气。〕我愈不耐烦了，努着嘴走远。孔乙己刚用指甲蘸了酒，想在柜上写字，见我毫不热心，便又叹一口气，显出极惋惜的样子。〔孔乙己那样认真的态度，那样一片好心，却不被理解，没人接受，越发反衬出他的可悲。整个这一段描写，十分细腻，每个细节，都能传神。〕

有几回，邻舍孩子听得笑声，也赶热闹，围住了孔乙己。〔上段写孔乙己主动找孩子说话，这里是孩子们围住他，而且详略不一，显出章法的变化。〕他便给他们茴香豆吃，一人一颗。〔他不再教“茴”字怎样写，在自身难以为生的景况下，反而给孩子们茴香豆吃，再一次突出他性格中善良的一面。〕孩子吃完豆，仍然不散，眼睛都望着碟子。孔乙己着了慌，伸开五指将碟子

罩住，弯腰下去说道，“不多了，我已经不多了。”直起身又看一看豆，自己摇头说，“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于是这一群孩子都在笑声里走散了。〔他的学究气与迂腐本性，终于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来。连吃了他的茴香豆的天真的孩子都忍不住发笑，在这个冷酷的世界上，他将何以生存？从这笑声，人们难道不能感受到作者的灼热心肠与悲愤感情？〕

孔乙己是这样的使人快活，可是没有他，别人也便这么过。〔一语概括孔乙己存在的意义，故事似将结束。〕

有一天，大约是中秋前的两三天，掌柜正在慢慢的结帐，取下粉板，忽然说，“孔乙己长久没有来了。还欠十九个钱呢！”〔笔锋一转，奇峰突起。掌柜所以记起他，是他还欠十九个钱。对主人公的刻划，改用侧面烘托手法。〕我才也觉得他的确长久没有来了。一个喝酒的人说道，“他怎么会来？……他打折了腿了。”掌柜说，“哦！”〔没有同情，没有关心，以他们的冷漠态度烘托孔乙己的不幸。〕“他总仍旧是偷。这一回，是自己发昏，竟偷到丁举人家里去了。他家的东西，偷得的么？”〔这番话分三句，每句有一“偷”字，一句比一句有力：第一句以平静的语气说出，第二句已带强烈的感情色彩，第三句如谈虎色变。丁举人的威势，孔乙己的遭遇，都可想而知。〕“后来怎么样？”“怎么样？先写服辩，后来是打，打了大半夜，再打折了腿。”“后来呢？”“后来打折了腿了。”“打折了怎样呢？”“怎样？……谁晓得？许是死了。”〔一再重复“打折了腿”，已完全是一种幸灾乐祸态度。这是他们惯于拿孔乙己取笑的继续，竟连他的“死”都不放过，显得何等冷酷。〕掌柜也不再问，仍然慢慢的算他的帐。〔本段由掌柜结帐起笔，最后落笔于掌柜算帐，事件描述十分完整。而从掌柜的动作，可见他的心情并不平静，因十九个钱尚无着落。这也是情节得以继续发展的纽带。〕

中秋过后，秋风是一天凉比一天，看看将近初冬；我整天的靠着火，也须穿上棉袄了。〔着意渲染秋凉，为下面孔乙己出场只穿一件破夹袄作对比。〕一天的下半天，没有一个顾客，我正合了眼坐着。忽然间听得一个声音，“温一碗酒。”这声音虽然极低，却很耳熟。〔人们以为孔乙己死了，在几乎将他忘却时忽又听到他的声音，分外引人注目。这里，声音“极低”一笔，十分含蓄：他已好久没来喝酒，如今带着现钱来到酒店，本该高声呼喊，然而他再也喊不动，他已到精神崩溃、奄奄一息的死亡边缘。〕看时又全没有人。站起来向外一望，那孔乙己便在柜台下对了门槛坐着。他脸上黑而且瘦，已经不成样子；穿一件破夹袄，盘着两腿，下面垫一个蒲包，用草绳在肩上挂住；〔精确描绘一幅惨象，证实前面的议论：他被打折了腿。〕见了我，又说道，“温一碗酒。”掌柜也伸出头去，一面说，“孔乙己么？你还欠十九个钱呢！”〔掌柜要帐，理所当然；但孔乙己作为酒店的老主顾，如今又落到这地步，而且久未来店，如此相见，第一句话便是要帐，就未免太冷酷、残忍，太贪婪、凶狠。这可见语言环境与语言顺序的作用。〕孔乙己很颓唐的仰面答道，“这……下回还清罢。这一回是现钱，酒要好。”〔因他盘坐地上，故仰面乞求，更显得可怜。而从这样一个善良的童生口里，终于说出“酒要好”三字，对老板往酒里羼水的恶劣行径，也是有力的揭露。〕掌柜仍然同平常一样，笑着对他说，“孔乙己，你又偷了东西了！”〔以往是短衣帮酒友来取笑，如今掌柜出面取笑，令人更加难堪。而为安排此情节，前面早有准备，特地加了这一天的下半天“没有一个顾客”一笔，这才点滴不漏，天衣无缝。〕但他这回却不十分分辩，单说了一句“不要取笑！”〔反常态度，蕴含多少难言之苦。〕“取笑？要是不偷，怎么会打断腿？”孔乙己低声说道，“跌断，跌，跌……”



〔类似“窃书”式语言，进一步突出他身上的阿Q主义。〕他的眼色，很象恳求掌柜，不要再提。此时已经聚集了几个人，便和掌柜都笑了。〔既要写掌柜拿他取笑，又不能限于掌柜一人；否则，气氛不够。这样，酒友们此时聚来，恰到好处。〕我温了酒，端出去，放在门槛上。他从破衣袋里摸出四文大钱，放在我手里，〔与前“排出九文大钱”成对比：境况不同，举止不同，神情不同。〕见他满手是泥，原来他便用这手走来的。不一会，他喝完酒，便又在旁人的说笑声中，坐着用这手慢慢走去了。〔重复用手“走来”又“走去”的动作，形象可怜之极，令人永难忘却。〕

自此以后，又长久没有看见孔乙己。到了年关，掌柜取下粉板说，“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到第二年的端午，又说“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到中秋可是没有说，再到年关也没有看见他。〔高度概括的跳跃式叙述，点出孔乙己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他所欠的十九个钱是一条重要贯穿线索，不但与前呼应，而且一再重复，足见世情之凉薄，加深主题的开掘。〕

我到现在终于没有见——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结尾自成一段。前一句，一笔带过二十多年，即小说开头叙述“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其中自然包括孔乙己最后一次离开酒店的时间。后一句是奇特的矛盾句式，“我”不忍猜测孔乙己已死，故用“大约”；而“我”最后一次看到孔乙己的处境，在那个冷酷的社会里，他肯定无法活下去，故在“大约”后又用“的确”。这种矛盾心情，流露出小伙计对孔乙己的同情。这也是作者的同情。孔乙己作为封建教育制度与科举制度的受害者，深深同情他的悲剧命运，正是对那个罪恶制度的有力鞭笞。〕

这是一篇回忆体小说。既然是一个小伙计对孔乙己的回

忆，即“我”在酒店的所见所闻，那么留在记忆中最深的东西，自然是有关他的几个最突出的片断。这是一个特定的选材角度，致使小说那样集中、精粹。而把那些片断连缀起来，既有性格的内在根据，又有“我”的穿针引线作用，这就使零散的材料得以变成有机的整体，显得那样完整、和谐。

孔乙己的遭遇与命运，十分可悲。然而，一切却在笑声中表现。这种艺术描写的辩证法则，归根结底是事物的对立统一规律的反映。孔乙己性格中最可笑之处，也正是最可悲之处；人们对他的嘲笑，也正反映出他们自身的可悲——冷酷、麻木的精神状态。所以，悲剧以喜剧方式表现，使悲者愈悲，小说便有特殊的艺术感染力。这也是作者小说艺术的风格特色之一：笔调的冷峻描写，灵魂的灼热呼喊。

小说再一个突出的艺术特色是：主人公的对话极少，而且高度个性化。孔乙己作为一个破落的读书人，若在一般作者笔下，恐怕会高谈阔论，唠唠叨叨，没完没了；然而，他自始至终很少说话，尤其没有大段对白。就是人们一再取笑、挑逗、盘问他，他也常常避而不答，或以半句、几个字了之。而他不言则已，一言，则必然是“孔乙己式”的语言：文白夹杂、故弄玄虚、讳莫如深的学究式语言。如“窃书不能算偷”，“我便考你一考”，“多乎哉？不多也”，“跌断，跌，跌……”，简直是独一无二的个性化语言，令人拍案称绝。

《孔乙己》，一个精湛无比的短篇。它的高度的艺术技巧，表现在各个方面。就是在艺术大师鲁迅笔下，它也是一篇得意之作。

## 春风沉醉的晚上

郁达夫

### 一

在沪上闲居了半年，因为失业的结果，我的寓所迁移了三处。最初我住在静安寺路南的一间同鸟笼似的永也没有太阳晒着的自由的监房里。这些自由的监房的住民，除了几个同强盗小窃一样的凶恶裁缝之外，都是些可怜的无名文士，我当时所以送了那地方一个Yellow Grub Street〔黄种人的寒士街。英国伦敦过去有一条街，名为寒士街。〕的称号。在这Grub Street里住了一个月，房租忽涨了价，我就不得不拖了几本破书，搬上跑马厅附近一家相识的栈房里去。后来在这栈房里又受了种种逼迫，不得不搬了，我便在外白渡桥北岸的邓脱路中间，日新里对面的贫民窟里，寻了一间小小的房间，迁移了过去。〔本文作于一九二三年七月，通过一个失业知识分子和烟厂女工的遭遇及其真挚友谊，揭露社会的黑暗，歌颂他们对自由、光明的追求。开头这一段，以三次迁居，表现“我”的艰难处境。这里，可注意两点：一，三地住处，无不是监房、栈房、贫民窟，条件同样恶劣；二，对前两次迁居，只作概述，简单交代过去，而对后一次，因是“我”落脚的地方，故事又在此发生，所以要铺展开去，作具体、详细的描写。〕

邓脱路的这几排房子，从地上量到屋顶，只有一丈几尺高。我住的楼上的那间房间，更是矮小得不堪。若站在楼板上

伸一伸懒腰，两只手就要把灰黑的屋顶穿通的。从前面的弄里踱进了那房子的门，便是房主的住房。在破布、洋铁罐、玻璃瓶、旧铁器堆满的中间，侧着身子走进两步，就有一张中间有几根横档跌落的梯子靠墙摆在那里。用了这张梯子往上面的黑黝黝的一个二尺宽的洞里一接，即能走上楼去。黑沉沉的这层楼上，本来只有猫额那样大，房主人却把它隔成了两间小房，外面一间是一个N烟公司的女工住在那里，我所租的是梯子口头的那间小房，因为外间的住者要从我的房里出入，所以我的每月的房租要比外间的便宜几角小洋。〔本段从各个角度，渲染住房的破旧，具体、细致、形象，而无抽象、空泛、一般化用语。同时，外间住着一个女工，而且要从“我的房里出入”，这个特殊现象似从房租便宜的角度无意间带出，其实为“我”与女工结识设下机缘，势必引起读者的注意。〕

我的房主，是一个五十来岁的弯腰老人。他的脸上的青黄色里，映射着一层暗黑的油光。两只眼睛一只大一只小，颧骨很高，额上颊上的几条皱纹里满砌着煤灰，好象每天早晨洗也洗不掉的样子。他每日于八九点钟的时候起来，咳嗽一阵，便挑了一双竹篮出去，到午后的三四点钟总仍旧是挑了一双空篮回来的，有时挑了满担回来的时候，他的竹篮里便是那些破布、破铁器、玻璃瓶之类。象这样的晚上，他必要去买些酒来喝喝，一个人坐在床沿上瞎骂出许多不可捉摸的话来。〔先为房主画一幅肖像，那样富于特征，那样传神。仅从这肖像，可见他并非阔主。进而以拣破烂、喝酒骂街、缺乏教养，表现他的破落。这位房主的出现，加重了贫民窟里的贫穷气氛。〕

我与隔壁的同寓者的第一次相遇，是在搬来的那天午后。春天的急景已经快晚了的五点钟的时候，我点了一枝蜡烛，在那里安放几本刚从栈房里搬过来的破书。先把它们叠成了两方

堆，一堆小些，一堆大些，然后把两个二尺长的装画的画架复在大一点的那堆书上。因为我的器具都卖完了，这一堆书和画架白天要当写字台，晚上可以当床睡的。〔这家什具有穷知识分子的特点，上面描写的住房条件又那样恶劣，就充分突出他的穷困。〕摆好了画架的板，我就朝着了这张由书叠成的桌子，坐在小一点的那堆书上吸烟，我的背系朝着梯子的接口的。我一边吸烟，一边在那里呆看放在桌上的蜡烛火，忽而听见梯子口上起了响动，回头一看，我只见了一个自家的扩大的投射影子，此外什么也辨不出来，但我的听觉分明告诉我说：“有人上来了。”我向暗中凝视了几秒钟，一个圆形灰白的面貌，半截纤细的女人的身体，方才映到我的眼帘上来。〔暗中凝视，灰白面貌愈益分明。因上梯子，才见半截细腰。这里的肖像描写，有一个特定的观察角度，与上面房主的肖像画相比，描写方法显然不同。〕一见了她的容貌，我就知道她是我的隔壁的同居者了。因为我来找房子的时候，那房主的老人便告诉我说，这屋里除了他一个人外，楼上只住着一个女工。我一则喜欢房价的便宜，二则喜欢这屋里没有别的女人小孩，所以立刻就租定了的。等她走上了梯子，我才站起来对她点了点头说：

“对不起，我是今朝才搬来的，以后要请你照应。”

她听了我的话，也并不回答，放了一双漆黑的大眼，对我深深地看了一眼，就走上她的门口去开了锁，进房去了。〔不以语言，而以眼神、举止、行动，显示她的善良性格。〕我与她不过这样的见了一面，不晓是什么原因，我只觉得她是一个可怜的女子。她的高高的鼻梁，灰白长圆的面貌，清瘦不高的身体，好象都是表明她是可怜的特征，但是当时正为了生活问题在那里操心的我，也无暇去怜惜这还未曾失业的女工，过了几分钟我又动也不动地坐在那一小堆书上看蜡烛光了。

在这贫民窟里过了一个多礼拜，她每天早晨七点钟去上工和午后六点多钟下工回来，总只见我呆呆的对着了蜡烛或油灯坐在那堆书上。大约她的好奇心被我那痴不痴呆不呆的态度挑动了罢，有一天她下了工走上楼来的时候，我依旧和第一天一样的站起来让她过去。她走到了我的身边忽而停住了脚，看了我一眼，吞吞吐吐好象怕什么似的问我说：

“你天天在这里看的是什么书？”〔这是她的第一句话，“我”对她也只说过一句话，但从一个多礼拜来“我”熟悉她每天的生活规律，她注意“我”天天看什么书，两人间的互相关心与爱护，表现得相当含蓄。〕

（她操的是柔和的苏州音，听了这一种声音以后的感觉，是怎么也写不出来的，所以我只能把她的言语译成普通的白话。）

我听了她的话，反而脸上涨红了。因为我天天呆坐在那里，面前虽则有几本外国书摊着，其实我的脑筋昏乱得很，就是一行一句也看不进去。有时候我只用了想象在书的上一行与下一行中间的空白里，填些奇异的模型进去。有时候我只把书里边的插画翻开来看看，就了那些插画演绎些不近人情的幻想出来。我那时候的身体因为失眠与营养不良的结果，实际上已经成了病的状态了。况且又因为我的唯一的财产的一件棉袍子已经破得不堪，白天不能走出外面去散步和房里全没有光线进来，不论白天晚上，都要点着油灯或蜡烛的缘故，非但我的全部健康不如常人，就是我的眼睛和脚力，也局部的非常萎缩了。在这样状态下的我，听了她这一问，如何能够不红起脸来呢？〔笔墨非同寻常：女子没脸红，男子反而脸红起来。解释这反常现象，赖以概括丰富的生活内容：“我”的处境、身体、财产、情绪……。这使小说显得充实、丰满。〕所以我只是含含糊

糊的回答说：

“我并不在看书，不过什么也不做，呆坐在这里，样子一定不好看，所以把这几本书摊放着的。”她听了这话，又深深的看了我一眼，作了一种不了解的形容，依旧的走到她的房里去了。〔这本是两人结识、交往的一个场面，但没有展开描写，只重复她前面的举动。这样，不仅人物性格更深沉，而心迹不外露，也使小说更有吸引力。〕

那几天里，若说我完全什么事情也不去找，什么事情也不曾干，却是假的。有时候，我的脑筋稍微清醒一点下来，也曾译过几首英法的小诗，和几篇不满四千字的德国的短篇小说，于晚上大家睡熟的时候，不声不响的出去投邮，寄投给各新开的书局。因为当时我的各方面就职的希望，早已经完全断绝了，只有这一方面，还能靠了我的枯燥的脑筋，想想法子看。万一中了他们编辑先生的意，把我译的东西登了出来，也不难得着几块钱的酬报。所以我自迁移到邓脱路以后，当她第一次同我讲话的时候，这样的译稿已经发出了三四次了。〔这一段补叙，起两个作用：一为进一步渲染“我”的命运的可悲，就职无希望，连译稿也只能偷偷投寄；二为下文设伏笔，因译稿既寄出，必有结果。〕

## 二

在乱昏昏的上海租界里住着，四季的变迁和日子的过去是不容易觉得的。我搬到了邓脱路的贫民窟之后，只觉得身上穿在那里的那件破棉袍子一天一天的重了起来，热了起来，所以我心里想：

“大约春光也已经老透了罢！”

但是囊中很羞涩的我，也不能上什么地方去旅行一次，日

夜只是在那暗室的灯光下呆坐。有一天，大约是午后了，我也是这样的坐在那里，隔壁的同住者忽而手里拿了两包用纸包好的物件走了上来，我站起来让她走的时候，她把手里的纸包放了一包在我的书桌上说：

“这一包是葡萄浆面包，请你收藏着，明天好吃的。另外我还有一包香蕉买在这里，请你到我房里来一道吃罢！”〔前面描写女工的沉静、持重，这里揭示她的另一个性格侧面：热情、主动。此举不仅出于对一位失业者的同情与照顾，更是十几天来静观默察、充分信任的表现。〕

我替她拿住了纸包，她就开了门邀我进她的房里去。共住了这十几天，她好象已经信用我是一个忠厚的人的样子，我见她初见我的时候脸上流露出来的那一种疑惧的形容完全没有了，我进了她的房里，才知道天还未暗，因为她的房里有一扇朝南的窗，太阳返射的光线从这窗里投射进来，照见了小小的一间房，由二条板铺成的一张床，一张黑漆的半桌，一只板箱，和一只圆凳。床上虽则没有帐子，但堆着有二条洁净的清布被褥。半桌上有一只小洋铁箱摆在那里，大约是她梳头器具，洋铁箱上已经有许多油污的点子了。〔环境、陈设描写，烘托她的俭朴、清苦的生活。正是她这种性格与生活方式，才可能与一个失业的穷知识分子取得共同语言，奠定交往的基础。〕她一边把堆在圆凳上的几件半旧的洋布棉袄，粗布裤等收在床上，一边就让我坐下。我看了她那殷勤待我的样子，心理倒不好意思起来，所以就对她说：

“我们本来住在一处，何必这样的客气。”

“我并不客气，但是你每天当我回来的时候，总站起来让我，我却觉得对不起得很。”〔这样的对话，并非一般寒暄，而是两颗善良、真诚的心开始碰撞的前奏。〕



这样的说着， she就把一包香蕉打开来让我吃。她自家也拿了一只，在床上坐下，一边吃一边问我说：

“你何以只住在家里，不出去找点事情做做？”

“我原来是这样的想，但是找来找去总找不着事情。”

“你有朋友么？”

“朋友是有的，但是到了这样的的时候，他们都不和我来往了。”

“你进过学堂么？”

“我在外国的学堂里曾经念过几年书。”

“你家住在什么地方？何以不回家去？”〔过去没有交往，才用“审问式”对话。这是她问“我”，问出了“我”的经历。〕

她问到了这里，我忽而感觉到我自己的现状了。因为自去年以来，我只是一日一日地萎靡下去，差不多把“我是什么人”，“我现在所处的是怎么一种境遇”，“我的心里还是悲还是喜”，这些观念都忘掉了。经她这一问，我重新把半年来困苦的情形一层一层地想了出来。所以听她问话以后，我只是呆呆地看她，半晌说不出话来。她看了我这个样子，以为我也是一个无家可归的流浪人，脸上就立时起了一种孤寂的表情，微微地叹着说：

“唉！你也是同我一样的么？”〔轻微的叹息，却是心灵的强烈共鸣。〕

微微地叹了一声之后，她就不说话了。〔以此间歇，为转入“我”问她作过渡。〕我看她眼圈上有些潮红起来，所以就想了另一个另外的问题问她说：

“你在工厂里做的是什工作？”

“是包纸烟的。”

“一天做几个钟头工？”

“早晨七点钟起，晚上六点钟止，中午休息一个钟头，每天一共要做十个钟头的工。少做一点钟就要扣钱。”

“扣多少钱？”

“每月九块钱，所以是三块钱十天，三分大洋一个钟头。”

“饭钱多少？”

“四块钱一月。”

“这样算起来，每月一个钟头也不休息，除了饭钱，可省下五块钱来。够你付房钱买衣服的么？”〔“我”问她，着眼于她的现状。〕

“哪里够呢！并且那管理人又……啊啊！我……我……我所以非常恨工厂的。你吃烟的么？”

“吃的。”

“我劝你顶好还是不吃。就吃也不要去吃我们工厂的烟。我真恨死它在这里。”

我看看她那一种切齿怨恨的样子，就不愿意再说下去。把手里捏着的半个吃剩的香蕉咬了几口，向四边一看，觉得她的房里也有些灰黑了，我站起来道了谢，就走回到了我自己的房里。她大约作工倦了的缘故，每天回来大概是马上就入睡的，只有这一晚上，她在房里好象是直到半夜还没有就寝。〔既写出“我”的细致感觉，又烘托她的激动心情。〕从这一回之后，她每天回来，总和我说几句话。我从她自家的口里听得，知道她姓陈，名叫二妹，是苏州东乡人，从小系在上海乡下长大的。她父亲也是纸烟工厂的工人，但是去年秋天死了。她本来和她父亲同住在那间房里，每天同上工厂去的，现在却只剩下她一个人了。她父亲死后的一个多月，她早晨上工厂去也一路哭去了，晚上回来也一路哭了回来的。她今年十七岁，也无兄弟姊妹，也无近亲的亲戚。她父亲死后的葬殓等事，是他于未死之

前把十五块钱交给楼下的老人，托这老人包办的。她说：

“楼下的老人倒是一个好人，对我从来没有起过坏心，所以我得同父亲在日一样的去作工；不过工厂的一个姓李的管理人却坏得很，知道我父亲死了，就天天的想戏弄我。”

她自家和她父亲的身世，我差不多全知道了，但她母亲是如何的一个人，死了呢还是活在那里，假使还活着，住在什么地方等等，她却从来还没有说及过。〔她的身世，不象上面“我”的经历，用对话来表现，而采用概括叙述方式，显出描写手法的变化。同时，留下一个悬念：她将怎样摆脱工厂管理人的戏弄？人们不得不为她的命运而担心。〕

### 三

天气好象变了。几日来我那独有的世界，黑暗的小房里的腐浊的空气，同蒸笼里的蒸汽一样，蒸得人头昏欲晕。我每年在春夏之交要发的神经衰弱的重症，遇了这样的气候，就要使我变成半狂。所以我这几天来，到了晚上，等马路上人静之后，也常常走出去散步去。一个人在马路上从狭隘的深蓝天空里看看群星，慢慢的向前行走，一边作些漫无涯涘的空想，倒是于我的身体很有利益。当这样的无可奈何，春风沉醉的晚上，我每要在各处乱走，走到天将明的时候才回家里。我这样地走倦了回去就睡，一睡直可睡到第二天的日中，有几次竟要睡到二妹下工回来的前后方才起来。〔放得开，收得拢：夜出散步的情节，似与二妹没有关系；而落笔于“睡到二妹下工回来”，又必然会引起二妹的注意。这也是为二妹后来问及此事作铺垫。〕睡眠一足，我的健康状态也渐渐地回复起来了。平时只能消化半磅面包的我的胃部，自从我的深夜游行的练习开始之后，进步得几乎能容纳面包一磅了。这事在经济上虽则是一大

打击，但我的脑筋，受了这些滋养，似乎比从前稍能统一。我于游行回来之后，就睡之前，却做成了几篇Allan Poe〔爱伦·坡，美国小说家。〕式的短篇小说，自家看看，也不很坏。我改了几次，抄了几次，一一投邮寄出以后，心里虽然起了些微细的希望，但是想想前几回的译稿的绝无消息，过了几天，也便把它们忘了。〔反笔：既是对译稿的照应，又经这几篇短篇小说的反复，便越发不能忘怀。〕

邻住者的二妹，这几天来，当她早晨出去上工的时候，我总在那里酣睡，只有午后下工回来的时候，有几次有见面的机会。但是不晓是什么原因，我觉得她对我的态度，又回到从前初见面的时候的疑惧状态去了。有时候她深深地看我一眼，她的黑晶晶，水汪汪的眼睛里，似乎是满含着责备我规劝我的意思。〔二妹态度的变化，使人物性格刻划更深刻，也使情节发展产生波折。〕

我搬到这贫民窟里住后，约莫已经有二十多天的样子。一天午后我正点上蜡烛，在那里看一本从旧书铺里买来的小说的时候，二妹却急急忙忙的走上楼来对我说：

“楼下有一个送信的在那里，要你拿了印子去拿信。”

她对我讲这话的时候，她的疑惧我的态度更表示得明显，她好象在那里说：“呵呵，你的事件是发觉了啊！”我对她这种态度，心里非常痛恨，所以就气急了一点，回答她说：

“我有什么信？不是我的！”

她听了我这气愤愤的回答，更好象是得了胜利似的，脸上忽涌出一种冷笑说：

“你自家去看罢！你的事情，只有你自家知道的！”

同时我听见楼底下门口果真有一个邮差似的人在催着说：

“挂号信！”〔信本可直接送到，经二妹转折，以便充分揭

示两人交结过程中细致的感情变化。]

我把信取来一看，心里就突突地跳了几跳，原来我前回寄去的一篇德文短篇的译稿，已经在某杂志上发表了，信中寄来的是五元钱的一张汇票。我囊里正是将空的时候，有了这五元钱，非但月底要预付的来月的房金可以无忧，并且付过房金以后，还可以维持几天食料。当时这五元钱对我的效用的广大，是谁也不能推想得出来的。〔泛语，实有专指之意，即：也非二妹所能推想得出。〕

第二天午后，我上邮局去取了钱，在太阳晒着的大街上走了一会，忽而觉得身上就淋出了许多汗来。我向我前后左右的行人一看，复向我自家的身上一看，就不知不觉地把头低俯了下去。我颈上头上的汗珠，更同盛雨似的，一颗一颗地钻出来了。因为当我在深夜游行的时候，天上并没有太阳，并且料峭的春寒，于东方微白的残夜，老在静寂的街巷中留着，所以我穿的那件破棉袍子，还觉得不十分与季节违异。如今到了阳和的春日晒着的这日中，我还不能自觉，依旧穿了这件夜游的敝袍，在大街上阔步，于前后左右的和季节同时进行的我的同类一比，我那得不自惭形秽呢？〔反向心理描写：无钱时，衣著破旧不经心；如今取了钱来，反而生此烦恼，心绪不得安宁。〕我一时竟忘了几日后不得不付的房金，忘了囊中本来将尽的些微的积聚，便慢慢的走上了闹路的估衣铺去。好久不在天日之下行走的我，看看街上来往的汽车人力车，车中坐着的华美的少年男女，和马路两边的绸缎铺金银铺窗里的丰丽的陈设，听听四面的同蜂衙似的嘈杂的人声，脚步声，车铃声，一时倒也觉得是身到了大罗天上的样子。我忘记了我自家的存在，也想和我的同胞一样的欢歌欣舞起来，我的嘴里便不知不觉的唱来几句久忘了的京调来了。〔从刚才自惭形秽，到此刻得意忘形，心理变

化跨度多么巨大。这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忽冷忽热的典型心理与典型情绪。〕这一时的涅槃幻境，当时我想横越过马路，转入闸路去的时候，忽而被一阵铃声惊破了。我抬起头来一看，我的面前正冲来了一乘无轨电车，车头上站着那肥胖的机器手，伏出了半身，怒目大声骂我说：

“猪头三！依（你）艾（眼）睛勿散（生）咯！跌杀时，叫旺（黄）够（狗）抵依（你）命噢！”

我呆呆地站住了脚，目送那无轨电车尾后卷起了一道灰尘，向北过去之后，不知是从何处发出来的感情，忽而竟禁不住哈哈哈哈哈的笑了几声。等得四面的人注视我的时候，我才红了脸慢慢地走向了闸路里去。〔在去闸路估衣铺前，描写此插曲，是为充分表现“我”的情绪变化，进而烘托五元钱稿酬对一个失业者的影响。〕

我在几家估衣铺里，问了些夹衫的价钱，还了他们一个我所能出的数目。几个估衣铺的店员，好象是一个师傅教出的样子，都摆下了脸面，嘲弄着说：

“依（你）寻萨咯（什么）凯（开）心！马（买）勿起好勿要马（买）咯！”〔没有就一家估衣铺，展开“我”遭奚落的细致的场面描写，而作此总括描写，就突出了“我”所处的社会地位，有助于增强小说的典型性。〕

一直问到五马路边上的一家小铺子里，我看看夹衫是怎么也买不成了，才买定了一件竹布单衫，马上就把它换上。手里拿了一包换下的棉袍子，默默的走回家来。一边我心里却在打算：

“横竖是不够用了，我索性来痛快的用它一下罢。”同时我又想起了那天二妹送我的面包香蕉等物。不等第二次的回想，我就寻着了一家卖糖食的店，进去买了一块钱巧格力、香蕉糖、

鸡蛋糕等杂食。站在那店里，等店员在那里替我包好来的时候，我忽而想起我有一月多不洗澡了，今天不如顺便也去洗一个澡罢。〔这两段，买估衣，买杂食，去洗澡，似乎有些琐碎；但对失业者得钱后的兴奋心情，表现得很充分，而且接上了二妹的线索。〕

洗好了澡，拿了一包棉袍子和一包糖食，回到邓脱路的时候，马路两旁的店家，已经上电灯了。街上来往的行人也很稀少，一阵从黄浦江上吹来的日暮的凉风，吹得我打了几冷瘕。我回到了我的房里，把蜡烛点上，向二妹的房门一照，知道她还没有回来。那时候我腹中虽则饥饿得很，但我刚买来的那包糖食怎么也不愿意打开来，因为我想等二妹回来同她一道吃。我一边拿出书来看，一边口里尽在咽唾液下去。等了许多时候，二妹终不回来，我的疲倦不知什么时候出来战胜了我，就靠在书堆上睡着了。〔按照上面情节的发展，这里该有一个“我”与二妹共进夜点的欢快场面；但等不到二妹回来，情节突变，方成出人意外之笔。〕

#### 四

二妹回来的响动把我惊醒的时候，我见我面前的一枝十二盎司一包的洋蜡烛已经点去了二寸的样子，我问她是什么时候了？她说：

“十点的汽管刚刚放过。”

“你何以今天回来得这样迟？”

“厂里因为销路大了，要我们作夜工。工钱是增加的，不过人太累了。”

“那你可以不去做的。”

“但是工人不够，不做是不行的。”〔就业者的深深痛苦。

与上面描写的失业者的微许欢乐，形成对比。】

她讲到这里，忽而滚了两粒眼泪出来，我以为她是作工作得倦了，故而动了伤感，一边心里虽在可怜她，但一边看了她这同小孩似的脾气，却也感着了些儿快乐。把糖食包打开，请她吃了几颗之后，我就劝她说：

“初作夜工的时候不惯，所以觉得困倦，作惯了以后，也没有什么。”

她默默的坐在我的半高的由书叠成的桌上，吃了几颗巧格力，对我看了几眼，好象是有话说不出来的样子。我就催她说：

“你有什么话说？”

她又沉默了一会，便断断续续的问我说：

“我……我……早想问你了，这几天晚上，你每晚在外边，可在与坏人作伙友么？”〔忍着自身的忧伤，却还时时关心他人，越发显出她的善良、心细、深沉的性格与内心世界。〕

我听了她这话，倒吃了一惊，她好象在疑我天天晚上在外面与小窃恶棍混在一块。她看我呆了不答，便以为我的行为真的被她看破了，所以就柔柔和和的连续着说：

“你何苦要吃这样好的东西，要穿这样好的衣服？你可知道这事情是靠不住的。万一被人家捉了去，你还有什么面目做人。过去的事情不必去说它，以后我请你改过了罢。……”〔“我”故意不答，才有她这番耐心规劝。这是欲扬故抑手法。〕

我尽是张大了眼睛，张大了嘴，呆呆的在看她，因为她的思想太奇突了，使我无从辩解起。她沉默了数秒钟，又接着说：

“就以你吸的烟而论，每天若戒绝了不吸，岂不可省几个铜子。我早就劝你不要吸烟，尤其是不要吸那我所痛恨的N工厂的烟，你总是不听。”〔既有误会，上面“我呆了不答”，这里



又“无从辩解起”，都为充分表现她对“我”的一片真情。]

她讲到这里，又忽而落了几滴眼泪。我知道这是她为怨恨N工厂而滴的眼泪，但我的心里，怎么也不许我这样的想，我总要把它们当作因规劝我而洒的。我静静儿的想了一回，等她的神经镇静下去之后，就把昨天的那封挂号信的来由说给她听，又把今天的取钱买物的事情说了一遍，最后更将我的神经衰弱症和每晚何以必要出去散步的原因说了。〔至此才作解释，在行于当行、止于当止之时，抓住交代原委的时机。〕她听了我这番辩解，就信任了我，等我说完之后，她颊上忽而起了两点红晕，把眼睛低下去看着桌上，好象是怕羞似的说：

“噢，我错怪你了，我错怪你了。请你不要多心，我本来是没有歹意的。因为你的行为太奇怪了，所以我想到了邪路里去。你若能好好儿的用功，岂不是很好么？你刚才说的那——叫什么的——东西，能够卖五块钱，要是每天能做一个，多么好呢？”

我看了她这种单纯的态度，心里忽而起了一种不可思议的感情，我想把两只手伸出去拥抱她一回，但是我的理性却命令我说：

“你莫再作孽了！你可知道你现在处的是什么境遇！你想把这个纯洁的处女毒杀了么？恶魔，恶魔，你现在是没有爱人的资格的呀！”〔在感情冲动与理性抑制的巨大内心冲突中，把情节推向高潮。这是对友谊的纯洁性的严峻考验。〕

我当那种感情起来的时候，曾把眼睛闭上了几秒钟，等听了理性的命令以后，才把眼睛开了开来，我觉得我的周围，忽而比前几秒钟更光明了。〔对周围景象，不作具体描写，而突出心理感觉，以便在高潮过后迅速到达结尾。〕对她微微的笑了一笑，我就催她说：

“夜也深了，你该去睡了罢！明天你还要上工去呢！我从今天起，就答应你把纸烟戒下来罢！”

她听了我的话，就站了起来，很喜欢的回到她的房里去睡了。〔两人友谊到此确立，故事情节到此结束；但就此结尾，犹嫌情味不足。〕

她去之后，我又换上一枝洋蜡烛，静静儿的想了许多事情：

“我的劳动的结果，第一次得来的这五块钱已经用去了三块了。连我原有的一块多钱合起来，付房钱之后，只能省下二三角小洋来，如何是好呢！

“就把这破棉袍子去当罢！但是当铺里恐怕不要。

“这女孩子真是可怜，但我现在的境遇，可是还赶她不上，她是不想做工而工作要强迫她做，我是想找一点工作，终于找不到。

“就去作筋肉的劳动罢！啊啊，但是我这一双弱腕，怕吃不下一部黄包车的重力。

“自杀！我有勇气，早就干了。现在还能想到这两个字，足证我的志气还没有完全消磨尽哩！

“哈哈哈哈哈！今天的那无轨电车的机器手！他骂我什么来？

“黄狗，黄狗倒是一个好名词，……”

〔以上内心活动，是“我”这一段经历的集中概括，以一一叠现的手法，使人加深印象。〕

我想了许多零乱断续的思想，终究没有一个好法子，可以救我出目下的穷状来。听见工厂的汽笛，好象在报十二点钟了，我就站了起来，换上了白天脱下的那件破棉袍子，仍复吹熄了蜡烛，走出外面去散步。〔既可与前面夜晚散步的习惯相呼应，又能引出一种新的意境。〕

贫民窟里的人已经睡眠静了。对面目新里的一排临邓脱路的洋楼里，还有几家点着了红绿的电灯，在那里弹罢拉拉衣加。一声二声清脆的歌音，带着哀调，从静寂的深夜的冷空气里传到我的耳膜上来，这大约是俄国的飘泊的少女，在那里卖钱的歌唱。天上罩满了灰白的薄云，同腐烂的尸体似的沉沉的盖在那里。云层破处也能看得出一点两点星来，但星的近处，黝黝看得出来的天色，好象有无限的哀愁蕴藏着的样子。〔以往散步，无此景象，如今发现，于贫富对比中结尾，加重哀怨情调，拓深小说的思想境界。〕

一个失业的穷知识分子，碰上一个烟厂的穷女工，如果两人一见钟情，卿卿我我，谈情说爱，就难免落入一般爱情小说的臼巢。本文的可贵之处在于，作者另辟蹊径，细致地描写他们的结识，并在互相关怀和爱护中结下真挚的友谊。这就在特定题材范围之内开拓出新的主题，使小说具有特殊的教育意义。两位主人公的形象十分可爱：过着贫穷的生活，却有丰富、崇高的内心世界。

小说采用第一人称的表现手法，对“我”的自我感觉、内心感受与心理活动，都有细致刻划。二妹的一切活动，也没作孤立描写，而都落入我的视角范围，从而形成一个统一的描写角度。这样，小说以两人交谊为主线，人物集中，线索单纯，显得相当和谐、紧凑。

小说的情节组织，没有重大事件，也没有大波澜，而是两人日常生活的自然流露。重大灾难倒不是不可能降临，作者故意抑制、删除工厂管理人天天想戏弄二妹那条线索。这不仅是一个剪裁问题，更是一个审美趣味问题。自然，这也与小说所要表现的主题有关。

# 潘先生在难中

叶圣陶

## 一

车站里挤满了人，各有各的心事，都现出异样的神色。脚夫的两手插在号衣的口袋里，睡着一般地站着；他们知道可以得到特别收入的时间离得还远，也犯不着老早放出精神来。空气沉闷得很，人们略微感到呼吸受压迫，大概快要下雨了。电灯亮了一会了，仿佛比平时昏黄一点，望去好象一切的人物都在雾里梦里。〔本文作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以一位小学校长在军阀混战年代逃难的故事，深刻地反映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灰色人生”与“灰色灵魂”。开头这一段，从人们的精神状态到景物描写，都染上了一层灰暗情调。〕

揭示处的黑漆板上标明西来的快车须迟到四点钟。这个报告在几点钟以前早就教人家看熟了，现在便同风化了了的戏单一样，没有一个人再望它一眼。象这种报告，在这一个礼拜里，几乎每天每趟的行车都有：大家也习以为当然了。〔以“几乎每天每趟”火车误点，烘托战乱的时代气氛，车站正是最敏感的地方。〕

不知几多人心系着的来车居然到了，闷闷的一个车站就一变而为扰扰的境界。来客的安心，候客者的快意，以及脚夫的小小发财，我们且都不提。单讲一位从让里来的潘先生。他当火车没有驶进月台之先，早已安排得十分周妥：他领头，右手

提着个黑漆皮包，左手牵着个七岁的孩子；七岁的孩子牵着他哥哥（今年九岁）；哥哥又牵着他母亲。〔不作他与妻、儿四人一个牵着一个的概括描写，这样重叠描写，更加引人注目。〕潘先生说人多照顾不齐，这么牵着，首尾一气，犹如一条蛇，什么地方都好钻了。他又屡次叮嘱，教大家握得紧紧，切勿放手；尚恐大家万一忘了，又屡次摇荡他的左手，意思是教把这警告打电报一般一站一站递过去。〔主人公出场，不写他的服饰、外貌，而以他的卑琐行动，突出他的性格。〕

首尾一气诚然不错，可是也不能全然没有弊病。火车将停时，所有的客人和东西都要涌向车门，潘先生一家的那条蛇就有点“尾大不掉”了。他用黑漆皮包做前锋，胸腹部用力向前抵，居然进展到距车门只两个窗洞的地位。但是他的七岁的孩子还在距车门四个窗洞的地方，被挤在好些客人和坐椅之间，一动不能动；两臂一前一后，伸得很长，前后的牵引力都很大，似乎快要把胳膊拉了去的样子。他急得直喊，“啊！我的胳膊！我的胳膊！”〔这段火车将停时的描写，十分准确、细致、生动。这是文学研究会倡导的典型的写实主义手法。〕

一些客人听见了带哭的喊声，方才知腰下挤着个孩子；留心一看，见他们四个人一串，手联手牵着。一个客人呵斥道，“赶快放手；要不然，把孩子拉做两半了！”

“怎么的，孩子不抱在手里！”又一个客人用鄙夷的声气自语，一方面他仍注意在攫得向前行进的机会。〔两位客人的反应，显然是一种讽刺。〕

“不，”潘先生心想他们的话不对，牵着自有牵着的妙用；再一转念，妙用岂是人人能够了解的，向他们辩白，也不过徒费唇舌，不如省些精神罢：就把以下的话咽了下去。而七岁的孩子还是“胳膊！胳膊！”喊着。潘先生前进后退都没有希望，

只得自己失约，先放了手，随即惊惶地发命令道，“你们看着我！你们看着我！”〔不是静止、孤立的心理描写，而以一个“牵”的动作，自然引出一串细致的心理变化。〕

车轮一顿，在轨道上站定了；车门里弹出去似地跳下了许多人。潘先生觉得前头松动了些；但是后面的力量突然增加，他的脚作不得一点主，只得向前推移；要回转头来招呼自己的队伍。〔夸大其词，便成讽刺。〕也不得自由，于是对着前面的人的后脑叫喊，“你们跟着我！你们跟着我！”〔与上段末尾重复“你们看着我”一语，形成反复，充分表现他的窘境。〕

他居然从车门里被弹出来了。〔又夸张，又比喻，比一般如实描写“他终于从车门里挤出来了”，更形象，更生动。〕旋转身子一看，后面没有他的儿子同夫人。心知他们还挤在车中，守住车门老等总是稳当的办法。〔以此心理与前面的威势相比，隐隐反映出他的软弱性格。〕又下来了百多人，方才看见脚踏上人丛中现出七岁的孩子的上半身，承着电灯光，面目作哭泣的形相。〔下来多少人，先见孩子的轮廓——上半身，后见细部——哭泣面目，描写准确、细致之极。〕他走前去，几次被跳下来的客人冲回，才用左臂把孩子抱了下来。再等了一会，潘师母同九岁的孩子也下来了：她吁吁地呼着气，连喊，“哎唷，哎唷，”凄然的眼光相着潘先生的脸，似乎要求抚慰的孩子。〔整个这一段，寥寥几笔，写出一家人的可怜相，完全切合题旨：在难中。〕

潘先生到底镇定，看见自己的队伍全下来了，重又发命令道，“我们仍旧象刚才一样联起来。你们看月台上的人这么多，收票处又挤得厉害，要不是联着，就走散了！”

七岁的孩子觉得害怕，拦住他的膝头说，“爸爸，抱。”

“没用的东西！”潘先生颇有点愤怒，但随即耐住，蹲下身

子把孩子抱了起来。同时关照大的孩子拉着他的长衫的后幅，一手要紧紧牵着母亲，因为他自己两只手都不空了。〔又摄下一幅牵儿带妻的“逃难图”。〕

潘师母从来不曾受过这样的困累，好容易下了车，却还有可怕的拥挤在前头，不禁发怨道，“早知道这样子，宁可死在家里，再也不要逃难了！”

“悔什么！”潘先生一半发气，一半又觉得怜惜。〔这两个“一半”，把人物的内心感情，表现得多么微妙。他身为校长和家長，自然有自己的尊严，不屑理会妻子的妇道见识；可是，难堪的现实处境，又使他不得不克制，一半“怜惜”正是他自惭形秽心理的反映。〕“到了这里，懊悔也是没用。并且，性命到底安全了。走罢，当心脚下。”〔三句话，实为一种心理状态。这是一个卑微、自私、庸俗的“灰色灵魂”的自白。〕于是四个一串向人丛中蹒跚地移过去。〔以上心理变化，最后落笔于这个行动，终使人物刻划神形兼备。〕

一阵的拥挤，潘先生象在梦里似的，出了收票处的隘口。他仿佛急流里的一滴水滴，没有回旋转侧的余地，只有顺着大众的势，脚不点地地走。一会儿，已经出了车站的铁栅栏，跨过了电车轨道，来到水门汀的人行道上。慌忙地回转身来，只见数不清的给电灯光耀得发白的面孔以及数不清的提箱与包裹，一齐向自己这边涌来，忽然觉得长衫后幅上的小手没有了，不知什么时候放了的；心头怅惘到不可言说，只是无意识地把身子乱转。转了几回，一丝踪影也没有。家破人亡之感立时袭进他的心，禁不住渗出两滴眼泪来，望出去电灯人形都有点模糊了。〔情节渐渐推进，人物情绪却大起大落，可见心理描写的细腻手法。〕

幸而抱着的孩子眼光敏锐，他瞥见母亲的疏疏的额发，便

认识了，举起手来指点道，“妈妈，那边。”

潘先生一喜；但是还有点不大相信，眼睛凑近孩子的衣衫擦了擦，然后望去。搜寻了一会，果然看见他的夫人呆鼠一般在人丛中踉跄，前面护着那大的孩子，他们还没跨过电车轨道呢。他便向前迎上去，连喊“阿大”，把他们引到刚才站定的人行道上。于是放下手中的孩子，舒畅地吐一口气，一手抹着脸上的汗说，“现在好了！”的确好了，只要跨出那一道铁栅栏，就有人保险，什么兵火焚掠都遭逢不到；而已经散失的一妻一子，又幸运得很，一寻即着：岂不是四条性命，一个皮包，都从毁灭和危难之中捡了回来么？岂不是“现在好了”？〔夹叙夹议：从他一系列细致的举动，到“现在好了”的反复议论，突出悲中之喜。这也是一种情绪过渡。〕

“黄包车！”潘先生很入调地喊。

车夫们听见了，一齐拉着车围拢来，问他到什么地方。

他稍微昂起了头，似乎增加了好几分威严，伸出两个指头扬着说，“只消两辆！两辆！”他想了一想，继续说，“十个铜子，四马路，去的就去！”这分明表示他是个“老上海”。〔从喊车的神态、语言、声调、动作，小学校长的威风又回到他的身上。〕

辩论了好一会，终于讲定十二个铜子一辆。潘师母带着大的孩子坐一辆，潘先生带着小的孩子同黑漆皮包坐一辆。

车夫刚要拔脚前奔，一个背枪的印度巡捕一条胳膊在前面一横，只得缩住了。小的孩子看这个人的形相可怕，不由得回过脸来，贴着父亲的胸际。

潘先生领悟了，连忙解释道，“不要害怕，那就是印度巡捕，你看他的红包头。我们因为本地没有他，所以要逃到这里来；他背着枪保护我们。他的胡子很好玩的，你可以看一看，同罗汉的胡子一个样子。”〔这两段，两种心理反应形成鲜明对



比，从而揭示出各自不同的灵魂。背枪的印度巡捕作为凶恶的帝国主义侵略者，在车夫与孩子眼里，是灾难的象征；而在潘先生看来，却是可爱的保护神。〕

孩子总觉得怕，便是同罗汉一样的胡子也不想看。直到听见当当的声音，才从侧边斜睨过去，只见很亮很亮的一个房间一闪就过去了；那边一家家都是花花灿灿的，都点得亮亮的，他于是不再贴着父亲的胸际。

到了四马路，一连问了八九家旅馆，都大大的写着“客满”的牌子；而且一望而知情商也没用，因为客堂里都搭起床铺，可知确实是住满了。最后到一家也标着“客满”，但是一个伙计懒懒地开口道，“找房间么？”〔八九家旅馆，一笔带过；最后落脚的一家，必须详细描写。〕

“是找房间，这里还有么？”一缕安慰的心直透潘先生的周身，仿佛到了家似的。

“有是有一间，客人刚刚搬走，他自己租了房子了。你先生若是迟来一刻，说不定就没有了。”

“那一间就归我们住好了。”他放了小的孩子，回身去扶下夫人同大的孩子来，说，“我们总算运气好，居然有房间住了！”随即付车钱，慷慨地照原价加上一个铜子；他相信运气好的时候多给人一些好处，以后好运气会连续而来的。但是车夫偏不知足，说跟着他们回来回去走了这多时，非加上五个铜子不可。结果旅馆里的伙计出来调停，潘先生又多破费了四个铜子。

这房间就在楼下，有一张床，一盏电灯，一张桌子，两把椅子，此外就只有烟雾一般的一房间的空气了。潘先生一家跟着茶房走进时，立刻闻到刺鼻的油腥味，中间又混着阵阵的尿臭。潘先生不快地自语道，“讨厌的气味！”随即听见隔壁有食

料投下油锅的声音，才知道那是厨房。再一想时，气味虽讨厌，究比吃枪子睡露天好多了；也就觉得没有什么，舒舒泰泰地在一把椅子上坐下。〔以环境反衬人物心情：旅馆设备如此简陋，条件如此之差，潘先生却已心安理得，就象躲进了避风港一样。这是“灰色人生”的典型特征：逆来顺受，消极空虚，随波逐流。〕

“用晚饭吧？”茶房放下皮包回头问。

“我要吃火腿汤淘饭，”小的孩子咬着指头说。

潘师母马上对他看个白眼，凛然说，“火腿汤淘饭！是逃难呢，有得吃就好了，还要这样那样点戏！”

大的孩子也不知道看看风色，央着潘先生说，“今天到上海了，你给我吃大菜。”

潘师母竟然发怒了，她回头呵斥道，“你们都是没有心肝的，只配什么也没得吃，活活地饿……”〔孩子明明向潘先生要这个那个吃，潘师母却大发其火，不仅增强家庭生活气氛，对潘先生的描写来说，也是一种间歇。〕

潘先生有点儿窘，却作没事的样子说，“小孩子懂得什么。”便吩咐茶房道，“我们在路上吃了东西了，现在只消来两客蛋炒饭。”〔绝妙的表态：明明出来逃难，陷于窘境，却装出没事的样子；明明在路上没吃东西，却说吃了，为在茶房面前摆阔，竟不惜当着妻儿之面撒谎。短短两句话，把人物的虚伪、虚荣、圆滑、无耻，统统表现出来了。〕

茶房似答非答地一点头就走，刚出房门，潘先生又把他喊回来道，“带一斤绍兴，一毛钱熏鱼来。”

茶房的脚声听不见了，潘先生舒快地对潘师母道，“这一刻该得乐一乐，喝一杯了。你想，从兵祸凶险的地方，来到这绝无其事的境界，第一件可乐。刚才你们忽然离开了我，找了半

天找不见，真把我急死了；倒是阿二乖觉（他说着，把阿二拖在身边，一手轻轻地拍着），他一眼便看见了你，于是我迎上来，这是第二件可乐。乐哉乐哉，陶陶酌一杯。”他作举杯就口的样子，迷迷地笑着。〔进一步揭示潘先生的灰色人生观。〕

潘师母不响，她正想着家里呢。细软的虽然已经带在皮包里，寄到教堂里去了，但是留下的东西究竟还不少。不知王妈到底可靠不可靠；又不知隔壁那家穷人家有没有知道他们一家都出来了，只剩个王妈在家里看守；又不知王妈睡觉时，会不会忘了关上一扇门或是一扇窗。她又想起院子里的三只母鸡，没有完工的阿二的裤子，厨房里的一碗白熬鸭……真同通了电一般，一刻之间，种种的事情都涌上心头，觉得异样地不舒服；便叹口气道，“不知弄到怎样呢！”〔此刻，才勾出笔墨来交代潘先生家中的情形，构思缜密，布局巧妙。而女人心细，一切又都表现为潘师母的思家之苦，也很自然。〕

两个孩子都怀着失望的心情，茫昧地觉得这样的上海没有平时父母嘴里的上海来得好玩而有味。

疏疏的雨点从窗外洒进来，潘先生站起来说，“果真下雨了，幸亏在这时候下，”就把窗子关上。突然看见原先给窗子掩没的旅客须知单，他便想起一件顶紧要的事情，一眼不眨地直望那单子。

“不折不扣，两块！”他惊讶地喊。回转头时，眼珠瞪视着潘师母，一段舌头从嘴里伸了出来。〔发现房租的细节，象一根尖针直刺潘先生的心：得意半天，最终现出原形原是一副穷酸相。〕

## 二

第二天早上，走廊中茶房们正蜷在几条长凳上熟睡，获得

只有一条的天井上面很少有晨光透下来，几许房间里的电灯还是昏黄地亮着。但是潘先生夫妇两个已经在那里谈话了；两个孩子希望今天的上海或许比昨晚的好一点，也醒了一会了，只因父母教他们再睡一会，所以还躺在床上，彼此呵痒为戏。〔早晨，本应是一种明朗气氛，本段的环境描写仍显灰暗，符合小说的总情调。〕

“我说你一定不要回去，”潘师母焦心地说。“这报上的话，知道它靠得住靠不住的。既然千难万难地逃了出来，那有立刻又回去的道理！”〔对话直入正题，略去细节，情节发展简洁明快。〕

“料是我早先也料到的。顾局长的脾气就是一点不肯马虎。‘地方上又没有战事，学自然照常要开的，’这句话确然是他的声口。这个通信员我也认识，就是教育局里的职员，又那里会靠不住？回去是一定要回去的。”

“你要晓得，回去危险呢！”潘师母凄然地说。“说不定三天两天他们就会打到我们那地方去，你就是回去开学，有什么学生来念书？就是不打到我们那地方，将来教育局长怪你为什么不开学时，你也有话回答。你只要问他，到底性命要紧还是学堂要紧？他也是一条性命，想来决不会对你过不去。”

“你懂得什么！”潘先生颇怀着鄙薄的意思。“这种话只配躲在家里，伏在床角里，由你这种女人去说；你道我们也说得出口么！你切不要拦阻我（这时候他已转为抚慰的声调），回去是一定要回去的；但是包你没有一点危险，我自保有保全自己的法子。而且（他自喜心思灵敏，微微笑着），你不是很不放心家里的东西么？我回去了，就可以自己照看，你也能定心定意住在这里了。等到时局平定了，我马上来接你们回去。”〔这几段夫妻对话，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潘师母神色忧虑，心胸狭隘，

胆小怕事，得过且过；潘先生则盛气凌人，自以为是，自鸣得意，似乎还有一种不顾身家性命向上爬的野心。]

潘师母知道丈夫的回去是万无挽回的了。回去可以照看东西固然很好，但是风声这样紧，一去之后，犹如珠子抛在海里，谁保得定必能捞回来呢！生离死别的哀感涌上心头，她再不敢正眼看她的丈夫，眼泪早在眼角边偷偷地想跑出来了。她又立刻想起这个场面不大吉利，现在并没有什么不好的事情，怎么能凄惨地流起眼泪来。于是勉强忍住眼泪，〔一连三笔“眼泪”，做足文章，把人物瞬息间的心理变化，刻划得淋漓尽致。〕聊作自慰的请求道，“那么你去看看情形，假使教育局长并没有照常开学这句话，要是还来得及，你要搭了今天下午的车来，不然，搭了明天的早车来。你要知道（她到底忍不住，一滴眼泪落在手背，立刻在衫子上擦去了），我不放心呢！”

潘先生心里也着实有点烦乱，局长的意思照常开学，自己万无主张暂缓开学之理，回去当然是天经地义，但是又怎么放得下这里！看他夫人这样的依依之情，断然一走，未免太没有恩义。又况一个女人两个孩子都是很懦弱的，一无依傍，寄住在外边，怎能断言决没有意外？他这样想时，不禁深深地发恨：恨这人那人调兵遣将，预备作战，恨教育局长主张照常开课，又恨自己没有个已经成年，可以帮助一臂的儿子。〔揭示这种矛盾心理，就没有把他的思想性格与灵魂世界简单化。〕

但是他究竟不比女人，他更从利害远近种种方面着想，觉得回去终于是天经地义。便把恼恨搁在一旁，脸上也不露一毫形色，顺着夫人的口气点头道，“假若打听明白局长并没有这个意思，依你的话，就搭了下午的车来。”〔以“利害远近”作为他心理变化的转折，抓住了人物的本质，自然合理。〕

两个孩子约略听得回去和再来的话，小的就伏在床沿作娇

道，“我也要回去。”

“我同爸爸妈妈回去，剩下你独个儿住在这里，”大的孩子扮着鬼脸说。

小的听着，便迫紧喉咙叫唤，作啼哭的腔调，小手擦着眉眼的部分，但眼睛里实在没有眼泪。

“你们都跟着妈妈留在这里，”潘先生提高了声音说。“再不许胡闹了，好好儿起来等吃早饭吧。”说罢，又嘱咐了潘师母几句，径出雇车，赶往车站。〔带一笔两个孩子的要求，一则增强生活气息，二则反衬潘先生一定要回去的决心。〕

模糊地听得行人在那里说铁路已断火车不开的话，潘先生想，“火车如果不开，倒死了我的心，就是立刻免职也只得由他了。”同时又觉得这消息很使他失望；又想他要是运气好，未必会逢到这等失望的事，那么行人的话也未必可靠。欲决此疑，只希望车夫三步并作一步跑。

他的运气果然不坏，赶到车站一看，并没有火车不开的通告；揭示处只标明夜车要迟四点钟才到，这时候还没到呢。买票处绝不拥挤，时时有一两个人前去买票。聚集在站中的人却不少，一半是候客的，一半是来看看的，也有带着照相器具的，专等夜车到时摄取车站拥挤的情形，好作《风云变幻史》的一页。行李房满满地堆着箱子铺盖，各色各样，几乎碰到铅皮的屋顶。

他心中似乎很安慰，又似乎有点儿怅惘，顿了一顿，终于前去买了一张三等票，就走入车厢里坐着。晴明的阳光照得一车通亮，可是不嫌炎热；坐位很宽舒，勉强要躺躺也可以。他想，“这是难得逢到的。倘若心里没有事，真是一趟愉快的旅行呢。”〔潘先生去车站这三个自然段，情节简单，但心理反应十分复杂：犹豫与侥幸，自慰与怅惘，逆来顺受又心安理得，都

以矛盾形态出现，显出人物刻划的深度。]

这趟车一路耽搁，听候军人的命令，等待兵车的通过。开到让里，已是下午三点过了。潘先生下了车，急忙赶到家，看见大门紧紧关着，心便一定，原来昨天再四叮嘱王妈的就是这一件。〔描写的细致不同于繁琐，路上情景略去，先生枝蔓。〕

扣了十几下，王妈方才把门开了。〔扣门这“十几下”，留给读者多少想象：战乱时期，大门紧闭；仆人看家，忠心耿耿；以及主人的沉稳、耐心……。〕一见潘先生，出惊地说，“怎么，先生回来了！不用逃难了么？”

潘先生含糊回答了她，奔进里面四周一看，便开了房门的锁，直闯进去上下左右打量着。〔没有语言，一个动作，写尽他的紧张、惶恐、担忧、疑心而又不可明言的阴暗心理状态。〕没有变更，一点没有变更，什么都同昨天一样。于是他吊起的半个心放下来了。还有半个心没放下，便又锁上房门，回身出门，吩咐王妈道，“你照旧好好把门关上。”

王妈摸不清头绪，关了门进去只是思索。她想主人们一定就住在本地，恐怕她也要跟去，所以骗她说逃到上海去。“不然，怎么先生又回来了？奶奶同两个孩子不同来，又躲在什么地方呢？但是，他们为什么不让我跟去？这自然嫌得人多了不好。——他们一定就住在那洋人的红房子里，那些兵都讲通的，打起仗来不打那红房子。——其实就是老实告诉我，要我跟去，我也不高兴去呢。我在这里一点也不怕；如果打仗打到这里来，反正我的老衣早就做好了。”她随即想起甥女儿送她的一双绣花鞋真好看，穿了那双鞋上西方，阎王一定另眼相看；于是她感到一种微妙的舒快，不再想主人究竟在那里的问題。〔这一段对王妈的心理描写，除形象本身的意义，更重要的在于揭露潘先生的为人：在以往的日常相处中，主人的虚伪、欺骗行

为太多了，以致完全失去了仆人的信任。这是一种旁敲侧击的描写手法。]

潘先生出门，就去访那当通信员的教育局职员，问他局长究竟有没有照常开学的意思。那人回答道，“怎么没有！他还说有些教员只顾逃难，不顾职务，这就是表示教育的事业不配他们干的；乘此淘汰一下也是好处。”潘先生听了，仿佛觉得一凛；但又赞赏自己有主意，决定从上海回来到底是不错的。一口气奔到自己的学校里，提起笔来就起草送给学生家属的通告。通告中说兵乱虽然可虑，子弟的教育犹如布帛菽粟，是一天一刻不可废弃的，现在暑假期满，学校照常开学。从前欧洲大战的时候，人家天空里布着御防炸弹的网，下面学校里却依然在那里上课：这种非常的精神，我们应当不让他们专美于前。希望家长们能够体谅这一层意思，若无其事地依旧把子弟送来：这不仅是家庭和学校的益处，也是地方和国家的荣誉。〔这一段描写，以心理活动为中心，刹那间跨过三个阶段。潘先生那一“凛”，犹如当头一击，非同小可，因他也在只顾逃难、不顾职务的被淘汰之列。这不仅反映教育局长治校的残忍，更反映出潘先生作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软弱本性。但是，几乎在同时，他又“赞赏自己有主意”，为自己的决断、善于钻营投机而庆幸。这就流露出某些市侩习性。而他一口气奔回去起草“通告”，那装模作样、洋洋得意的神情，则分明是教育局长手下的一条走狗，现出十足的奴性。〕

他起好草稿，往复看了三遍，觉得再没有可以增损，局长看见了，至少也得说一声“先得我心”。便得意地誊上蜡纸，又自己动手印刷了百多张，派校役向一个个学生家里送去。公事算是完毕了，开始想到私事：既要开学，上海是去不成了，他们母子三个住在旅馆里怎么挨得下去！但也没有办法，惟有教



他们一切留意，安心住着。于是蘸着刚才的残墨写寄与夫人的信。〔公函与私信，相映成趣。〕

下一天，他从茶馆里得到确实的信息，铁路真个不通了。他心头突然一沉，似乎觉得最亲热的一妻两儿忽地乘风飘去，飘得很远，几乎至于渺茫。〔笔锋轻轻一转，贴切自然。由于刚写完家信，承接而来，势必首先想到妻、儿的命运。但他的更深的忧虑还在办学、升官，因而马上将此事丢到脑后，向学校走去。〕没精打采地踱〔情势紧迫，却用“踱”字，凸现他的失意、烦恼、颓丧心情。〕到学校里，校役回报昨天的使命道，“昨天出去送通告，有二十多家关上了大门，打也打不开，只好从门缝里塞进去。有三十多家只有佣人在家里，主人逃到上海去了，孩子当然跟了去，不一定几时才能回来念书。其余的都说知道了；有的又说性命还保不定安全，读书的事再说罢。”

“哦，知道了。”潘先生并不留心在这些上边，更深的忧虑正萦绕在他的心头。他抽完了一支烟卷以后，应走的路途决定了，便赶到红十字会分会的办事处。〔刚才的美梦，终被现实的磁石击得粉碎。这个灵魂如此脆弱，心理刻划入木三分。〕

他缴纳会费愿做会员；又宣称自己的学校房屋还宽敞，愿意作为妇女收容所，到万一的时候收容妇女。这是慈善的举措，当然受热诚的欢迎，更兼潘先生本来是体面的大家知道的人物。办事处就给他红十字的旗子，好在学校门前张起来；又给他红十字的徽章，标明他是红十字会的一员。

潘先生接旗子和徽章在手，象捧着救命的神符，心头起一种神秘的快慰。“现在什么都安全了！但是……”想到这里，便笑向办事处的职员道，“多给我一面旗，几个徽章罢。”他的理由是学校还有个侧门，也得张一面旗，而徽章这东西太小巧，恐怕偶尔遗失了，不如多备几个在那里。〔失却升官机会，马上

寻找保命措施。堂堂一位小学校长，社会上的体面人物，竟不惜摇尾乞怜，简直俗不可耐。]

办事员同他说笑话，这东西又不好吃的，拿着玩也没有什么意思，多拿几个也只作一个会员，不如不要多拿罢。但是终于依他的话给了他。〔轻松的笑话，辛辣的讽刺。〕

两面红十字旗立刻在新秋的轻风中招展，可是学校的侧门上并没有旗，原来移到潘先生家的大门上去了。一个红十字徽章早已缀上潘先生的衣襟，闪耀着慈善庄严的光，给与潘先生一种新的勇气。其余几个呢，重重包裹，藏在潘先生贴身小衫的一个口袋里。他想，“一个是她的，一个是阿大的，一个是阿二的。”虽然他们远处在那渺茫难接的上海，但是仿佛给他们加保了一重险，他们也就各各增加一种新的勇气。〔旗子与徽章，本是一些普通饰物，但与人物的心理状态相联系，重笔描绘，对揭示潘先生危中求安、难中求荣的“灰色人生”，似有画龙点睛之妙。〕

### 三

碧庄地方两军开火了。

让里的人家很少有开门的，店铺自然更不用说，路上时时会有兵士经过。他们快要开拔到前方去，觉得最高的权威附灵在自己身上，什么东西都不在眼里，只要高兴提起脚来踩，都可以踩做泥团踩做粉。这就来了拉夫的事情：恐怕被拉的人乘隙脱逃，便用长绳一个联一个拴着胳膊，几个弟兄在前，几个弟兄在后，一串一串牵着走。因此，大家对于出门这件事都觉得危惧，万不得已时，也只从小巷僻路走，甚至佩着红十字徽章如潘先生之辈，也不免怀着戒心，不敢大模大样地踱来踱去。于是让里的街道见得又清静又宽阔了。〔战事一笔带过，而突出

战乱的时代气氛，并与主人公潘先生的表现联系起来，情节的衔接与过渡，都很自然。]

上海的报纸好几天没来。本地的军事机关却常常有前方的战报公布出来，无非是些“敌军大败，我军进展若干里”的话。街头巷口贴出一张新鲜的战报时，也有些人慢慢聚集拢来，注目看着。但大家看罢以后依然不能定心，好似这布告背后还有许多话没说出来，于是怅怅地各自散了，眉头依旧皱着。

这几天潘先生无聊极了。最难堪的，自然是妻儿远离，而且消息不通，而且似乎有永远难通的朕兆。次之便是自身的问题，“碧庄冲过来只一百多里路，这徽章虽说有用处，可是没有人写过笔据，万一没有用，又向谁去说话？——枪子炮弹劫掠放火都是真家伙，不是耍的，到底要多打听多走门路才行。”他于是这里那里探听前方的消息，只要这消息与外间传说的不同，便觉得真实的成分越多，即根据着盘算对于自身的厉害。街上如其有一个人神色仓皇急忙行走时，他便突地一惊，以为这个人一定探得确实而又可怕的消息了；只因与他不相识，“什么！”一声就在喉际咽住了。

红十字会派人在前方办理救护的事情，常有人搭着兵车回来，要打听消息自然最可靠了。潘先生虽然是个会员，却不常到办事处去探听，以为这样就是对公众表示胆怯，很不好意思。然而红十字会究竟是可以得到真消息的机关，舍此他求未免有点傻，于是每天傍晚到姓吴的办事员家里去打听。姓吴的告诉他没有什么，或者说前方抵住在那里，他才透了口气回家。〔从潘先生的心理、神态、行动看，他已象一只惊弓之鸟。这两段，都是概括叙述。下面，再以一个个简短的场面，作具体描绘，形象就更鲜明，〕

这一天傍晚，潘先生又到姓吴的家里；等了好久，姓吴的才从外面走进来。

“没有什么吧？”潘先生急切地问，“照布告上说，昨天正向对方总攻击呢。”

“不行，”姓吴的忧愁地说；但随即咽住了，捻着唇边仅有的几根二三分长的髭须。

“什么！”潘先生心头突地跳起来，周身有一种拘牵不自由的感觉。

姓吴的悄悄地回答，似乎防着人家偷听了去的样子，“确实”的消息，正安（距碧庄八里的一个镇）今天早上失守了！”

“啊！”潘先生发狂似地喊出来。顿了一顿，回身就走，一壁说道，“我回去了！”〔探听消息，一般免不了长篇大段地对话，但这个场面，对话又少又短，而对人物神态的外在表现，描写得很细。〕

路上的电灯似乎特别昏暗，背后又仿佛有人追赶着的样子，惴惴地，歪斜的急步赶到了家，叮嘱王妈道，“你关着门安睡好了，我今夜有事，不回来住了。”他看见衣橱里有一件绉纱的旧棉袍，当时没收拾在寄出去的箱子里，丢了也可惜；又有孩子的几件布夹衫，仔细看时还可以穿穿；又有潘师母的一条旧绸裙，她不一定舍得便不要它；便胡乱包在一起，提着出门。〔慌忙回家，粗笔勾勒，挑捡衣服，细笔描绘。一“粗”一“细”，各得其所。〕

“车！车！福星街红房子，一毛钱。”

“那里有一毛钱的？”车夫懒懒地说。“你看这几天路上有几辆车？不是拚死寻饭吃的，早就躲起来了。随你要不要，三毛钱。”

“就是三毛钱，”潘先生迎上去，跨上脚踏坐稳了，“你也得依

着我，跑得快一点！”〔这一次喊车，与前面初到上海时那次喊车，成鲜明的心理对比。没有小学校长的气派，也来不及讨价还价，而到了丧魂落魄、慌不择车的境地。〕

“潘先生，你到那里去？”一个姓黄的同业在途中瞥见了 他，站定了问。

“哦，先生，到那边……”潘先生失措地回答，也不辨问他的是谁；忽然想起回答那人简直是多事——车轮滚得绝快，那人决不会赶上来再问，——便缩住了。〔偶然情节，信手拈来，更充分地表现他的惊慌失措心理。至此，一个傍晚的一系列行动，层层深入地揭开他的灵魂。〕

红房子里早已住满了人，大都是十天以前就搬来的，儿啼人语，灯火这边那边亮着，颇有点热闹的气象。主人翁见面之后，说，“这里实在没有余屋了。但是先生的东西都寄在这里，也不好拒绝。刚才有几位匆忙地赶来，也因不好拒绝，权且把一间做厨房的厢房让他们安顿。现在去同他们商量，总可以多插你先生一个。”

“商量商量总可以，”潘先生到了家似地安慰。“何况在这样时候。我也不预备睡觉，随便坐坐就得了。”

他提着包裹跨进厢房的当儿，以为自己受惊太厉害了，眼睛生了翳，因而引起错觉；但是闭一闭眼睛再睁开来时，所见依然如前，这靠窗坐着，在那里同对面的人谈话，上唇翘起两笔浓须的，不就是教育局长么？〔此地见局长，偶然中有必然。这是情节发展的重大转机。〕

他顿时踌躇起来，已跨进去的一只脚想要缩出来，又似乎不大好。那局长也望见了 他，尴尬的脸上故作笑容说，“潘先生，你来了，进来坐坐。”主人翁听了，知道他们是相识的，转身自去。

“局长先在这里了。还方便吧，再容一个人！”

“我们只三个人，当然还可以容你。我们带着席子，好在天气不很凉，可以轮流躺着歇歇。”

潘先生觉得今晚上局长特别可亲，全不象平日那副庄严的神态，便忘形地直跨进去说，“那么不客气，就要陪三位先生过一夜了。”〔两人相见，局长明明表现出疏远、冷漠的态度，潘先生却觉得“特别可亲”。这是一种自欺欺人的讽刺笔法。〕

这厢房不很宽阔。地上铺着一张席子，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坐在上面，略微有疲倦的神色，但绝无欲睡的意思。锅灶等东西贴着一壁。靠窗一排摆着三只凳子，局长坐一只，头发梳得很光的二十多岁的人，局长的表弟，坐一只，一只空着。那边的墙角有一只柳条箱，三个衣包，大概就是三位先生带来的。仅仅这些，房间里已没有空地了。电灯的光本来很弱，又蒙上了一层灰尘，照得房间里的人物都昏黯模糊。〔这一段环境描写，对作品主题起有力的烘托作用：昏黯的环境，颓丧的情绪，灰色的人生，连局长也不例外。〕

潘先生也把衣包放在那边的墙角，与三位的东西合伙。回过来谦逊地坐上那只空凳子。局长给他介绍了自己的同伴，随说，“你也听到了正安的消息么？”

“是呀，正安。正安失守，碧庄未必靠得住呢。”

“大概这方面对于南路很疏忽。正安失守，便是明证。那方面从正安袭取碧庄是最便当的，说不定此刻已被他们得手了。要是这样，不堪设想！”

“要是这样，这里非糜烂不可！”

“但是，这方面的杜统帅不是庸碌无能的人，他是著名善于用兵的，大约见得到这一层，总有方法抵挡得住。也许就此反守为攻，势如破竹，直捣那方面的巢穴呢。”

“若能这样，战事便收场了，那就好了！——我们办学的就可以开起学来，照常进行。”〔对话紧扣主旨：战事与办学。局长自以为是、侃侃而谈，潘先生唯唯诺诺、随声附和，两人的身分、地位、关系、性格，了了分明。〕

局长一听到办学，立刻感到自己的尊严，捻着浓须叹道，“别的不要讲，这一场战争，大大小小的学生吃亏不小呢！”他把坐在这间小厢房里的局促不舒的感觉忘了，仿佛堂皇地坐在教育局的办公室里。

坐在席子上的中年人仰起头来含恨似地说，“那方面的朱统帅实在可恶！这方面打过去，他抵抗些什么，——他没有不终于吃败仗的。他若肯漂亮点儿让了，战事早就没有了。”

“他是傻子，”局长的表弟顺着说，“不到尽头不肯死心的。只是连累了我们，这当儿坐在这又暗又窄的房间里。”他带着玩笑的神气。

潘先生却想念起远在上海的妻儿来了。他不知道他们可安好，不知道他们出了什么乱子没有，不知道他们此刻睡了不曾，抓既抓不到，想象也极模糊；因而想自己的被累要算最深重了，凄然望着窗外的小院子默不作声。

“不知道到底怎么样呢！”他又转而想到那个可怕的消息以及意料所及的危险，不自由主地吐露了这一句。

“难说，”局长表示富有经验的样子说。“用兵全在趁一个机，机是刻刻变化的，也许竟不为我们所料，此刻已……所以我们……”他对着中年人一笑。

中年人，局长的表弟同潘先生三个已经领会局长这一笑的意味；大家想坐在这地方总不至于有什么，也各安慰地一笑。〔反悲为喜，强以为笑，反笔。〕

小院子里长满了草，是蚊虫同各种小虫的安适的国土。厢

房里灯光亮着，虫子齐飞了进来。四位怀着惊恐的先生就够受用了；扑头扑面的全是那些小东西，蚊虫突然一针，痛得直跳起来。又时时停语侧耳，惶惶地听外边有没有枪声或人众的喧哗。睡眠当然是无望了，只实做了局长所说的轮流躺着歇歇。

〔从极细处着笔，却表现出极为严重、艰难的现实处境。〕

下一天清晨，潘先生的眼球上添了几缕红丝；风吹过来，觉得身上很凉。他急欲知道外面的情形，独个儿闪出红房子的大门。路上同平时的早晨一样，街犬竖起了尾巴高兴地这头那头望，偶尔走过一两个睡眠惺忪的人。他走过去，转入又一条街，也听不见什么特别的风声。回想昨夜的匆忙情形，不禁心里好笑。但是再一转念，又觉得实在并无可笑，小心一点总比冒险好。

二十余天之后，战事停止了。大众点头自慰道，“这就好了！只要不打仗，什么都平安了！”但是潘先生还不大满意，铁路还没通，不能就把避居上海的妻儿接回来。信是来过两封了，但简略得很，比不看更教他想念。他又恨自己到底没有先见之明；不然，这一笔冤枉的逃难费可以省下，又免得几十天的孤单。〔前面对潘先生一个晚上的描写，从他去吴家探听战局，回家叮嘱王妈，叫车去红房子，直到遇局长，被蚊虫骚扰一夜，可谓细致之极。而二十余天如何度过，一笔交代过去。这样剪裁，对刻画人物，场面的铺排，情节的开合，都相当得休。〕

他知道教育局里一定要提到开学的事情了，便前去打听。跨进招待室，看见局里的几个职员在那里裁纸磨墨，象是办喜事的样子。

一个职员喊道，“巧得很，潘先生来了！你写得一手好颜字，这个差使就请你当了吧。”〔并非巧合，实为潘先生的性格



使然。]

“这么大的字，非得潘先生写不可，”其余几个人附和着。

“写什么东西？我完全茫然。”

“我们这里正筹备欢迎杜统帅凯旋的事务。车站的两头要搭起四个彩牌坊，让杜统帅的花车在中间通过。现在要写的就是牌坊上的几个字。”

“我哪里配写这上边的字？”

“当仁不让，”“一致推举，”几个人一哄地说，笔杆便送到潘先生手里。〔又让又推，笔杆才到潘先生手里。这就把人们的注意力，聚向一个焦点。〕

潘先生觉得这当儿很有点意味，按了笔便在墨盆里蘸墨汁。凝想一下，提起笔来在蜡笺上一并排写“功高岳牧”四个大字。第二张写的是“威镇东南”。又写第三张，是“德隆恩溥”。——他写到“溥”字，仿佛看见许多影片，拉夫，开炮，焚烧房屋，奸淫妇人，菜色的男女，腐烂的死尸，在眼前一闪。〔这一段潘先生写对联，似象电影的描写手法，可感性极强。先是一个近景，他缓笔蘸墨，心头别是一番滋味，似乎还未忘却牵儿带妻逃难的战乱之苦；接着，三个特写，写下十二个大字，他惊魂稍安，竟对军阀歌功颂德起来；然后，又一个近景，终于在“溥”字处停笔，“拉夫、开炮”等画面一一闪过，他毕竟面对着烧杀虏掠的残酷现实。这就形成对潘先生的“灰色灵魂”的无情鞭答。〕

旁边看写字的一个人赞叹说，“这一句更见恳切。字也越来越好了。”

“看他对上一句什么，”又一个说。〔喧宾夺主式结尾，颇为别致。这使人们对主人公的表演分外注目，也给人以想象的余地。这里，没有用一般的首尾呼应的手法，而把潘先生的命运、

妻儿下落等内容，一概留给读者去思索。】

小说题名《潘先生在难中》，但读完全文，人们并不感到潘先生曾经受过什么重大灾难。他家未破，人未亡，妻未被奸，儿未被伤，不过是携带家室挤挤火车、住住下等旅店、来去奔波劳碌、空受虚惊而已。战争中常见的那种炮火连天、杀人放火、奸淫虏掠的场面，小说中一点也没有。相反，他的家，王妈看管得好好的；在旅店，他还喝酒寻乐；战争停止，他竟题词庆功呢。小说这种取材特点，具有深深的寓意：在战乱的重大时代背景下，着重揭露人生自身的灾难，而不直接渲染战争的苦难。

小说塑造潘先生的形象，也没有什么外形描写，而重于灵魂的剖示。潘先生多大年纪，是何模样，衣着打扮，人们一概不知。但是，从他逃难过程中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一颦一笑，人们分明可以窥见他的庸俗心理与丑恶灵魂。这种人，在当时的下层知识界中，很有典型性。正如茅盾所说：“他们在虚惊来了时，最先张皇失措，而在略感安全的时候又是最先哈哈地笑的；是一些没有勇气和环境抗争，揉揉肚子就把理想折扣为零的妥协者。”这是最可怕的。而时代恰恰需要抗争者，需要敢于起来消灭灾难的人。所以，潘先生在“难中”，真正的灾难，还在他自身的灵魂之中。小说主题的深刻性，就在于此。

作者剪裁与布局的特点，主要表现在描写的疏密相间：疏处能行马，密处难插针。这使小说对社会生活与人生问题的反映，分外真实、细致。

作者是文学研究会的发起人与重要成员之一，本文可视为该会写实主义创作主张的突出标志。

## 在费总理底客厅里

许地山

费总理底会客厅里面底陈设都能表示他是一个办慈善事业具有热心和经验底人。梁上悬着两块“急公好义”和“善与人同”底匾额，自然是第一和第二任大总统颁赐的，我们看当中盖着一方“荣典之玺”的印文便可以知道。在两块匾当中悬着一块“敦诗说礼之堂”的题额，听说是花了几百圆的润笔费请求康老先生写的。因为总理要康老先生多写几个字，所以他底堂名会那么长。四围墙上底装饰品无非是褒奖状、格言联对、天官赐福图、大镜之类。厅里底镜框很多，最大的是对着当街底窗户那面西洋大镜。厅里底家私都是用上等楠木制成。几桌之上杂陈些新旧真假的古董和东西洋大小自鸣钟。厅角的书架上除了几本《孝经》、《治家格言注》、《理学大全》和些日报以外，其余的都是募捐册和几册名人底介绍字迹。〔本文作于一九二八年，对反动统治阶级的上层人物作了有力的讽刺。开头从客厅的陈设，烘托人物的特点——一位知诗识礼的慈善家。〕

当差的引了一位穿洋服留小胡子的客人进来，说：“请坐一会儿，总理就出来。”客人坐下了。当差的进里面去，好象对着一个丫头说：“去请大爷，外头有位黄先生要见他。”里面隐约听见一个女人底声音说：“翠花，爷在五太房间哪。”我们从这句话可以断定费总理底家庭是公鸡式的，他至少有五位太太，丫头

还不算在内。〔这样的家庭生活气氛，与慈善家的身份，客厅的陈设，已不协调。〕其实这也不算不了怎么一回事，在这个礼教之邦，又值一般大人物及当代政府提倡“旧道德”的时候，多纳几位“小星”，既足以增门第底光荣，又可以为敦伦之一助，有些少身家的人不娶姨太太都要被人笑话，何况时时垫款出来办慈善事业的费总理呢！〔本“算不了怎么一回事”，又为什么特地议论，加以强调？这种夹叙夹议，闪烁其词，具有讽刺意味。〕

已经过一刻钟了，客人正在左观右望的时候，主人费总理一面整理他底长褂，一面踏进客厅，连连作揖，说：“失迎了，对不住，对不住！”〔人物出场，道貌岸然，彬彬有礼，又与他的身份相合。这就使人难以一眼看出他的本性，不同于“脸谱化”的描写。〕黄先生自然要赶快答礼说：“岂敢，岂敢。”宾主叙过寒暄，客人便言归正传，向总理说：“鄙人在本乡也办了一个妇女慈善工厂，每听见人家称赞您老先生所办的民生妇女慈善习艺工厂成绩很好，所以今早特意来到，请老先生给介绍到贵工厂参观参观，其中一定有许多可以为敝厂模范的地方。”〔欲抑故扬：在揭露他的为人与工厂的弊端以前，先宣扬他的“劳绩”。〕

总理底身材长短正合乎“读书人”底度数，体质底柔弱也很相称。他那副玄黄相杂的牙齿，很能表显他是个阔人。若不是一天抽了不少的鸦片，决不能使他底牙齿染出天地的正色来，〔描写他的外貌，集中于一副牙齿，再经复述，给人印象尤深。这种客观介绍式的外貌描写，一般在人物刚出场时进行；本文放在这儿，为不打断人物自身的行动，影响行文的自然流畅。〕他现出很谦虚的态度，对客人详述他创办民生女工厂的宗旨和最近发展的情形。从他底话里我们知道工厂底经费是向各地捐来的。女工们尽是乡间妇女，她们学的手艺都很平常，多

半是织袜、花边、裁缝，那等轻巧的工艺。工厂底出品虽然很多，销路也很好，依理说应当赚钱，可是从总理底叙述上，他每年总要赔垫一万几千块钱。〔工厂的情形，不用人物对话表现，而用作者转述，便于概括。上段写“工厂成绩很好”，这儿反倒说要赔钱，这是个矛盾，令人生疑。〕

总理命人打电话到工厂去通知说黄先生要去参观，又亲自写了几个字在他自己底名片上作为介绍他的证据。黄先生现出感谢的神气，站起来向主人鞠躬告辞，主人约他晚间回来吃便饭。

主人送客出门时，顺手把电扇底制组转了，微细的风还可以使书架上那几本《孝经》之类一页一页地被吹起来，还落下去。主人大概又回到第几姨太房里抽鸦片去。客厅里顿然寂静了。不过上房里好象有女人哭骂的声音，隐约听见“我是有夫之妇……你有钱也不成……”其余的就听不清了。午饭刚完。当差的又引导了一位客人进来，递过茶，又到上房去回报说：“二爷来了。”〔作者的笔没有跟随费总理的足迹，当即去揭穿他的底蕴，仍停留在客厅里。这就象在戏剧舞台上，幕前与幕后，明线与暗线，交相进行。这样，场景高度集中，时间、空间处理相当自如。而那些“幕后”情景，先露一点端倪，也使情节更富诱惑力。这时，人们就象看戏一样，期待着费总理第二次出场。〕

二爷是与费总理交换兰谱的兄弟。实际上他比总理大三四岁，可是他自己一定要说少三两岁，情愿列在老弟底地位。这也许是因为他本来排行第二底原故。他底脸上现出很焦急的样子，恨不能立时就见着总理。

这次总理却不教客人等那么久。他也没穿长褂，手捧着水烟筒，一面吹着纸捻，进到客厅里来。他说：“二弟吃过饭没

有？怎么这样着急？”〔来人的身份不同，费总理的态度不同。〕

“大哥，咱们底工厂这一次恐怕免不了又有麻烦。不晓得谁到南方去报告说咱们都是土豪劣绅，听说他们来到就要查办咧。我早晨为这事奔走了大半天，到现在还没吃中饭哪。假使他们发见了咱们用民生工厂底捐款去办兴华公司，大哥，你有什么方法对付？若是教他们查出来，咱们不挨枪毙也得担个无期徒刑。”

总理象很有把握的神气，从容地说：“二弟，别着急，先叫人开饭给你吃，咱们再商量。”他按电铃，叫人预备饭菜，接着对二爷说：“你到底是胆量不大，些小事情还值得这么惊惶！‘土豪劣绅’的名辞难道还会加在慈善家底头上不成？假使人来查办，一领他们到这敦诗说礼之堂来看看，捐册、帐本、褒奖状，件件都是来路分明，去路清楚，他们还能指摘什么？咱们当然不要承认兴华公司底资本就是民生工厂底捐款。世间没有不许办慈善事业的人兼办公司的道理，法律上也没有讲不过去的地方。”〔弟兄俩两段对话，形成鲜明的性格对比：一个胆小怕事，惊慌失措；一个贪婪成性，老奸巨猾。这也暴露了民生工厂赔钱的原因，悬念由此加深，他们究竟如何对付“查办”？〕

“怕的是人家一查，查出咱们底款项来路分明，去路不清。我跟着你大哥办慈善事业，倒办出一身罪过来了，怎么办！”二爷说得非常焦急。〔以反复手法渲染事情的严重性，以便进一步形成对比。〕

“你别慌张，我对于这事早已有了对付的方法。咱们并没有直接地提民生工厂底款项到兴华公司去用。民生底款项本来是慈善性质，消耗了是当然的事体，只要咱们多划几笔帐便可以敷衍过去。其实捐钱底人，谁来考查咱们底帐目？捐一千几

百块的，本来就冲着咱们底面子，不好意思不捐，实在他们也不是为要办慈善事业而捐钱，他们底钱一拿出来，早就存着输了几台麻雀的心思，捐出去就算了。只要他们来到厂里看见他们底名牌高高地悬挂在会堂上头，他们就心满意足了。还有捐一百几十的‘无名氏’，我们也可以从中想法子。在四五十个捐一百元的‘无名氏’当中：我们可以只报出三四个，那捐款的人个个便会想着报告书上所记的便是他。这里岂不又可以挖出好些钱来？至于那班捐一块几毛钱的，他们要查帐，咱们也得问问他们配不配。”〔二爷把事情看得越严重，费总理心中越坦然，就越显出他的手腕。同时，他早已考虑过此事，“有了对付的办法”，从他对三类捐款者的态度，如此侃侃而谈，也足见是位老谋深算的伪慈善家。〕

“然则工厂基金捐款的问题呢？”二爷又问。

“工厂底基金捐款也可以归在去年证券交易失败的帐里。若是查到那一笔，至多是派咱们付托失当，经营不善这几个字，也担不上什么处分，更挂不上何等罪名。再进一步说，咱们底兴华公司，表面上岂不能说是为工厂销货和其他利益而设的？又公司底股东，自来就没有咱姓费的名字，也没你二爷底名字，咱底姨太开公司难道是犯罪行为？总而言之，咱们是名正言顺，请你不要慌张害怕。”他一面说，一面把水烟筒吸得哔罗哔罗地响。〔他第二次出场时，“手捧着水烟筒”，这里得到照应。他此刻的安然心理，也从吸烟的神态反映出来。〕

二爷听他所说，也连连点头说：“有理有理！工厂底事，咱们可以说对得起人家，就是查办，也管教他查出功劳来。……然而，大哥，咱们还有一桩案未了。你记得去年学生们到咱们公司去检货，被咱们底伙计打死了他们两个人，这桩案件，他们来到，一定要办的。昨天我就听见人家说，学生会已宣布了你

我底罪状，又要把什么‘标语’‘口号’贴在街上。不但如此，他们又要把咱们伙计冒充日籍的事实揭露出来。我想这事比工厂底问题还要重大。这真是要咱们底身家、性命、道德、名誉咧。”〔人物性格在矛盾中显示，矛盾一个比一个更严重，性格刻划更深入。〕

总理虽然心里不安，但仍镇静地说：“那件事情，我已经拜托国仁向那边接洽去了，结果如何，虽不敢说定，但据我看，也不致于有什么危险。国仁在南方很有点势力，只要他向那边的当局为咱们说一句好话，咱们再用些钱，那就没有事了。”

“这一次恐怕钱有点使不上罢。他们以廉洁相号召，难道还能受贿赂？”

“咳！二弟你真是个老实人！世间事都是说的容易做的难。何况他们只是提倡廉洁政府，并没明说廉洁个人。政府当然是不会受贿赂的，历来的政府那一个受过贿呢？反正都是和咱们一类的人，谁不爱钱？只要咱们送得有名目，人家就可以要。你如心里不安，就可以立刻到国仁那里去打听一下，看看事情进行到什么程度。”〔借费总理之口讽刺政府，分外有力。

“反正都是和咱们一类的人”一语，实际上是自我解嘲，也暗示事情必将如何解决。〕

“那么，我就去罢。我想这一次用钱有点靠不住。”

总理自然愿意他立刻到国仁那里去打听。他不但可以省一顿客饭，并且可以得着那桩案件底最近消息。他说：“要去还得快些去，饭后他是常出门的。你就在外头随便吃些东西罢，可恶的厨子，教他做一顿饭到大半天还没做出来。”他故意叫人来骂了几句，又吩咐给二爷雇车。〔这个细节，生动地揭示出费总理的虚伪本性。〕不一会，车雇得了，二爷站起来顺便问总理



说：“芙蓉底事情和谐罢？恭喜你又添了一位小星。”〔借恭维讨好，把幕后情景拉到幕前，使之逐渐明朗化。〕总理听见他这话，脸上便现出不安的状态。他回答说：“现在没有工夫和你细谈那事，回头再给你说罢。”他又对二爷说：“你快去快回来，今晚上在我这里吃晚饭罢。我请了一位黄先生，正要你来陪。国仁有工夫，也请他来。”〔反常描写：既然舍不得给兄弟吃一顿饭，又为什么晚上大请其客，内中必有奥妙。〕

二爷坐上车，匆匆地到国仁那里去了。总理没有送客出门，自己吸着水烟，回到上房。当差的进客厅里来，把桌上茶杯里底剩茶倒了，然后把它们搁在架上。客厅里现在又寂静了。〔人物第二次下场，出现如同戏剧舞台上的“空场”。这将进一步激发人们的好奇心理，期待下一幕来到。〕我们只能从壁上底镜子里看见街上行人底倒影，其中看见时髦的女人开着汽车从窗外经过，车上只坐着她底爱犬。很可怪的就是坐在汽车上那只畜生不时伸出头来向路人狂吠，表示它是阔人底狗！它底吠声在费总理底客厅里也可以听见。〔街上情景，也不离客厅这一观察角度。这段外景描写，并非闲笔，因有此社会生活风气，费总理的客厅才不显得孤立。〕

时辰钟刚敲过三下，客厅里又热闹起来了。民生工厂底庶务长魏先生领着一对乡下夫妇进来，指示他们总理客厅里底陈设。乡下人看见当中二块匾就联想到他们底大宗祠里也悬着象旁边两块一样的东西，听说是皇帝赐给他们第几代的祖先的。总理客厅里底大小自鸣钟，新旧古董和一切的陈设，教他们心里想着就是皇帝底金銮殿也不过是这般布置而已。〔景随情移：还是费总理的客厅，但在乡下人眼里，都成了“皇帝底金銮殿”。〕

他们都坐下，老婆子不歇地摩挲放在身边的东西，心里有

的是赞赏。

魏先生对他们说：“我对你们说，你们不信，现在理会了。我们底总理是个有身家有名誉的财主，他看中了芙蓉，就算你们两人底造化。她若嫁给总理做姨太，你们不但不愁没得吃的、穿的、住的，就是将来你们那个小狗儿要做一任县知事也不难。”〔两次隐约可闻的幕后情景，终于完全推到幕前。但是，主角却不上场，而用侧面烘托。〕

老头子说：“好倒很好，不过芙蓉是从小养来给小狗儿做媳妇，若是把她嫁了，我们不免要吃她外家的官司。”

老婆子说：“我们送她到工厂去也是为要她学些手艺，好教我们多收些钱财，现在既然是总理财主要她，我们只得怨小狗儿没福气。总理财主如能吃得起官司，又保得我们底小狗儿做个营长、旅长，那我们就可以要一点财礼为他另娶一个回来。我说魏老爷呀，营长是不是管得着县知事？您方才说总理财主可以给小狗儿一个县知事做！我想还不如做个营长、旅长更好。现在做县知事的都要受气，听说营长还可以升到督办哪。”〔夫妇俩态度不一，矛盾复杂化，就有“戏”可看。〕

魏先生说：“只要你们答应，天大的官司，咱们总理都吃得起。你看咱们总理几位姨太底亲戚没有一个不是当阔差事的。小狗儿如肯把芙蓉让给总理，那愁他不得着好差事，不说是营长、旅长，他要什么就得什么。”〔似褒实贬：暴露出费总理仗势欺人、霸占民女的罪恶行径。〕

老头子是个明理知礼的人，他虽然不大愿意，却也不敢违忤魏先生底意思。他说：“无论如何，咱们两个老伙计是不能完全做主的，这个还得问问芙蓉，看她自己愿意不愿意。”

魏先生立时回答他说：“芙蓉一定愿意，只要你们两个人答应，一切的都好办了。她昨晚已在这里上房住一宿，若不愿意，

她肯么？”

老头子听见芙蓉在上房住一宿就很不高兴。魏先生知道他底神气不对，赶快对他说明工厂里底习惯，女工可以被雇到厂外做活去。总理也有权柄调女工到家里当差，譬如翠花菱花们，都是常川在家里做工的。昨晚上刚巧总理太太有点活要芙蓉来做，所以住了一宿，并没有别的缘故。〔魏先生的解释，无意中又揭开慈善工厂内幕的一角。〕

芙蓉底公姑请求叫她出来把事由说个明白，问她到底愿意不愿意。不一会，翠花领着芙蓉进到客厅里。她一见着两位老人家便长跪在地上哭个不休。她嚷着说：“我底爹妈，快带我回家去罢，我不能在这里受人家欺侮。……我是有夫之妇，我决不能依从他。他有钱也不能买我底志向。……”〔由于前面的铺垫，事情的来龙去脉已大体清楚，因而只几句话就表现出她的坚强性格与蔑视权贵的反抗意志。〕

她底声音可以从窗户传达到街上，所以魏先生一直劝她不要放声哭，有话好好地说，老婆子把她扶起来。她咒骂了一场，气泄过了，声音也渐渐低下去。〔魏先生也怕“家丑外扬”，更烘托出主人的虚伪。〕

老婆子到底是个贪求富贵底人，她把芙蓉拉到身边，细声对她劝说，说她若是嫁给总理财主，家里就有这样好处、那样好处。但她至终抱定不肯改嫁，更不肯嫁给人做姨太的主意。她宁愿回家跟着小狗儿过日子。〔母女矛盾没有展开，对话内容用概述表现。小说没有以此为中心事件，而是通过客厅里发生的几件事，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揭露费总理。〕

魏先生虽然把她劝不过来，心里却很佩服她。老少喧嚷过一会，芙蓉便随着她底公姑回到乡间去。〔魏先生竟敢把她放走，而且说走就走，此事结局出人意外。〕魏先生把总理请出

来，对他说那孩子很刁，不要也罢，反正厂里短不了比她好看的女人。〔“情理”在此表现：他已把主人看透。这犀利的一笔，揭开了费总理满肚子男盗女娼的丑恶灵魂。〕总理也骂她是个不识抬举的贱人，说她昨夜和早晨怎样在上房吵闹。早晨他送完客，回到上房的时候，从她面前经过，又被她侮辱了一顿。若不是他一意要她做姨太，早就把她一脚踢死。〔这是他第三次出场，那见不得人的幕后情景由自己来交待，别有讽刺意味。〕他教魏先生回到工厂去，把芙蓉底名字开除，还教他从工厂底临时费支出几十块钱送给她家人，教他们不要播扬这事。〔再一次露出伪慈善家的嘴脸。〕

五点钟过了。几个警察来到费总理家底门房，费家底人个个都捏着一把汗，心里以为是芙蓉同着她底公姑到警察厅去上诉，现在来传人了。警察们倒不象来传人的样子。他们只报告说：“上头有话，明天欢迎总司令、总指挥，各家各户都得挂旗。”费家底大小这才放了心。〔费总理第三次出场后，没有象前两次那样，明确写他下场。这里故意含糊其词，令人不知他是否在场。这也是人物描写的一种手法：隐身法。按情理，警察来到门房，主人不必出面，以不失主人的身份、礼仪。〕

当差的说：“前几天欢送大帅，你们要人挂旗，明天欢迎总司令，又要挂旗，整天挂旗，有什么意思？”

“这是上头底命令，我们只得照传。不过明天千万别挂五色国旗，现在改用海军旗做国旗。”

“那里找海军旗去？这都是你们警厅底主意，一会要人挂这样的旗，一会又要人挂那样的旗。”

“我们也管不了。上头说挂龙旗，我们便教挂龙旗；上头说挂红旗，我们也得照传，教挂红旗。”〔当差与警察，同为走卒。这番对话，貌似闲扯，其实深含寓意：庄严的国旗居然可

以随便变换，可见统治者的腐败。〕

警察叮咛了一会，又往别家通告去了。客厅底大镜里已经映着街上一家新开张的男女理发所门口挂着两面二丈四长、垂到地上的党国大旗。那旗比新华门平时所用的还要大，从远地看来，几乎令人以为是一所很重要的行政机关。〔由于旗子杂乱，这种错觉，也成了对党国的讽刺。〕

掌灯的时候到了。费总理底客厅里安排着一席酒，是为日间参观工厂的黄先生预备的。还是庶务长魏先生先到。他把方才总理吩咐他去办的事情都办妥了。他又对总理说他已经买了两面新的国旗。总理说他不该买新的，费那么些钱，他说应当到估衣铺去搜罗。原来总理以为新的国旗可以到估衣铺去买。〔第三次通过总理来贬读国旗，讽刺分外辛辣。至此，那个政府在人们心目中究竟是何地位，难道还不清楚？〕

二爷也到了。从他眉目的舒展可以知道他所得的消息是不坏的。他从袖里掏出几本书来，对费总理说：“国仁今晚要搭专车到保定去接司令，不能来了。他教我把这几本书带来给你看。他说此后要在社会上做事，非能背诵这里头底字句不成。这是新颁的《圣经》，一点一划也不许人改易的。”

他虽然说得如此郑重，总理却慢慢地取过来翻了几遍。他在无意中翻出“民生主义”几个字，不觉狂喜起来，对二爷说：“咱们底民生工厂不就是民生主义么？”

“有理有理，咱们底见解原先就和中山先生一致呵！”二爷又对总理说国仁已把事情办妥，前途大概没有什么危险。〔这个结局，已在意料之中。〕

总理把几本书也放在《孝经》、《治家格言》等书上头。也许客厅底那一个犄角就是他底图书馆！他没有别的地方藏书。

〔反语，讽刺：总理家何等气派，有客厅，有多少房姨太太，

有上房、下房、门房，竟会没有地方藏书？原来，总理并不读书，是一个不学无术的家伙。这从上面把“民生工厂”附会成“民生主义”，可以得到证明。然而，不读书，又要把书摆在客厅里，装点门面，就越反衬出他的虚伪。】

黄先生也到了，他对于总理所办的工厂十分赞美，总理也谦让了几句，还对他说他底工厂与民生主义的关系。黄先生越发佩服他是个当代的社会改良家兼大慈善家，更是总理底同志。他想他能与总理同席，是一桩非常荣幸可以记在参观日记上头，将来出版公布的事体。他自然也很羡慕总理底阔绰。心里想着，若不是财主，也做不了象他那样的慈善家。他心中最后的结论以为若不是财主，就没有做慈善家的资格。可不是！

〔由于前面费总理的伪君子面目已暴露无遗，黄先生在这里越赞颂他是个“慈善家”，就越成为对他的无情讽刺。〕

宾主入席，畅快地吃喝了一顿，到十点左右，各自散去。客厅里现在只剩下几个当差的在那里收拾杯盘。器具摩荡的声音与从窗外送来那家新开张的男女理发所底留声机唱片底声音混在一起。〔这个结尾，既与开头客厅里的景象相对比，又按时间顺序结束情节，而且主角已退场，各方面都显得十分协调。〕

小说象一个独幕讽刺剧，时间、地点、场面十分集中，并给人以视觉形象，可感性极强。

小说对两个主要事件，处理相当巧妙。费总理如何办工厂，由人物来叙述，为虚线；他企图娶芙蓉，直接在客厅里“表演”，为实线。这首先形成“虚”、“实”结合。而就“强娶芙蓉”这条线索来看，则有明写与暗写之分，即前台场面与幕后情景。这又形成“明”、“暗”相间。这样，小说才以短小的篇幅，概括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充分、鲜明、深刻地揭示出这位“慈

善家”的真实面目。这是名符其实的短篇小说的写法。如果一切都化作场面，在前台铺展开来描写，小说势必臃肿不堪。

由于小说有主人公几次明确的上下场，以及一天准确的时间顺序，中间又有阶段性时间显示，如“时辰钟刚敲过三下”，“五点钟过了”，“掌灯的时候到了”，这就使情节的发展，段落的衔接，过渡与转折，条理与层次，都十分清晰自然，和谐得体。

小说对主人公的讽刺，既没有脸谱化，也没有漫画化，甚至没有一点夸张，而通过人物自己的行动与语言，撕破自己的伪装。这实际上是一种淡笔勾勒的白描手法，显示了作者小说创作淳朴、淡远的艺术风格。

## 为奴隶的母亲

柔石

她底丈夫是一个皮贩，就是收集乡间各猎户底兽皮和牛皮，贩到大埠上出卖的人。但有时也兼做点农作，芒种的时节，便帮人家插秧，他能将每行插得非常直，假如有五人同在一个水田内，他们一定叫他站在第一个做标准。然而境况总是不佳，债是年年积起来了。他大约就因为境况的不佳，烟也吸了，酒也喝了，钱也赌起来了。这样，竟使他变做一个非常凶狠而暴躁的男子，但也就更贫穷下去，连小小的移借，别人也不敢答应了。〔本文发表于一九三〇年三月鲁迅主编的《萌芽》月刊。小说以相反相成手法开头：丈夫那样能干，“然而境况总是不佳”。这就使人深思：他的贫穷，究竟是什么原因？〕

在穷底结果的病以后，全身便变成枯黄色，脸孔黄的和铜鼓一样，连眼白也黄了。别人说他是黄胆病，孩子们也就叫他“黄胖”了。〔不作一般外貌描写，而突出贫穷特征。〕有一天，他向他底妻说：

“再也没有办法了，这样下去，连小锅子也都卖去了。我想，还是从你底身上设法罢。你跟着我挨饿，有什么办法呢？”

“我底身上？……”

他底妻坐在灶后，怀里抱着她底刚满三周的男小孩——孩子还在吸着奶，她讷讷地低声地问。

“你，是呀，”她底丈夫病后的无力的声音，“我已经将你出典



了……”

“什么呀？”他底妻几乎昏去似的。〔因贫穷而“典妻”，灾难从天而降，情节顿起波澜。〕

屋内是稍稍静寂了一息。他气喘着说：

“三天前，王狼来坐讨了半天的债回去以后，我也跟着他去，走到了九亩潭边，我很不想要做人了。但是坐在那株爬上去一纵身就可落在潭里的树下，想来想去，总没有力气跳了。猫头鹰在耳朵边不住地嚇，我底心被它叫寒起来，我只得回转身，但在路上，遇见了沈家婆，她问我，晚也晚了，在外做什么。我就告诉她，请她代我借一笔款，或向什么人家的小姐借些衣服或首饰去暂时当一当，免得王狼底狼一般的绿眼睛天天在家里闪烁。可是沈家婆向我笑道：

“‘你还将妻养在家里做什么呢，你自己黄也黄到这个地步了？’

“我低着头站在她面前没有答，她又说：

“‘儿子呢，你只有一个了，舍不得。但妻——’

“我当时想：‘莫非叫我卖去妻了么？’

“而她继续道：

“‘但妻——虽然是结发的，穷了，也没有法。还养在家里做什么呢？’

“这样，她就直说出：‘有一个秀才，因为没有儿子，年纪已五十岁了，想买一个妾；又因他底大妻不允许，只准他典一个，典三年或五年，叫我物色相当的女人：年纪约三十岁左右，养过两三个儿子的，人要沉默老实，又肯做事，还要对他底大妻肯低眉下首。这次是秀才娘子向我说的，假如条件合，肯出八十元或一百元的身价。我代她寻了好几天，总没有相当的女人。’她说：现在碰到我，想起了你来，样样都对的。当时问

我底意见怎样，我一边掉了几滴泪，一边却被她催的答应她了。”〔这一段交代原委，委婉曲折：开始，丈夫并没想“典妻”，他还不起债，宁可自寻，表明他心地的善良；后来在回家路上，遇见了沈家婆，这在他虽属偶然，但她已为此“寻了好几天”，事情仍有必然性；最后，在沈家婆的催促下，流着眼泪“答应了她”。这样细致、富有层次的叙述，而且渲染被迫典妻，就反映出穷人的必然命运，增强了小说的感染力。〕

说到这里，他垂下头，声音很低弱，停止了。他底妻简直痴似的，话一句没有。又静寂了一息，他继续说：

“昨天，沈家婆到过秀才底家里，她说秀才很高兴，秀才娘子也喜欢，钱是一百元，年数呢，假如三年养不出儿子，是五年。沈家婆并将日子也拣定了——本月十八，五天后。今天，她写典契去了。”

这时，他底妻简直连腑脏都颤抖，吞吐着问：

“你为什么早不对我说？”

“昨天在你底面前旋了三个圈子，可是对你说不出。不过我仔细想，除出将你底身子设法外，再也没有办法了。”

“决定了么？”妇人战着牙齿问。

“只待典契写好。”

“倒霉的事情呀，我！——一点也没有别的方法了么？春宝底爸呀！”〔唤一声“春宝底爸”，引出孩子，别是一番凄楚心情。〕

春宝是她怀里的孩子底名字。

“倒霉，我也想到过，可是穷了，我们又不肯死，有什么办法？今年，我怕连插秧也不能插了。”

“你也想到过春宝么？春宝还只有五岁，没有娘，他怎么好呢？”

“我领他便了。本来是断了奶的孩子。”〔整个这段对话，略去一切家中之事，夫妻之情，而突出一个孩子。她被迫丢下自己的骨肉，去给人做生育的“工具”，那是一个多么残忍的社会，小说于客观描写中显示出批判力量。〕

他似乎渐渐发怒了。也就走出门外去了。她，却呜呜咽咽地哭起来。

这时，在她过去的回忆里，却想起恰恰一年前的事：那时她生下了一小女儿，她简直如死去一般地卧在床上。死还是整个的，她却肢体分作四碎与五裂。刚落地的女婴，在地上的干草堆上叫：“呱呀，呱呀”声音很重的，手脚揪缩。脐带绕在她底身上，胎盘落在一边，她很想挣扎起来给她洗好，可是她底头昂起来，身子凝滞在床上。这样，她看见她底丈夫，这个凶狠的男子，飞红着脸，提了一桶沸水到女婴的旁边。她简直用了她一生底最后的力向他喊：“慢！慢……”但这个病前极凶狠的男子，没有一分钟商量的余地，也不答半句话，就将“呱呀，呱呀，”声音很重地在叫着的女儿，刚出世的新生命，用他底粗暴的两手捧起来，如屠户捧将杀的小羊一般，扑通，投下在沸水里了！除出沸水的溅声和皮肉吸收沸水的嘶声以外，女孩一声也不喊——她疑问地想，为什么也不重重的哭一声呢？竟这样不响地愿意冤枉死去么？啊！——她转念，那是因为她自己当时昏过去的缘故，她当时剜去了心一般地昏去了。〔插叙这一段回忆，与她即将去作有钱人的生育“工具”，形成鲜明对照，加强小说的批判力量。〕

想到这里，似乎泪竟干涸了。“唉！苦命呀！”她低低地叹息了一声。这时春宝拔去了奶头，向他底母亲的脸上看，一边叫：

“妈妈！妈妈！”〔本段落笔于孩子的呼叫，十分自然地与

下面的情节相衔接。]

在她将离别底前一晚，她拣了房子底最黑暗处坐着。一盏油灯点在灶前，萤火那么的光亮。她，手里抱着春宝，将她底头贴在他底头发上。她底思想似乎浮漂在极远，可是她自己捉摸不定远在那里。于是慢慢地跑回来，跑到眼前，跑到她底孩子底身上。她向她底孩子低声叫：

“春宝，宝宝！”

“妈妈，”孩子含着奶头答。

“妈妈明天要去了……”

“唔，”孩子似不十分懂得，本能地将头钻进他母亲底胸膛。

“妈妈不回来了，三年内不能回来了！”

她擦一擦眼睛，孩子放松口子问：

“妈妈那里去呢？庙里么？”

“不是，三十里路外，一家姓李的。”

“我也去。”

“宝宝去不得的。”

“呃！”孩子反抗地，又吸着并不多的奶。

“你跟爸爸在家里，爸爸会照料宝宝的；同宝宝睡，也带宝宝玩，你听爸爸底话好了。过三年……”

她没有说完，孩子要哭似地说：

“爸爸要打我的！”

“爸爸不再打你了，”同时用她底左手抚摸着孩子底右额，在这上，有他父亲在杀死他刚生下的妹妹后第三天，用锄柄敲他，肿起而又平复了的伤痕。〔充分描写母子之情，反衬离别之苦。〕

她似要还想对孩子说话，她底丈夫踏进门了。他走到她底面前，一只手放在袋里，掏取着什么，一边说：

“钱已经拿来七十元了。还有三十元要等你到了后十天付。”〔上面写母子对话，情意绵绵；这里写夫妻对话，生活已迫使他们只剩下赤裸裸的现金交易关系。〕

停了一息说：“也答应轿子来接。”

又停了一息：“也答应轿夫一早吃好早饭来。”〔没有女人的话，丈夫停一息，说一句，越发显出“交易”的冷酷。〕

这样，他离开了她，又向门外走出去了。

这一晚，她和她底丈夫都没有吃晚饭。〔无限辛酸，尽在这简洁描写之中。〕

第二天，春雨竟滴滴渐渐地落着。〔阴雨气氛，烘托人物的低沉心情。〕

轿是一早就到了。可是这妇人，她却一夜不曾睡。她先将春宝底几件破衣服都修补好；春将完了，夏将到了，可是她，连孩子冬天用的破烂棉袄都拿出来，移交给他底父亲——实在，他已经在床上睡去了。以后，她坐在他底旁边，想对他说几句话，可是长夜是迟延着过去，她底话一句也说不出，而且，她大着胆向他叫了几声，发了几个听不清楚的音，声音在他底耳外，她也就睡下不说了。〔避开夫妻夜话，更突出母子之间的感情。〕

等她朦朦胧胧地刚离开思索将要睡去，春宝又醒了。他就推叫他底母亲，要起来。以后当她给他穿衣服的时候，向他说：

“宝宝好好地在家里，不要哭，免得你爸爸打你。以后妈妈常买糖果来，买给宝宝吃，宝宝不要哭。”

而小孩子竟不知道悲哀是什么一回事，张大口子“唉，唉，”地唱起来了。她在他底唇边吻了一吻，又说：

“不要唱，你爸爸被你唱醒了。”〔本该写“哭”，反而写

“唱”，以作反衬。]

轿夫坐在门首的板凳上，抽着旱烟，说着他们自己要听的话。一息，邻村的沈家婆也赶到了。一个老妇人，熟悉世故的媒婆，一进门，就拍拍她身上的雨点，向他们说：

“下雨了，下雨了，这是你们家里此后会有滋长的预兆。”

【观颜察色，见风使舵，巧令言辞，符合媒婆的性格。】

老妇人忙碌似地在屋内旋了几个圈，对孩子底父亲说了几句话，意思是讨酬报。因为这件契约之能订的如此顺利而合算，实在是她底力量。

“说实在话，春宝底爸呀，再加五十元，那老头子可以买一房妾了。”她说。

于是又转向催促她——妇人却抱着春宝，这时坐着不动。老妇人声音很高地：

“轿夫要赶到他们家里吃中饭的，你快些预备走呀！”

可是妇人向她瞧了一瞧，似乎说：

“我实在不愿离开呢！让我饿死在这里罢！”〔话未出口，更富表现力。这是一个多么善良的女人：独自承受生活的苦难，苦水只往自己肚里咽。〕

声音是在她底喉下，可是媒婆懂得了，走近到她前面，迷迷地向她笑说：

“你真是一个不懂事的丫头，黄胖还有什么东西给你呢？那边真是一份有吃有剩的人家，两百多亩田，经济很宽裕，房子是自己底，也雇着长工养着牛。大娘底性子是极好的，对人非常客气，每次看见人总给人一些吃的东西。那老头子——实在并不老，脸是很白白的，也没有留胡子，因为读了书，背有些倮倮的，斯文的模样。可是也不必多说，你一走下轿就看见的，我是一个从不说谎的媒婆。”〔典型的媒婆语言：只有媒

婆，才会这样迎合对方心理，侃侃而谈。同时，这番话也揭开了秀才的家底。这样的语言，有一箭双雕的作用。]

妇人拭一拭泪，极轻地：

“春宝……我怎么能抛开他呢！”〔简短、朴实的语言，与上面媒婆的话相对比，显然是另一种性格的妇女。〕

“不用想到春宝了，”老妇人一手放在她底肩上，脸凑近她和春宝。“有五岁了，古人说：‘三周四岁离娘身，’可以离开你了。只要你底肚子争气些，到那边，也养下一二个来，万事都好。”

轿夫也在门首催起身了，他们噜苏着说：

“又不是新娘子，啼啼哭哭的。”

这样，老妇人将春宝从她底怀里拉去，一边说：

“春宝让我带去罢。”

小小的孩子也哭了，手脚乱舞的，可是老妇人终于给他拉到小门外去。当妇人走进轿门的时候，向他们说：

“带进屋里来罢，外边有雨呢。”

她底丈夫用手支着头坐着，一动没有动，而且也没有话。

两村的相隔有三十里路，可是轿夫的第二次将轿子放下肩，就到了。春天的细雨，从轿子底布篷里飘进，吹湿了她底衣衫。一个脸孔肥肥的，两眼很有心计的约摸五十四五岁的老妇人来迎她，她想：这当然是大娘了。可是只向她满面羞涩地看一看，并没有叫。她很亲昵似地将她牵上阶沿，一个长长的瘦瘦的而面孔圆细的男子就从房里走出来。他向新来的少妇，仔细地瞧了瞧，堆出满脸的笑容来，向她问：

“这么早就到了么？可是打湿你底衣裳了。”

而那位老妇人，却简直没有顾到他底说话，也向她问：

“还有什么在轿里么？”

“没有什么了，”少妇答。

几位邻舍的妇人站在大门外，探头张望的；可是她们走进屋里面了。〔经过痛苦的分离以后，来到这样一个人家，从大娘以及那男子的和蔼态度，对她的不幸遭遇似乎是一个安慰。这里，小说的气氛有所缓和，“张”中有“弛”。〕

她自己也不知道这究竟为什么，她底心老是挂念着她底旧的家，掉不下她的春宝。这是真实而明显的，她应庆祝这将开始的三年的生活——这个家庭，和她所典给他的丈夫，都比曾经过去的要好，秀才确是一个温良和善的人，讲话是那么地低声，连大娘，实在也是一个出乎意料之外的妇人，她底态度之殷勤，和滔滔的一席话：说她和她丈夫底过去的生活之经过，从美满而漂亮的结婚生活起，一直到现在，中间的三十年。她曾做过一次的产，十五六年以前了，养下一个男孩子，据她说，是一个极美丽又极聪明的婴儿，可是不到十个月，竟患了天花死去了。这样，以后就没有再养过第二个。在她底意思中，似乎——似乎——早就叫她底丈夫娶一房妾。可是他，不知是爱她呢，还是没有相当的人——这一层她并没有说清楚；于是，就一直到现在。〔秀才夫妇三十年的经历，叙述得如此简洁、明快，这是因为抓住了要害——生育孩子，舍弃了与题旨无关之事。〕

这样，竟说得这个具着朴素的心地的她，一时酸，一时苦，一时甜上心头，一时又咸的压下去了。〔如果把人物的思想感情简单化，只是悲伤或痛苦，就不真实。这样揭示人物复杂的思想感情，她来到“新家”以后的命运如何，就更引起人们的关切。〕最后，这个老妇人并将她底希望也向她说出来了。她底脸是娇红的，可是老妇人说：

“你是养过三四个孩子的女人了，当然，你是知道什么的，



你一定知道的还比我多。”

这样，她说着走开了。

当晚，秀才也将家里底种种情形告诉她，实际，不过是她夸耀或求媚罢了。她坐在一张橱子的旁边，这样的红的木橱，是她旧的家所没有的，她眼睛白晃晃地瞧着它。秀才也就坐到橱子底面前来，问她：

“你叫什么名字呢？”

她没有答，也并不笑，站起来，走到床底前面，秀才也跟到床底旁边，更笑地问她：

“怕羞么？哈，你想你底丈夫么？哈，哈，现在我是你底丈夫了。”声音是轻轻的，又用手去牵着她底袖子。“不要愁罢！你也想你底孩子的，是不是？不过——”

他没有说完，却又哈的笑了一声，他自己脱去他外面的长衫了。〔小说没有把秀才写成一个坏蛋，他的行为不算轻狂。这样，作品对那个社会制度的批判就更深刻，情调也较健康。〕

她可以听见房外的大娘底声音在高声地骂着什么人，她一时听不出在骂谁，骂烧饭的女仆，又好像骂她自己，可是因为她底怨恨，仿佛又是为她而发的。秀才在床上叫道：

“睡罢，她常是这么噜噜苏苏的。她以前很爱那个长工，因为长工要和烧饭的黄妈多说话，她却常要骂黄妈的。”〔这段家私，在此隐约点出，恰到好处。同时，也预示着这个家庭的新的矛盾，即将产生。〕

日子是一天天地过去了。旧的家，渐渐地在她底脑子里疏远了，而眼前，却一步步地亲近她，使她熟悉。虽则，春宝底哭声有时竟在她底耳朵边响，梦中，她也几次地遇到过他了。可是梦是一个比一个缥缈，眼前的事务是一天比一天繁多。她知道这个老妇人是猜忌多心的，外表虽则对她还算大方，可是她底

嫉妒的心是和侦探一样，监视着秀才对她的一举一动。有时，秀才从外面回来，先遇见了她而同她说话，老妇人就疑心有什么特别的東西买给她了，非在当晚，将秀才叫到她自己底房内去，狠狠地训斥一番不可。“你给狐狸迷着了么？”“你应该称一称你自己底老骨头是多少重！”像这样的话，她耳闻到不止一次了。这样以后，她望见秀才从外面回来而旁边没有她坐着的时候，就非得急忙避开不可。即使她在旁边，有时也该让开一些，但这种动作，她要做的非常自然，而且不能让旁人看出，否则，她又要向她发怒，说是她有意要在旁人的前面暴露她大娘底丑恶。而且以后，竟将家里的许多杂务都堆积在她底身上，同一个女仆那么样。她还算是聪明的，有时老妇人底换下来的衣服放着，她也给她拿去洗了，虽然她说：

“我底衣服怎么要你洗呢？就是你自己底衣服，也可叫黄妈洗的。”可是接着说：

“妹妹呀，你最好到猪栏里去看一看，那两只猪为什么这样喁喁叫的，或者因为没有吃饱罢，黄妈总是不肯给它们吃饱的。”〔矛盾先在两个女人间展开，十分自然。秀才妻子容不得她，心怀嫉妒，表面却又装作善良，从她后面“洗衣服”、“喂猪”几句话，活画出她的伪善面目。〕

八个月了，那年冬天，她底胃却起了变化：老是不想吃饭，想吃新鲜的面，番薯等。但番薯或面吃了两餐，又不想吃，又想吃馄饨，多吃又要呕。而且还想吃南瓜和梅子——这是六月里的东西，真稀奇，向那里去找呢？秀才是知道在这个变化中所带来的预告了。他镇日地笑微微，能找到的东西，总忙着给她找来。他亲身给她到街上去买橘子，又托便人买了金柑来。他在廊沿下走来走去，口里念念有词的，不知说什么。他看她和黄妈磨过年的粉，但还没有磨了三升，就向她叫：“歇一歇罢，长

工也好磨的，年糕是人人要吃的。”〔这里，越写秀才对她怀孕时的爱护与照顾，就越反衬出她生育以后象“工具”一样被人丢弃的可悲。〕

有时在夜里，人家谈着话，他却独自拿了一盏灯，在灯下，读起《诗经》来了：

关关雎鸠，  
在河之洲，  
窈窕淑女，  
君子好逑——

这时长工向他问：

“先生，你又不去考举人，还读它做什么呢？”

他却摸一摸没有胡子的口边，怡悦地说道：

“是呀，你也知道人生底快乐么？所谓：‘洞房花烛夜，金榜挂名时’。你也知道这两句话底意思么？这是人生底最快乐的两件事呀！可是我对于这两件事都过去了，我却还有比这两件更快乐的事呢！”〔表现秀才得子的快乐，有符合秀才身份的独特方式：独自诵诗。这既不抽象，也避免了一般化。〕

这样，除去他底两个妻以外，其余的人们都大笑了。

这些事，在老妇人眼睛里是看得非常气恼了。她起初闻到她底受孕也喜欢，以后看见秀才的这样奉承她，她却怨恨她自己肚子底不会还债了。有一次，次年三月了，这妇人因为身体感觉不舒服，头有些痛，睡了三天。秀才呢，也愿她歇息歇息，更不时地问她要什么，而老妇人却着实地发怒了。她说她装娇，噜噜苏苏地也说了三天。她先是恶意地讥嘲她：说是一到秀才底家里就高贵起来了，什么腰酸呀，头痛呀，姨太太的架子也都摆出来了；以前在她自己底家里，她不相信她有这样的娇养，恐怕竟和街头的母狗一样，肚子里有着一肚皮的小狗，

临产了，还要到处地奔求着食物。现在呢，因为“老东西”——这是秀才的妻叫秀才的名字——趋奉了她，就装着娇滴滴的样子了。〔秀才妻子的狠毒，没有通过场面描写，而用叙述方式表现，可较简练。〕

“儿子，”她有一次在厨房里对黄妈说，“谁没有养过呀？我也曾怀过十个月的孕，不相信有这么的难受。而且，此刻的儿子，还在‘阎罗王的簿里’，谁保的定生出来不是一只癞虾蟆呢？也等到真的‘鸟儿’从洞里钻出来看见了，才可在我底面前显威风，摆架子，此刻，不过是一块血的猫头鹰，就那么的装腔，也显得太早一点！”

当晚这妇人没有吃晚饭，这时她已经睡了，听了这一番婉转的冷嘲与热骂，她呜呜咽咽地低声哭泣了。秀才也带衣服坐在床上，听到浑身透着冷汗，发起抖来。他很想扣好衣服，重新走起来，去打她一顿，抓住她底头发狠狠地打她一顿，泄泄他一肚皮的气。但不知怎样，似乎没有力量，连指也颤动，臂也酸软了，一边轻轻地叹息着说：

“唉，一向实在太对她好了。结婚了三十年，没有打过她一掌，简直连指甲都没有弹到她底皮肤上过，所以今日，竟和娘娘一般地难惹了。”

同时，他爬过到床底那端，她底身边，向她耳语说：

“不要哭罢，不要哭罢，随她吠去好了！她是阉过的母鸡，看见别人的孵卵是难受的。假如你这一次真能养出一个男孩子来，我当送你两样宝贝——我有一只青玉的戒指，一只白玉的……”〔秀才纠缠于两个女人的尖锐矛盾之间，哪一边也不能得罪，他的心理变化，刻划得很有分寸。〕

他没有说完，可是他忍不住听下门外的他底大妻底喋喋的讥笑的声音，他急忙地脱去衣服，将头钻进被窝里去，凑向她底

胸膛，一边说：

“我有白玉的……”

肚子一天天地膨胀的如斗那么大，老妇人终究也将产婆雇定了，而且在别人的面前，竟拿起花布来做婴儿用的衣服。

酷热的暑天到了尽头，旧历的六月，他们在希望的眼中过去了。秋开始，凉风也拂拂地在乡镇上吹送。于是有一天，这全家的人们都到了希望底最高潮，屋里底空气完全地骚动起来。秀才底心更是异常地紧张，他在天井上不断地徘徊，手里捧着一本历书，好似要读它背诵那么地念去——“戊辰”，“甲戌”，“壬寅之年”，老是反复地轻轻地说着。有时他底焦急的眼光向一间关了窗的房子望去——在这间房子内是有产母低声呻吟的声音；有时他向天上望一望被云笼罩着的太阳，于是又走向房门口，向站在房门内的黄妈问：

“此刻如何？”

黄妈不住地点着头不做声响，一息，答：

“快下来了，快下来了。”

于是他又捧了那本历书，在廊下徘徊起来。〔产妇临产，不宜作正面描写；秀才的言谈、举止以及表情，形成有力的侧面烘托。〕

这样的情形，一直继续到黄昏底青烟在地面起来，灯火一盏盏的如春天的野花般在屋内开起，婴儿才落地了，是一个男的。婴儿底声音是很重地在屋内叫，秀才却坐在屋角里，几乎快乐到流出眼泪来了。全家的人都没有心思吃晚饭，在平淡的晚餐席上，秀才底大妻向用人们说道：

“暂时瞞一瞞罢，给小猫头避避晦气；假如别人问起，也答养一个女的好了。”〔此言不仅表现她的嫉妒心理，而且预示着新的矛盾的产生。这样，人物的语言也对情节的发展起推动作

用。]

他们都微笑地点点头。

一个月以后，婴儿底白嫩的小脸孔，已在秋天的阳光里照耀了。这个少妇给他哺着奶，邻舍的妇人围着他们瞧，有的称赞婴儿底鼻子好，有的称赞婴儿底口子好，有的称赞婴儿底两耳好；更有的称赞婴儿底母亲，也比以前好，白而且壮了。〔在一片“称赞”声中，把欢乐的气氛推向顶点。〕老妇人却正和老祖母那么地吩咐着，保护着，这时开始说：

“够了，不要弄他哭了。”

关于孩子底名字，秀才是煞费苦心地想着，但总想不出一个相当的字来。据老妇人底意见，还是从“长命富贵”或“福禄寿喜”里拣一个字，最好还是“寿”字或与“寿”同意义的字，如“其颐”，“彭祖”等。但秀才不同意，以为太通俗，人云亦云的名字。于是翻开了《易经》，《书经》，向这里面找，但找了半月，一月，还没有恰贴的字。在他底意思：以为在这个名字内，一边要祝福孩子，一边要包含他底老而得子底蕴义，所以竟不容易找。这一天，他一边抱着三个月的婴儿，一边又向书里找名字，戴着一副眼镜，将书递到灯底旁边去。〔这样给孩子起名字，符合秀才家的特点。〕婴儿底母亲呆呆地坐在房内底一边，不知思想着什么，却忽然开口说道：

“我想，还是叫他‘秋宝’罢。”屋内的人们底几对眼睛都转向她，注意地静听着：“他不是生在秋天吗？秋天的宝贝——还是叫他‘秋宝’罢。”

秀才立刻接着说道：

“是呀，我真极费心思了。我年过半百，实在到了人生的秋期；孩子也正养在秋天；‘秋’是万物成熟的季节，秋宝，实在是一个很好的名字呀！而且《书经》里没有么？‘乃亦有秋，’我

真乃亦有‘秋’了！”

接着，又称赞了一通婴儿底母亲：说是呆读书实在无用，聪明是天生的。这些话，说的这妇人连坐着都觉着局促不安，垂下头，苦笑地又含泪地想：

“我不过因春宝想到罢了。”〔生下秋宝思春宝，表现出她的多么凄凉的人生。“乐极生悲”，这是转折。〕

秋宝是天天成长的非常可爱地离不开他底母亲了。他有出奇的大眼睛，对陌生人是不倦地注视地瞧着，但对他底母亲，却远远地一眼就知道了。他整天地抓住了他底母亲，虽则秀才才是比她还爱他，但不喜欢父亲；秀才底大妻呢，表面也爱他，似爱她自己亲生的儿子一样，但在婴儿底大眼睛里，却看她似陌生人，也用奇怪的不倦的视法。可是他的执住他底母亲愈紧，而他底母亲的离开这家的日子也愈近了。春天底口子咬住了冬天底尾巴；而夏天底脚又常是紧随着在春天底身后的；这样，谁都将孩子底母亲底三年快到的问题横放在心头上。〔秋宝如何成长，只作概括叙述，而且直接跳到三年典期快满，与前相呼应。这样，人物的命运紧紧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小说的情节相当紧凑。〕

秀才呢，因为爱子的关系，首先向他底大妻提出来了：他愿意再拿出一百元钱，将她永远买下来。〔秀才此举，出人意外。〕可是他底大妻底回答是：

“你要买她，那先给我药死罢！”〔大妻此言，毫不奇怪。这把家庭矛盾又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秀才听到这句话，气的只向鼻孔放出气，许久没有说；以后，他反而做着笑脸地：

“你想想孩子没有娘……”

老妇人也尖利地冷笑地说：

“我不好算是他底娘么？”

在孩子底母亲的心呢，却正矛盾着这两种的冲突了：一边，她底脑里老是有“三年”这两个字，三年是容易过去的，于是她底生活便变做在秀才底家里底用人似的了。而且想像中的春宝，也同眼前的秋宝一样活泼可爱，她既舍不得秋宝，怎么就能舍得掉春宝呢？可是另一边，她实在愿意永远在这新的家里住下去，她想，春宝的爸爸不是一个长寿的人，他底病一定是在三五年之内要将他带走到不可知的异国里去的，于是，她便要求她底第二个丈夫，将春宝也领过来，这样，春宝也在她底眼前。〔后一个想法，似乎有点不合她的身份。她舍不得两个孩子，这是人之常情。此刻，她应处于无可奈何的矛盾心情之中。〕

有时，她倦坐在房外的沿廊下，初夏的阳光，异常地能令人昏朦地起幻想，秋宝睡在她底怀里，含着她底乳，可是她觉得仿佛春宝同时也站在她底旁边，她伸出手去也想将春宝抱近来，她还要对他们兄弟两个说几句话，可是身边是空空的。〔这幻想比较真切自然。〕

在身边的较远的门口，却站着这位脸孔慈善而眼睛凶毒的老妇人，目光注视着她。这样，她也恍恍惚惚地敏悟：“还是早些脱离罢，她简直探子一样地监视着我了。”可是忽然怀内的孩子一叫，她却又什么也没有的只剩着眼前的事实来支配她了。

以后，秀才又将计划修改了一些：他想叫沈家婆来，叫她向秋宝底母亲底前夫去说，他愿否再拿进三十元——最多是五十元，将妻续典三年给秀才。秀才对他底大妻说：

“要是秋宝到五岁，是可以离开娘了。”

他底大妻正是手里捻着念佛珠，一边在念着“南无阿弥陀佛”，一边答：

“她家里也还有前儿在，你也应放她和她底结发夫妇团聚



一下罢。”〔这一段写秀才大妻的语言，很有特色。先是冠冕堂皇之词。〕

秀才低着头，断断续续地仍然这样说：

“你想想秋宝两岁就没有娘……”

可是老妇人放下念佛珠说：

“我会养的，我会管理他的，你怕我谋害了他么？”〔继而凶相微露。〕

秀才一听到末一句话，就拔步走开了。老妇人仍在后面说：

“这个儿子是帮我生的，秋宝是我底；绝种虽然是绝了你家底种，可是我却仍然吃着你家底餐饭。你真被迷了，老昏了，一点也不会想了。你还有几年好活，却要拚命拉她在身边？双连牌位，我是不愿意坐的！”〔终将毒狠心肠暴露无遗。这些一层深似一层的个性化语言，十分有力地刻划出她的性格。〕

老妇人似乎还有许多刻毒的锐利的话，可是秀才走远开听不见了。

在夏天，婴儿底头上生了一个疮，有时身体稍稍发些热，于是这位老妇人就到处地问菩萨，求佛药，给婴儿敷在疮上，或灌下肚里，婴儿底母亲觉得并不十分要紧，反而使这样小小的生命哭成一身的汗珠，她不愿意，或将吃了几口的药暗地里拿去倒掉了。于是这位老妇人就高声叹息，向秀才说：

“你看，她竟一点也不介意他底病，还说孩子是并不怎样瘦下去。爱在心里的是深的；专疼表面是假的。”

这样，妇人只有暗自挥泪，秀才也不说什么话了。

秋宝一周纪念的时候，这家热闹地排了一天的酒筵，客人也到了三四十，有的送衣服，有的送面，有的送银制的狮狔，给婴儿挂在胸前的，有的送镀金的寿星老头儿，给孩子钉在帽上的，许多礼物，都在客人底袖子里带来了。他们祝福着婴儿

的飞黄腾达，赞颂着婴儿的长寿永生；主人底脸孔，竟是荣光照耀着，有如落日的云霞反映着在他底颊上似的。〔前面写到妇人已面临三年典期快到的问题，这里又回过头来叙述秋宝一周周年纪念，似乎冲淡了紧迫气氛。〕

可是在这天，正当他们筵席将举行的黄昏时，来了一个客，从朦胧的暮光中向他们底天井走进，人们都注意他：一个憔悴异常的乡人，衣服补衲的，头发很长，在他底腋下，挟着一个纸包。主人骇异地迎上前去，问他是那里人，他口吃似地答了，主人一时糊涂的，但立刻明白了，就是那个皮贩。主人更轻轻地说：

“你为什么也送东西来呢？你真不必的呀！”

来客胆怯地向四周看看，一边答说：

“要，要的……我来祝祝这个宝贝长寿千……”

他似没有说完，一边将腋下的纸包打开来了，手指颤动地打开了两三重的纸，于是拿出四只铜制镀银的字，一方寸那么大，是“寿比南山”四字。〔她的丈夫皮贩在此刻出现，丰富了小说单线发展的情节线索。丈夫突然找来，人们对她的命运也更关切。〕

秀才底大娘走来了，向他仔细一看，似乎不大高兴。秀才却将他招待到席上，客人们互相私语着。

两点钟的酒与肉，将人们弄得胡乱与狂热了：他们高声猜着拳，用大碗盛着酒互相比赛，闹得似乎房子都被震动了。只有那个皮贩，他虽然也喝了两杯酒，可是仍然坐着不动，客人们也不招呼他。等到兴尽了，于是各人草草地吃了一碗饭，互祝着好话，从两两三三的灯笼光影中，走散了。

而皮贩，却吃到最后，用人来收拾羹碗了，他才离开了桌，走到廊下的黑暗处。在那里，他遇见了他底被典的妻。〔两人的

地位，决定他们只能在此处相见。这是情节与场面的巧妙安排。〕

“你也来做什么呢？”妇人问，语气是非常凄惨的。

“我那里又愿意来，因为没有法子。”

“那末你为什么来的这样晚？”

“我那里来买礼物的钱呀？！奔跑了一上午，哀求了一上午，又到城里买礼物，走得乏了，饿了，也迟了。”

妇人接着问：

“春宝呢？”

男子沉吟了一息答：

“所以，我是为春宝来的。……”

“为春宝来的？”妇人惊异地回音似地问。

男人慢慢地说：

“从夏天来，春宝是瘦的异样了。到秋天，竟病起来了。我又那里有钱给他请医生吃药，所以现在，病是更厉害了！再不想法救救他，眼见得要死了！”静寂了一刻，继续说：“现在，我是向你来借钱的……”〔迟迟说明来意，越发引人注意。而妇人的可怜的处境，也令人担心：她手里有钱吗？能救得了自己的孩子吗？〕

这时妇人底胸膛内，简直似有四五只猫在抓她，咬她，咀嚼着她底心脏一样。她恨不得哭出来，但在人们个个向秋宝祝颂的日子，她又怎么好跟在人们底声音后面叫哭呢？她吞下她底眼泪，向她底丈夫说：

“我又那里有钱呢？我在这里，每月只给我两角钱的零用，我自己又那里要用什么，悉数补在孩子底身上了。现在，怎么好呢？”

他们一时没有话，以后，妇人又问：

“此刻有什么人照顾着春宝呢？”

“托了一个邻舍。今晚，我仍旧想回家，我就要走了。”

他一边说着，一边揩着泪。女的同时哽咽着说：

“你等一下罢，我向他去借借看。”

她就走开了。〔借钱的经过以及丈夫如何与她离别回家，统统略去，省了不少篇幅。〕

三天以后的一天晚上，秀才忽然问这妇人道：

“我给你的那只青玉戒指呢？”

“在那天夜里，给了他了。给了他拿去当了。”

“没有借你五块钱么？”秀才愤怒地。

妇人低着头停了一息答：

“五块钱怎么够呢！”

秀才接着叹息说：

“总是前夫和前儿好，无论我对你怎么样！本来我很想再留你两年的，现在，你还是到明春就走罢！”

女人简直连泪也没有地呆着了。

几天后，他还向她那么地说：

“那只戒指是宝贝，我给你是要你传给秋宝的，谁知你一下就拿去当了！幸得她不知道，要是知道了，有三个月好闹了！”〔她的价值，还不如一只戒指。如今触怒了秀才，她就再也无法在这个家里呆下去。她终于象“工具”一样，被人扔掉。她的命运所以如此可悲，根源就是“贫穷”。小说在这里形成高潮。〕

妇人是一天天地黄瘦了。没有精采的光芒在她底眼睛里起来，而讥笑与冷骂的声音又充塞在她底耳内了。她是时常记念着她底春宝的病的，探听着有没有从她底本乡来的朋友，也探听着有没有向她底本乡去的便客，她很想得到一个关于“春宝的身体已复原”的消息，可是消息总没有；她也想借两元钱或买些糖果去，方便的客人又没有，她不时地抱着秋宝在门首过

去一些的大路边，眼睛望着来和去的路。这种情形却很使秀才底大妻不舒服了，她时常对秀才说：

“她那里愿意在这里呢，她是极想早些飞回去的。”〔明明出于被迫，却说她自己“极想早些飞回去”，小说揭露秀才妻子的伪善嘴脸，相当有力。〕

有几夜，她抱着秋宝在睡梦中突然喊起来，秋宝也被吓醒，哭起来了。秀才就追逼地问：

“你为什么？你为什么？”

可是女人拍着秋宝，口子哼哼的没有答。秀才继续说：

“梦着你底前儿死了么，那么地喊？连我都被你叫醒了。”

女人急忙地一边答：

“不，不，……好象我底前面有一坟坟呢！”

秀才没有再讲话，而悲哀的幻像更在女人底前面展现开来，她要走向这坟去。〔插叙这一个梦，烘托她的日暮途穷的命运。〕

冬末了，催离别的小鸟，已经到她底窗前不住地叫了。先是孩子断了奶，又叫道士们来给孩子度了一个关，于是孩子和他亲生的母亲的别离——永远的别离的命运就被决定了。

这一天，黄妈先悄悄地向秀才底大妻说：

“叫一顶轿子送她去么？”

秀才底大妻还是手里捻着念佛珠说：

“走走好罢，到那边轿钱是那边付的，她又那里有钱呢，听说她底亲夫连饭也没得吃，她不必摆阔了。路也不算远，我也是曾经走过三四十里路的人，她底脚比我大，半天可以到了。”〔手捻佛珠，却无菩萨心肠。这番假仁假义的话，也只有秀才的大妻才说得出来。〕

这天早晨当她给秋宝穿衣服的时候，她底泪如溪水那么地流下，孩子向她叫：“婶婶，婶婶，”——因为老妇人要他叫她自

已是“妈妈”，只准叫她是“婶婶”——她向他咽咽地答应。她很想对他说几句话，意思是：

“别了，我底亲爱的儿子呀！你底妈妈待你是好的，你将来也好好地待还她罢，永远不要再记念我了！”

可是她无论怎样也说不出。她也知道一周半的孩子是不会了解的。〔描写离别的情景，很有层次。首先表现她对孩子的特殊的感情。〕

秀才悄悄地走向她，从她背后的腋下伸进手来，在他底手内是十枚双毫角子，一边轻轻说：

“拿去罢，这两块钱。”

妇人扣好孩子底钮扣，就将角子塞在怀内的衣袋里。〔秀才与她，仍是金钱关系。〕

老妇人又进来了，注意着秀才走出去的背后，又向妇人说：

“秋宝给我抱去罢，免得你走时他哭。”

妇人不做声响，可是秋宝总不愿意，用手不住地拍在老妇人底脸上。于是老妇人生气地又说：

“那末你同他去吃早饭去罢，吃了早饭交给我。”〔老妇人还是一种敌视态度。〕

黄妈拚命地劝她多吃饭，一边说：

“半月来你就这样了，你真比来的时候还瘦了。你没有去照照镜子。今天，吃一碗下去罢，你还要走三十里路呢。”

她只不关紧要地说了一句：

“你对我真好！”〔黄妈的关切，给她以安慰。她们之间有共同感情，反衬出她所处的地位正象佣人一样。〕

但是太阳是升的非常高了，一个很好的天气，秋宝还是不肯离开他底母亲，老妇人便狠狠地将他从她底怀里夺去，秋宝用小小的脚踢在老妇人底肚子上，用小小的拳头搔住她底头

发，高声呼喊地。妇人在后面说：

“让我吃了中饭去罢。”

老妇人却转过头，汹汹地答：

“赶快打起你底包袱去罢，早晚总有一次的！”

孩子底哭声便在她底耳内渐渐远去了。

打包裹的时候，耳内是听着孩子底哭声。黄妈在旁边，一边劝慰着她，一边却看她打进什么去。〔黄妈虽同情她的遭遇，却毕竟是主人的奴隶，有此“监视”一笔，这个人物没被简单化。〕终于，她挟着一只旧的包裹走了。

她离开他底大门时，听见她底秋宝的哭声；可是慢慢地远远地走了三里路了，还听见她底秋宝的哭声。

暖和的太阳所照耀的路，在她底面前竟和天一样无穷止地长。当她走到一条河边的时候，她很想停止她底那么无力的脚步，向明澈可以照见她自己底身子的水底跳下去了。但在水边坐了一会之后，她还得依前去的方向，移动她自己底影子。

太阳已经过午了，一个村里的一个年老的乡人告诉她，路还有十五里；于是她向那个老人说：

“伯伯，请你代我就近叫一顶轿子罢，我是走不回去了！”

“你是有病的么？”老人问。

“是的，”

她那时坐在村口的凉亭里面。

“你从哪里来？”

妇人静默了一时答：

“我是向那里去的；早晨我以为自己会走的。”

老人怜悯地也没有多说话，就给她找了两位轿夫，一顶没篷的轿。因为那是下秧的时节。〔她走不动了，还是叫了一顶轿子。这似乎是回答秀才大妻对她的讽刺。〕

下午三四时的样子，一条狭窄而污秽的乡村小街上，抬过了一顶没篷的轿子，轿里躺着一个脸色枯萎如同一张干瘪的黄菜叶那么的中年妇人，两眼朦胧地颓唐地闭着。嘴里的呼吸只有微弱地吐出。街上的人们个个睁着惊异的目光，怜悯地凝视着过去。一群孩子们，争噪地跟在轿后，好像一件奇异的事情落到这沉寂的小村镇里来了。

春宝也是跟在轿后的孩子们中底一个，他还在似赶猪那么地叫着轿走，可是当轿子一转一个弯，却是向他底家里去的路，他却伸直了两手而奇怪了，等到轿子到了他家里的门口，他简直呆似地远远地站在前面，背靠在一株柱子上，面向着轿，其余的孩子们胆怯地围在轿的两边。妇人走出来了，她昏迷的眼睛还认不清站在前面的，穿着褴褛的衣服，头发蓬乱的，身子和三年前一样的短小，那个八岁的孩子是她底春宝。突然，她哭出来地高叫了：

“春宝呀！”〔孩子好看热闹，她回家首先见到春宝，这样安排，既自然又巧妙。而唯其见到自己离别三年的孩子，这一声呼喊才凝聚着如此复杂、丰富的感情。〕

一群孩子们，个个无意地吃了一惊，而春宝简直吓的躲进屋里他父亲那里去了。

妇人在灰暗的屋内坐了好久好久，她和她底丈夫都没有一句话。〔反常描写，多少离愁与痛苦，尽在无言中。〕夜色降落了，他下垂的头昂起来，向她说：

“烧饭吃罢！”

妇人就不得已地站起来，向屋角上旋转了一周，一点也没有气力地对她丈夫说：

“米缸内是空空的……”

男人冷笑了一声，答说：



“你真在大人家底家里生活过了！米，盛在那只香烟盒子内。”〔家中的贫困，并没有因她的出典而解除。这个细节，极富表现力。〕

当天晚上，男子向他底儿子说：

“春宝，跟你底娘去睡！”

而春宝却靠在灶边哭起来了。他底母亲走近他，一边叫：

“春宝，宝宝！”

可是当她底手去抚摸他底时候，他又躲闪开了。男子加上说：

“会生疏得那么快，一顿打呢！”

她眼睁睁地睡在一张龌龊的狭板床上，春宝陌生似地睡在她底身边。在她底已经麻木的脑内，仿佛秋宝肥白可爱地在她身边挣动着，她伸出两手想去抱，可是身边是春宝。这时，春宝睡着了，转了一个身，他底母亲紧紧地将他抱住，而孩子却从微弱的鼾声中，脸伏在她底胸膛上，两手抚摩着她底两乳。

沉静而寒冷的死一般的长夜，似无限地拖延着，拖延着……

〔出典三年，自己的孩子与她生疏了，而且还增添了思念秋宝之苦。这样，她除了继续忍受贫困的煎熬以外，更陷入了无尽无休的感情折磨之中。这个为奴隶的母亲命运，岂不更加可悲？这就是小说对“典妻”的实质的回答，也是对这个社会的罪恶的有力揭露。〕

小说的写作技巧，集中表现在题材的选择上：不写买妻与娶妾，而写典妻。这就抓住了病态社会中的一个特殊现象，不仅新颖、出奇，免于一般化，而且便于揭示深刻的社会主题。

取材的特点决定了情节发展的特点。虽然典妻是一个奇特、复杂的社会现象，题材的容量很大，但从春宝娘被迫出典到

三年期满回家，可自然形成一段完整的情节。同时，作者并不满足于单纯的典妻过程的描写，而注重于人物命运的刻划，这又增强了情节发展的吸引力与感染力。

小说的成功还在于，作者并没有把秀才写成一个恶人。他之所以典妻，并不是为了过荒淫无耻的生活，而是为了生儿育女，传宗接代；春宝娘典来后，他也没有欺侮她，压迫她，而是当作“工具”，关怀她，照顾她；就是在大妻与她发生矛盾时，他仍偏向于她；直到她最后离去，还偷偷塞给她两块钱。然而，秀才这样待她，她仍摆脱不了“为奴隶”的命运，这就突出了她的悲剧的社会根源。

小说的人物刻划，也很有特色。春宝娘的对话极少，主要叙述、描写她的不幸遭遇。她有丰富的内心活动，尤其在两个孩子身上，寄托着她的深厚的感情。在小说的所有人物中，比较起来，秀才的大妻塑造得最成功。她手捻佛珠，口念“阿弥陀佛”，但一肚子坏心肠。这种面慈心毒的强烈对照，给人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

# 春 蚕

茅 盾

## (一)

老通宝坐在“塘路”边的一块石头上，长旱烟管斜摆在他身边。“清明”节后的太阳已经很有力量，老通宝背脊上热烘烘地，象背着一盆火。“塘路”上拉纤的快班船上的绍兴人只穿了一件蓝布单衫，敞开了大襟，弯着身子拉，额角上黄豆大的汗粒落到地下。

看看人家那样辛苦的劳动，老通宝觉得身上更加热了；热得有点儿发痒。他还穿着那件过冬的破棉袄，他的夹袄还在当铺里，却不防才过“清明”，天就那么热。〔本文作于一九三二年十一月，描写三十年代初浙江农村春茧丰收、蚕农反而贫困的故事。开头两段，从人物的切身感受与内心感觉，以及“蓝布单衫”与“破棉袄”的对比中，充分渲染天热，暗示将有一个蚕熟之年。〕

“真是天也变了！”〔一语双关的内心独白：既指自然气候，又指世道。〕

老通宝心里说，就吐一口浓厚的唾沫。在他面前那条“官河”内，水是绿油油的，来往的船也不多，镜子一样的水面那里起了几道皱纹或是小小的涡漩，那时候，倒影在水里的泥岸和岸边成排的桑树，都乱晃成灰暗的一片。可是不会很长久的。渐渐儿那些树影又在水面上显现，一弯一曲地蠕动，象是

醉汉，再过一会儿，终于站定了，依然是很清晰的倒影。那拳头模样的桠枝顶都已经簇生着小手指儿那么大的嫩绿叶。这密密层层的桑树，沿着那“官河”一直望去，好象没有尽头。田里现在还只有干裂的泥块，这一带，现在是桑树的势力！在老通宝背后，也是大片的桑林，矮矮的，静穆的，在热烘烘的太阳光下，似乎那“桑拳”上的嫩绿叶过一秒钟就会大一些。〔养蚕离不开桑叶，因而细致描绘桑树的长势，这是一种铺陈手法。这段景物描写，十分出色：不仅有清晰的层次，而且不离人物的视觉与感觉，景中有情，情景交融。〕

离老通宝坐处不远，一所灰白色的楼房蹲在“塘路”边，那是茧厂。十多天前驻扎过军队，现在那边田里留着几条短短的战壕。那时都说东洋兵要打进来，镇上有钱人都逃光了；现在兵队又开走了，那座茧厂依旧空关在那里，等候春茧上市的时候再热闹一番。老通宝也听得镇上小陈老爷的儿子——陈大少爷说过，今年上海不太平，丝厂都关门，恐怕这里的茧厂也不能开；但老通宝是不肯相信的。他活了六十岁，反乱年头也经过好几个，从没见过绿油油的桑叶白养在树上等到成了“枯叶”去喂羊吃；除非是“茧花”不熟，但那是老天爷的“权柄”，谁又能够未卜先知？〔又以铺陈手法描写茧厂，因蚕事过后须去茧厂卖茧子。由于茧厂是社会的产物，与前面的自然景象不同，故借此烘托时代气氛。〕

“才得清明边，天就那么热！”

老通宝看着那些桑拳上怒茁的小绿叶儿，心里又这么想，同时有几分惊异，有几分快活。他记得自己还是二十多岁少壮的时候，有一年也是“清明”边就得穿夹，后来就是“蚕花二十四分”，自己也就在这一年成了家。〔回忆从眼前“清明”边同一情景的联想引出，下面的大段追叙就显得十分自然。〕那时，

他家正在“发”，他的父亲象一头老牛似的，什么都懂得，什么都做得；便是他那创家立业的祖父，虽说在长毛窝里吃过苦头，却也愈老愈硬朗。那时候老陈老爷去世不久，小陈老爷还没抽上鸦片烟，“陈老爷家”也不是现在那么不象样的。老通宝相信自己一家和“陈老爷家”虽则一边是高门大户，而一边不过是种田人，然而两家的命运好象是一条线儿牵着。不但“长毛造反”那时候，老通宝的祖父和陈老爷同被长毛掳去，同在长毛窝里混上了六七年，不但他们俩同时从长毛营盘里逃了出来，而且偷得了长毛的许多金元宝——人家到现在还是这么说；并且老陈老爷做丝生意“发”起来的时候，老通宝养蚕也是年年都好，十年中间挣得了二十亩的稻田和十多亩的桑地，还有三开间两进的一座平屋。这时候，老通宝家在东村庄上被人人所妒羨，也正象“陈老爷家”在镇上为数一数二的大户人家。可是以后，两家都不行了；老通宝现在已经没有自己的田地，反欠出三百多块钱的债，“陈老爷家”也早已完结。人家都说“长毛鬼”在阴间告了一状，阎罗王追还“陈老爷家”的金元宝横财，所以败的这么快。这个，老通宝也有几分相信：不是鬼使神差，好端端的小陈老爷怎么会抽上了鸦片烟？[正如春蚕吐丝连绵不断，老通宝的思绪一发难止。这番回忆，文字简约，却在与“陈老爷家”的类比中，揭示了老通宝的三代家世，那一段由“发”到“衰”的巨大变迁。]

可是老通宝死也想不明白为什么“陈老爷家”的“败”会牵动到他家。他确实知道自己家并没得过长毛的横财。虽则听死了的老头子说，好象那老祖父逃出长毛营盘的时候，不巧撞着一个巡路的小长毛，当时没法，只好杀了他，——这是一个“结”！然而从老通宝懂事以来，他们家替这个小长毛鬼拜忏念佛烧纸锭，记不清有多少次了。这个小冤魂，理应早投凡胎。老

通宝虽然不很记得祖父是怎样“做人”，但父亲的勤俭忠厚，他是亲眼看见的；他自己也是规矩人，他的儿子阿四，儿媳四大娘，都是勤俭的，就是这小儿子阿多年纪青，有几分“不知苦辣”，可是毛头小伙子，大都这么着，算不得“败家相”！〔以人物复杂的思想活动表现人物复杂的性格：老通宝又迷信守旧，又勤俭忠厚。但勤劳是他的主要性格特征，一家人的勤劳都是对他的烘托，就象众星拱月。〕

老通宝抬起他那焦黄的皱脸，苦恼地望着他面前的那条河，河里的船，以及两岸的桑地。一切都和他二十多岁时差不多，然而“世界”到底变了。他自己家也要常常把杂粮当饭吃一天，而且又欠出了三百多块钱的债。

呜！呜，呜，呜——

汽笛叫声突然从那边远远的河身的弯曲地方传了来。〔汽笛的叫声打断老通宝的思绪，情节转折十分巧妙。〕就在那边，蹲着又一个茧厂，远望去隐约可见那整齐的石“帮岸”。一条柴油引擎的小轮船很威严地从那茧厂后驶出来，拖着三条大船，迎面向老通宝来了。满河平静的水立刻激起泼刺刺的波浪，一齐向两旁的泥岸卷过来。一条乡下“赤膊船”赶快拢岸，船上人揪住了泥岸上的树根，船和人都好象在那里打秋千。轧轧轧的轮机声和洋油臭，飞散在这和平的绿的田野。老通宝满脸恨意，看着这小轮船来，看着它过去，直到又转一个弯，呜呜呜地又叫了几声，就看不见。老通宝向来仇恨小轮船这一类洋鬼子的东西！

〔越是细致写出小轮船的汹汹气势，老通宝的仇恨越真切。〕他从没见过洋鬼子，可是他从他的父亲嘴里知道老陈老爷见过洋鬼子：红眉毛，绿眼睛，走路时两条腿是直的。〔从洋鬼子的小轮船想到洋鬼子，幻化出如此可怕的形象，这是引中手法。〕并且老陈老爷也是很恨洋鬼子，常常说“铜钿都被洋鬼子骗去了”。老

通宝看见老陈老爷的时候，不过八九岁，——现在他所记得的关于老陈老爷的一切都是听来的，可是他想起了“铜铤都被洋鬼子骗去了”这句话，就仿佛见了老陈老爷捋着胡子摇头的神气。〔又一转折，而且重复“铜铤都被洋鬼子骗去了”一语，隐隐点出蚕农贫穷的根源。这使小说得以在广阔的时代背景下，表现重大而又深刻的主题。〕

洋鬼子怎样就骗了钱去，老通宝不很明白。但他很相信老陈老爷的话一定不错。并且他自己也明明看到自从镇上有了洋纱，洋布，洋油，——这一类洋货，而且河里更有了小火轮船以后，他自己田里生出来的东西就一天一天不值钱，而镇上的东西却一天一天贵起来。他父亲留下来的一份家产就这么变小，变做没有，而且现在负了债。老通宝恨洋鬼子不是没有理由的！〔从人物自己的经历里培育起这种感情，又表现为具体的形象的感受，而非抽象的理性的议论，真实可信。〕他这坚定的主张，在村坊上很有名。五年前，有人告诉他：朝代又改了，新朝代是要“打倒”洋鬼子的。老通宝不相信。为的他上镇去看见那新到的喊着“打倒洋鬼子”的年青人们都穿了洋鬼子衣服。他想来这伙年青人一定私通洋鬼子，却故意来骗乡下人。后来果然就不喊“打倒洋鬼子”了，而且镇上的东西更加一天一天贵起来，派到乡下人身上的捐税也更加多起来。老通宝深信这都是串通了洋鬼子干的。〔本段写到“老通宝恨洋鬼子不是没有理由的”，似可直接与下段联接，但加叙五年前这一情节，就可更充分地刻划出老通宝的复杂性格，使他的形象更丰满。〕

然而更使老通宝去年几乎气成病的，是茧子也是洋种的卖得好价钱；洋种的茧子，一担要贵上十多块钱。素来和儿媳总还和睦的老通宝，在这件事上可就吵了架。儿媳四大娘去年就要养洋种的蚕。小儿子跟他嫂嫂是一路，那阿四虽然嘴里不多

说，心里也是要洋种的。老通宝拗不过他们，末了只好让步。现在他家里有的五张蚕种，就是土种四张，洋种一张。〔上面写到他的家庭成员，如众星拱月；这里，老通宝成了众矢之的。他们的家庭矛盾，正是深刻的时代矛盾的反映。〕

“世界真是越变越坏！过几年他们连桑叶都要洋种了！我活得厌了！”

老通宝看着那些桑树，心里说，拿起身边的长旱烟管恨恨地敲着脚边的泥块。太阳现在正当他头顶，他的影子落在泥地上，短短地象一段乌焦木头，还穿着破棉袄的他，觉得浑身燥热起来了。他解开了大襟上的钮扣，又抓着衣角扇了几下，站起来回家去。〔人物的行动描写十分简单，但由于写足了丰富、复杂、细致、曲折的内心活动，他的形象已经活起来。〕

那一片桑树背后就是稻田。现在大部分是匀整的半翻着的爆裂的泥块。偶尔也有种了杂粮的，那黄金一般的菜花散出强烈的香味。那边远远地一簇房屋，就是老通宝他们住了三代的村坊，现在那些屋上都袅起了白色的炊烟。〔明朗的景物描写，为适应人物的情绪变化，同时增强小说的乡土气息。〕

老通宝从桑林里走出来，到田塍上，转身又望那一片爆着嫩绿的桑树。忽然那边田里跳跃着来了一个十来岁的男孩子，远远地就喊道：

“阿爹！妈等你吃中饭呢！”

“哦——”

老通宝知道是孙子小宝，随口答应，还是望着那一片桑林。才只得“清明”边，桑叶尖儿就抽得那么小指头儿似的，他一生就只见过两次。今年的蚕花，光景是好年成。三张蚕种，该可以采多少茧子呢？只要不象去年，他家的债也许可以拨还一些罢。〔对清明边桑叶长势的重叠描写，正是为了唤起他心中的



希望。他的心情变化，这儿是转折。]

小宝已经跑到他阿爹的身边了，也仰着脸看那绿绒似的桑拳头；忽然他跳起来拍着手唱道：

“清明削口，看蚕娘娘拍手！”[再次重叠：天真的孩子，轻快的儿歌，加重欢乐情调。]

老通宝的皱脸上露出笑容来了。他觉得这是一个好兆头。他把手放在小宝的“和尚头”上摩着，他的被穷苦弄麻木了的老心里勃然又生出新的希望来了。[至此，老通宝经过漫长的心理活动历程，终于从蚕花的好兆头，似乎也从可爱的孩子身上，看到了希望。]

## (二)

天气继续暖和，太阳光催开了那些桑拳头上的小手指儿模样的嫩叶，现在都有小小的手掌那么大了。老通宝他们那村庄四周围的桑林似乎发长得更好，远望去象一片绿锦平铺在密密层层灰白色矮矮的篱笆上。“希望”在老通宝和一般农民们的心里一点一点一天一天强大。蚕事的动员令也在各方面发动了。藏在柴房里一年之久的养蚕用具都拿出来洗刷修补。那条穿村而过的小溪旁边，蠕动着村里的女人和孩子，工作着，嚷着，笑着。[上一节着重描写老通宝的内心活动，精心选择的地点是他坐在圩路边的一块石头上；本节要把老通宝一家与全村人为蚕事忙碌集中到一起来表现，溪边就是理想地点。]

这些女人和孩子们都不是十分健康的脸色，——从今年开春起，他们都只吃个半饱；他们身上穿的，也只是些破旧的衣服。实在他们的情形比叫化子好不了多少。然而他们的精神都很不差。他们有很大的忍耐力，又有很大的幻想。虽然他们都负了天天在增大的债，可是他们那简单的头脑老是这么想：只要蚕花熟，就好了！他们想象到一个月后那些绿油油的桑叶就会变成

雪白的茧子，于是又变成叮叮当当响的洋钱，他们虽然肚子里饿得咕咕地叫，却也忍不住要笑。〔这里的欢乐气氛，与后面的忧愁成对照。而他们的景况、希望与情绪，和老通宝家一样，又是对主人公的烘托。〕

这些女人中间也就有老通宝的媳妇四大娘和那个十二岁的小宝。这娘儿两个已经洗好了那些“团扁”和“蚕箬”，坐在小溪边的石头上撩起布衫角揩脸上的汗水。

“四阿嫂！你们今年也看（养）洋种么？”

小溪对岸的一群女人中间有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姑娘隔溪喊过来了。四大娘认得是隔溪的对门邻舍陆福庆的妹子六宝。四大娘立刻把她的浓眉毛一挺，好象正想找人吵架似的嚷了起来：

“不要来问我！阿爹做主呢！——小宝的阿爹死不肯，只看了一张洋种！老糊涂的听得带一个洋字就好象见了七世冤家！洋钱，也是洋，他倒又要了！”〔尖锐的家庭矛盾，却以邻里间谈的间接描写方式来揭示。四大娘作为儿媳妇，也只能在此场合指责“阿爹”。象后面的两句话，当面难以启齿，而在这儿说出，就成了对老通宝的一针见血的揭露。〕

小溪旁那些女人们听得笑起来了。这时候有一个壮健的小伙子正从对岸的陆家稻场上走过，跑到溪边，跨上了那横在溪面用四根木头并排做成的雏形的“桥”。四大娘一眼看见，就丢开了“洋种”问题，高声喊道：

“多多弟！来帮我搬东西罢！这些扁，浸湿了，就象死狗一样重！”〔精当的比喻，显出劳动的沉重，蚕事的艰辛。〕

小伙子阿多也不开口，走过来拿起五六只“团扁”，湿漉漉地顶在头上，却空着一双手，划桨似的荡着，就走了。这个阿多高兴起来时，什么事都肯做，碰到同村的女人们叫他帮忙拿什么重家伙，或是下溪去捞什么，他都肯，可是今天他大概有点不

高兴，所以只顶了五六只“团扁”去，却空着一双手。那些女人们看着他戴了那特别大箬帽似的一叠“扁”，袅着腰，学镇上女人的样子走着，又都笑起来了，老通宝家紧邻的李根生的老婆荷花一边笑，一边叫道：

“喂，多多头！回来！也替我带一点儿去！”

“叫我一声好听的，我就给你拿。”

阿多也笑着回答，仍然走。转眼间就到了他家的廊下，就把头上的“团扁”放在廊檐口。

“那么，叫你一声干儿子！”

荷花说着就大声地笑起来，她那出众地白净然而扁得作怪的脸上看去就好象只有一张大嘴和眯紧了好象两条线一般的细眼睛。她原是镇上人家的婢女，嫁给那不声不响整天苦着脸的半老头子李根生还不满半年，可是她的爱和男子们胡调已经在村中很有名。〔荷花与阿多“胡调”这段插曲，是一种潜在描写手法：他们与迷信守旧的老通宝，形成性格对立，从而潜伏着一场矛盾，必将爆发。〕

“不要脸的！”

忽然对岸那群女人中间有人轻声骂了一句。荷花的那对细眼睛立刻睁大了，怒声嚷道：

“骂哪一个？有本事，当面骂，不要躲！”

“你管得我？棺材横头踢一脚，死人肚里自得知：我就骂那不要脸的骚货！”

隔溪立刻回骂过来了，这就是那六宝，又一位村里有名淘气的大姑娘。

于是对骂之下，两边又泼水。爱闹的女人也夹在中间帮这边帮那边。小孩子们笑着狂呼。四大娘是老成的，提起她的“蚕箬”喊着小宝，自回家去。阿多站在廊下看着笑。他知道

为什么六宝要跟荷花吵架，他看着那“辣货”六宝挨骂，倒觉得很高兴。〔这个对骂场面，写得有声有色：轻骂，怒嚷，破口大骂，群起而闹，愈演愈烈。而最后落笔于阿多，就为老通宝出场作了铺垫。〕

老通宝掬着一架“蚕台”从屋子里出来。这三棱形家伙的木梗子有几条给白蚂蚁蛀过了，怕的不牢，须得修补一下。看见阿多站在那里笑嘻嘻地望着外边的女人们吵架，老通宝的脸色就板起来了。他这“多多头”的小儿子不老成，他知道。尤其使他不高兴的，是多多也和紧邻的荷花说说笑笑。“那母狗是白虎星，惹上了她就得败家”，——老通宝时常这样警戒他的小儿子。

“阿多！空手看野景么？阿四在后边扎‘缀头’，你去帮他！”老通宝象一匹疯狗似的咆哮着，火红的眼睛一直盯住了阿多的身体，直到阿多走进屋里去，看不见了，老通宝方才提过那“蚕台”来反复审察，慢慢地动手修补。〔因已有准备，老通宝一出场就卷进矛盾之中。但他没在阿多和荷花“胡调”时出场，而只“看见阿多站在那里笑嘻嘻地望着外边的女人们吵架”，这是一种避免矛盾直线发展的抑制手法。〕木匠生活，老通宝早年是会得；但近来他老了，手指头没有劲，他修了一会儿，抬起头来喘气，又望望屋里挂在竹竿上的三张蚕种。

四大娘就在廊檐口糊“蚕箴”。去年他们为的想省几百文钱，是买了旧报纸来糊的。老通宝直到现在还说是因为用了报纸——不惜字纸，所以去年他们的蚕花不好。今年是特地全家少吃一餐饭，省下钱来买了“糊箴纸”来了。四大娘把那鹅黄色坚韧的纸儿糊得很平贴，然后又照品字式糊上三张小小的花纸——那是跟“糊箴纸”一块儿买来的，一张印的花色是“聚宝盆”，另两张都是手执尖角旗的人儿骑在马上，据说是“蚕花太子”。〔男的修“蚕台”，女的糊“蚕箴”，各就各位，充分渲染主

人公一家的养蚕气氛。]

“四大娘！你爸爸做中人借来三十块钱，就只买了二十担叶。后天米又吃完了，怎么办？”

老通宝气喘喘地从他的工作里抬起头来，望着四大娘。那三十块钱是二分半的月息。总算有四大娘的父亲张财发做中人，那债主也就是张财发的东家，“做好事”，这才只要了二分半的月息。条件是蚕事完后本利归清。

四大娘把糊好了的“蚕簰”放在太阳底下晒，好象生了气似的说：

“都买了叶！又象去年那样多下来——”

“什么话！你倒先来发利市了！年年象去年么？自家只有十来担叶，五张布子（蚕种），十来担叶够么？”

“噢，噢，你总是不错的！我只晓得有米烧饭，没米饿肚子！”

四大娘气哄哄地回答，为了那“洋种”问题，她到现在常要和老通宝抬杠。

老通宝气得脸都紫了。两个人就此再没有一句话。〔压下父子冲突，突出翁媳之事，以便在多种矛盾中揭示老通宝的性格。而从老通宝最怕儿子惹上“白虎星”来看，先这样处理，也是一种缓笔。〕

但是“收蚕”的时期一天一天逼近了。这二三十人家的小村落突然呈现了一种大紧张，大决心，大奋斗，同时又是大希望。〔连用四个“大”字，越发显出“小村落”的非凡景象。由于前面对蚕事准备工作已作具体描写，这里的概述就有了依据，才显得干脆有力，而不空泛。〕人们似乎连肚子饿都忘记了。老通宝他们家东借一点，西赊一点，居然也一天一天过着来。也不仅老通宝他们，村里哪一家有两三斗米放在家里呀！去年秋收固然还好，可是地主、债主、正税、杂捐，一层一层地剥

削来，早就完了。现在他们唯一的指望就是春蚕，一切临时借贷都是指明在这“春蚕收成”中偿还。

他们都怀着十分希望又十分恐惧的心情来准备这春蚕的大搏战！

“谷雨”节一天近一天了。〔以节气与蚕事进程为情节发展阶段，不但易于结构，也较自然。〕村里二三十人家的“布子”都隐隐现出绿色来。女人们在稻场上碰见时，都匆忙地带着焦灼而快乐的口气互相告诉道：

“六宝家快要‘窝种’了呀！”

“荷花说她家明天就要‘窝’了。有这么快！”

“黄道士去测一字，今年的青叶要贵到四洋！”

四大娘看自家的五张“布子”。不对！那黑芝麻似的一片细点子还是黑沉沉，不见绿影。她的丈夫阿四拿到亮处去细看，也找不出几点“绿”来。四大娘很着急。

“你就先‘窝’起来罢！这余杭种，作兴是慢一点的。”

阿四看着他老婆，勉强自家宽慰。四大娘堵起了嘴巴不回答。

老通宝哭丧着干皱的老脸，没说什么，心里却觉得不妙。

〔从村里的气氛写到了家庭气氛，主人公老通宝在此虽退居配角地位，但他的心情仍最紧张、沉重。〕

幸而再过了一天，四大娘再细心看那“布子”时，哈，有几处转成绿色了！而且绿得很有光彩。〔“光彩”一词，大为增色：实为人的心理感觉、情绪反应、希望之光。〕四大娘立刻告诉了丈夫，告诉了老通宝，多多头，也告诉了她儿子小宝。

〔这一串动作，越简单，越有力。告诉的顺序，也必然如此。〕她就那些布子贴肉搥在胸前，抱着吃奶婴孩似的静静儿坐着，动也不敢多动了。夜间，她抱着那五张布子到被窝里，把阿四赶去和多多头做一床。那布子上密密麻麻的蚕子儿贴着肉，怪

痒痒的；四大娘很快活，又有点儿害怕，她第一次怀孕时胎儿在肚子里动，她也是那样半惊半喜的！〔奇妙的类比，足见她所寄托的希望。〕

全家都是惴惴不安地又很兴奋地等候“收蚕”。只有多多头例外。他说：今年蚕花一定好，可是想发财却是命里不曾来。老通宝骂他多嘴，他还是要说。

蚕房早已收拾好了。“窝种”的第二天，老通宝拿一个大蒜头涂上一些泥，放在蚕房的墙角边；这也是年年的惯例，但今番老通宝更加虔诚，手也抖了。去年他们“卜”的非常灵验。可是去年那“灵验”，现在老通宝想也不敢想。〔在老通宝身上，希望越大，迷信越甚，两者相反相成。〕

现在这村里家家都在“窝种”了。稻场上和小溪边顿时少了那些女人们的踪迹。一个“戒严令”也在无形中颁布了；乡农们即使平日是最好的，也不往来；人客来冲了蚕神不是玩的！他们至多在稻场上低声交谈一二句就走开。这是个“神圣”的季节。〔老通宝家与村里的情景交叉描写，相映生辉。〕

老通宝家的五张布子上也有些“乌娘”蠕蠕地动了。于是全家的空气，突然紧张。那正是“谷雨”前一日。四大娘料来可以挨过了“谷雨”节那一天。布子不须再“窝”了，很小心地放在“蚕房”里。老通宝偷眼看一下那个躺在墙脚边的大蒜头，他心里就一跳。那大蒜头上还只有一两茎绿芽！老通宝不敢再看，心里祷祝后天正午会有更多更多的绿芽。

终于“收蚕”的日子到了。四大娘心神不定地淘米烧饭，时时看饭锅上的热气有没有直冲上来。老通宝拿出预先买来的香烛点起来，恭恭敬敬放在灶君神位前。阿四和阿多去到田里采野花。小小宝帮着把灯芯草剪成细末子，又把采来的野花揉碎。一切都准备齐全了时，太阳也近午刻了，饭锅上水蒸气

嘟嘟地直冲，四大娘立刻跳了起来，把“蚕花”和一对鹅毛插在发髻上，就到“蚕房”里。老通宝拿着秤杆，阿四拿了那揉碎的野花片儿和灯芯草碎末。四大娘揭开“布子”，就从阿四手里拿过那野花碎片和灯芯草末子撒在“布子”上，又接过老通宝手里的秤杆来，将“布子”挽在秤杆上，于是拔下发髻上的鹅毛在布子上轻轻儿拂；野花片，灯芯草末子，连同“乌娘”，都拂在那“蚕箬”里了。一张，两张，……都拂过了，最后一张是洋种，那就收在另一个“蚕箬”里。末了，四大娘又拔下发髻上那朵“蚕花”，跟鹅毛一块插在“蚕箬”的边儿上。〔这里，不但有收蚕的技术性描写，更有人物的心理、神态、动作描写，是一幅精确、细致、传神的“收蚕图”。〕

这是一个隆重的仪式！千百年相传的仪式！那好比是誓师典礼，以后就要开始了一个月光景和恶劣的天气和恶运以及和不知什么的连日连夜无休息的大决战！〔夹叙夹议，以“大决战”收笔，既加强情绪，又起承上启下作用。〕

“乌娘”在“蚕箬”里蠕动，样子非常强健；那黑色也是很正路的。四大娘和老通宝他们都放心地松一口气了。但当老通宝悄悄地把那个“命运”的大蒜头拿起来看时，他的脸色立刻变了！大蒜头上还只得三四茎嫩芽！天哪，难道又同去年一样？〔情节突变，形成悬念。这是小悬念，全文还有一个总悬念：老通宝的希望能否实现，命运究竟如何？〕

### （三）

然而那“命运”的大蒜头这次竟不灵验。老通宝家的蚕非常好！虽然头眠二眠的时候连天阴雨，气候是比“清明”边似乎还要冷一点，可是那些“宝宝”都很强健。〔小悬念立即解除，因对老通宝的迷信已有充分表现，这里突然转折，而且情



节直接跳至“头眠二眠”，就可免得再在大蒜头上作文章，造成繁琐描写。]

村里别人家的“宝宝”也都不差。紧张的快乐弥漫了全村庄，似乎那小溪里淙淙的流水也象是朗朗的笑声了。只有荷花家是例外。她们家看了一张“布子”，可是“出火”只称得二十斤；“大眠”快边人们还看见那不声不响晦气色的丈夫根生倾弃了三“蚕箬”在那小溪里。

这一件事，使得全村的妇人对于荷花家特别“戒严”。他们特地避路，不从荷花的门前走，远远的看见了荷花或是她那不声不响丈夫的影儿就赶快躲开；这些幸运的人儿惟恐看了荷花他们一眼或是交谈半句话就传染了晦气来！[“白虎星”偏遭不幸，并非巧合，而是加剧、激化矛盾的一种手段。]

老通宝严禁他的小儿子多多头跟荷花说话。——“你再跟那东西多嘴，我就告你连逆！”老通宝站在廊檐外高声大气喊，故意要叫荷花他们听得。

小小宝也受到严厉的嘱咐，不许跑到荷花家的门前，不许和他们说话。

阿多象一个聋子似的不理睬老头子那早早夜夜的唠叨，他心里却在暗笑。全家就只有他不大相信那些鬼禁忌。可是他也没有跟荷花说话，他忙都忙不过来。[这几段不表现为细致的场面描写，而用简洁的分头叙述，为使情节沿着养蚕过程明快发展。]

“大眠”捉了毛三百斤，老通宝全家连十二岁的小宝也在内，都是两日两夜没有合眼。蚕是少见的好，活了六十岁的老通宝记得只有两次是同样的，一次就是他成家的那年，又一次是阿四出世那一年。“大眠”以后的“宝宝”第一天就吃了七担叶，个个是生青滚壮，然而老通宝全家都瘦了一圈，失眠的眼睛上布满了红丝。[蚕壮人瘦，绝妙对比；两者相联系，前者

拟人化，后者物化。]

谁也料得到这些“宝宝”上山前还得吃多少叶。老通宝和儿子阿四商量了：

“陈大少爷借不出，还是再求财发的东家罢？”

“地头上还有十担叶，够一天。”

阿四回答，他委实是支撑不住了，他的一双眼皮象有几百斤重，只想合下来。老通宝却不耐烦了，怒声喝道：

“说什么梦话！刚吃了两天老蚕呢。明天不算，还得吃三天，还要三十担叶，三十担！”〔蚕好无叶，又生波折，情节曲折发展。〕

这时外边稻场上忽然人声喧闹，阿多押了新发来的五担叶来了。于是老通宝和阿四的谈话打断，都出去“捋叶”。四大娘也慌忙从蚕房里钻出来。隔溪陆家养的蚕不多，那大姑娘六宝抽得出工夫，也来帮忙了。那时星光满天，微微有点风，村前村后都断断续续传来了吆喝和欢笑，中间有一个粗暴的声音嚷道：

“叶行情飞涨了！今天下午镇上开到四洋一担！”

老通宝偏偏听得了，心中急得什么似的。四块钱一担，三十担可要一百二十块呢，他哪来这许多钱！可是想到茧子总可以采五百多斤，就算五十块钱一百斤，也有这么二百五，他又心里一宽。〔急速的心理反应，展示出老通宝性格中精明能干的一面。〕那边“捋叶”的人堆里忽然又有一个小小的声音说：

“听说东路不大好，看来叶价钱涨不了多少的！”

老通宝认得这声音是陆家的六宝。这使他心里又一宽。

那六宝是和阿多同站在一个筐子边“捋叶”。在半明半暗的灯光下，她和阿多靠得很近。忽然她觉得在那“杠条”的隐蔽下，有一只手在她大腿上拧了一把。好象知道是谁拧的，她忍

住了不笑，也不声张。蓦地那手又在胸前摸了一把，六宝直跳起来，出惊地喊了一声：

“哎哟！”

“什么事？”

同在那筐子边捋叶的四大娘问了，抬起头来。六宝觉得自己脸上热烘烘了，她偷偷地瞪了阿多一眼，就赶快低下头，很快地捋叶，一面回答：

“没有什么。想来是毛毛虫刺了我一下。”

阿多咬住了嘴唇暗笑。虽然在半个月来也是半饱而且少睡，也瘦了许多了，他的精神可还是很饱满。老通宝那种忧愁，他是永远没有的。他永不相信靠一次蚕花好或是田里熟，他们就可以还清了债再有自己的田；他知道单靠勤俭工作，即使做到背脊骨折断也是不能翻身的。可是他仍旧很高兴地工作着，他觉得这也是一种快活，正象和六宝调情一样。〔在那紧张、繁忙、劳累的蚕事活动中，竟还如此风趣地描写阿多与六宝调情，显得有张有弛，笔墨从容。〕

第二天早上，老通宝就到镇里去想法借钱来买叶。临走前，他和四大娘商量好，决定把他家那块出产十五担叶的桑地去抵押。这是他家最后的产业。

叶又买来了三十担。第一批的十担发来时，那些壮健的“宝宝”已经饿了半点钟了。“宝宝”们尖出了小嘴巴，向左向右乱晃，四大娘看着心酸。叶铺了上去，立刻蚕房里充满着萨萨萨的响声，人们说话也不大听得清。不多一会儿，那些“团扁”里立刻又全见白了，于是又铺上厚厚的一层叶。人们单是“上叶”也就忙得透不过气来。但这是最后五分钟了。再得两天，“宝宝”可以上山。人们把剩余的精力榨出来拚死命干。〔如何“拚死命干”，无需再作具体描写，一遍一遍上叶，可见一斑。〕

同时得力于用词，不写“全部精力”，而用“剩余的精力”，可见已到精疲力竭之时。〕

阿多虽然接连三日三夜没有睡，却还不见怎么倦。那一夜，就由他一个人在“蚕房”里守那上半夜，好让老通宝以及阿四夫妇都去歇一歇。那是个好月夜，稍稍有点冷。蚕房里熬了一个小小的火。阿多守到二更过，上了第二次的叶，就蹲在那个“火”旁边听那些“宝宝”萨萨萨地吃叶。渐渐儿他的眼皮合上了。恍惚听得有门响，阿多的眼皮一跳，睁开眼来看了看，就又合上了。他耳朵里还听得萨萨萨的声音和屑索屑索的怪声。猛然一个踉跄，他的头在自己的膝头上磕了一下，他惊醒过来，恰就听得蚕房的芦帘拍叉一声响，似乎还看见有人影一闪。阿多立刻跳起来，到外面一看，门是开着，月光下稻场上有一个人正走向溪边去。阿多飞也似跳出去，还没看清那人是谁，已经把那人抓过来摔在地下。他断定了这是一个贼。〔这一段描写，安排巧妙，笔触细致，情绪紧张，人物行动富于层次。〕

“多多头！打死我不怨你，只求你不要说出来！”

是荷花的声音，阿多听真了时不禁浑身的汗毛都竖了起来。月光下他又看见那扁得作怪的白脸儿上一对细圆的眼睛定定地看住了他。可是恐怖的意思那眼睛里也没有。阿多哼了一声，就问道：

“你偷什么？”

“我偷你们的宝宝！”

“放到哪里去了？”

“我扔到溪里去了！”

阿多现在也变了脸色。他这才知道这女人的恶意是要冲克他家的“宝宝”。〔出人意料之笔：一不来胡调，二不来偷情，

却来毁“宝宝”。]

“你真心毒呀！我们家和你们可没有冤仇！”

“没有么？有的，有的！我家白管蚕花不好，可并没害了谁，你们都是好的！你们怎么把我当作白老虎，远远地望见我就别转了脸？你们不把我当人看待！”

那妇人说着就爬了起来，脸上的神气比什么都可怕。阿多瞅着那妇人好半晌，这才说道：

“我不打你，走你的罢！”〔挖掘出人物灵魂中美好、积极的因素，人物性格在此得到鲜明、集中、深刻的揭示。〕

阿多头也不回的跑回家去，仍在“蚕房”里守着。他完全没有睡意了。他看那些“宝宝”，都是好好的。他并没想到荷花可恨或可怜，然而他不能忘记荷花那一番话；他觉到人和人中间有什么地方是永远弄不对的，可是他不能够明白想出来是什么地方，或是为什么。再过一会儿，他就什么都忘记了。“宝宝”是强健的，象有魔法似的吃了又吃，永远不会饱！〔如此严重的突然袭击，随时可忘，烘托出“宝宝”在人心目中的地位，人的命运怎样与“宝宝”相连。所以，穿插这一件事，有助于深化作品的主题。〕

以后直到东方快打白了时，没有发生事故。老通宝和四大娘来替换阿多了，他们拿那些渐渐身体发白而变短了的“宝宝”在亮处照着，看是“有没有通”。他们的心被快活胀大了。但是太阳出山时四大娘到溪边汲水，却看见六宝满脸严重地跑过来悄悄地问道：

“昨夜二更过，三更不到，我远远地看见那骚货从你们家跑出来，阿多跟在后面，他们站在这里说了半天话呢！四阿嫂！你们怎么不管事呀？”〔六宝表面上盯着荷花，实则盯着阿多。因她与阿多有一种暧昧关系，这从前面阿多与她调情时的态度可

以看出。两人的关系不作明写，而用暗示，更加耐人寻味。]

四大娘的脸色立刻变了，一句话也没说，提了水桶就回家去，先对丈夫说了，再对老通宝说。这东西竟偷进人家“蚕房”来了，那还了得！老通宝气得直跺脚，马上叫了阿多来查问。但是阿多不承认，说是六宝做梦见鬼。老通宝又去找六宝询问。六宝是一口气咬定了看见的。老通宝没有主意，回家去看那“宝宝”，仍然是很健康，瞧不出一些败相来。

但是老通宝他们满心的欢喜却被这件事打消了。他们相信六宝的话不会毫无根据。他们唯一的希望是那骚货或者只在廊檐口和阿多鬼混了一阵。[老通宝唯一关心的只是“宝宝”，竟连儿子与人“鬼混”也不放心上。这就将他的灵魂世界，和盘托出。]

“可是那大蒜头上的苗却当真只有三四茎呀！”[由“白虎星”马上想到“大蒜头”，完全是老通宝的思维方式。]

老通宝自心里这么想，觉得前途只是阴暗。可不是，吃了许多叶去，一直落来都很好，然而上了山却干僵了的事，也是常有的。不过老通宝无论如何不敢想到这上头去；他以为即使是肚子里想，也是不吉利。[蚕花好的现实，激发他的希望；种种迷信，又使他失望。人物性格在矛盾中逐步显示，分外丰满、深刻。]

#### (四)

“宝宝”都上山了，老通宝他们还是捏着一把汗。他们钱都花光了，精力也绞尽了，可是有没有报酬呢，到此时还没有把握。虽则如此，他们还是硬着头皮去干。“山棚”下熏了火，老通宝和阿四他们佝着腰慢慢地从这边蹲到那边，又从那边蹲到这边。他们听得山棚上有些屑屑索索的细声音，他们就忍不住想笑，过一会儿又不听得了，他们的心就重甸甸地往下沉了。

这样地，心是焦灼着，却不敢向山棚上望。偶或他们仰着的脸上淋到了一滴蚕尿了，虽然觉得有点难过，他们心里却快活；他们巴不得多淋一些。〔人的心情，全随蚕声、蚕尿而变化，反映出多么复杂的感情，多么艰难的人生。〕

阿多早已偷偷地挑开“山棚”外围着的芦帘望过几次了。小小宝看见，就扭住了阿多，问“宝宝”有没有做茧子。阿多伸出一个舌头做一个鬼脸，不回答。

“上山”后三天，息火了。四大娘再也忍不住，也偷偷地挑开芦帘角看了一眼，她的心立刻卜卜地跳了。那是一片雪白，几乎连“缀头”都瞧不见；那是四大娘有生以来从没有见过的“好蚕花”呀！老通宝全家立刻充满了欢笑。现在他们一颗心定下来了！“宝宝”们有良心，四洋一担的叶不是白吃的；他们全家一个月的忍饥失眠总算不冤枉，天老爷有眼睛！〔艰苦的劳动，赢得丰收的喜悦。这种正向描写，以老通宝家的欢乐为第一层次。〕

同样的欢笑声在村里到处都起来了。今年蚕花姑娘保佑这小小的村子。二三十人家都可以采到七八分，老通宝家更是与众不同，估量来总可以采一个十二三分。

小溪边和稻场上现在又充满了女人和孩子们。这些人都比一个月前瘦了许多，眼眶陷进了，嗓子也发沙，然而都很快活兴奋。她们嘈嘈地谈论那一个月内的“奋斗”时，她们的眼前便现出一堆堆雪白的洋钱，她们那快乐的心里便时时闪过了这样的盘算：夹衣和夏衣都在当铺里，这可先得赎出来；过端午节也许可以吃一条黄鱼。〔进而以全村的欢乐为第二层次。这还与前面蚕事开始时“小溪边”的情景相呼应。〕

那晚上荷花和阿多的把戏也是她们谈话的资料。六宝见了人就宣传荷花的“不要脸，送上门去！”男人们听了就粗暴地笑

着，女人们念一声佛，骂一句，又说老通宝家总算幸气，没有犯克，那是菩萨保佑，祖宗有灵！〔以此花絮为第三层次，并归结到主角老通宝家。这样，从各个角度把欢乐气氛写得越充分，与后面卖不出茧子所形成的反衬，就越强烈。〕

接着是家家都“浪山头”了，各家的至亲好友都来“望山头”。老通宝的亲家张财发带了小儿子阿九特地从镇上来村里。他们带来的礼物，是软糕、线粉、梅子、枇杷，也有咸鱼。小小宝快活得好象雪天的小狗。

“通宝，你是卖茧子呢，还是自家做丝？”

张老头子拉老通宝到小溪边一棵杨柳树下坐了，这么悄悄地问。〔不直接告诉老通宝“今年茧厂关门”的消息，而提此问题，是为正向描写往反向描写转折时，不致太突然。这是一个过渡。〕这张老头子张财发是出名“会寻快活”的人，他从镇上城隍庙前露天的“说书场”听来了一肚子的疙瘩东西，尤其烂熟的，是“十八路反王，七十二处烟尘”，程咬金卖柴扒，贩私盐出身，瓦岗寨做反王的“隋唐演义”。〔以此表明他交结广泛，消息灵通。〕他向来说话“没正经”，老通宝是知道的，所以现在听得问是卖茧子或者自家做丝，老通宝并没把这话看重，只随口答道：

“自然卖茧子。”

张老头子却拍着大腿叹一口气。忽然他站了起来，用手指着村外那一片秃头桑林后面耸露出来的茧厂的风火墙说道：

“通宝！茧子是采了，那些茧厂的大门还关得紧洞洞呢！今年茧厂不开秤！——十八路反王早已下凡，李世民还没出世，世界不太平！今年茧厂关门，不做生意！”〔破折号后的话虽为重复，加以强调，但说得那样俏皮，反而叫人难以置信。〕

老通宝忍不住笑了，他不肯相信。他怎么能够相信呢？难



道那“五步一岗”似的比露天毛坑还要多的茧厂会一齐都关了门不做生意？况且听说和东洋人也已“讲拢”，不打仗了，茧厂里驻的兵早已开走。〔老通宝还满怀着希望，不肯轻信，才好做文章，使情节发展取得回旋的余地。〕

张老头子也换了话，东拉西扯讲镇里的“新闻”，夹着许多“说书场”上听来的什么秦叔宝，程咬金。最后，他代他的东家催那三十块钱的债，为的是他是“中人”。〔这样东晃一枪，西晃一招，最后道明来意，非常切合此人身份。而他催债，又促使老通宝赶快卖茧子，推动情节发展。〕

然而老通宝到底有点不放心。他赶快跑出村去，看看“塘路”上最近的两个茧厂，果然大门紧闭，不见半个人；照往年说，此时应该早已摆开了柜台，挂起了一排乌亮亮的大秤。〔总与往年、过去相比，是突出老通宝性格特征的一个重要手段。〕

老通宝心里也着慌了，但是回家去看见了那些雪白发光很厚实硬古古的茧子，他又忍不住嘻开了嘴，上好的茧子！会没有人要，他不相信。并且他还要忙着采茧，还要谢“蚕花利市”，他渐渐不把茧厂的事放在心上了。

可是村里的空气一天一天不同了。才得笑了几声的人们现在又都是满脸的愁云。各处茧厂都没开门的消息陆续从镇上传来，从“塘路”上传来。往年这时候，“收茧人”象走马灯似的在村里巡回，今年没见半个“收茧人”，却换替着来了债主和催粮的差役，请债主们就收了茧子吧，债主们板起面孔不理。〔总以村里的情景与老通宝家交叉描写，是本文的一个贯串表现手法。〕

全村子都是嚷骂，诅咒，和失望的叹息！人们做梦也不会想到今年“蚕花”好了，他们的日子却比往年更加困难。这在他

们是一个青天的霹雳！并且愈是象老通宝他们家似的，蚕愈养得多，愈好，就愈加困难，——“真正世界变了！”〔与开头“真是天也变了”相呼应，真正揭示出世道的变化，就此点题。〕老通宝捶胸跺脚地没有办法。然而茧子是不能搁久了的，总得赶快想法：不是卖出去，就是自家做丝。村里有几家已经把多年不用的丝车拿出来修理，打算自己家把茧做成了丝再说。六宝家也打算这么办。老通宝便也和儿子媳妇商量道：

“不卖茧子了，自家做丝！什么卖茧子，本来是洋鬼子行出来的！”

“我们有五百多斤茧子呢，你打算摆几部丝车呀！”

四大娘首先反对了。她这话是不错的。五百斤的茧子可不算少。自家做丝万万干不了。请帮手么？那又得花钱。阿四是和她老婆一条心。阿多抱怨老头子打错了主意，他说：

“早依我的话，扣住自己的十五担叶，只看一张洋种，多么好！”

老通宝气得说不出话来。〔这一场家庭矛盾，似曾相识；但它与前面“洋种”、“土种”之争，并不重复，而是在新条件下的继续与深入。〕几个人物的性格，在更高的台阶上再一次“亮相”。〕

终于一线希望忽又来了。同村的黄道士不知从哪里得的消息，说是无锡脚下的茧厂还是照常收茧。黄道士也是一样的种田人，并非吃十方的“道士”，向来和老通宝最说得来。于是老通宝去找那黄道士详细问过了以后，便又和儿子阿四商量把茧子弄到无锡脚下去卖。老通宝虎起了脸，象吵架似的嚷道：

“水路去有三十多九呢！来回得六天！他妈的！简直是充军！可是你有别的办法么？茧子当不得饭吃，蚕前的债又逼紧来！”

阿四也同意了。他们去借了一条赤膊船，买了几张芦席，

赶那几天正是好晴，又带了阿多。他们这卖茧子的“远征军”就此出发。〔由于临近结尾，从得知收茧消息到出发，叙述简要，情节急速发展。〕

五天以后，他们果然回来了，但不是空船。船里还有一筐茧子没有卖出。原来那三十多九水路远的茧厂挑剔得非常苛薄，洋种茧一担只值三十五元，土种茧一担二十元，薄茧不要。老通宝他们的茧子虽然是上好的货色，却也被茧厂里挑剩了那么一筐，不肯收买。老通宝他们实卖得一百十一块钱，除去路上盘川，就剩了整整的一百元，不够偿还买青叶所借的债，老通宝路上气得生病了，两个儿子扶他到家。〔卖茧子情形更简单，过程全部略去，只交代一下结果，因老通宝的遭遇已与前面的“希望”形成强烈对比。〕

打回来的八九十斤茧子，四大娘只好自家做丝了。她到六宝家借了丝车，又忙了五六天。家里米又吃完了。叫阿四拿那丝上镇里去卖，没有人要，上当铺当铺也不收。说了多少好话，总算把清明前当在那里的一石米换了出来。〔这是描写老通宝家为蚕事劳碌的最后一笔，突出其艰难，增强“悲剧”气氛。〕

就是这么着，因为春蚕熟，老通宝一村的人都增加了债，老通宝家为的养了五张布子的茧，又采了十多分的好茧子，就此白赔上十五担叶的桑地和三十块钱的债！一个月光景的忍饿熬夜还都不算！〔夹叙夹议式结尾，并把老通宝家与全村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从而显示深广的主题：蚕熟负债；这正是国民党与帝国主义残酷剥削农民所欠下的一笔血债！〕

小说的构思非常巧妙，不仅有一个从广阔的社会生活现象中提炼出来的深刻的矛盾，而且有一个尖锐对立的矛盾形式：春蚕愈熟，蚕农愈困顿。在此构思方式制约下，小说的各种艺

术描写，无不形成鲜明的对比，有力的反衬。如希望与失望，欢乐与忧伤，都在前后对比中，愈显分明。这使小说主题的表现，分外集中、突出、强烈。

小说取名《春蚕》，为什么不以养蚕主将、家庭主妇四大娘为主人公，而以老通宝——一个蚕农家庭的家长为主人公？人物这样处理，在于小说不是旨在展示生产过程，而是要通过人物的命运，揭露社会的弊病。这自然以老通宝为宜。这是本文人物塑造能否成功的关键。而塑造老通宝的形象，除了他所遇到的一系列矛盾以及自身的内心矛盾以外，包括四大娘、阿多在内的一家人对他的烘托，也起着重要的作用。

小说的情节组织，虽遵循着一个月的蚕事活动规律，但并非工艺发展过程，也不作过多的技术性描写，而仍然以人与人的关系为主，以描写人的感情、情绪、心理、愿望与喜、怒、哀、乐为主。这样，人物的命运令人关注，小说便有了艺术的魅力。

小说的景物描写所以出色，在于它处处与人物的感情相融和，并凝结着作者的感情，成为渲染环境气氛、烘托人物内心世界、突出主题的有力手段。

# 月 夜

巴 金

阿李的船正要开往城里去。〔本文作于一九三三年夏。首段简洁之极。它在紧要处切入，抓住了一个特定的时刻，事情就在这一刻发生，必然集中、紧凑。〕

圆月慢慢地翻过山坡，把它的光芒射到了河边。这一条小河横卧在山脚下黑暗里，一受到月光，就微微地颤动起来。

〔从一个观察角度，把小河写活了，而且避免了“波光粼粼”之类的一般化形容词。〕水缓缓地流着，月光在水面上流动，就象要跟着水流到江里去一样。黑暗是一秒钟一秒钟地淡了，但是它还留下了一个网。山啦，树啦，河啦，田啦，房屋啦，都罩在它的网下面。月光是柔软的，透不过网眼。

一条石板道伸进河里，旁边就泊着阿李的船。船停在水莲丛中，被密集丛生的水莲包围着。许多紫色的花朵在那里开放，莲叶就紧紧贴在船头。〔接连以两段外景描写，从正面充分渲染气氛：一个多么美好的月夜，此刻行船，该多惬意。这与后面发生的事成反衬。〕

船里燃着一盏油灯，灯光太微弱了。从外面看，一只睡眠了的船隐藏在一堆黑影里。没有人声，仿佛这里就是一个无人岛。然而的确有人在船上。〔这是一个中景，由此过渡到船上的内景描写。〕

篷舱里直伸伸地躺着两个客人。一个孩子坐在船头打盹。船

夫阿李安闲地坐在船尾抽烟。没有人说话，仿佛话已经说得太多了，再没有新的话好说。〔船上的悠闲情景，与宁静的月夜，气氛相当和谐。〕客人都是老客人。船每天傍晚开往城里去；第二天上午，就从城里开回来。这样的刻板似的日程很少改变过，这些老客人一个星期里面总要来搭几次船，在一定的时间来，不多说话，在舱里睡一觉，醒过来，船就到城里了。有时候客人在城里上岸，有时候客人转搭小火轮上省城去。那个年轻的客人是乡里的小学教员，家住在城里，星期六的晚上就要进城去。另一个客人是城里的商店伙计，乡下有一个家。为了商店的事情他常常被老板派到省城去。〔本段开始已写到“两个客人”，这里才作介绍，不致打断中间的描写与叙述，使文气更畅。〕

月光在船头梳那个孩子的乱发，孩子似乎不觉得，他只顾慢慢地摇着头。他的眼睛疲倦地闭着，但是有时又忽然大睁开看看岸上的路，看看水面。没有什么动静。他含糊地哼了一声，又静下去了。〔至此，整个开头部分描写的景象，由远及近，越写越细，层次十分清晰。〕

“奇怪，根生这个时候还不来？”小学教员在舱里翻了一个身，低声自语道。他向船头望了望，然后推开旁边那块小窗板，把头伸了出去。〔以自语方式提出问题，可对根生引起注意，但还不知他是何人？〕

四周很静。没有灯光，岸上的那座祠堂也睡了。路空空地躺在月光下。在船边，离他的头很近，一堆水莲浮在那里，有好几朵紫色的花。

他把头缩回到舱里就关上了窗板，正听见王胜（那个伙计）大声问船夫道：

“喂，阿李，什么时候了？还不开船？”

“根生还没有来。还早，怕什么！”船夫阿李在后面高声回答。〔又通过王胜与阿李一问一答，根生与这条船的关系，便更突出。〕

“根生每次七点钟就到了。今晚——”小学教员接口说。他就摸出了表，然后又推开窗板拿表到窗口看，又说：“现在已经七点八个字了。他今晚不会来了。”

“会来的，他一定会来的，他要挑东西进城去，”船夫坚决地说。“均先生，你们不要着急。王先生，你也是老客人，我天天给小火轮接送客人，从没有一次脱过班。”〔小学教员与船夫的对话，成反正对照。双方似乎都有根据，都有道理。就在这样的猜测中，情节自然展开，并造成悬念。〕

均先生就是小学教员唐均。他说：“根生从来没有迟到过，他每次都是很早就到的，现在却要人等他。”

“今晚恐怕有什么事把他绊住了，”伙计王胜说，他把右脚抬起来架在左脚上面。

“我知道他，他没什么事，他不抽大烟，又不饮酒，不会有什么事留住他。他马上就来！”船夫阿李从船尾慢慢地经过顶篷爬到了船头，一面对客人说话。他叫一声：“阿林！”船头打盹的孩子马上站了起来。〔一连三个自然段，反复猜测，引起人们更加强烈的期待心理。对三人的猜测，又以船夫为主。他坚信根生“马上就来”，叫起阿林，以作开船准备。〕

阿李看了孩子一眼，就一脚踏上石板道。他向岸边走了几步，又回来解开裤子小便。白银似的水面上灿烂地闪着金光。圆月正挂在他对面的天空。银光直射到他的头上。月光就象凉水，把他的头洗得好清爽。

在岸上祠堂旁边榕树下一个黑影子在闪动。〔上面造足了气氛，这里暂不点明来者何人，而人们又无不以为是根生。这

种抑制笔法，相当诱人。]

“根生来了，”阿李欣慰地自语说，就吩咐孩子，“阿林，预备好，根生来，就开船。”

孩子应了一声，拿起一根竹竿把船稍稍拨了一下，船略略移动，就横靠在岸边。〔船拨动，越发以为根生来了。〕

阿李还站在石板道上。影子近了。他看清楚那个人手里提了一个小藤包，是短短的身材。来的不是根生。那是阿张，他今天也进城去，他是乡里一家杂货店的小老板。〔一场虚惊，使根生之谜越来越富于魅力。〕

“开船吗？”阿张提了藤包急急走过来，走上石板道，看见阿李，便带笑地问。

“正好，我们还等着根生！”阿李回答。

“八点了！根生一定不来了，”小学教员在舱里大声说。

“奇怪，根生还没来？我知道他从来很早就落船的，”阿张说，就上了船。他把藤包放在外面，人坐在舱板上，从袋里摸出纸烟盒取了一根纸烟燃起来，对着月亮安闲地抽着。〔阿李、小学教员与阿张三人的态度，构成一小段，一方面继续为根生作烘托，同时为从情绪上向第二个来人作过渡。〕

“喂，阿李，根生来吗？”一个剪发的中年女人，穿了一身香云纱衫裤，赤着脚，从岸边大步走来，走上石板道就唤着阿李。〔声到人到，她的来到与阿张的出场，显然不同。〕

“根生？今晚上大家都在等根生，他倒躲藏起来。他在什么地方，你该知道！”阿李咕噜地抱怨说。〔她为什么“该知道”？这个女人是谁，与根生是什么关系？这是大悬念中的小疑问。〕

“他今晚没曾来过？”那女人着急了。

“连鬼影也没看见！”

“你不是在跟我开玩笑？人家正在着急！”女人更慌张地



问。

“根生嫂，跟你开玩笑，我倒没功夫！我问你根生今晚究竟搭不搭船？”阿李摆着正经面孔说话。

“糟啦！”根生嫂叫出了这两个字，转身就跑。〔不见根生，但见根生嫂。她到处找不到根生，从她着急、慌张的神态，直至喊出“糟啦”，转身就跑，已暗示出事儿不妙。〕

“喂，根生嫂，根生嫂！回来！”阿李在后面叫起来，他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情。

女人并不理他。她已经跑上岸，就沿着岸边跑，忽然带哭声叫起了根生的名字。〔妻子哭叫丈夫，更是凶多吉少。〕

阿李听见了根生嫂的叫声，声音送进耳里，使他的心很不好受。他站在石板道上，好象是呆了。

“什么事？”三个客人都惊讶地问。阿张看得比较清楚。商店伙计爬起来从舱里伸出头问。小学教员推开旁边的窗板把头放到外面去看。〔三个客人，三种惊讶的神情、举止。此刻，根生来不来的悬念已解除，而产生了一个新的更大的悬念：他出了什么事？这使小说有了更强的吸引力。〕

“鬼知道！”阿李掉过头，抱怨地回答。

“根生嫂同根生又闹了架，根生气跑了，一定是这样！”阿张解释说。“人家还说做丈夫的人有福气，哈哈！”他把烟头抛在水里，又吐了一口浓浓的痰，然后笑起来。

“根生从来没跟他的老婆闹过架！我知道一定有别的事！一定有别的事！”阿李严肃地说。他现出纳闷的样子，因为他也不知道这别的事究竟是什么事。〔又是一番猜测，但气氛、情绪、预感，都已不同于前面的猜测。〕

“根生，根生！”女人的尖锐的声音在静夜的空气里飞着，飞到远的地方去了。于是第二个声音又突然响了起来，去追第一

个，这个声音比第一个更悲惨，里面荡漾着更多的失望。它不曾把第一个追回来，而自己却跟着第一个跑远了。〔渐渐现出惨象，打破了开头渲染的美好的月夜。〕

“喂，怎么样？阿李！”小学教员翻个身叫起来，他把窗板关上了。没有人回答他。

“开船罢！”商店伙计不能忍耐地催促道，他担心赶不上开往省城的小火轮。

阿李注意地听着女人的叫声，他心上的不安一秒钟一秒钟地增加。他并不回答那两个客人的话。他呆呆地站在那里，听女人唤丈夫的声音，忽然说：“不行，她一定发疯了！”他就急急往岸上跑去。〔心上的不安加重，从猜测变为行动，推动情节迅速向前发展。〕

“阿爸，”那个时时在船头上打盹的孩子立刻跳起来，跑去追他，“你到哪里去？”〔孩子追去，加强紧张感，同时为他发现根生的尸体，垫上一笔。〕

阿李只顾跑，不答话。孩子的声音马上就消失了，在空气里不曾留下一点痕迹。空气倒是给女人的哀叫占据了。一丝，一丝，新的，旧的，仿佛银白的月光全是这些哀叫聚合而成的，它们不住地抖动，这些撕裂人心的哀叫，就象一个活泼的生命给毁坏了，给撕碎了，撕碎成一丝一丝，一粒一粒似的。〔连用两个比喻，充分突出哀叫声，给人一种“生命给毁坏”的不幸的预感。〕

三个人在泥土路上跑，一个女人，一个船夫，一个孩子。一个追一个。但是孩子跑到中途就站住了。〔无比简洁、寓意无比丰富的描写。一个追一个，一幅多么悲壮的“夜追”图。〕

船依旧靠在石板道旁边，三个客人出来坐在船头，好奇地谈着根生的事情。全是些推测。每个人尽力去想象，尽力去探

索。船上热闹起来了。〔带一下三个客人的表现，笔墨不致顾此失彼。〕

女人的哀叫渐渐低下去，于是停止了。〔若一味描写哀叫、哭喊、未必那么感人；从闹到静，愈显悲哀。这是艺术描写的一种辩证手法。〕阿李在一棵树脚下找到了那个女人，她力竭似地坐在那里，身子靠着树干，头发散乱，脸上有泪痕，眼睛张开，望着对岸的黑树林。她低声哭着。

“根生嫂，你在干什么？你疯了吗？有什么事，你讲呀！”阿李跑上去一把抓住她，用力摇着她的膀子，大声说。

根生嫂把头一摆，止了哭，两只黑眼睛睁得圆圆地望着他，仿佛不认识他似的，过了半晌她才迸出哭声说：“根生，根生……”〔望着阿李，喊的却是根生，以女人如痴似癫的神态，突出其悲伤。〕

“根生怎么样？你讲呀！”阿李追逼地问。

“我不知道，”女人茫然地回答。

“呸，你不知道，那么为什么就哭起来？你真疯啦？”阿李责骂地说，吐了一口痰在地上。

“他们一定把他抓去了！他们一定把他抓去了！”女人疯狂似地叫着。〔由此开始，以对话方式逐渐交代原委，情绪也在逐渐转换。〕

“抓去？哪个抓他去？你说根生给人抓去了？”阿李恐怖地问。他的心跳得很厉害。根生是他的朋友。他想，他是个安分的人，人家为什么要把他抓去。〔这位未出场的主人公，始终吸引着人们的注意，他的命运，引起人们莫大的关切。至此，小说理所当然要转入对他的为人的描写。〕

“一定是唐锡藩干的，一定是他！”根生嫂带着哭声说。“昨天根生告诉我唐锡藩在县衙门里报告他通匪。我还不相信。今

天下午根生出去就有人看见唐锡藩的人跟着他。几个人跟着他，还有侦探。他就没有回家来。一定是他们把他抓去了。”她说了又哭。

“唐锡藩，那个拚命刮钱的老龟。他为什么要害根生？恐怕靠不住。根生嫂，你又不曾亲眼看见根生被抓去！”阿李粗声地安慰她。他的声音不及刚才的那样严肃了。

“靠不住？只有你才相信靠不住！唐锡藩没有做到乡长，火气大得很。他派人暗杀义先生，没有杀死义先生，倒把自己的乡长弄掉了！这几天根生正跟着义先生的兄弟敬先生组织农会，跟他作对。我早就劝他不要跟那个老龟作对。他不听我的话，整天嚷着要打倒土豪劣绅。现在完了。捉去不杀头也不会活着回家来。说是通匪，罪名多大！”根生嫂带哭带骂地说。〔由于前面充分烘托，又在此关键时刻，简单几句交代，根生作为一个农民反抗者的形象，顿时矗立在人们面前。他遭唐锡藩暗害，也已在意料之中。〕

“唐锡藩，我就不相信他这么厉害！”阿李咕噜地说。

“他有的是钱呀！连县长都是他的好朋友！县长都肯听他的话！”根生嫂的声音又大起来，两只眼睛在冒火，愤怒压倒了悲哀。“象义先生那样的好人，都要被他暗算。……你就忘了阿六的事？根生跟阿六的事并没有两样。”恐怖的表情又在她的脸上出现了。

阿李没有话说了。是的，阿六的事情他还记得很清楚。阿六是一个安分的农民。农忙的时候给人家做帮工，没有工作的时候就做挑夫。他有一次不肯纳扁担税，带着几个挑夫到包税的唐锡藩家里去闹过。过两天县里公安局就派人来把阿六捉去了，说他有通匪的嫌疑，就判了十五年的徒刑。警察捉阿六的时候，阿六刚刚挑了担子走上阿李的船。阿李看得很清楚。一个

安分的人，他从没有做过坏事，衙门里却说他通匪。这是什么样的世界呀！阿李现在相信根生嫂的话了。〔插叙阿六的事，以作辅证。〕

阿李的脸色阴沉起来，好象有一块沉重的石头压在他的心上。他绞着手在思索。他想不出什么办法。脑子在发胀，许多景象在他的脑子里轮流变换。〔如果描写具体景象，势必枝蔓横生；如今略去，不仅情节明快，而且给人留下想象、思索的余地。〕他就抓起根生嫂的膀子说：“快起来，即使根生真的被抓去了，我们也得想法救他呀！你坐在这里哭，有什么用处！”他把根生嫂拉起来。两个人沿着河边急急地走着。

他们走不到一半路，正遇着孩子跑过来。孩子跑得很快，高声叫着：“阿爸，”脸色很难看。“根生……”他一把拉住阿李的膀子，再也说不出第二句话。〔不一口气说出，既是感情的作用，又是抑制情节的需要。〕

“根生，什么地方？”根生嫂抢着问，声音抖得厉害。她跑到孩子的前面摇撼他的身子。

“阿林，讲呀！什么事？”阿李也很激动，他感到了一个不吉的预兆。

阿林满头是汗，一张小脸现出恐怖的表情，结结巴巴地说：“根生……在……”他拉着他们两个就跑。〔简单的话语，丰富的表情、动作，格外富于表现力。〕

在河畔一段凸出的草地上，三个客人都蹲在那里。〔客人在此，照应巧妙，又略去了过程。〕草地比土路低了好些。孩子第一个跑到那里去。“阿爸，你看！……”他恐怖地大声叫起来。

根生嫂尖锐地狂叫一声，就跟着跑过去。阿李也跑去了。〔没有语言，行动中饱含强烈的感情。〕

河边是一堆水莲，紫色的莲花茂盛地开着。〔深情的笔致。〕

小学教员跪在草地上正拿手拨开水莲，〔他催开船情绪最大，此举的意义就不一般。〕从那里露出了一个人的臃肿的胖身体，它平静地伏在水面上。香云纱裤给一棵树根绊住了。左背下衫子破了一个洞。〔整个这一段对死者的描写，庄重，凝炼，感情深沉。〕

“根生！”女人哀声叫着，俯下去伸手拉尸体，伤心地哭起来。

“不中用了！”小学教员掉过头悲哀地对阿李说，声音很低。

“一定是先中了枪，”商店伙计接口说。“看，这许多血迹！”

“我们把他抬上来吧，”杂货店的小老板说。

阿李大声叹了一口气，紧紧捏住孩子的颤抖的膀子，痴呆地望着水面。〔小说中所有的人物都在此汇聚，各人因身份、关系不同，便有各不相同的悲伤的表现。〕

根生嫂的哭声不停地在空中撞击，好象许多颗心碎在那里，碎成了一丝一丝，一粒一粒似的。它们渗透了整个月夜。空中、地上、水里仿佛一切全哭了起来，一棵树，一片草，一朵花，一张水莲叶。〔景随情移，情景交融。这拟人化描写，把根生嫂个人的悲哀，渐渐推向悲壮的气氛之中，增强小说的思想意义与感人力量。〕

静静地这个乡村躺在月光下面，静静地这条小河躺在月光下面。〔人们显然可以感受到似被略去的一句：“静静地这个根生躺在月光下面。”〕在这悲哀的气氛中，仿佛整个乡村都哭起来了。没有一个人是例外，每个人的眼里都滴下了泪珠。〔感情升华到顶点：乡村在哭，小河在哭，每一个人都在哭。这是给死者的特殊的葬礼。作者的思想倾向，在这里表现得多么鲜明。〕

这晚是一个很美丽的月夜。没有风雨。但是从来不错班的阿李的船却第一次脱班了。〔结尾与开头相照应，但这是一个反向照应。这样处理，可谓匠心独运。如果描写阿李的船没脱班，更快地往城里开去，就难免落入窠臼。〕

这篇小说，具有高度的技巧。

首先是聚焦。作者的描写，都明显地趋向一个焦点，汇聚于一个焦点——根生遭暗害。这是真正的短篇小说的写法，便于集中、凝炼、精粹。因为抓住事物发展的焦点，艺术构思就有了中心，故事情节有了主轴，一切描写也就有了依据。一切都往焦点汇聚，一切都围绕焦点而展开，作品便可浑然一体。

同时，小说的情节处理，非同寻常。作者不从正面描写根生遭暗害，而从侧面切入，并安排在一个特定的时刻。即将开船而不见根生，自然产生悬念。开船而缺根生，必然要等待。等来了根生嫂，势必引出“寻找”，直至发现根生的尸体。这样，情节的发展一环紧扣一环，一步紧逼一步，在步步设疑与逐步释疑的过程中，产生强大的艺术魅力。

小说对主人公——根生的刻画，也有鲜明的特色。主人公不出场，已属少见。然而，这位未出场的角色，却始终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这是由于作者给他安排了一个特殊的身份——船夫，开船非他不可，人们需要他；而当在寻找过程中，揭开他的思想性格的本质——一位专跟土豪劣绅作对的勇士，他便自然赢得了人们的尊敬与爱戴。这个人物，真实可信。他之被害，激起了人们的深刻同情。

小说的描写简洁自然，优美生动，富于感情，显然是巴金的风格。

## 斯人独憔悴

冰 心

一个黄昏，一片极目无际绒绒的青草，映着半天的晚霞，恰如一幅图画。忽然一缕黑烟，津浦路的晚车，从地平线边蜿蜒而来。〔篇名是杜甫《梦李白》诗中的句子。开头这段景物描写，色彩鲜明，静中有动，恰如一幅动人的图画。〕

头等车上，凭窗立着一个少年。年纪约有十七八岁。学生打扮，眉目很英秀，只是神色非常的沈寂，似乎有重大的忧虑，压在眉端。他注目望着这一片平原，却不象是看玩景色，一会儿微微的叹口气，猛然将手中拿着的一张印刷品，撕得粉碎，扬在窗外，口中微吟道：“安邦治国平天下，自有周公孔圣人。”〔人物出场，着重描写他的忧虑神色，使作品带上低沉的情调。〕

站在背后的刘贵，轻轻的说道：“二少爷，窗口风大，不要尽着站在那里！”〔少年的身份，不作一般介绍，而在人物的相互关系中点出。〕他回头一看，便坐了下去，脸上仍显着极其无聊。刘贵递过一张报纸来，他摇一摇头，却仍旧站起来，凭在窗口。〔他凭窗而立的形象及其忧虑，经此反复，加深印象。〕

天色渐渐的暗了下来，火车渐渐的走近天津，这二少爷的颜色，也渐渐的沈寂。〔连用三个“渐渐”，三者间十分协调，而且给人漫长的时间感觉。〕车到了站，刘贵跟着下了车，走出站外，便有一辆汽车，等着他们。呜呜的响声，又送他们到家



了。

家门口停着四五辆汽车，门楣上的电灯，照耀得明如白昼。两个兵丁，倚着枪站在灯下，看见二少爷来了，赶紧立正。他略一点头，一直走了进去。〔家里如此气派，他却忧心忡忡，究竟怎么回事，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注意。〕

客厅里边有打牌说笑的声音，五六个仆役，出来进去的伺候着。二少爷从门外经过的时候，他们都笑着请了安，他却皱着眉，摇一摇头，不叫他们声响，悄悄的走进里院去。〔进一步以阔绰的家庭环境，烘托他的忧虑。〕

他姊姊颖贞，正在自己屋里灯下看书。东厢房里，也有妇女们打牌喧笑的声音。

他走进颖贞屋里，颖贞听见帘子响，回过头来，一看，连忙站起来，说：“颖石，你回来了，颖铭呢？”颖石说：“铭哥被我们学校的干事部留下了，因为他是个重要的人物。”颖贞皱眉道：“你见过父亲没有？”颖石道：“没有，父亲打着牌，我没敢惊动。”颖贞似乎要说什么，看着他弟弟的脸，却又咽住。〔几句极简单的对话，揭示出一家人之间的复杂关系。他与姐姐最亲近，与哥哥同在学校参加活动，对父亲则怀着戒心。〕

这时化卿先生从外面进来，叫道：“颖贞，他们回来了么？”颖贞连忙应道：“石弟回来了，在屋里呢。”一面把颖石推出去。颖石慌忙走出廊外，迎着父亲，请了一个木强不灵的安。化卿看了颖石一眼，问：“你哥哥呢？”颖石吞吞吐吐的答应道：“铭哥病了，不能回来，在医院里住着呢。”化卿咄的一声道：“胡说！你们在南京做了什么代表了，难道我不晓得！”颖石也不敢做声，跟着父亲进来。化卿一面坐下，一面从怀里掏出一封信来，掷给颖石道：“你自己看罢！”颖石两手颤动着，拿起信来。原来是他们校长给他父亲的信，说他们两个都在学生会里，做

什么代表和干事，恐怕他们是年幼无知，受人胁诱；请他父亲叫他们回来，免得将来惩戒的时候，玉石俱焚，有碍情面，等等的话。颖石看完了，低着头也不言语。化卿冷笑说：“还有什么可辩的么？”颖石道：“这是校长他自己误会，其实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就是因为近来青岛的问题，很是紧急，国民却仍然沈睡不醒。我们很觉得悲痛，便出去给他们演讲，并劝人购买国货，盼望他们一齐醒悟过来，鼓起民气，可以做政府的后援。这并不是作奸犯科……”化卿道：“你瞒得过我，却瞒不过校长，他同我是老朋友，并且你们去的时候，我还托他照应，他自然得告诉我的。我只恨你们不学好，离了我的眼，便将我所嘱咐的话，忘在九霄云外，和那些血气之徒，连在一起，便想犯上作乱，我真不愿意有这样伟人英雄的儿子！”颖石听着，急得脸都红了，眼泪在眼圈里乱转，过了一会子说：“父亲不要误会！我们的同学，也不是血气之徒，不过国家危险的时候，我们都是国民一分子，自然都有一分热肠。并且这爱国运动，绝对没有一点暴乱的行为，极其光明正大；中外人士，都很赞美的。至于说我们要做英雄伟人，这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现在学生们，在外面运动的多着呢，他们的才干，胜过我们百倍，就是有伟人英雄的头衔，也轮不到……”这时颖石脸上火热，眼泪也干了，目光奕奕的一直说下去。颖贞看见她兄弟热血喷薄，改了常度，话语渐渐的激烈起来，恐怕要惹父亲的盛怒，十分的担心着急，便对他使个眼色……〔这一段父子之争，本来比较枯燥，却写得层次分明，绘声绘色。他初见父亲时，还惊慌不安，给他请安；而当父亲干涉他在学校的活动，他便推说“铭哥病了”，实际上是一种反抗；接着，面对校长的信，他据理反驳；直至后来慷慨陈词，为爱国运动声张正义。这样层层推进，人物性格便逐渐显现出来。〕

忽然一声桌子响，茶杯花瓶都摔在地下，跌得粉碎。化卿先生脸都气黄了，站了起来，喝道：“好！好！率性和我辩驳起来了！这样小小的年纪，便眼里没有父亲了，这还了得！”〔化卿先生一反常态，突然变得如此粗野，如此专横。这象一道闪光，一下子照出他的真实面目。〕颖贞惊呆了。颖石退到屋角，手足都吓得冰冷。厢房里的姨娘们，听见化卿声色俱厉，都搁下牌，站在廊外，悄悄的听着。〔从三种人，三个角度，形成有力的侧面烘托。这样突出化卿先生的威势，是为表明他的意志不可违抗。〕

化卿道：“你们是国民一分子，难道政府里面，都是外国人？若没有学生出来爱国，恐怕中国早就灭亡了！照此说来，亏得我有你们两个爱国的儿子，否则我竟是民国的罪人了！”颖贞看父亲气到这个地步，慢慢的走过来，想解劝一两句。化卿又说道：“要论到青岛的事情，日本从德国手里夺过的时候，我们中国还是中立国的地位，论理应该归与他们。况且他们还说和我们共同管理，总算是仁至义尽的了！现在我们政府里一切的用款，那一项不是和他们借来的？象这样缓急相通的朋友，难道便可以随随便便的得罪了？眼看着这交情便要你们闹糟了，日本兵来的时候，横竖你们也只是后退，仍是政府去承当。你这会儿也不言语了，你自己想一想，你们做的事合理不合理？是不是以怨报德？是不是不顾大局！”颖石低着头，眼泪又滚了下来。〔这是一场深刻的矛盾，颖石屈服于家庭的压力，正反映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软弱性。这个人物，在当时的时代条件下，比较真实。〕

化卿便一叠连声叫刘贵，刘贵慌忙答应着，垂着手站在帘外。化卿骂道：“无用的东西！我叫你去接他们，为何只接回一个来？难道他的话可听，我的话不可听么？”刘贵也不敢答应。

化卿又说：“明天早车你再走一遭，你告诉大少爷说要是再不回来，就永远不必回家了。”刘贵应了几声“是”，慢慢的退了出去。〔刘贵的三种神态，活现出一个奴才形象。同时，大少爷会不会回来，他的命运如何，又形成一个悬念，加深了家庭矛盾。〕

四姨娘走了进来，笑着说：“二少爷年纪小，老爷也不必和他生气了，外头还有客坐着呢。”一面又问颖石说：“少爷穿得这样单薄，不觉得冷么？”化卿便上下打量了颖石一番，冷笑说：“率性连白鞋白帽，都穿戴起来，这便是‘无父无君’的证据了！”〔四姨娘两句话，说得老爷化怒为笑，可见这个人物的处事本领以及她在老爷心目中的地位。〕

一个仆人进来说：“王老爷要回去了。”化卿方站起走出，姨娘们也慢慢的自去打牌，屋里又只剩姊弟二人。〔外人也来得正是时候。这与上段四姨娘的劝说，对平息纠纷而不落痕迹，增强家庭生活气氛，有重要作用。〕

颖贞叹了一口气，叫：“张妈，将地下打扫了，再吩咐厨房开一桌饭来，二少爷还没有吃饭呢。”张妈在外面答应着。颖石摇手说：“不用了。”一面说：“哥哥真个在医院里，这一两天恐怕还不能回来。”颖贞道：“你刚才不是说被干事部留下么？”颖石说：“这不过是一半的缘故，上礼拜六他们那一队出去演讲，被军队围住，一定不叫开讲。哥哥上去和他们讲理，说得慷慨激昂。听的人愈聚愈多，都大呼拍手。那排长恼羞成怒，拿着枪头的刺刀，向哥哥的手臂上扎了一下，当下……哥哥……便昏倒了。那时……”颖石说到这里，已经哭得哽咽难言。颖贞也哭了，便说：“唉，是真……”颖石哭着应道：“可不是真的么？”

〔补叙哥哥的英勇行为，悬念加强：他敢于面对反动军队，是否能冲破家庭的牢笼？〕

明天一清早，刘贵就到里院问道：“张姐，你问问大小姐有什么话吩咐没有。我要走了。”〔这个细节，有两个作用：刘贵为男仆，通过女仆转问大小姐，一方面表明这个封建官僚家庭森严的秩序；同时暗示，弟兄两人要摆脱这样的家庭束缚，谈何容易。〕张妈进去回了，颖贞隔着玻璃窗说：“你告诉大少爷，千万快快的回来，也千万不要穿白帆布鞋子，省得老爷又要动气。”〔姐姐的态度，又是颖铭可能回来的一种暗示。〕

两天以后，颖铭也回来了，〔情节的跳跃与衔接，十分自然。因前已有充分准备：老爷的话是威严的命令，刘贵必然全力以赴，而且还有姐姐的劝告。〕穿着白官纱衫，青纱马褂，脚底下是白袜子，青缎鞋，戴着一顶小帽，更显得面色惨白。〔细致的服饰描写，与颖石的出场相区别。〕进院的时候，姊姊和弟弟，都坐在廊子上，逗小狗儿玩。颖石看见哥哥这样打扮着回来，不禁好笑，又觉得十分伤心，含着眼泪，站起来点一点头。颖铭反微微的惨笑。姐姐也没说什么，只往东厢房努一努嘴。颖铭会意，便伸了一伸舌头，笑了一笑，恭恭敬敬的进去。

〔姐弟第三人相见，没有一句话，故意制造紧张气氛。〕

化卿正卧在床上吞云吐雾，四姨娘坐在一旁，陪着说话。〔没料到面前是这样一个轻松场面，气氛得到缓和。四姨娘在一旁，既是一种日常家庭生活情景，又象是抑制矛盾爆发的巧妙安排。女作家的笔触，何等细致、自然。〕颖铭进去了，化卿连正眼也不看，仍旧不住的抽烟。颖铭不敢言语，只垂手站在一旁，等到化卿慢慢的坐起来，方才过去请了安。化卿道：“你也肯回来了么？我以为你是‘国尔忘家’的了！”〔回到家来，才出此反语，说明在他的性格中，除了专横以外，还有色厉内荏的一面。〕颖铭红了脸道：“孩儿实在是病着，不然……”化卿冷笑了几声，方要说话，四姨娘正在那里烧烟，看见化卿颜色又变

了，便连忙坐起来，说：“得了！前两天就为着什么‘青岛’‘白岛’的事，和二少爷生气，把小姐屋里的东西都摔了，自己还气得头痛两天，今天才好了，又来找事。他两个都已经回来了，就算了，何必又生这多余的气？”一面又回头对颖铭说：“大少爷，你先出去歇歇罢，我已经吩咐厨房里，替你预备下饭了。”化卿听了四姨娘一篇的话，便也不再说什么，就从四姨娘手里，接过烟枪来，一面卧下。颖铭看见他父亲的怒气，已经被四姨娘压了下去，便悄悄的退出了来，径到颖贞屋里。〔安排四姨娘在场，果然起化险为夷的作用。〕

颖贞问道：“铭弟，你的伤好了么？”颖铭望了一望窗外，便卷起袖子来，臂上的绷带裹得很厚，也隐隐的现出血迹。颖贞满心的不忍，便道：“快放下来罢！省得招了风要肿起来。”颖石问：“哥哥，现在还痛不痛？”颖铭一面放下袖子，一面笑道：“我要是怕痛，当初也不肯出去了！”颖贞问道：“现在你们干事部里的情形怎么样？你的缺有人替了么？”颖铭道：“刘贵来了，告诉我父亲和石弟生气的光景，以及父亲和你吩咐我的话，我那里还敢逗留，赶紧收拾了回来。他们原是再三的不肯，我只得将家里的情形告诉了，他们也只得放我走。至于他们进行的手续，也都和别的学校大同小异的。”颖石道：“你还算侥幸，只可怜我当了先锋，冒冒失失的正碰在气头上。那天晚上的光景，真是……从我有生以来，也没有捱过这样的骂！唉，处在这样黑暗的家庭，还有什么可说的，中国空生了我这个人了。”说着便滴下泪来。颖贞道：“都是你们校长给送了信，否则也不至于被父亲知道。其实我在学校里，也办了不少的事。不过在父亲面前，总是附和他的意见，父亲便拿我当做好人，因此也不拦阻我去上学。”说到此处，颖铭不禁好笑。〔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心情：三人当初相见无语，如今款款而谈。而这些普通的话语，又

表现出姐弟三人不同的个性：颖贞老练，颖铭强硬，颖石幼稚。〕

颖铭的行李到了，化卿便亲自出来逐样的翻检，看见书籍堆里有好几束的印刷物，并各种的杂志；化卿略一过目，便都撕了，登时满院里纸花乱飞。颖铭颖石在窗内看见，也不敢出来，只急得悄悄的跺脚，低声对颖贞说：“姊姊！你出去救一救罢！”颖贞便出来，对化卿陪笑说：“不用父亲费力了，等我来检看罢。天都黑了，你老人家眼花，回头把讲义也撕了，岂不可惜。”一面便弯腰去检点，化卿才慢慢的走开。〔颖贞此举，进一步表现她的老练。而通过这事，姊弟三人之间的关系势必更加密切，有助于情节的发展。〕

他们弟兄二人，仍旧住在当初的小院里，度那百无聊赖的光阴。书房里虽然也磊着满满的书，却都是制艺、策论和古文、唐诗等等。所看的报纸，也只有《公言报》一种，连消遣的材料都没有了。至于学校里朋友的交际和通信，是一律在禁止之列。颖石生性本来是活泼的，加以这些日子，在学校内很是自由，忽然关在家内，便觉得非常的不惯，背地里咳声叹气。闷来便拿起笔乱写些白话文章，写完又不敢留着，便又自己撕了，撕了又写，天天这样。颖铭是一个沈默的人，也不显出失意的样子，每天临几张字帖，读几遍唐诗，自己在小院子里，浇花种竹，率性连外面的事情，不闻不问起来。有时他们也和几个姨娘一处打牌，但是他们所最以为快乐的事情，便是和姊姊颖贞，三人在一块儿，谈话解闷。〔本段写作采用总分式：先作概括叙述，然后分头描写弟兄二人的不同表现。描写颖石，还是突出他的天真幼稚。颖铭的沉默，也是一种坚强的表现。当然，他的坚强，是有限度的。姐弟三人的密切关系，最后得到了证实。〕

化卿的气，也渐渐的平了，看见他们三人，这些日子，倒

是很循规蹈矩的，心中便也喜欢；无形中便把限制的条件，松了一点。〔这是情节发展的转机。唯有限制的条件松了，才有下面的事发生。〕

有一天，颖铭替父亲去应酬一个饭局，回来便悄悄的对颖贞说：“姊姊，今天我在道上，遇见我们学校干事部里的几个同学，都骑着自行车，带着几卷的印刷物，在街上走。我奇怪他们为何都来到天津，想是请愿团中也有他们，当下也不及打个招呼，汽车便走过去了。”〔被切断了的的学生运动的线索，在此接上，显出艺术结构的完整性。〕颖石听了便说：“他们为什么不来这里，告诉我们一点学校里的消息？想是以为我们现在不热心了，便不理我们了，唉，真是委屈！”说着觉得十分激切。颖贞微笑道：“这事我却不赞成。”颖石便问道：“为什么不赞成？”颖贞道：“外交内政的问题，先不必说。看他们请愿的条件，那一条是办得到的？就是都办得到，政府也决然不肯应许，恐怕启学生干政之渐。这样日久天长的做下去，不过多住几回警察厅，并且两方面都用柔软的办法，回数多了，也都觉得无意思，不但没有结果，也不能下台。我劝你们秋季上学以后，还是做一点切实的事情，颖铭，你看怎样？”颖铭点一点头，也不说什么。颖石本来没有成见，便也赞成兄姊的意思。〔颖贞对弟兄二人起引导作用，情节出现曲折，矛盾向纵深发展。〕

一个礼拜以后，南京学堂来了一封公函，报告开学的日期。弟兄二人，都喜欢得吃不下饭去，都催着颖贞去和父亲要了学费，便好动身。颖贞去说时，化卿却道：“不必去了，现在这风潮还没有平息，将来还要捣乱。我已经把他两个人都补了办事员，先做几年事，定一定性子。求学一节，日后再议罢！”〔化卿这一手，大大出人意料，充分表现出他的顽固与专横。〕颖贞呆了一呆，〔聪明、机智、巧于言辞的颖贞惊呆，更是有有力反衬。〕



便说：“他们的学问和阅历，都还不够办事的资格，倘若……”化卿摇头道：“不要紧的，那里便用得着他们去办事？就是办事上有一差二错，有我在还怕什么！”颖贞知道难以进言，坐了一会，便出来了。

走到院子里，心中很是游移不决，恐怕他们听见了，一定要难受。正要转身进来，只见刘贵在院门口，探了一探头，便走近前说：“大少爷说，叫我看小姐出来了，便请过那院去。”颖贞只得过来。〔刘贵在此出现，似有与开头呼应之妙。而颖贞迟疑一番，不得不过来，更突出事情的严重性。〕颖石迎着姊姊，伸手道：“钞票呢？”颖贞微微的笑了一笑，一面走进屋里坐下，慢慢的一五一十都告诉了。兄弟二人听完了，都半天说不出话来。

〔结局的交代如此简单，因一切都在情理之中，十分显然。〕过了一会，颖石忍不住哭倒在床上道：“难道我们连求学的希望都绝了么？”颖铭眼圈也红了，便站起来，在屋里走了几转，仍旧坐下。颖贞也想不出什么安慰的话来，坐了半天，便默默的出来，心中非常的难过，只得自己在屋里弹琴散闷。〔在结尾时一一写出三人的态度，笔墨从容。姐弟三人按其性格，各有不同表现。〕等到黄昏，还不见他们出来，便悄悄的走到他们院里，从窗外往里看时，颖石蒙着头，在床上躺着，想是睡着了。颖铭斜倚在一张藤椅上，手里拿着一本唐诗“心不在焉”的只管往下吟哦。到了“出门搔白首，若负平生志，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似乎有了感触，便来回的念了几遍。颖贞便不进去，自己又悄悄的回来，走到小院的门口，还听见颖铭低徊欲绝的吟道：“……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结尾巧妙，故意避开对弟兄二人的正面描写，而从姊姊眼里来看他们的愁绪，又通过她的耳朵反复听到“低徊欲绝”的吟哦声，这就给人鲜明的视觉形象，而且格外富于感情色彩。〕

这是冰心的早期作品。它委婉细致，纤巧自如，充分显示了作家的艺术水平。

小说描写的家庭矛盾，并不复杂，但几个人物的个性却十分鲜明。这是由于作者按照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从不同的角度反复加以表现的结果。如化卿的顽固与专横，从他摔破茶杯花瓶，对颖石发怒，从他命刘贵再走一遭，去接大少爷，从他亲自翻检颖铭的行李，撕毁印刷物，以及决定弟兄二人中途辍学，都表现出来。这样集中地描写，自然可以突出人物的性格。

与题材相适应，作品的情节也较简单，一条线索贯串到底，象叙家常似的，娓娓道来。但是，小说丝毫不给人以单调、平板之感，而显得波澜起伏，情趣横生。纵观全篇，大的明显的曲折有三个：起初，家庭对弟兄二人的控制很严；后因他们的屈服，控制放松；最后停学，彻底把他们卡死。作者把握着这三个重要环节，不仅事件发展变幻莫测，而且使小说结构匀称，富于节奏感。

小说还有一个长处：笔触细致。这在情节组织、事件叙述、人物刻划上，都表现出来。仅以刘贵首次露面，即第三自然段为例。在火车上，小主人站着，他就不敢坐，而小心翼翼地在背后，他的仆从地位显而易见。他本奉命来接“犯上作乱”的二少爷回家，主要起监督作用，但以他的身份，又不敢得罪二少爷。所以，他说话的口气是轻轻的，那话语，既是关照，又带着恳求的意味。而当二少爷神色忧郁，默然不语，他又“递过一张报纸来”，更是仆人迎合主人的一种微妙的心理状态。这样细致的笔触，使火车上一个小小的场面，表现出多么丰富的内容，刘贵这个人物也被刻划得神形毕肖。

## 华威先生

张天翼

转弯抹角算起来——他算是我的一个亲戚。我叫他“华威先生”。他觉得这种称呼不大好。〔这是一篇发表于一九三八年的讽刺小说。讽刺笔法，开篇即见。〕

“喂，你真是！”他说。“为什么一定要个‘先生’呢。你应当叫我‘威弟’。再不然叫‘阿威’。”

把这件事交涉〔一个称呼，何以如此严重？点染出主人公惯于装腔作势的性格侧面。〕过了之后，他立刻戴上了帽子：

“我们改日再谈好不好？我总想畅畅快快地跟你谈一次——唉，可总是没有时间。今天刘主任起草了一个县长公余工作方案，硬叫我参加意见，叫我替他修改。三点钟又还有一个集会。”

这时他摇摇头，无奈地苦笑了一下。他声明他并不怕吃苦：在抗战时期大家都应当苦一点。不过——时间总要够支配呀。

“王委员又打了三个电报来，硬要请我到汉口去一趟。这里全省文化界抗敌总会又成立了，一切抗战工作都要领导起来才行。我怎么跑得开呢，我的天！”

〔两段自白，活现出一位“忙人”形象。整篇小说，就在写一个“忙”字——华威先生自以为忙，故意装忙，无效奔忙，所以，他这自白，其实是一种自嘲。〕

于是匆匆忙忙跟我握了握手，跨上他的包车。〔于紧张气氛

中，抢拍下一个速写镜头。这就使下面对他的勾勒，十分自然，而且形成一幅画，给人留下分外鲜明的印象。]

他永远挟着他的公文皮包。并且永远带着他那根老粗老粗的黑油油的手杖。左手无名指上带着他的结婚戒指。拿着雪茄的时候就叫这根无名指微微地弯着，而小指翘得高高的，构成一朵兰花的图样。〔不画其形——人物的肖像，却借“公文皮包”、“手杖”、“结婚戒指”等饰物，画其神。这是一个多么自负、自尊、自爱、自持的角色。〕

这个城市里的黄包车谁都不作兴跑，一脚一脚挺踏实地蹶着，好象饭后千步似的。可是包车例外：叮当，叮当，叮当，——一下子就抢到了前面。黄包车立刻就得往左边躲开，小推车马上打斜。担子很快地就让到路边。行人赶紧就避到两旁的店铺里去。〔包车三声“叮当”，黄包车、小推车、担子、行人四下烘托，声威全出。〕

包车踏铃不断地响着。钢丝在闪着亮。还来不及看清楚——它就跑得老远老远的了，象闪电一样快。〔进而夸张。〕

而——据这里有几位抗战工作者的上层分子的统计，跑得顶快的是那位华威先生的包车。〔最后落笔于此。这包车是四出奔忙的主人公的象征，因而以三个自然段，着意描写。三段之间，层层推进，终达顶点。〕

他的时间很要紧。他说过——

“我恨不得取消晚上睡觉的制度。我还希望一天不止二十四小时。抗战工作实在太多了。”

接着掏出表来看一看，他那一脸丰满的肌肉〔他那样“奔忙”，竟还有“一脸丰满的肌肉”，岂非矛盾？不。这是曲笔。〕立刻紧张了起来。眉毛皱着，嘴唇使劲撮着，好象他把全身的精力都要收敛到脸上似的。他立刻就走：他要到难民救济会去开

会。

照例——会场里的人全到齐了坐在那里等着他。他在门口下车的时候总得顺便把踏铃踏它一下：叮！〔这是一个重要转折。从他“永远挟着”公文皮包，包车跑得最快，“恨不得取消晚上睡觉的制度”，直到随身揣着怀表，他似乎把公事看得高于一切；然而，他却迟到了。这就成了对他的有力讽刺。〕

同志们彼此看着：唔，华威先生到会了。有几位透了一口气。有几位可就拉长了脸瞧着会场门口。有一位甚至于要准备决斗似的——抓着拳头瞪着眼。〔从此反映，可见这位自诩的要人，原是一个不受欢迎的人。〕

华威先生的态度很庄严，用种从容的步子走进去，他先前那副忙劲儿好象被他自己的庄严态度消解掉了。他在门口稍为停了一会儿，让大家好把他看个清楚，仿佛要唤起同志们的一种信任心，仿佛要给同志们一种担保——什么困难的大事也都可以放下心来。他并且还点点头。他眼睛并不对着谁，只看着天花板。他是在对整个集体打招呼。〔一系列作态自持的表现，又形成对他的讽刺。〕

会场里很静。会议就要开始。有谁在那里翻着什么纸张，窸窣窸窣的。

华威先生很客气地坐到一个冷角落里，离主席位子顶远的一角。〔进一步反衬出人们对他的冷淡。〕他不大肯当主席。

“我不能当主席，”他拿着一枝雪茄烟打手势。“工人抗战工作协会的指导部今天开常会。通俗文艺研究会的会议也是今天。伤兵工作团也要去的，等一下。你们知道我的时间不够支配：只容许我在这里讨论十分钟。我不能当主席。我想推举刘同志当主席。”〔人们越对他冷淡，他越自负。没有人提议、推举他当主席，他自称“不能当主席”，可笑之极。〕

说了就在嘴角上闪起一丝微笑，轻轻地拍几下手板。〔说话没人听，竟还装模作样，自鸣得意，又是一种揶揄。〕

主席报告的时候，华威先生不断地在那里刮洋火点他的烟。把表放在面前，时不时象计算什么似地看看它。

“我提议！”他大声说。“我们的时间是很宝贵的：我希望主席尽可能报告得简单一点。我希望主席能够在两分钟之内报告完。”

他刮了两分钟洋火之后，猛的站了起来。对那正在哇啦哇啦的主席摆摆手：

“好了，好了。虽然主席没有报告完，我已经明白了。我现在还要赴别的会，让我先发表一点意见。”

停了一停，抽两口雪茄，扫了大家一眼。

“我的意见很简单，只有两点，”他舔舔嘴唇。“第一点，就是——每个工作人员不能够怠工。而是相反，要加紧工作。这一点不必多说，你们都是很努力的青年，你们都能热心工作。我很感谢你们。但是还有一点——你们时时刻刻不能忘记，那就是我要说的第二点。”

他又抽了两口烟，嘴里吐出来的可只有热气。这就又刮了一根洋火。

“这第二点呢就是：青年工作人员要认定一个领导中心。你们只有在这一个领导中心的领导之下，抗战工作才能够展开。青年是努力的，是热心的，但是因为理解不够，工作经验不够，常常容易犯错误。要是上面没有一个领导中心，往往要弄得不可收拾。”

瞧瞧所有的脸色，他脸上的肌肉耸动了一下——表示一种微笑。他往下说：

“你们都是青年同志，所以我说得很坦白，很不客气。大家

都要做抗战工作，没有什么客气可讲。我想你们诸位青年同志一定会接受我的意见。我很感激你们。好了，抱歉得很，我要先走一步。”

把帽子一戴，把皮包一挟，瞧着天花板点点头，挺着肚子走了出去。

〔华威先生在会上的表现，虽然只有简单的几个动作，简单的两点意见，却把他的反动政客本性，揭露得淋漓尽致。他每会必到，而且总是迟到、早退；到会必作指示，而且总是“毛遂自荐”，打断人家的发言；他的两点意见，第一点是废话，第二点是把一个“领导中心”强加于人，即要大家服从他的领导。作者在这里没加任何评论，形象本身已鲜明地显示出：这样心怀叵测、不学无术的家伙，能领导抗战工作、人们能接受他的领导吗？〕

到门口可又想起了一件什么事。〔并非节外生枝，而是有意安排。从小说的情节发展看，这是缓笔，有张弛结合之妙。〕他把当主席的同志揩开，小声儿谈了几句：

“你们工作——有什么困难没有？”他问。

“我刚才的报告提到了这一点，我们……”

华威先生伸出个食指顶着主席的胸脯：

“唔，唔，唔。我知道我知道。我没有多余的时间来谈这件事。以后——你们凡是想到的工作计划，你们可以到我家里面去找我商量。”

坐在主席旁边那个长头发青年注意地看着他们，现在可忍不住插嘴了：

“星期三我们到华先生家里去过三次，华先生不在家……”

那位华先生冷冷地瞅他一眼，带着鼻音哼了一句——“唔，

我有别的事，”又对主席低声说下去：

“要是我不在家，你们跟密司黄接头也可以。密司黄知道我的意见，她可以告诉你们。”

密司黄就是他的太太。他对第三者说起她来，总是这么称呼她的。

〔这个插曲，对充分揭露华威先生的本质，十分重要。他表面上把领导权看得高于一切，实际上夫人就能代表一切，如此而已。“密司黄”，在家中为爱称；在这样的场合，庸俗无聊，已含讽刺之意。〕

他交代过了这才真的走开。这就是到了通俗文艺研究会的会场。他发现别人已经在那里开会，正有一个人在那里发表意见。他坐了下来，点着了雪茄，不高兴地拍了三下手板。

“主席！”他叫。“我因为今天另外还有一个集会，我不能等到终席。我现在有点意见，想要先提出来。”

于是他发表了两点意见：第一，他告诉大家——在座的人都是当地的文化人，文化人的工作是很重要的，应当加紧地做去。第二，文化人应当认清一个领导中心，文化人在文抗会的领导中心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统一起来。

〔重复描写他参加另一次会议的情景。这是一种连缀手法。他一个会接一个会，哪个会也没有开完，重复着一样的行动，一样的语言。这表明，他不过是一具政治僵尸。由于上一次会描写较细，这儿略写，连他的发言都未加引号。〕

五点三刻他到了文化界抗敌总会的会议室。

这回他脸上堆了笑容，并且对每一个人点头。

“对不住得很，对不住得很：迟到了三刻钟。”〔他怎么一反自以为是常态，突然变得谦逊起来？这是艺术描写中的“反常”手法。人物的反常表现，符合人物性格发展的内在逻辑。〕



辑，因而显得不同凡响。〕

主席对他微笑一下，他还笑着伸了伸舌头，好象闯了祸怕挨骂似的。他四面瞧瞧形势，就拣在一个小胡子的旁边坐下来。

他带着很机密很严重的脸色——小声儿问那个小胡子：

“昨晚你喝醉了没有？”

“还好，不过头有点晕。你呢？”

“我啊——我不该喝了那三杯猛酒，”他严肃地说。“尤其是汾酒，我不能猛喝。刘主任硬要我干掉——嗨，一回家就睡倒了。密司黄说要跟刘主任去算帐呢：要质问他为什么要把我灌醉。你看！”〔他曾一再表白忙于抗战，时间不够用，却有如此充裕的赴宴、醉酒的时间。他究竟是“忙”，还是“闲”？一语泄露了天机。〕

一谈了这些，他赶紧打开皮包，拿出一张纸条——写几个字递给了主席。

“请你稍为等一等，”主席打断了一个正在发言的人的话。“华威先生还有别的事情要走。现在他有点意见：要求先让他发表。”〔与前两次直接打断主席的话相比，此处描写，显出变化。〕

华威先生点点头站了起来。

“主席！”腰板微微地一弯。“各位先生！”腰板微微地一弯。〔一句一弯腰，一笔重复，丑态百出。〕“兄弟首先要请求各位原谅：我到会迟了点，而又要提前退席。……”

随后他说出了他的意见。他声明——这文化界抗敌总会的常务理事会议，是一切救亡工作的领导机关，应该时时刻刻起领导中心作用。

“群众是复杂的。工作又很多。我们要是不能起领导作

用，那就很危险，很危险。事实上，此地各方面的工作也非有个领导中心不可。我们的担子真是太重了，但是我们不怕怎样的艰苦，也要把这担子担起来。”〔还是两分钟讲话，那一点意见，经三次重复，形象的可感性极强，读者再也不能忘却。〕

他反复地说明了领导中心作用的重要，这就戴起帽子去赴一个宴会。”他每天都这么忙着。要到刘主任那里去联络。要到各学校去演讲。要到各团体去开会。而且每天——不是别人请他吃饭，就是他请人吃饭。〔前面三次具体描写华威先生在会上的表演，此为总交代，揭露他究竟忙于什么？原来，他每天忙于赴宴、请客，忙于拉关系、出风头、巴结上司；而实际问题，一个也没有解决。〕

华威太太每次遇到我，总是代替华威先生诉苦。〔对他的“苦劳”，谁理会？只有他的老婆。可怜！〕

“唉，他真苦死了！工作这么多，连吃饭的工夫都没有。”〔没有吃饭工夫，却有赴宴工夫，曲笔讽刺，十分微妙。〕

“他不可以少管一点，专门去做某一种工作么？”我问。

“怎么行呢？许多工作都要他去领导呀。”

可是有一次，华威先生简直吃了一大惊。妇女界有些人组织了一个战时保婴会，竟没有去找他！〔华威先生妄图“领导”一切，无时不在，无处不入，无事不管，可是这一次，“竟没有去找他”。这一转折，象戏剧的“突转”，有山回路转又一峰的艺术效果。〕

他开始打听、调查。他设法把一个负责人找来。

“我知道你们委员会已经选出来了。我想还可以多添加几个，由我们文化界抗敌总会派人来参加。”

他看见对方在那里踌躇，他把下巴挂了下来：〔他的脸从来没有这样难看，可见此事怎样触怒了他，问题多么严重！〕

“问题是在这一点：你们委员是不是能够真正领导这工作。你能不能够对我担保——你们会内没有汉奸，没有不良分子？你能不能担保——你们以后工作不至于错误，不至于怠工？你能不能担保，你能不能？〔一连四个质问，已是一种歇斯底里神态。〕你能够担保的话，那我要请你写个书面的东西，给我们文抗会常务理事会。〔妇女界的战时保婴会与文抗会什么相干？他的手未免伸得太长了。〕以后万一——如果你们的工作出了毛病，那你就要负责。”

接着他又声明：这并不是他自己的意思。他不过是一个执行者。这里他食指点点对方胸脯：

“如果我刚才说的那些你们办不到，那不是就成了非法团体了么？”

这么谈判了两次，华威先生当了战时保婴会的委员。〔不伦不类，绝妙的讽刺。〕于是在委员会开会的时候，华威先生去坐这么五分钟，发表了一两点意见就跨上了包车。〔与前呼应，画面复出，不仅给人以固定印象，而且引人想象。〕

有一天他请我吃晚饭。他说因为家乡带来了一块腊肉。

我到他家的时候，他正在那里对两个学生样的人发脾气。他们都挂着文化界抗敌总会的徽章。

“你昨天为什么不去，为什么不去？”他吼着。“我叫你拖几个人去的。但是我在台上一开始演讲，一看——连你都没有去听！我真不懂你们干了些什么？”

“昨天——我去出席日本问题座谈会的。”

华威先生猛地跳起来了：

“什么！什么！——日本问题座谈会？怎么我不知道，怎么不告诉我？”

〔他到处插足，没料有此“漏洞”。这使小说的情节，推到

高潮。]

“我们那天部务会议决议了的。我来找过华先生，华先生又是不在家——”

“好啊，你们秘密行动！”他瞪着眼。“你老实告诉我——这个座谈会到底是什么背景，你老实告诉我！”

对方似乎也动了火：

“什么背景呢，都是中华民族！部务会议议决的，怎么是秘密行动呢。……华先生又不到会，开会也不终席，来找又找不到……〔生动的画像，无情的抨击。〕我们总不能把部里的工作停顿起来。”〔“华威先生式的领导”，必然被抛弃。也只有摆脱那种领导，抗战工作才会真正富有成效地开展起来。这可见小说的深刻寓意。〕

“浑蛋！”他咬着牙，嘴唇在颤抖着。“你们小心！你们，哼，你们！你们！……”他倒到了沙发上，嘴巴痛苦地抽得歪着。“妈的！这个这个——你们青年！……”〔咬牙切齿，破口大骂，撕下一切伪装，正反衬出他受到了致命的打击。〕

五分钟之后他抬起头来，害怕地四面看一看。那两个客人已经走了。他叹一口长气，对我说：

“唉，你看你看！现在的青年怎么办，现在的青年！”

这晚他没命地喝了许多酒，嘴里嘶嘶地骂着那些小伙子。他打碎了一只茶杯。密司黄扶着他上了床，他忽然打个寒噤说：

“明天十点钟有个集会……”〔从“五分钟之后他抬起头来”起至此，是小说的结尾。他那一系列颓丧表现，难道不是被逐出历史舞台前的垂死挣扎？尽管赴会“领导”已成他的固癖，但他想起“明天十点钟”的会，再也打不起精神。从一个“寒噤”，已可想见这位国民党“抗战工作者上层分子”的下场。〕

这篇小说的讽刺艺术，突出地表现为：一，没有把人物脸谱化，漫画化，而以犀利的笔触，直刺人物的灵魂，揭露他的反动本质。小说没有描写华威先生的肖像，更没有故意丑化他的外表，从他坐包车的姿态，还显得颇有风度、气派。可是，他的所作所为，他在会上会下的表演，多么可笑！小说所要抨击的，就是这种无能鼠辈偏要霸为“领导”的国民党党棍作风。二，小说按照讽刺的需要，组织起巧妙的情节：华威先生始终在赴会，却没有开完一个会。这样，小说虽然没有重大事件，却有中心线索；虽只是他一个人的活动，仍显得波澜起伏，妙趣横生。他到处“奔忙”，既不可敬，也不可爱，而分明是庸人自扰，可笑又可恨。三，利用人物自身的、人为的矛盾，加以讽刺。由于华威先生言行不一，表里不一，又热衷于“领导”一切，因而只需充分描写他的自我表演，作者不必加任何议论，就可收到良好的讽刺效果。这是一种“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的讽刺方法，分外辛辣。

## 在其香居茶馆里

沙 汀

坐在其香居茶馆里的联保主任方治国，当他看见正从东头走来，嘴里照例扰攘不休的那么吵吵的时候，简直立刻冷了半截，觉得身子快要坐不稳了。〔先声夺人，一下子突出邢的威势。联保主任作为国民党基层政权的代表，在国统区乡镇也是个人物，见邢却那样害怕，这就暗示出：一，邢究竟是什么人？二，他们之间有何瓜葛？小说直接从矛盾纽结处开篇，颇有引人入胜的魅力。〕

使他发生这种异状的原因是：为了种种胡涂措施，目前他正处在全镇市民的围攻当中，这是一；其次，么吵吵的第二个儿子，因为缓役了四次，又从不出半文钱壮丁费，好多人讲闲话了；加之，新县长又宣布要认真整顿“役政”，于是他就赶紧上了封密告，而在三天前被兵役科捉进城了。〔这一段，在交代原因中揭示方的性格。〕

而最为重要的还在这里：正如全市市民批评的那样，么吵吵是个不生不冷的人，甚么话他都嘴一张就说了，不管你受得住受不住。就是联保主任的令尊在世的时候，也经常对他那张嘴感到头痛。因为尽管么吵吵本人并不可怕，他的大哥可是全县极有威望的耆宿，他的舅子是财务委员，县政上的活跃分子，都是很不好沾惹的。〔邢的厉害，不仅在“那张嘴”，更在于他有关系，有背景，有后台。这就写出了人物性格的社会性。〕

么吵吵终于一路吵过来了。〔抓住主要性格特征，虽只一笔，人物跃然纸上。〕这是那种精力充足，对这世界上任何事物都采取一种毫不在意的态度的典型男性。他时常打起哈哈在茶馆里自白道：“老子这张嘴么，就这样：说是要说的，吃也是要吃的，说够了回去两杯甜酒一喝，倒下去就睡！……”

现在，么吵吵一面跨上其香居的阶沿，拖了把圈椅坐下，一面直着嗓子，干笑着嚷叫道：

“嗨，对！看阳沟里还把船翻了么！……”〔前一番“自白”，此处几声“嚷叫”，都为刻划他“那张嘴”。〕

他所参加的那张茶桌已经有三个茶客，全是熟人：十年前当过视学的俞视学；前征收局的管帐，现在靠着利金生活的黄光锐；会文纸店的老板汪世模汪二。

他们大家，以及旁的茶客，都向他打着招呼：

“拿碗来！茶钱我给了。”

“坐上来好吧，”俞视学客气道，“这里要舒服些。”〔茶客的恭维，证实那的威势。〕

“我要那么舒服做甚么哇？”出乎意外，么吵吵横着眼睛嚷道，“你知道吗，我坐上席会头昏的，——没有那个资格！……”

〔一反常态，反语。〕

本份人的视学禁不住红起脸来。但他随即猜出来么吵吵是冲着联保主任说的，因为当他嚷叫的时候，视学看见他充满恶意地瞥了一眼坐在后面首席上的方治国。

除却联保主任，那张桌子还坐得有张三监爷。人们都说他是方治国的军师，实际上，他可只能跟主任坐坐酒馆，在紧要关头进点不着边际的忠告。但这并不特别，他原是对甚么事都关心的，而往往忽略了自己。他的老婆孩子经常在家里挨饿，他却很少管顾。

同监爷对面坐着的是黄毛牛肉，正在吞服一种秘制的戒烟丸药。他是主任的重要助手，虽然并无多少才干，惟一的本领就是毫无顾忌。“现在的事你管那么多做甚么哇？”他常常这么说，“拿得到手的就拿！”

毛牛肉应付这世界上一切经常使人大惊小怪的事变，只有一种态度：装做不懂。〔那、方双方，手下各自有人，布下了两军对垒的阵势。不过，张三监爷与黄毛牛肉都属草包，能帮得了方治国多大的忙？〕

“你不要管他的，发神经！”他小声向主任建议。

“这回子把蜂窝戳破了。”主任方治国苦笑说。

“我看要赶紧‘缝’啊！”捧着暗淡无光的黄铜烟袋，监爷皱着脸沉吟道，“另外找一个人去‘抵’怎样？”

“已经来不及了呀。”主任叹口气说。

“管他做甚么呵！”毛牛肉眨眼而且努嘴，“是他妈个火炮性子。”

〔几句对话，活现三人个性：一个心虚，一个调和，一个毫无顾忌。但总的看来，方这一方处于劣势。〕

这时候，么吵吵已经拍着桌子，放开嗓子在叫嚷了。但是他的战术依然停留在第一阶段，即并不指出被攻击的人的姓名，只是隐射着对方，正象一通没头没脑的谩骂那样。

“搞到我名下来了！”他显得做作地打了一串哈哈，“好得很！老子今天就要看他是什么东西做出来的：人吗？狗吗？你们见过狗起草么？嗨，那才有趣！……”

于是他又比又说地形容起来了。虽然已经蓄了十年上下的胡子，么吵吵的粗鲁话可是越来越多。许多闲着无事的人，有时候甚至故意挑弄他说下流话。他的所谓“狗”，是指他的仇人方治国说的，因为主任的外祖父曾经当过衙役，而这又正是方



府上下人等最大的忌讳。

因为他形容得太恶俗了，俞视学插嘴道：

“少造点口孽呵！有道理讲得清的。”

“我有啥道理哇！”么吵吵忽然板起脸嚷道，“有道理，我也早当了什么主任了。两眼墨黑，见钱就拿！”

“吓，邢表叔！……”

气得脸青面黑的身材瘦小的主任，一下子忍不住站起来了。

“吓，邢表叔！”他重复说，“你说话要负责啊！”

〔么吵吵发动攻势，含沙射影，指桑骂槐，十分恶毒，而且还有俞视学一唱一和。这气得方治国忍无可忍，不得不应战。〕

“甚么叫做负责哇？我就不懂！表叔！”么吵吵摹拟着主任的声调，这惹得大家忍不住笑起来，“你认错人了！认真是你表叔，你也不吃我了！”

“对，对，对，我吃你！”主任解嘲地说，一面坐了下去。〔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也见他的胡涂与软弱。〕

“不是吗？”么吵吵拍了一巴掌桌子，嗓子更加高了，“兵役科的人亲自对我老大说的！你的报告真做得好呢。我今天倒要看你长的几个卵子！……”

么吵吵一个劲说下去。而他愈来愈加觉得这不是开玩笑，也不是平日的瞎吵瞎闹，完全为了个痛快；他认真感觉到忿激了。

他十分相信，要是一年半年以前，他是用不着这么样着急的，事情好办得很。只需给他大哥一个通知，他的老二就会自由由走回来的。因为以往抽丁，象他这种家庭一直就没人中过签。但是现在情形已经两样，一切要照规矩办了。而最为严重的，是他的老二已经抓进城了。

他已经派了他的老大进城，而带回来的口信，更加证明他的忧虑不是没有根据。因为那捎信人说，新县长是认真要整顿兵役的，好几个有钱有势的青年人都偷跑了；有的成天躲在家里。么吵吵的大哥已经试探过两次，但他认为情形险恶。额外那捎信人又说，壮丁就快要送进省了。

凡是邢大老爷都感觉棘手的事，人还能有什么办法呢？他的老二只有当炮灰了。

〔一再渲染他的老二的遭遇、命运，一为加深、加剧双方的矛盾；二为与新县长“认真整顿”役政相照应。〕

“你怕我是犨子吧，”么吵吵简直在咆哮了，“去年蒋家寡母子的儿子五百，你放了；陈二鞭子两百，你也放了！你比土匪头儿肖大个子还要利害。钱也拿了，脑袋也保住了，——老子也有钱的，你要张一张嘴呀？”〔揭了贪官的老底。〕

“说话要负责啊！邢么老爷！……”〔重复此话，胡涂又无能。〕

主任又出马了，而且现出假装的笑容。

主任是一个胡涂而胆怯的人。胆怯，因为他太有钱了；而在这个边野地区，他又从来没有摸过枪炮。这地区是几乎每个人都能来两手的，还有人靠着它维持生计。好些年前，因为预征太多，许多人怕当公事，于是联保主任这个头衔忽然落在他头上了，弄得一批老实人莫名其妙。

联保主任很清楚这是实力派的阴谋，然而，一向忍气吞声的日子驱使他接受了这个挑战。他起初老是垫钱，但后来他尝到甜头了：回扣、黑粮，等等。并且，当他走进茶馆的时候，招呼茶钱的声音也来得响亮了。而在三年以前，他的大门上已经有了一道县长颁赠的匾额：

尽瘁桑梓

但是，不管怎样，正象他自己感觉到的一般，在这回龙镇，还是有人压住他的。他现在多少有点失悔自己做了糊涂事情，但他佯笑着，满不在意似地接着说道：

“他发气做啥啊，都不是得外人！……”

“你也知道不是外人么？”么吵吵反问，但又并不等候回答，一直嚷叫下去道，“你既知道不是外人，就不该搞我了，告我的密了！”〔两人都承认“不是外人”，可见是一丘之貉。他们之间的矛盾，无非是一场狗咬狗的斗争。〕

“我只问你一句！……”

联保主任又一下站起来了，而他的笑容更加充满一种讨好的意味。

“你说一句就是了！”他接着说，“兵役科甚么人告诉你的？”

“总有那个人呀，”么吵吵冷笑说。“象还是谣言呢！”

“不是！你要告诉我甚么人说的啦。”联保主任说，态度装得异常诚恳。

因为看见么吵吵松了劲，他察觉出可以说理的机会到了。于是就势坐向俞视学侧面去，赌咒发誓地分辨起来，说他一辈子都不会做出这样胆大糊涂的事情来的！

他坐下，故意不注意么吵吵，仿佛视学他们倒是他的对手。

“你们想吧，”他说，摊开手臂，蹙着瘦瘦的铁青的脸蛋，“我姓方的是吃饭长大的呀！并且，我一定要抓他的人做啥呢？难道‘委员长’会赏我个状元当么？没讲的话，这街上的事，一向胡得圆我总是胡的！”〔此地无银三百两，暴露了他内心深处的秘密。他一向那么“会胡”，为什么这回冒险得罪那么吵吵的风险，突然去告密，难道不是指望新县长赏赐点什么？〕

“你才会胡！”么吵吵叹着气抵了一句。

“那总是我吹牛啊!”联保主任无可奈何地辩解说,瞥了一眼他的对手,“别的不讲,就拿救国公债说吧,别人写的多少,你又写的多少?”

他随又把嘴凑近视学的耳朵边呻唤道:

“连丁八字都是五百元呀!”〔反过来揭邪,方暂占上风。〕

联保主任表演得如此精采,这不是没原因的,他想充分显示出事情的重要性,和他对待么吵吵的一片苦心。同时,他发觉看热闹的人已经越来越多,几乎街都快扎断了,漏出风声太不光彩,而且容易引起纠纷。

大约视学相信了他的话,或者被他的态度感动了,兼之又是出名的好好先生,因此他斯斯文文地扫了扫喉咙,开始劝解起么吵吵来。〔矛盾已趋缓和,才出来劝解,足见“好好先生”的性格。〕

“么哥!我看这样啊:人不抓,已经抓了,横竖是为国家,……”

“这你才会说!”么吵吵一下撑起来了,瞪起眼睛问视学道,“这样会说,你那么一大堆,怎么不挑一个送上去呢?”

“好!我两个讲不通。”

视学满脸通红,故意勾下脑袋喝茶去了。

“再多讲点就讲通了!”么吵吵重又坐了下去,接着满脸怒气嚷道,“没有生过娃娃当然会说生娃娃很舒服!今天怎么把你个好好先生遇到了啊:冬瓜做不得甑子?做得。蒸垮了呢?那是要垮呀,——你个老哥子真是!”〔劝解劝到自己头上,恐怕为“好好先生”始所未料。这也反衬出么吵吵确为镇上一霸。〕

他的形容引来一片笑声。但他自己却并不笑,他把他那结实实的身子移动了一下,抹抹胡子,又把袖头两挽,理直气壮地宣告道:

“闲话少讲！方大主任，说不清楚你今天走不掉的！”

“好呀！”主任应声道，一面懒懒退还原地方去，“回龙镇只有这样大一个地方哩，我会往哪里跑？就要跑也跑不脱的。”

联保主任的声调和表情照例带着一种嘲笑的意味，至于是嘲笑自己，或者嘲笑对方，那就凭你猜了。他是经常凭借了这点武器来掩护自己的，而且经常弄得顽强的敌手哭笑不得。人们一般都叫他做软硬人：碰见老虎他是绵羊，如果对方是绵羊呢，他又变成了老虎了。〔对人物性格的生动概括，与他前面一系列表现相吻合。〕

当他回到原位的时候，毛牛肉一面吞服着戒烟丸，生气道：

“我白还懒得答呢，你就让他吵去！”

“不行不行，”监爷意味深长地说，“事情不同了。”〔联保主任一方，内部意见也不一致，显出整个矛盾的曲折与复杂。〕

监爷一直这样坚持自己的意见，是颇有理由的。因为他确信这镇上正在对准联保主任进行一种大规模的控告，而邢大老爷，那位全县知名的绅耆，可以使这种控告成为事实，也可以打消它。这也就是说，现在联络邢家是个必要措施。何况谁知道新县长是怎样一副脾气的人呢！〔再次呼应“新县长”，悬念加强。〕

这时候，茶堂里的来客已增多了。连平时懒于出门的陈新老爷也走来了。〔来客增多，突出一位，情节发展十分自然。〕新老爷是前清科举时代最末一科的秀才，当过十年团总，十年哥老会的头目，八年前才退休的。他已经很少过问镇上的事情了，但是他的意见还同团总时代一样有效。

新老爷一露面，茶客们都立刻直觉到：么吵吵已经布置好一台讲茶了。茶堂里响起一片零乱的呼唤声。有照旧坐在座位

上向堂倌叫喊的，有站起来叫喊的，有的一面挥着钞票一面叫喊，但是都把声音提得很高很高，深恐新老爷听不见。〔如此恭维，威势胜于么吵吵出场。〕

其间一个茶客，甚至于怒气冲冲地吼道：

“不准乱收钱啦！嗨！这个龟儿子听到没有？……”

于是立刻跑去塞一张钞票在堂倌手里。

在这种种热情的骚动中间，争执的双方，已经很平静了。联保主任知道自己会亏理的，他正在积极地制造舆论，希望能于自己有利。而么吵吵则一直闷着张脸，这是因为当着这许多漂亮人物面前，他忽然深切地感觉到，既然他的老二被抓，这就等于说他已经失掉了面子！〔把表面冲突，引向深刻的内心矛盾。〕

这镇上流行着这样一种风气的，凡是照规矩行事的，那就是平常人，重要人物都是站在一切规矩之外的。比如陈新老爷，他并不是个惜疼金钱的脚色，但是就连打醮这类事情，他也没有份的；否则便会惹起人们大惊小怪，以为新老爷失了面子，和一个平常人没多少区别了。〔先作暗示，陈新老爷在镇上是最有面子的一个人物，与他后来调解无效丢面子，成对照。〕

面子在这镇上的作用就有如此厉害，所以么吵吵闷着张脸，只是懒懒地打着招呼。直到新老爷问起他是否欠安的时候，这才稍稍振作起来。

“人倒是好的，”他苦笑着说，“就是眉毛快给人剪光了！”

接着他又一连打了一串干燥无味的哈哈。

“你瞎说！”新老爷严正地切断他，“简直瞎说！”

“当真哩！不然，也不敢劳驾你哥子动步了。”

为了表示关切，新老爷深深叹了口气。

“大哥有信来没有呢？”新老爷接着又问。

“他也没办法呀！……”〔几句简单的对话，点出他们之间非同寻常的关系。〕

么吵吵呻唤了。

“你想吧，”为了避免人们误会，以为他的大哥也成了没面子的脚色了，他随又解释道，“新县长的脾气又没有摸到，叫他怎么办呢？常言说，新官上任三把火，又是闹起要整顿役政的，谁知道他会发些什么猫儿毛病？前天我又托蒋门神打听去了。”〔最后“托蒋门神”一句，似乎在言谈中无意带出，不受人注意，其实是一个重要伏笔。〕

“新县长怕难说话，”一个新近从城里回来的小商人插入道，“看样子就晓得了：随常一个人在街上串，戴他妈副黑眼镜子……”〔突出新县长的行动与外貌特征，如见其人。而越烘托新县长“难说话”，这场纠纷如何了结，越引起读者的关注与期待。〕

严肃沉默的空气没有让小商人说下去。

接着，也没有人敢再插嘴，因为大家都不知道应该如何表示自己的感情。表示高兴吧，这是会得罪人的，因为情形的确有些严重；但说是严重吧也不对，这又会显得邢府上太无能了。所以彼此只好暧昧不明地摇头叹气，喝起茶来。〔不直言其严重性，而以群众的心理状态相烘托。〕

看见联保主任似乎正在考虑一种行动，毛牛肉包着丸药，小声道：

“不要管他！这么快县长就叫他们喂家了么？”

“去找找新老爷是对的！”监爷意味深长地说。

这个脸面浮肿、常以足智多谋自负的没落士绅，正投了联保主任的机，方治国早就考虑到这个必要的措施了。使得他迟疑的，是他觉得，比较起来，新老爷同邢家的关系一向深厚得

多，他不一定捡得到便宜。虽然在派款和收粮上面，他并没有对不住新老爷的地方；逢年过节，他也从未忘记送礼，但在几件小事情上，他是开罪过新老爷的。〔又引出他们之间的矛盾，使事态更复杂。〕

比如，有一回曾布客想抵制他，抬出新老爷来，说道：

“好的，我们到新老爷那里去说！”

“你把时候记错了！”主任发火道，“新老爷吓不倒我！”

后来，事情虽然照旧是在新老爷的意志下和平解决了的，但是他的失言一定已经散播开去，新老爷给他记下一笔帐了。但他终于站了起来，向着新老爷走过去了。

这个行动，立刻使得人们很振作了，大家全都期待着一个新的开端。有几个人在大声喊叫堂倌拿开水来，希望缓和一下他们的紧张心情。么吵吵自然也是注意到联保主任的攻势的，但他不当作攻势看，以为他的对手是要求新老爷调解的，但他猜不准这个调解将会采取一种什么方式。

而且，从么吵吵看来，在目前这样一种严重问题上，一个能够叫他满意的调解办法，是不容易想出来的。这不能道欠了事，也不能用金钱的赔偿弥补，那么剩下来的只有上法庭起诉了！但一想到这个，他就立刻不安起来，因为一个决心整饬役政的县长，难道会让他占上风？！〔矛盾渐渐聚向焦点：新县长如果决心整顿，么吵吵就要倒霉；而如果不肯得罪么吵吵及其背后一伙人，整顿岂不成了骗局？这是一场“好戏”，人们拭目以待。〕

么吵吵觉得苦恼，而且感觉一切都不对劲。这个一向坚实乐观的汉子，第一次遭到烦扰的袭击了，简直就同一个处在这种境况的平常人不差上下：一点抓拿没有！〔与他出场时的威风相对照，越显出问题之严重。〕



他忽然在桌子上拍了一掌，苦笑着自言自语道：

“哼！乱整吧，老子大家乱整！”

“你又来了！”俞视学说，“他总会拿话出来说嘛。”

“这还有甚么说的呢？”么吵吵苦着脸反驳道，“你个老哥子怎么不想想啊：难道甚么天王老子会有这么大的面子，能够把人给我取回来么？！”

“不是那么讲。取不出来，也有取不出来的办法。”

“那我就请教你！”么吵吵认真快发火了，但他尽力克制着自己，“甚么办法呢？！——说一句对不住了事？——打死了让他赔命？……”

“也不是那样讲。……”

“那又是怎样讲呢？”么吵吵毕竟大发其火，直着嗓子叫了，“老实说吧，他就没有办法！我们只有到场外前大河里去喝水了！”

这立刻引起一阵新的骚动。全都预感到精采节目就要来了。

〔紧锣密鼓，制造紧张气氛。〕

一个站在阶沿下人堆里的看客，大声回绝着朋友的催促道：

“你走你的嘛，我还要玩一会！”

提着茶壶穿堂走过的堂倌，也在兴高采烈叫道：

“让开一点，看把脑袋烫肿！”

在当街的最末一张茶桌上，那里离么吵吵隔着四张桌子，一种平心静气的谈判已经快要结束。但是效果显然很少。因为长条子的陈新老爷，忽然气冲冲站起来了。〔连常以足智多谋自负的陈新老爷也发了怒，事情确已非同小可。〕

陈新老爷仰起瘦脸，颈子一扭，大叫道：

“你倒说你娃条鸟啊！”

但我随又坐了下去，手指很响地击着桌面。

“老弟！”他一直望着联保主任，几乎一字一顿地说，“我不会害你的！一个人眼光要放远大一点，目前的事是谁也料不到的！——懂么？”

“我懂呵！难道你会害我？”

“那就该听大家的劝呀！”

“查出来要这个啦，——我的老先人！”

联保主任苦涩地叫着，同时用手掌在后颈上一比：他怕杀头。

这的确也很可虑，因为严惩兵役舞弊的明令，已经来过三四次了。这就算不作数，我们这里隔上峰还远，但是县长对于我们全然不相同了：他简直就在你的鼻子前面。并且，既然已经把人抓起来了，就要额外买人替换，一定也比平日困难得多。

加之，前一任县长正是为了壮丁问题被撤职的，而新县长一上任便宣称他要扫除役政上的种种积弊。谁知道他是不是也如一般新县长那样，上任时候的官腔总特别打得响，结果说过算事，或者他硬要认真地干一下？他的脾气又是怎样的呢？……

此外，联保主任还有一个不能冒这危险的重大理由。他已经四十岁了，但他还没有取得父亲的资格。他的两个太太都不中用，虽然一般人把责任归在这作丈夫的先天不足上面，好象就是再活下去，他也永远无济于事，作不成父亲。

然而，不管如何，看光景他是决不会冒险了。所以停停，他又解嘲地继续道：

“我的老先人！这个险我不敢冒。认真是我告了他的密都说得过去！……”

他佯笑着，而且装做得很安静。同么吵吵一样，他也看出了事情的诸般困难的，而他首先应该矢口否认那个密告的责任。但他没有料到，他把新老爷激恼了。〔激怒新老爷，主要就在各方包括新老爷自己都没摸到新县长的底，曲笔描写，含而不露。〕

新老爷没有让他说完，便很生气地反驳道：

“你这才装呢！可惜是老爷亲自听兵役科说的！”

“方大主任！”么吵吵忽然直接地插进来了，“是人做出来的就撑住哇！我告诉你：赖，你今天无论如何赖不脱的！”

“嘴巴不要伤人啊！”联保主任忍不住发起火来。

他态度严正，口气充满了警告气味；但是么吵吵可更加蛮横了。

“是的，老子说了：是人做出来的你就撑住！”

“好嘛，你多凶啊。”

“老子就是这样！”

“对对对，你是老子！哈哈！……”

联保主任响着干笑，一面退回自己原先的坐位上去。他觉得他在全镇的市民面前受了侮辱，他决心要同他的敌人斗到底了。仿佛就是拚掉老命他都决不低头。〔软硬人忽又硬起来，不仅矛盾突变，人物性格也有了深度。〕

联保主任的幕僚们依旧各有各的主见。毛牛肉说：

“你愈让他愈来了，是吧！”

“不行不行，事情不同了。”监爷叹着气说。〔软硬人两位幕僚，也是一软一硬性格。这与主人相配合，越劝越热闹，增强了小说的戏剧性。〕

许多人都感到事情已经闹成僵局，接着来的一定会是漫骂，是散场了。因为情形明显得很，争吵的双方都是不会动拳头的。

那些站在大街上看热闹的，已经在准备回家吃午饭了。

但是，茶客们却谁也不能轻易动身，担心有失体统。并且新老爷已经请了么吵吵过去，正在进行一种新的商量，希望能有一个顾全体面的办法。虽然按照常识，一个二十岁的青年人的生命，绝不能和体面相提并论，而关于体面的解释也很不一致。

然而，不管怎样，由于一种不得已的苦衷，么吵吵终于是让步了。〔不让矛盾直线发展，一下子推向高潮，这是艺术描写中的抑制手法。〕

“好好，”他带着决然忍受一切的神情说，“你照你哥子说的做吧！”

“那么方主任，”新老爷紧接着站起来宣布说，“这一下就看你怎样，一切用费么老爷出，人由你找；事情也由你进城去办；办不通还有他们大老爷，——”

“就请大老爷办不更方便些么？”主任嘴快地插入说。

“是呀！也请他们大老爷，不过你负责就是了。”

“我负不了这个责。”

“甚么呀？！”

“你想，我怎么能负这个责呢？”

“好！”

新老爷简捷地说，闷着脸坐下去了。他显然是被对方弄得不快意了；但是，沉默一会，他又耐着性子重新劝说起来。

“你是怕用的钱会推在你身上吧？”新老爷笑笑说。

“笑话！”联保主任毫不在意地答道：“我怕什么？又不是我的事。”

“那又是甚么人的事呢？”

“我晓得的呀！”

联保主任回答这句话的时候，带着一种做作的安闲态度，而且嘲弄似地笑着，好象他是甚么都不懂得，因此什么也不觉得可怕；但他没有料到么吵吵冲过来了。而且，那个气得胡子发抖的汉子，一把扭牵他的领口就朝街面上拖。〔“不会动拳头的”居然动起拳头来打架，这种反常描写，使性格刻划更加鲜明。〕

“我晓得你是个软硬人！——老子今天跟你拚了！……”

“大家都是面子上的人，有话好好说啊！”茶客们劝解着。

然而，一面劝解，一面偷偷溜走的也就不少。堂倌已经在忙着收茶碗了。监爷在四处向人求援，昏头昏脑地胡乱打着漩子，而这也正证明着联保主任并没有白费自己的酒肉。

“这太不成话了！”他摇头叹气说，“大家把他们分开吧！”

“我管不了！”视学边往街上溜去边说，“看血喷在我身上。”毛牛肉在收捡着戒烟丸药，一面叽叽咕咕嚷道：

“这样就好！哪个没有生得有手么？好得很！”

但当丸药收捡停当的时候，他的上司已经吃了亏了。联保主任不断淌着鼻血，左眼睛已经青肿起来。他是新老爷解救出来的，而他现在已经被安顿在茶堂门口一张白木圈椅上面。〔一场厮打，如奇峰突起，终将矛盾推到高潮。〕

“你姓邢的是对的！”他摸摸自己的肿眼睛说，“你打得好！……”

“你嘴硬吧！”么吵吵气喘吁吁地唾着牙血，“你嘴硬吧！”

毛牛肉悄悄向联保主任建议，说他应该马上找医生诊治一下，取个伤单；但是他的上司拒绝了他，反而要他赶快去雇滑杆。因为联保主任已经决定立刻进城控告去了。〔前面几次明写新县长决心整顿役政，此处暗垫一笔，为向结尾过渡作准备。〕

联保主任的眷属，特别是他的母亲，那个以吝啬出名的小老

太婆，早已经赶来了。

“噢，兴这样打么？”她连连叫道，“这样眼睛不认人么？！”

〔纠纷后反应之一。〕

那么太太则在丈夫耳朵边报告着联保主任的伤势。

“眼睛都肿来象毛桃子了！……”〔纠纷后反应之二。〕

“老子还没有打够！”唾着牙血，么吵吵吸口气说。

别的来看热闹的妇女也很不少，整个市镇几乎全给翻了转来。吵架打架本来就值得看，一对有面子的人物弄来动手动脚，自然也就更可观了！因而大家的情绪比看把戏还要热烈。

〔纠纷后反应之三。这些反应，从当事者家属，到整个市镇居民，写得既有声势，又富于层次。〕

但正当这人心沸腾的时候，一个左腿微跛，满脸胡须的矮汉子忽然从人丛中挤了进来。这是蒋米贩子，因为神情呆板，大家又叫他蒋门神。前天进城赶场，么吵吵就托过他捎信的，因此他立刻把大家的注意一下子集中了。那首先抓住他的是那么太太。〔他在这关键时刻出场，似乎被人忘却时出场，不仅与前呼应，而且格外引人注目。〕

这是个顶着假发的肥胖妇人，爱做作，爱饶舌，诨名九娘子。她颤声颤气〔这是什么时候、什么场合，还如此做作？抓住典型神态，人物刻划十分传神。〕问那米贩子道：

“托你打听的事情呢？……坐下来说吧！”

“打听的事情？”米贩子显得见怪似地答道，“人已经出来啦。”

“当真的呀！”许多人吃惊了，一齐叫了出来。〔唯其不敢信，才成特意强调，要比一下子讲出原委，印象更加强烈、深刻。〕

“那还是假的么？我走的时候，还在十字口茶馆里打牌

呢。昨天夜里点名，他报数报错了，队长说他没资格打国仗，就开革了；打了一百军棍。”〔这确是一件出人意外的怪事。显然，那一百军棍，是为掩人耳目，并非实打；否则，刚受过重罚，他还怎能在“十字架茶馆里打牌呢”？这件怪事，是对国民党反动派当权人物新县长多么有力的揭露。〕

“一百军棍？！”又是许多声音。

“不是大老爷面子大，你就再挨几个一百也出来不了呢。起初都讲新县长厉害，其实很好说话。前天大老爷请客，一个人老早就跑去了：戴他妈副黑眼镜子……”〔彻底揭开新县长“整顿役政”的骗局。〕

米贩子叙说着，而他忽然一眼注意到了么吵吵和联保主任。

“你们是怎样搞的？你牙齿痛吗？你的眼睛怎么肿啦？……”

〔一出闹剧，到此结束，这些营私舞弊、互相勾结又尔虞我诈的头面人物，都大出其丑，真是莫大的讽刺。〕

小说作于一九四〇年。它的艺术技巧，突出地表现在人物塑造上。作家刻划如此众多的个性鲜明的人物，有多种手法：

或赋予主要人物以贯穿动作，在矛盾发展的各个阶段，通过他们自己的行动与语言，逐步显示其性格，如方治国与那么吵吵；

或抓住人物的主要性格特征，多次反复描写，如张三监爷、黄毛牛肉与俞视学在“帮闲”过程中，总是重复着一样的态度，一样的语言，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或在关键时刻出场，人们视之甚高，充分烘托，而实际表现却十分平庸，如陈新老爷；

或借助细节，勾勒人物的面貌，如那么太太九娘子；

或把人物推到幕后，几经点染，最后“亮相”，如“戴他妈副黑眼镜子”的新县长……

总之，所有的人物都卷进矛盾之中，以不同的方式表现着自己，栩栩如生。

小说再一个艺术特色是，矛盾处理富有戏剧性。茶馆里发生一场纠纷，如果仅仅描写双方争吵与打架，恐怕比较单调。但是，作者善于制造气氛，设置悬念，把集中的幕前事件与丰富的幕后情景交织起来，既在人物的行动中推进矛盾，又抑制矛盾直线上升，使它渐渐到达高潮。这就象一出戏，矛盾曲折发展，情节波澜起伏，结局出人意外又合乎情理，十分令人耐看。

此外，场面集中，放得开，收得拢，绝无枝蔓与闲笔，也是小说的一个重要艺术特色。



# 在 医 院 中

丁 玲

## 一

12月里的末尾，下过了第一场雪，小河大河都结了冰，风从收获了的岗上吹来，刮着拦牲口的篷顶上的苇杆，呜呜的叫着，又迈步到沟底下去了。草丛里藏着的野雉，便刷刷的整着翅子，更钻进那些石缝或是土窟洞里去。白天的阳光，照射在那些冰冻了的牛马粪堆上，蒸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几个无力的苍蝇在那里打旋，可是黄昏很快的就罩下来了，苍茫的，凉幽幽的从远远的山岗上，从刚刚可以看见的天际边，无声的，四面八方的靠近来，鸟鹊都打着寒战，狗也夹紧了尾巴。人们便都回到他们的家，那唯一的藏身的窑洞里去了。〔本文原载一九四一年十一月《谷雨》。开头这段景物描写，从各个方面渲染环境的艰苦，带有陕北农村浓厚的地方色彩。〕

那天，正是这时候，一个穿灰色棉军服的年轻女子，跟在一个披一件羊皮大衣的汉子后面，从沟底下的路上走来。这女子的身段很伶俐，又穿着男子的衣服，简直就象一个未成年的孩子似的，她在有意的做出一副高兴的神气，睁着两颗圆的黑的小眼，欣喜的探照荒凉的四周。〔两人同时出场，着重描写一人。又由于背景广阔，她的形象相当突出。〕

“我是没有什么工作经验的，将来麻烦你的时候一定很多，总请你帮忙才好啦！李科长！你是老革命，鄂豫皖来的

吧？”〔以此简单的寒暄式对话，揭示丰富的内容：人物行动的目的，人物之间的关系，以及人物的经历。笔触从容、自然。〕

她现在很惯于用这种声调了，她以为不管到什么机关去，总得先同这些事务工作人员弄好。在学校的时候，每逢到厨房打水，到收发科取信，上灯油，拿炭，就总是拿出这末一副讨好的声音，可是倒并不显得卑屈，只见其轻松的。

走在前边的李管理科长，有着一般的管理科长不急不徐的作风，俨然将军似的披着一件老羊皮大衣。〔前面已写他是“一个披一件羊皮大衣的汉子”，这里重复一笔，是为突出他的“将军似的”风度，而加“俨然”一词，含贬意。〕他们在有的时候显得很笨，有时却很聪明。他们会使用军队里最粗野的骂人术语，当勤务员犯了错误的时候，他们也会很微妙的送一点鸡，鸡蛋，南瓜子给秘书长，或者主任。〔明明写他，却连用三个“他们”，指代分明，这些作风就有了代表性。〕这并不要紧，因为只由于他的群众工作好，不会有其它什么嫌疑的。〔由于李科长与那个年轻女子分开来描写，他也给人很深的印象。〕

他们从那边山腰又转到这边山腰，在沟里边一望，曾闪过白衣的人影，于是那年轻女子便大大的嘘了一口气，象特意要安慰自己说：“多么幽静的养病的所在啊！”

她不敢把太愉快的理想安置得太多，却也不敢把生活想得太坏，失望和颓丧都是她所怕的，所以不管遇着怎样的环境，她都好好的替它做一个宽容的恰当的解释。仅仅在这一下午，她就总是这末一副恍恍惚惚，却又装得很定心的样子。〔走向一个新的环境，人物的心理活动自然比较复杂。〕

跟在管理科长的后边，走进一个院子，而且走进一个窑洞。这就是她要住下来的。这简直与她的希望相反，这间窑决不会很小，决不会有充足的阳光，一定还很潮湿。当她一置身

在空阔的窑中时，便感觉得在身体的四周，有一种怕人的冷气袭来，薄弱的，黄昏的阳光照在那黑的土墙上，浮着一层凄惨的寂寞的光，人就象处在一个幽暗的，却是半透明的那末一个世界，与现世脱离了似的。

她看见她小皮箱和铺盖卷已经孤零零的放在那冷地上。〔这里描写的环境更艰苦，因而人物的心情更低沉，情景相融。〕

这李科长是一个好心的管理科长，他在动手替她把那四根柴柱支着的铺整理起来了。

“你的被这样的薄！”他抖着那薄饼似的被子时不禁忍不住的叫起来了。即在队伍里象这样薄的被子也不多见的。〔前面在路上，以“她”为主，展示人物之间的关系。这里，以“他”为主，进一步揭示一种新的关系：同志式的关心与爱护。〕

她回顾了这大窑，心也不觉的有些忐忑，但她是不愿向人要东西的，她说：“我不大怕冷。”

在她的铺的对面，已经有一个铺得很好的铺，他告诉她那是住着一个姓张的医生的老婆，是一个看护。于是她的安静的，清洁的，有条理的独居的生活的梦想又破灭了。但她却勉强的安慰自己：“住在这样大的一间窑里，是应该有个伴的。”

那位管理科长不知怎样一搞，床却碎在地下了。他便匆匆的走了，大约是找斧子去的吧。〔人物下场，目的明确。这也造成了对女主人公进行充分描写的契机。〕

这年轻女子便蹲在地上将这解体的床铺诊治起来，她找寻着可以使用的工具，她看见靠窗户放有一张旧的白木桌。假如不靠着什么那桌子是站不住的，桌子旁边随便的躺着两张凳子。这新办不久的医院里的家具，也似乎是从四方搜罗来的残废者啊！〔“窥一斑而见全豹”，可见医院的简陋。〕

用什么方法可以打发走这目前的无聊的时光呢，那管理科

长又没有来？她只好踱到院子里去。院子里的一个粪堆和一个草堆连接起来了，简直没有插足的地方。两个女人跪在草堆里，浑身都是草屑，一个掌着铡刀，一个把着草束，专心的铡着，而且播弄那些切碎了的草。

她站在她们旁边，看了一会，和气地问道：“老乡！吃过了没有？”

“没座啦！”于是她们停住了手的动作，好奇的，呆呆的来打量她，并且有一个女人就说了：“呵！又是来养娃娃的呵！”她一头剪短了的头发乱蓬得象个孵蛋的母鸡尾巴。而从那头杂乱得象茅草的发中，露出一块破布片似的苍白的脸，和两个大而无神的眼睛，有着鱼的表情。〔女主人公出场已久，还没描写她的肖像；对这个女人的肖像，却作如此细致的描写。这是笔触的深入；从她接触的环境，进而到她所要接触的人。〕

“不，我不是来养娃娃的。是来接娃娃的。”在没有结过婚的女子一听到什么养娃娃的话，如同吃了一个苍蝇似的心里涌起了欲吐的嫌厌。

在朝东那面的三个窑里，已经透出微弱的淡黄色的灯光。有初生婴儿的啼哭。这是她曾熟悉过的一种多么挟着温柔和安慰的小小生命的呼唤呵。这呱呱的声音带了无限的新鲜来到她胸怀，她不禁微微开了嘴，舒展了眉头，向那有着灯光的屋子里，投去一缕甜适的爱抚：“明天，明天我要开始了！”〔两段相比，方见年轻姑娘所特有的微妙心理。〕

再绕到外边时，暮色更低的压下来了。沟底下的树丛只成了模糊的一片。远远的半山中，穿着一条灰色的带子，晚霞在那里飘荡。虽说没有多大的风。空气却刺骨的寒冷。她只好又走回来，她惊奇的跑回已经有了灯光的自己的住处。管理科长什么时候走回来的呢。她的铺也许弄妥当了。她到屋里时，却

只见一个穿黑衣的女同志端坐在那已有的铺上，就着一盏麻油灯整理着一双鞋面，那麻油灯放在两张重叠起来的凳上。

“你是新来的医生，陆萍么？”当她问她的时候，就象一个天天见惯了的人似的那末坦直和自然，随便的投来了一瞥，又去弄她的鞋面去了。还继续的哼着一个不知名的小调。〔她的确切身份与名字，到此才点明。她遇到了一个“坦率”的女人。这个女人，和她同室而居，要和她作伴，自然要作更细致的描写。〕

她一点也没有注意从这新来的陆萍那里是送来了如何的高兴。她只用平淡的节省的字眼在回答她。她好象一个老旅行者，在她的床的对面，多睡一个人或少睡一个人或更换一个人都是一样，没有什么可以引起波动的。她把鞋面翻看了一回之后，便把铺摊开了。却又不睡，只坐在被子里，靠着墙，从新又唱着一个陕北小调。〔重复地唱小调，进一步揭示她的开朗性格。〕

陆萍又去把那几根柴柱拿来敲敲打打，怎末也安置不好，她只好把铺开在地上，决心熬过这一夜。她又坐在被子里，无所谓的把那个张医生的老婆打量起来了。

她不是很美丽吗，她有一个端正的头型，黑的发不多也不少，五官都很匀正，脖项和肩胛也很适衬，也许正是宜于移在画布上去的线条，可是她仿佛没有感情，既不温柔，也不凶暴，既不显得聪明，又不见得愚蠢，她答应她一些话语，也述说过，也反问过她，可是你是无法窥测出她是喜悦呢，还是厌憎。〔她的美丽的外貌与呆板的感情，都表现为陆萍的感觉。这就有一个特定的角度，而不是孤立的描写。〕

忽然那看护象被什么针刺了似的，陡的从被子里跳出来了，一直冲了出去。陆萍听见她推开了隔壁的老百姓的门，一边说着些什么，带着高兴的走了进去，那曾因她跑走时鼓起一

阵大风的被子，有大半拖在地上。

现在又只剩陆萍一个人。被子老裹不严，灯因为没有油只剩一点点凄惨的光。老鼠出来了，先是在对面床底下，后来竟跳到她的被子上来了。她蜷卧在被子里，也不敢脱衣裳，寒冷不容易使人睡着。她不能不想到许多事，仅仅这一下午所碰到的也就够她去消磨这深夜的时候了。她竭力安慰自己，鼓励自己，骂自己，又替自己建筑着新的希望的楼阁，努力使自己在楼阁中睡去，可是窑对面牛棚里的牛，不断的嚼着草根，还常常用蹄子踢着什么。她再张开眼时，房子里已经漆黑，灯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熄灭，老鼠便更勇敢的迈过她的头。〔只剩她一个人，又在夜里，又有老鼠出没，为心理描写创造了有利的时机。〕

很久之后，才听到隔壁的窑门又开了。医生的老婆便风云叱咤的一路走回来，门大声的响着，碰倒了一张凳子，又踩住了自己的被子，〔这是一个精心设计的细节：上面写被子“有大半拖在地上”，为伏笔；接着，“灯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熄灭”，准备了条件；此刻“踩住了自己的被子”，结果引出下面一番粗野的咒骂。〕于是她大声的骂“狗禽的，操他奶奶的管理员，给这末一滴儿油，一点便黑了，真他妈拉格屁！”她连串的熟悉的骂那些极其粗鲁的话，她从那些大兵们学的很好，不过即使她这末骂着的时候，也并看不出她有多大的憎恨，或是显得猥亵。

〔至此，完成对医生的老婆的性格刻画：坦率、呆板、粗野。这一切，都通过陆萍的感觉来表现，所以小说并未分散笔力，描写的中心仍然集中在女主人公身上。〕

陆萍这时一声也不响，她从嘴唇的动弹中，辨别出她适才一定吃过什么很满意的東西了。那看护摸上床之后，头一着枕，便响起很匀称的鼾声。〔陆萍久久难眠，看护触枕即着，形

## 二

陆萍是上海一个产科学学校毕业的学生，是依照她父亲的理想，才进去了两年，她自己就感到她是不适宜于做一个产科医生。她对于文学书籍更感到兴趣，她有时甚至讨厌一切医生，但仍整整住了4年。八一三的炮火把她投进了战争，她到伤兵医院去服务，耐心的为他们洗换，替他们写信给家里，常常为了一点点的须索奔走。她象一个母亲一个情人似的看护着他们。他们也把她当着是一个母亲一个情人似的依靠着。他们伤好了，她为他们愉快。可是他们走了，有的向她说了声再会，也有来一封道谢的信，可是也就不会再有消息。她便悄悄的拿回那寂寞的感情，再投掷到新来的伤兵身上。这样的流浪生活，几乎消磨了一整年，她受了很多的苦，辗转的跑到了延安，才做了抗大的学生。她自己感觉到在内在的什么地方有些改变，她用心的啃着从未接触过的一些书籍，学着在很多人面前发言。她仿佛看见了自己的将来，一定是以一个活跃的政治工作者的面目出现。她很年轻，才20岁，自恃着聪明，她满意这生活，和这生活的道路。她不会浪费她的时间，和没有报酬的感情。在抗大又住了一年，她成了一个共产党员。〔交代陆萍的经历，由于按时间顺序叙述，又有明显的阶段，因而线索清楚，层次分明。〕而这时政治处的主任找她谈话了，为了党的需要，她必须脱离学习到离延安40里地的一个刚开办的医院去工作。而且医务工作应该成为她终身对党的贡献的事业。她声辩过，说她的性格不合，她可以从事更重要的或更不重要的。甚至她流泪了。但这些理由不能够动摇那主任的决心，就是不能推翻决议。除了服从没有旁的办法。支部书记也来找她谈话，小组

长成天钉着她谈。〔政治处主任、支部书记、小组长找她谈话，没有对话，不形成场面，而用简洁的叙述。这除了节约篇幅外，还使情节发展比较明快。〕她讨厌那一套。那些理由她全懂，事实是要她割断这一年来她所憧憬的光明前途，又重复回到旧有的生活，她很明白，她决不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医生，她不过是一个很普通的产婆，或者有没有都没有什么关系。她是一个富于幻想的人，而且有能耐去打开她生活的局面。可是“党”，“党的需要”的铁箍套在头上，她能违抗党的命令么？能不顾这铁箍么，这由她自己套上来的？她只有去，但她却说好只去做一年。而且打扫了心情，用愉快的调子去迎接该到来的生活，伊里基不说过吗？“不愉快只是生活的耻辱”。于是她到医院来了。〔她的经历以及如何来到医院，都着眼于她的矛盾。所以，整个这段叙述，除表明事情的来龙去脉以外，对揭示她的性格与生活理想，起重要作用。〕

院长是一个四川人，种田的出身，后来参加了革命，在军队里工作得很久。他对医务完全是外行。他以一种对女同志并不须要尊敬和客气的态度接见陆萍，象看一张买草料的收据那样懒洋洋的神气读了她的介绍信，又钉着她瞪了一眼：“唔，很好！留在这里吧。”但他是很忙的，他不能同她多谈。对面屋子里住得有指导员，她可以去找他。于是他不再望她了，端坐在那里，也并不动手作别事。〔论人物本身的地位，在医院莫过于院长，但他不是小说的主要描写对象，因而他的经历，只用一句话交代。这个“接见”场面，由于抓住了院长的两个特征——外行与忙，因而描写虽简单，他的性格、神态、为人与作风，还是相当突出。〕

指导员黄守荣同志，一副八路军里青年队队长的神气。很谨慎，却又很爱说话，衣服穿得很整齐。表现一股很朴直很幼



稚的热情。有点羞涩，却又企图装得大方。〔与上面写院长不同，他的性格特征，直接介绍出来。〕

他告诉她这里的困难，第一，没有钱，第二，刚搬来，群众工作还不好，动员难，第三，医生太少，而且几个负责些的都是外边刚来的，不好对付。〔应为对话内容，变成直接叙述，简短又明确。〕

把过去历史，做过连指导员的事也同她说了。他是多么想到连上去呵。

从指导员房里出来之后，在一个下午还遇了几个有关系的同事。那化验室的林莎，在用一种怎样敌意的眼睛来望她。林莎有一对细的弯的长眼，笑起来的时候眯成一条半圆形的线，两角往下垂，眼皮微微肿起，露出细细的引逗人的光辉。好似在等着什么爱抚，好似在问人：“你看，我还不够漂亮么？”可是她对着刚来的陆萍，眼睛只显出一种不屑的神气：“哼！什么地方来的这产婆，看那寒酸样子！”她的脸有很多的变化，有时象一朵微笑的花，有时象深夜的寒星。她的步法非常停当。用很慢的调子说话，这种沉重又显得柔媚，又显得傲慢。

陆萍只憨憨的对她笑，心里想：“我会怕你什么呢，你敢用什么来向我骄傲？我会让你认识我。”她既然有了这样的信心，她就要做到。〔遇见林莎，虽没相遇场面，但两人的心理状态，都有细致描写。双方的鄙视，虽用了引号，但不表现为对话，完全是年轻姑娘的细腻感情。〕

又碰到一个在抗大的同学，张芳子，她在这里做文化教员。这个常常喜欢在人面前唱唱歌的人，本来就未引起过她的好感的。这是一个最会糊糊涂涂的懒惰的打发去每一个日子的人。她有着很温柔的性格，不管伸来怎样的臂膀，她都不忍心拒绝的，可是她却很少朋友，这并不会由于她有什么孤僻的性格，只不过

因为她象一个没有骨头的人，烂棉花似的没有弹性，不能把别人的兴趣绊住。陆萍在刚看见她时，还涌起一阵欢喜，可是再看看她那庸俗的平板的脸孔时，心就象沉在海底下似的那末平稳，那末凉。〔碰到张芳子，与遇林莎写法不同：因是同学，本已熟识，无需描写她的外貌；而从陆萍的感觉，直接揭示她的性格。〕

她又去拜访了产科主任王梭华医生，他有一位浑身都是教会女人气味的太太——她是小儿科医生。她总用着白种人看有色人种的眼光来看一切，象一个受怨的仙子下临凡世，又显得慈悲，又显得委屈。只有她丈夫给了陆萍最好的印象，这是一个有绅士风的中年男子，面孔红润，声音响亮，时时保持住一种事务上的心满意足，虽说她看得出他只不过是一种资产阶级所惯有的虚伪的应付，然而却有精神，对工作热情，她并不喜欢这种人，也不需要这种人做朋友，可是在工作上她是乐意和这人合作的。她不敢在那里坐的很久，那位冷冷的坐在侧边的夫人总使她害怕，即使在她和气和做得很明朗的气氛之下，她也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压抑。〔产科主任是上司，所以特地前往拜访，又与上面两人相见不同。〕

不管这种种的现象，曾给与多少不安和徬徨，然而在睡过了一夜之后，她都把它象衫袖上的尘土抖掉了。她理性的批判了那一切。她又非常有原气的跳了起来，她自己觉得她有太多的精力，她能担当一切。她说，让新的生活好好的开始吧。〔艰苦的环境，冷漠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她却仍然挺身起来迎接新生活，对这两者描写得越充分，就越反衬出她的性格的坚强。〕

### 三

每天把早饭一吃过，只要没有特别事故，她可以不等主任医生，就轮流到五间产科病室去察看。这儿大半是陕北妇

女，和很少的几个××，××或××的学生。她们都很欢迎她，每个人都用担心的，谨慎的眼睛来望她，亲热的喊着她的名字，琐碎的提出许多关于病症的问题，有时还在她面前发着小小的脾气，女人的爱娇。每个人的希望都寄托在她的身上。象这样的情形在刚开始，也许可以给人一些兴奋和安慰，可是日子长了，天天是这样，而且她们并不听她的话。她们好象很怕生病，却不爱干净，常常使用没有消毒过的纸，不让看护洗濯，生产还不到三天就悄悄爬起来自己去上厕所，甚至她们还很顽固。实际她们都是做了母亲的人，却要别人把她们当着小孩子看待，每天重复着那些叮咛的话，有时也得假装生气，但结果房子里仍旧很脏，做勤务工作的看护没有受过教育，什么东西都塞在屋角里。洗衣员几天不来，院子里四处都看得见有用过的棉花和纱布，养育着几个不死的苍蝇。她没办法，只好带上口罩，用毛巾缠着头，拿一把大扫帚去扫院子。一些病员，老百姓，连看护在内都围着看她。不一会，她们又把院子弄成原来的样子了。谁也不会感觉的有什么抱歉。〔对她每天的工作，不以某一天，某个场面，作具体描写；而作概括叙述，显得更集中，反映的面也更广阔，几乎可见医院的全貌。〕

除了这位张医生的老婆之外，还有一位不知是哪个机关的总务处长的老婆也在这里。她们都是产科室的看护，她们一共学了三个月看护知识，可以认几十个字，记得十几个中国药名。她们对看护工作既没有兴趣，也没有认识。可是她们不能不工作。新的恐慌在压迫着。从外面来了一批又一批的女学生，离婚的案件经常被提出。自然这里面也不缺少真正的觉悟，愿意刻苦一点，向着独立做人的方向走，不过大半仍是又惊慌，又懵懂。这两位夫人，尤其是那位已经有了二十六七岁的总务处长的夫人摆着十足的架子，穿着自制的中山装，在稀疏

的黄发上束上一根处女带，自以为漂亮满想骄傲一下的那么凸出肚皮在院子中摆来摆去。她们毫无服务的精神，又懒又脏，只有时对于鞋袜的缝补，衣服的浆洗才表示无限的兴趣。她不得不催促她们，催促不成就只好代替，她为了不放心，也只得守着她们消毒，替孩子们洗换，做棉花球，卷纱布。为了不愿使病人产妇多受苦痛，便自己去替几个开刀了的，发炎的换药，这种成为习惯了的道德心，虽不时髦，为许多人看不起，而在她却是在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被养成。〔对张医生的老婆，前面已有具体、细致的描写，这里既又提出总务处长的老婆，在揭示“她们”某些共同特点的同时，对她的装束、神情与表现，单独加以描写，也很有必要。这样，先写反面现象，再以正面表现陆萍的行为，对比分外鲜明。〕

一到下午，她就要变得愉快些，这是说当没有产妇临产而比较空闲的时候。她去参加一些会议，提出她在头天夜晚草拟的一些意见书。她有足够的热情，和很少的世故。她陈述着，辩论着，倾吐着她成天所见到的一些不合理的事，她不懂得观察别人的颜色，把很多人不敢讲的，不愿讲的都讲出来了。她得到过一些拥护，常常有些医生，有些看护来看她，找她谈话，尤其是病员，病员们也听说了她常常为了他们的生活管理，和医疗的改善与很多人冲突，他们都很同情她，但她已经成为医院里小小的怪人，被大多数人用异样的眼睛在看着是不成问题的了。〔这里仍概括地叙述，虽把具体“冲突”略去，但由于前面已写出医院的简陋条件以及她所作的努力，因而可以令人信服。〕

其实她的意见已被大家承认是很好的，也决不是完全行不通，不过太新奇了；对于已成为惯例的生活中就太显的不平凡。但做为反对她的主要理由便是没有人力和物力。

而她呢，她不管，只要有人一走进产科室，她便会指点着：“你看，家具是这样的坏。这根唯一的注射针已经弯了。而医生和院长都说要学着使用弯针，橡皮手套破了不讲它，不容易补，可是多用两三斤炭是不可以的。这房子这样冷；如何适合于产妇和落生婴儿……”〔并非场面描写中的人物对话，而是叙述过程中的一种引用，以人物的原话加以强调。〕她带着人去巡视病房，好让人知道没有受过教育的看护是不行的。她形容这些病员的生活，简直是受罪。她替她们要清洁的被袄，暖和的住室，滋补的营养，有次序的生活。她替她们要图画、书报，要有不拘形式的座谈会，和小型的娱乐晚会……〔完全站在病员一边，对表现医生的为人，是一个有利的角度。〕

听的人都很有兴趣的听她讲述，然而除了笑一笑以外再没什么有用处的东西。

然而也决不是毫无支持，她有了两个朋友。她和黎涯是在很融洽的第一次的接谈中便结下了坚固的友谊。这位在外科室做助手的同属于南方的姑娘，显得比她结实、单纯、老练。她们两人谈过去，现在，将来，尤其是将来。她们织着同样的美丽的幻想。她们评鉴着在医院的一切人。她们奇怪为什么有那末多的想法都会一样，她们也不去思索，便又谈下去了。

除了黎涯之外，还有一位常常写点短篇小说或短剧的外科医生郑鹏。他在手术室里是位最沉默的医生。他不准谁多动一动。有着一副令人可怕的严肃面孔，他吝啬到连两三个字一句的话也不说，总是用手代替说话。可是谈起闲天来便漫无止境了，而且是很长于描绘的。〔与一般人的态度相比，这两个朋友更加可贵。而对两个朋友，用两种写法：前者为女友，着重叙述两人的结识与亲切交谈；后者为男友，只是客观地介绍他的性格。〕

每当她在工作的疲劳之后，或者当感觉到在某些事上，在某些环境里受着一些无名的压迫的时候，总不免有些说不出的抑郁，〔用一串泛指词语，作高度概括的叙述，而不形成具体情节。〕可是只要这两位朋友一来，她可以任情的在他们面前抒发，她可以稍稍把话说的尖刻一点，过分一点，她不会担心他们不了解她，歪曲她，指摘她，悄悄去告发她。她的烦恼便消失了，而且他们计划着，想着如何把环境弄好，把工作做的更实际些。两个朋友都说了她，说她太热情，说热情没有通过理智便没有价值。〔朋友间不是无原则的捧场，批评正是友谊纯洁的象征。〕

她们也谈医院里发生的一些小新闻，譬如林莎到底会爱谁呢？是院长，还是外科主任，还是另外的什么人。她们都讨厌医院里关于这新闻太多或太坏的传说，简直有故意破坏院长威信嫌疑的嫌疑，她们常常为院长和林莎辩护，然而在心府里，三个人同样讨厌着那善于周旋的女人，而对院长也毫不能引起尊敬。尤其在陆萍，几乎对林莎有着不可解释的提防。

医院里还传播着指导员老婆打了张芳子耳光的事。老婆到卫生部去告状，所以张芳子便被调到兵站上的医务所去了。而且大家猜测着她在那里也住不长。她会重复着这些事件。

医院里大家都很忙，成天嚷着技术上的学习，常常开会，可是为什么大家又很闲呢，互相传播着谁又和谁在谈恋爱了，谁是党员，谁不是，为什么不是呢，有问题，那就有嫌疑！……

〔一连三段，铺陈医院里的“小新闻”，情景比较具体。这最后一段，又一再用疑问代词“谁”，转为概述，以便向下段议论陆萍作过渡。〕

现在也有人在说陆萍的闲话了，已经不是关于那些建议的事，她对于医院的制度，设施，谈得很多，起先还有人说她放

大炮，说她热心，说她爱出风头，慢慢也成了老生常谈，不大为人所注意。纵使她的话还有反响，也不能成为不可饶赦，不足以引起诽谤。可是现在为了什么呢，她竟常常被别人在背后指点着，甚至躺在床上的病人，也听到一些风声，暗暗的用研究的眼光来望她。〔别人在背后“指点”什么？欲扬故抑，只引出一点头绪，不作具体叙述。人们可以想象是什么事，但由于她所处的主人公地位，不能象对林莎、张芳子那样，三言两语交代过去。这就激起人们的期待心理，使小说更有吸引力。〕

但敏感的陆萍却一点也没有得到暗示，她仍在兴致很浓厚的去照顾着那些产妇，那些婴儿，为着她们一点点的须索，去同管理员，总务处，秘书长，甚至院长去争执。在寒风里，束紧了一件短棉衣，从这个山头跑到那个山头，脸都冻肿了。脚后跟常常裂口。她从没有埋怨过。尤其是夜晚。有大半数的夜晚她得不到整晚的睡眠，有时老早就有一个产妇等着在夜晚生，有时半夜被人叫醒，那两位看护的胆子很小，黑夜里不敢一人走路，她只好就在那可以冻死人的深夜里到厨房去打水。接产室虽然烧了一盆炭火，而套在橡皮手套的手，常常冰得发僵，她心里又急，又不敢露出来，只要不是难产，她就一个人做了，因为主任医生住得很远，她不愿意在这样的寒夜里去惊醒他，〔反向描写：上段既已写到“风声”，这里本应叙述别人赖以“指点”她的因由，但作者有意避开，反而写她努力工作。这就更令人生疑：那“指点”究竟有没有根据，是否可信？〕

她不特是对她本身的工作，仍然抱着服务的热忱，而且她很愿意得到更多的经验在其它的技术上，所以她只要逢到郑鹏施行手术的时候，恰巧她又没有工作，她便一定去见习。她以为外科在战争时期是最需要的了。假如她万不得已一定要做医务工作的时候，做一个外科医生比做产婆好得多，那末她可以到

前方去，到枪林弹雨里奔波忙碌，她总是爱飞。总不满于现状。最近听说郑鹏有个大开刀，她正准备着如何可以使自己不失去这一个机会。〔努力揭示人物性格中的积极因素，以便增强作品的思想意义。至此，线索明朗化，也更富诱惑力。〕

#### 四

记挂着头天晚上黎涯送来的消息，等不到天亮就醒了。也因为五更天特别冷，被子薄，常常会冷醒的。一醒就不能再睡着。窗户纸透过一层薄光，把窑洞里的物件都照得很清楚。她用羡慕的眼光去看对面床上的张医生的老婆。她总象一个在白天玩的太疲倦了的孩子似的那末整夜喷着平匀的呼吸，她也同她一样有着最年轻的年龄，她工作得相当累，可是只有一觉好睡，她记得从前睡也会醒，却醒的迷迷糊糊，翻过身，挡不住瞌睡的一下就又睡着了。然而睡不着，也很好，她便凝视着淡白的窗纸而去想起许多事，许多毫不重要的事，平日没有时间想这些，而想起这些事的时候，却是一种如何的享受啊！她想着南方的长着绿草的原野，想着那些溪流，村落，各种不知名的大树。想着家里的庭院，想着母亲和弟弟妹妹，家里屋顶上的炊烟还有么？屋还有么？人到何处去了？想着幼小时的伴侣，那些年轻人跑出来没有呢？听说有些人是到了游击队……她梦想到有一天她到那地方，她呼吸着那带着野花，草木气息的空气，她被故乡的老人们拥抱着，她总希望还能看见母亲。她离家快三年了，她刚强了许多，但在什么秘密的地方，却仍需要母亲的爱抚啊！……〔冬夜醒来，思前想后，十分自然。这是一个理想的时刻，可把主人公的思想活动，描写得非常细致、充分。张医生的老婆在这里是一个陪衬，并非与陆萍构成矛盾，贯穿于此。小说没有人物之间的贯穿矛盾，而主要刻画



其主人公在此环境中形成的内心矛盾与心里活动。〕

窗户外无声的飘着雪片，把昨天扫开的路又盖上了。催明的雄鸡，远近的啼着，一阵阵的号音的练习，隐隐约约传来。于是她便又想着一个问题：“手术室不装煤炉如何成呢？”她烦恼着院长了，他只懂得要艰苦艰苦，却不懂医治护理工作的必需有的最低的条件。她又恨外科主任，为什么她不固执着一定要装煤炉，而且郑鹏也应该说话，这是他们的责任，一次两次要不到，再要下呀！她觉得非常的不安宁，于是她爬了起来，她轻轻的生火，点燃灯，写着恳求的信去给院长。她给黎涯也写了一个条子，叫她去做鼓动工作，而她上午是不能离开产科病室的。她把这一切做完后，天便大亮了，她得紧张起来，她希望今天下午不会有临产的妇人，她带着欢喜的希企要去看开刀啊！〔从上节末尾听说郑鹏有次大开刀，到此接上线索，情节发展虽较缓慢，但人物的心理变化很大。〕

黎涯没有来，也没有回信。她忙着准备下午手术室里所需要的一切。假如临时缺少了一件东西，而影响到病人生命时，则这责任应该由她一个人负担。所以她得整理全个屋子，把一切都消毒过，都依次序的放着，以便动用时的方便。她又分配了两个看护的工作，叮咛着她们应该注意的地方，她是一点也不敢懈怠的。

郑鹏也来检查了一次。〔黎涯作了细致的准备工作，郑鹏的检查一语带过；一详一略，两人中首先突出一个。〕

“陆萍的信你看看好么？”黎涯把早晨收到的纸条给他。“我想无论如何在今天是不可能。也来不及。所以我并没有听她的话，不过假如太冷，我以为可以缓几天再动手术。这是要你斟酌的。”

郑鹏把纸条折好后还了她。没有暴露什么，皱了皱眉头，

便又去审视准备好了的那些刀钳子，剪子。那精致的金属的小家具，凛然的放着寒光，然而在他却是多么熟悉和亲切。他把一切都巡视了一遍之后，向黎涯点了点头，意思是说：“很好”。他们在这种时候，便只是一种工作上的关系，他下命令，她服从，他不准她有一点做为朋友时的顽皮的。最后，在走出去时，才说：“两点钟请把一切都弄好。多生一盆火。病人等不得我去安置火炉。”〔中间用一段断开，黎涯要他“斟酌”，再来描写郑鹏的认真负责精神，也就把他突出出来。〕

一吃过午饭，陆萍便逃也似的转过这边山头来。〔学习技术，竟要逃出来；一个“逃”字，表明怎样一种处境！这与小说总的气氛相一致。〕

黎涯也传染了那种沉默和严肃。她只向她说病人不能等到装置火炉。她看见手术室里已经有几个人。她陡的被一种气氛压着，无言的去穿好消毒的衣帽。

病人在肋下的肚腹间中了一小块铁，这是在两月前中的炸弹，曾经在他身上取出过12块，只有这一块难取，曾经取过一次，没有找到。这是第二次了，因为最近给了他些营养，所以显得还不算无力。他能自己走到手术室来，并且打算把盲肠也割去。不过他坐上床时脸色便苍白了。他用一种恐怖而带着厌倦的眼光来望着这群穿白衣的人。他颤抖着问道：“几个钟头？”

“快得很，”是谁答应了他。但陆萍心里明白医生向病人总是不说真话的。〔“快得很”一语，褒贬二意，随人理解而异。它可以是对病人的一种安慰；也可象陆萍所想，不是真话。由于陆萍的心理反应含贬义，故不明言答话者为何人，而用疑问代词“谁”。〕

郑鹏为着轻便，只穿一件羊毛衫在里边。黎涯也没有穿棉衣，大家都用着一种侍候神的那末虔诚和谨慎。病人躺在那里

了。他们替他用药水洗着。陆萍看见原来的一个伤口，有一寸长的一条线，郑鹏对她做了一个手势，她明白要她帮着看护滴药。科罗芳的气味她马上呼吸到了。但那不要紧，她只能嗅到一点，而数着数的病人，很快就数不出声音来了。

她看见郑鹏非常熟练地去划着，剪着，翻开着，紧忙的用纱布去拭干流着的血，不断的换着使用的家具，黎涯一点也不紊乱的送上每一件。刀口剪了一寸半，红的、绿的东西都由医生轻轻的从那里托了出来。又把钳子伸进去，他在找着，找着那藏得很深的一块铁。

房子里烧了三盆木炭火，却仍然很冷。陆萍时常担心着把肚子露在外边而上了蒙药的病人。她一点不敢疏忽自己的职守。她时时注意着他的呼吸和反应。〔故事发生在医院，却很少涉及医疗技术。这三段对手术的描写，有一定的技术性，但仍然着眼于人，突出医生的熟练技术，相互间的密切配合，以及一丝不苟的精神。〕

医生又按着，又听，又翻开很多的东西，盘结在一起，微微的蒸气从那翻开的口中望外冒，时间过去快半点钟了，陆萍用着担心的神色去望郑鹏，可是他并没有理会她，他又把刀口再往上拖长些，重新在靠近肋骨的地方去找。而血仍在有的时候流出，他仍得拭去它。病人脸色更苍白，她很怕他冷，而她自己却感到有些头晕了。〔手术不能轻而易举，否则，怎显出情节的曲折。这与医生高超的医术，并不矛盾。〕

房门关得很严密，又烧着三盆熊熊的炭火。陆萍望着时钟焦急起来了。已经有三刻钟了，他们有七个人，这末被关在一间不通风的屋子里，如何能受呢？〔渲染手术室的气氛，以显示手术的艰巨。〕

终究那块铁被他用一根最小的钳子夹了出来，有一粒米

大，铁片周围的肉只有一点点地方化了脓。于是他又开始割盲肠。陆萍觉得实在头晕得厉害，但她仍然支持着，可是在这时黎涯却忽然靠在床上不动了。她因为在这间屋子里登的很久，炭气把她熏坏了。〔由于上面对手术的波折与手术室的气氛作了充分描写，手术的结果就较简单，也可令人信服。〕

“扶到冷院子里去。”郑鹏向着两个看护命令着。另外那两个医生马上接替了黎涯的工作。陆萍看见黎涯死人似的被人架着拖出去，她泪水涌满了眼睛，她不知道她还会活不会活，只想跟着出去看，可是她明白她在管着另一个人的生命。她不能走。

郑鹏的动作更快，但等不到他完毕，陆萍也支持不住的呻吟着。“扶她到门口，把门开一点缝。”

陆萍躺倒在门口。然而却清醒了一些。她挥着手喊道：

“进去！进去！他一人不行的。”

于是她一人在门口往外爬，她想到黎涯那里去。两个走回来的看护，把她拉了一下又放下了。〔手术救了病人，却熏坏了两位医生。这不是节外生枝，而有力地反衬出医疗条件的低劣。〕

她没有动。雪片飞到她脸上。她发抖，牙齿碰着牙齿，头里边有东西猛力往外撞。不知道睡了好久，她听到很多人走到她身边，她意识到是把病人抬回去。她心想天已经不早了。应该回去睡，但又想她要去看黎涯，假如黎涯有什么好歹，啊！她是那末的年青呀！

冷风已经把她吹好了，但一种激动和虚弱主宰着。她飘飘摇摇在雪地上奔跑，风在她周围叫，黄昏压了下来，她满挂着泪水和雪水，她哭喊着：“就这末牺牲了么？她的妈妈一点也不知道的呵！……”

她没有找到黎涯，却跑回自己的窑。她已经完全清楚，她需要静静的睡眠，可是被一种不知是什么东西压迫着，忍不住要哭要叫。〔人物的心理活动与思想感情，不会凭空产生，而在具体环境中形成。这才真实感人。〕

病人都挤在她屋子里，做着各种的猜测，有三四床被子压着她，她仍在里面发抖。

到十一点，郑鹏带了镇静剂来看她。郑鹏一样也头晕得利害，但他却直支持到把手术弄完。他到无人的雪地山坡上坐了一个钟头，使自己清醒，然后才走回来，吃了些热开水。他去看黎涯，黎涯已经很好的睡了。他又吃了点东西，便带着药片来看她。

陆萍觉得有朋友在身边，更感到软弱，她不住的嚤嚤的哭了起来，她只希望能见到她母亲。倒在母亲的怀里痛哭才好。

〔反常描写，而且与前面成对照。前面这样写：当她感到抑郁、痛苦的时候，只要朋友一来，“她的烦恼便消失了”。〕

郑鹏服侍她把药吃好后才回去，她是什么时候睡着了呢，谁也不知道。然而即使在第二天，连黎涯也走过来看她的时候，她还没有起来，她对黎涯说，似乎什么兴趣都没有了，只想就这末躺着躺着不动腰。〔仍为反常描写：以往，她一个人躺着的时候，有活跃、丰富的思想活动与内心感觉：如今，两个朋友来服侍、看望她，她的感觉反而迟钝、甚至麻木了。这都反映出，她忍受了多少巨大的生活与精神的折磨。〕

## 五

陆萍象害了病似的几天没有出来，而医院里的流言却四处飞。这些话并不相同。有的说她和郑鹏在恋爱，她那夜就发疯了，现在还在害相思病。有的说是组织不准他们恋爱，因为郑

鹏是非党员，历史不明。……〔种种流言，举此二者，可见一般。由此看来，无中生有，也确为流言。〕

陆萍自己无法听这些，她只觉得自己脑筋混乱。现实生活使她感到太可怕。她想着为什么那晚有很多人在她身旁走过，却没有一个人援助她。她想着院长为节省几十块钱，宁肯把病人，医生，看护来冒险。她反省她日常的生活，到底于革命有什么用？革命既然是为着广大的人类，为什么连最亲近的同志却这样缺少爱。她踌躇着，她问她自己，是不是我对革命有了动摇呢。〔恢复丰富的心理活动，与前面的描写相协调。〕

旧有的神经衰弱症又来缠着她了，每晚都失眠。

支部里也有人在批评她了。小资产阶级意识，知识分子的英雄主义、自由主义等等的帽子都往她头上戴，总归就是说党性不强。

院长把她叫去说了一顿。

病员们也对她冷淡了，说她浪漫。〔支部、院长、病员的态度，没有用场面描写方式表现，虽只是极简单的叙述，但并列在一起，足以引成一股强大的压力。〕

是的，应该斗争呀！她该同谁斗争呢？同所有人吗？要是她不同他们斗争，便应该让开，便不应该在这里使人感到麻烦，那末，她该到什么地方去？她拚命的想站起来，四处走走，她寻找着刚来的这股心情。她成天锁紧了眉毛在窑洞里冥想。

郑鹏黎涯两人也奇怪着为什么她一下就衰弱下去。他们常常来同她谈天，替她减少些烦闷，而谴责却更多了。甚至连指导员也相信了那些谣传而正式的责问她，为恋爱而妨害工作是不行的。

这样的谈话，虽使她感到惊讶，与被侮辱，却又把她激怒

起来了，她寻仇似的四处找着缝隙来进攻，她指摘着一切。她每天苦苦寻思，如何能攻倒别人，她永远相信，真理是在自己这边的。〔又一重巨大的压力——更多的谴责与指导员的责问，没有把她压垮，反而激起了她的反抗意志。这就更表现出她的坚强，而没有把她的思想性格简单化。〕

现在她似乎在为另一种力量支持着，只要有空便到很多病房去，她搜集着许多意见，她要控告他们。她到了第六号病房，那里住得有一个没有脚的害疟疾病的人。他没有等她说话，就招呼她坐下。用一种家里人的亲切来接待她。〔在作过一般叙述以后，以一个典型事例，展开场面描写。这样，面与点相结合，可增强小说的表现力。而对她的“控告”来说，事实材料越具体，就越有力。〕

“同志！我来医院已经两个多星期了，听到些别人说你的事，那天就想和你谈谈，你来得正好，你不必同我客气，我靠着才能接待你。我的双脚都没有了。”

“为什么呢？”

“因为医务工作不好，没有人才，冤冤枉枉就把双脚锯了。”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三年了。那时许多夜都只想自杀。”

陆萍不懂得如何安慰他，便说：“我实在登不下去了。我们这医院象个什么东西！”〔这番话，虽以对话形式表现，也可见人物的某些性格特征，但主要还是揭露医院的问题，带有交代情况的叙述意味。〕

“同志，现在，现在已算好的了。来看，我身上虱子很少，早前我为这双脚住在医院里，几乎把我整个人都喂了虱子呢，你说院长不好，可是你知道他过去是什么人，是不识字的

庄稼人呀！指导员不过是个看牛娃娃，他在军队里长大的，他能懂得多少？是的，他们都不行，要换人，换谁，我告诉你，他们上边的人也就是这一套。你的知识比他们强，你比他们更能负责，可是油盐柴米，全是事务，你能做么？这个作风要改，对，可是那末容易么？……你是一个好人，有好的气质，你一来我从你脸上就看出来了。可是你没有策略，你太年轻，不要急，慢慢来，有什么事尽管来谈谈，告告状也好，总有一点用处。”他呵呵的笑着，望着发楞的她。〔借用人物之口，揭开医院工作落后的原因，显示了小说尖锐的锋芒及其反映生活的深刻性。对女主人公陆萍，既有鼓励，又有批评，并未一概加以歌颂，一味美化。这实际上也是作者对她的态度。〕

“你是谁？你怎么什么都清楚。我要早认识你就好了。”

“谁都清楚的，你去问问伙夫吧。谁告诉我这些话的呢？谁把你的事告诉我的呢？这些人都很明白的，你应该多同他们谈谈才好。眼睛不要老看在那几个人身上，否则你会被消磨下去的。在一种剧烈的自我的斗争环境里，是不容易支持下去的。”

〔把大多数人与“那几个人”区分开来，很有分寸感。〕

她觉得这简直是个怪人，她便不离开，他象同一个别的小弟妹们似的向她述说着许多事。一些属于看来太残酷的斗争。他解释着，鼓励着，耐心的教育着。她知道他过去是一个学生，到苏联去过，现在因为残废了只编一些通俗读本给战士们读。她为他流着泪，而他却似乎对本身的荣枯没有什么感觉似的。……〔概述他对她的关怀，他自身的经历与胸怀，越反衬出“冤冤枉枉就把双腿锯了”，是多么可惜。〕

没有过几天，卫生部来人找她谈话了。她并没去控告。但经过几次说明和调查，她幸运地是被了解着的。而她要求再去学习的事也被准许了。她离开医院的时候，还没有开始化冰，



然而风刮在脸上已不刺人。她真真的用了迎接春天的心情来离开这里的。虽然黎涯和郑鹏都使她留恋，她却只能把那个没有脚的人向她谈的话而转赠给他们。〔上级领导的支持，为了学习，为了理想，为了医疗工作真正为人民服务，她以一种“迎接春天的心情”离开这里，显示了作品高扬的情绪与明朗的色彩。〕

新的生活虽要开始，然而还有新的荆棘。人是要经过千锤百炼而不消溶才能真真有用。人是在艰苦中成长。〔以精粹的点题结尾，又不掩盖矛盾，并给人以信心，给人以希望。这有力的笔触，是作家的思想与现实主义艺术趋于成熟的一个标志。〕

小说题名《在医院中》，按照一般写法，恐怕会以陆萍与医院院长或其他领导构成矛盾，贯穿全篇。可是，作者另辟蹊径，以医院中的种种消极因素，来激发主人公的进取精神，从而表现“人是在艰苦中成长”的深刻主题。这是一种大胆的取材方式，表现了一个正直的作家的胆识与勇气。但这样取材也很危险，弄得不好，便有歪曲、丑化生活之嫌。

小说的构思，严谨而又完整：从主人公来到医院，经过一番磨练，最后离开医院。这里，没有中心事件，没有贯穿矛盾，没有曲折、离奇的故事情节，也没有许多小说孜孜以求的爱情纠葛，而主要描写陆萍来到医院后的日常生活，她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感。这似乎有点象散文的构思。但是，它又不同于散文。医院里那种种现象，并不孤立地存在，而都与主人公的命运紧紧相连。正是主人公的命运，引起人们的关注与同情，始终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所以，小说仍然显得集中、紧凑，而且富有引人入胜的艺术魅力。

小说几乎没有人物之间的对立性格冲突，又如何塑造血肉丰满的人物形象？这主要得力于对女主人公内心矛盾的揭示。由于作家对妇女的内心世界的深切体验，因而心理描写真切、细腻、感人。同时，作者描写人物的心理，从不孤立、静止地进行，而总是按照具体环境与条件的变化，深入细致地刻划人物的心理反应与心理变化。这样，主人公虽然没有经过与固定的对立面的反复较量，却经历了自身的内心矛盾的曲折历程，她的形象怎能不鲜明突出，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

# 小二黑结婚

赵树理

## 一 神仙的忌讳

刘家峻有两个神仙，邻近各村无人不晓：一个是前庄上的二诸葛，一个是后庄上的三仙姑。二诸葛原来叫刘修德，当年作过生意，抬脚动手都要论一论阴阳八卦，看一看黄道黑道。三仙姑是后庄于福的老婆，每月初一十五都要顶着红布摇摇摆摆装扮天神。〔本文作于一九四三年五月，是一个脍炙人口的短篇。开头以类似对仗的对应手法，介绍两个人物：两人名字相对，疑神信鬼的性格相对，大体工整的句式相对。这两个奇特的人物，激发读者的兴趣，使小说一开始就有强大的吸引力。〕

二诸葛忌讳“不宜栽种”，三仙姑忌讳“米烂了”。这里边有两个故事：有一年春天大旱，直到阴历五月初三才下了四指雨。初四那天大家都抢着种地，二诸葛看了看历书，又掐指算了一下说：“今日不宜栽种。”〔叙述故事的语气与句式，不同于场面描写中的对白。〕初五日是端午，他历年就不在端午这天做什么，又不曾种；初六倒是黄道吉日，可惜地干了，虽然勉强把他的四亩谷子种上了，却没有出够一半。后来直到十五才又下雨，别人家都在地里锄苗，二诸葛却领着两个孩子在地里补空子。邻家有个后生，吃饭时候在街上碰上二诸葛便问道：“老汉！今天宜种不宜？”〔由于叙述故事，后生没有名字，问话没有前言后语，而直接抓住要害，加以讽刺。〕二诸葛翻了

他一眼，扭转头返回去了，大家就嘻嘻哈哈传为笑谈。〔两个故事，先表一个。这是个笑话，含有讽刺意味。〕

三仙姑有个女孩叫小芹。一天，金旺他爹到三仙姑那里问病，三仙姑坐在香案后唱，金旺他爹跪在香案前听。小芹那年才九岁，晌午做捞饭，把米下进锅里了，听见她娘哼得很中听，站在桌前听了一会，把做饭也忘了。一会，金旺他爹出去小便，三仙姑趁空子向小芹说：“快去捞饭！米烂了！”这句话却不料就叫金旺他爹听见，回去就传开了。后来有些好玩笑的人，见了三仙姑就故意问别人“米烂了没有？”〔这也是个笑话，但故事的叙述方式与前者不同：角度不同，详略不同，人物关系不同。人们读到这儿，自然会问：把二诸葛与三仙姑放在一起介绍，他们之间究竟有何关系？这就类似古典小说的传统艺术手法：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 二 三仙姑的来历

三仙姑下神，足足有三十年了。〔我国小说的传统民族形式之一是故事完整，首尾连贯，环环相扣。这里也扣得很紧：上节以三仙姑落笔，本节以她起笔。〕那时三仙姑才十五岁，刚刚嫁给予福，是前后庄上第一个俊俏媳妇。于福是个老实后生，不多说一句话，只会在地里死受。〔“死受”，生动的群众语言，“老实后生”的形象化表现。〕于福的娘早死了，只有个爹，父子两个一上了地，家里就只留下新媳妇一个人。村里的年轻人们觉得新媳妇太孤单，就慢慢自动的来跟新媳妇作伴，不几天就集合了一大群，每天嘻嘻哈哈，十分哄伙。〔不用“热闹”，而用民间词汇“哄伙”，含有乱乱乎乎、杂七杂八的贬意。〕于福他爹看见不象个样子，有一天发了脾气，大骂一顿，虽然把外人挡住了，新媳妇却跟他闹起来。新媳妇哭了一天一夜，头也

不梳，脸也不洗，饭也不吃，躺在炕上，谁也叫不起来，父子两个没了办法。〔典型的说故事语言：句子短，语气紧，气势足。尤其那一串排比短句，本来极普通，但接在“哭了一天一夜”之后，在此特定情景下又连缀一起，十分有力。〕邻近有个老婆替她请了一个神婆子，在她家下了一回神，说是三仙姑跟上她了，她也哼哼唧唧自称吾神长吾神短，从此以后每月初一十五就下起神来，别人也给她烧起香来求财问病，三仙姑的香案便从此设起来了。

青年们到三仙姑那里去，要说是去问神，还不如说是看圣像。三仙姑也暗暗猜透大家的心事，衣服穿得更新鲜，头发梳得更光滑，首饰擦得更明，官粉搽得更匀，不由青年们不跟着她转来转去。〔以穿着打扮揭示人物心理，仍用叙述故事的语言，但四个排比叠句，句式有所变化：前两句用双音词，“新鲜”对“光滑”；后两句用单音词，“明”对“匀”。〕

这是三十来年前的事。当时的青年，如今都已留下胡子，家里大半又都是子媳成群，所以除了几个老光棍，差不多都没有那些闲情到三仙姑那里去了。三仙姑却和大家不同，虽然已经四十五岁，却偏爱当个老来俏，小鞋也仍要绣花，裤腿上仍要镶边，顶门上的头发脱光了，用黑手帕盖起来，只可惜官粉涂不平脸上的皱纹，看起来好象驴粪蛋子上下上了霜。〔人物三十年前后的心理与性格，都从穿着打扮表现，又集中，又简练。最后一个比喻，十分贴切、生动。它来自作者熟悉的北方农村生活，而且含贬意，流露出作者对人物的讽刺态度。〕

老相好都不来了，几个老光棍不能叫三仙姑满意，三仙姑又团结〔庄词谐用，也是讽刺。〕了一伙孩子们，比当年的老相好更多，更俏皮。

三仙姑有什么本领能团结这伙青年呢？这秘密在她女儿小

芹身上。〔三仙姑的来历，也形成生动的故事。整个这一节，虽全用叙述语言，没有一句人物的对话，但人物性格十分鲜明。最后提出小芹，又成一环，与下节紧紧相扣。〕

### 三 小 芹

三仙姑前后共生过六个孩子，就有五个没有成人，只落了一个女儿，名叫小芹。小芹当两三岁时候，就非常伶俐乖巧，三仙姑的老相好们，这个抱过来说是“我的”，那个抱起来说是“我的”，后来小芹长到五六岁，知道这不是好话，三仙姑教她说：“谁再这么说，你就说‘是你的姑姑’。”说了几回，果然没有人再提了。〔以“一以当十”手法介绍小芹，抓住“两三岁”、“五六岁”，概括她的整个童年。这里，小芹还对三仙姑起烘托作用。〕

小芹今年十八了，村里的轻薄人说，比她娘年轻时候好得多。青年小伙子们，有事没事，总想跟小芹说句话。小芹去洗衣服，马上青年们也都去洗；小芹上树采野果，马上青年们也都去采。〔句式对称，又适可而止，分外富于表现力。如果在“洗衣服”、“采野果”后再对上一句，就嫌繁琐。〕

吃饭时候，邻居们端上碗爱到三仙姑那里坐一会，前庄上的人来回一里路，也并不觉得远。这已经是三十年来的老规矩，不过小青年们也这样热心，却是近二三年来才有的事。三仙姑起先还以为自己仍有勾引青年的本领，日子长了，青年们并不真正跟她接近，她才慢慢看出门道来，才知道人家来了为的是小芹。

不过小芹却不跟三仙姑一样：表面上虽然也跟大家说说笑笑，实际上却不跟人乱来，近二三年，只是跟小二黑好一点。前年夏天，有一天前晌，于福去地，三仙姑去串门，家里只留下小芹一个人，金旺来了，嘻皮笑脸向小芹说：“这会可算是个空

子吧？”小芹板起脸来说：“金旺哥！咱们以后说话要规矩些！你也是娶媳妇大汉了！”金旺撇撇嘴说：“咦！装什么假正经？小二黑一来管保你软了！有便宜大家讨开点，没事，要正经除非自己锅底没有黑！”说着就拉住小芹的胳膊悄悄说：“不用装模作样了！”不料小芹大声喊道：“金旺！”金旺赶紧放手跑出来。一边还咄念道：“等得住你！”说着就悄悄溜走了。〔小芹跟小二黑好，来的却是金旺，而且不怀好意，情节顿时复杂化。小芹的命运令人担心，也造成了悬念。〕

#### 四 金旺弟兄

提起金旺来，刘家蛟没有人不恨他，只有他一个本家兄弟名叫兴旺跟他对劲。

金旺他爹虽是个庄稼人，却是刘家蛟一只虎，当过几十年老社首，捆人打人是他的拿手好戏。金旺长到十七八岁，就成了他爹的好帮手，兴旺也学会了帮虎吃食，从此金旺他爹想要捆谁，就不用亲自动手，只要下个命令，自有金旺兴旺代办。〔弟兄两个，一对打手。叙述虽三言两语，却已凶相毕露。这里，两次突出捆人，是一个伏笔。〕

抗战初年，汉奸敌探溃兵土匪〔四词重叠，动乱年月，一语概括。〕到处横行，那时金旺他爹已经死了，金旺兴旺弟兄两个，给一支溃兵作了内线工作，引路绑票，讲价赎人，又做巫婆又做鬼，两头出面装好人。后来八路军来，打垮溃兵土匪，他两人才又回到刘家蛟。

山里人本来就胆子小，经过几个月的大混乱，死了许多人，弄得大家更不敢出头了。别的大村子都成立了村公所、各教会、武委会，刘家蛟却除了县府派来一个村长以外，谁也不愿意当干部。不久，县里派人来刘家蛟工作，要选举村干部，

金旺跟兴旺两个人看出这又是掌权的机会，大家也巴不得有人愿干，就把兴旺选为武委会主任，把金旺选为村政委员，连金旺老婆也被选为妇救会主席，其他各干部，硬捏了几个老头子出来充数。只有青抗先队长，老头子充不得。兴旺看见小二黑这个小孩子漂亮好玩，随便提了一下名就通过了，他爹二诸葛虽然不愿，可是惹不起金旺，也没有敢说什么。〔明明两个坏蛋，却当了村干部，他们理应独揽大权，却又拉来小二黑，这种矛盾现象，使人物性格更复杂，情节更曲折。〕

村长是外来的，对村里情形不十分了解，从此金旺兴旺比前更厉害了，只要瞒住村长一个人，村里人不论那个都得由他两个调遣，这几年来，村里别的干部虽然调换了几个，而他两个却好象铁桶江山。大家对他两个虽是恨之入骨，可是谁也不敢说半句话，都恐怕扳不倒他们，自己吃亏。〔本节这样收尾，表面上似与下节断了“环”，其实不然。这里，越渲染金旺弟兄的厉害，他对小芹所说“等得住你”，就越令人震惊，不得不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而小芹又“跟小二黑好”，下节势必要介绍小二黑。〕

## 五 小二黑

小二黑，是二诸葛的二小子，有一次反“扫荡”打死过两个敌人，曾得到特等射手的奖励。说到他的漂亮，那不只在刘家蛟有名，每年正月扮故事，不论去到哪一村，妇女们的眼睛都跟着他转。〔抓住两个特点——受奖与漂亮，只两句话，就把小二黑的出众人品概括地介绍出来。而从旁人的反应，写他的漂亮，又是一种反衬手法。〕

小二黑没有上过学，只是跟着他爹识了几个字。当他六岁的时候，他爹就教他识字。识字课本既不是五经四书，也不是常识国语，而是从天干、地支、五行、八卦、六十四卦名等学



起，进一步便学些“百中经”、“玉匣记”、“增删卜易”、“麻衣神相”、“奇门遁甲”、“阴阳宅”等书。小二黑从小就聪明，象那些算属相、卜六壬课、念大小流年或“甲子乙丑海中金”等口诀，不几天就都弄熟了，二诸葛也常把他引在人前卖弄。因为他长得伶俐可爱，大人们也都爱跟他玩；这个说：“二黑，算一算十岁属什么？”那个说：“二黑，给我卜一课！”后来二诸葛因为说“不宜栽种”误了种地，老婆也埋怨，大黑也埋怨，庄上人们也都传为笑谈，小二黑也跟着这事受了许多奚落。那时候小二黑十三岁，已经懂得好歹了，可是大人们仍把他当成小孩来玩弄，好跟二诸葛开玩笑的，一到了家，常好对着二诸葛问小二黑道：“二黑！算算今天宜不宜栽种？”和小二黑年纪相仿的孩子们，一跟小二黑生了气，就连声喊道：“不宜栽种 不宜栽种……”小二黑因为这事，好几个月见了人躲着走，从此就和他娘商量成一气，再不信他爹的鬼八卦。〔这一段与前面介绍小芹，手法相似：一，只用六岁、十三岁两个重要年岁阶段；二，与他爹的“忌讳”相联系；三，周围人的态度。〕

小二黑跟小芹相好已经二三年了。那时候他才十六七，原不过在冬天夜长的时候，跟着些闲人到三仙姑那里凑热闹，后来跟小芹混熟了，好象是一天不见面也不能行。〔特殊环境里自然形成的爱情，用叙述方式表现，非常简练；如果化作场面描写，该用多少篇幅！〕后庄上也有人愿意给小二黑跟小芹做媒人，二诸葛不愿意，不愿意的理由有三：第一小二黑是金命，小芹是火命，恐怕火克金；第二小芹生在十月，是个犯月；第三是三仙姑的名声不好。〔三条理由，迷信占两条，而且放在首位，这是对二诸葛“抬脚动手都要论一论阴阳八卦”的一种回照。〕恰巧在这时候彰德府来了一伙难民，其中有个老李带来个八九岁的小姑娘，因为没有吃的，愿意把姑娘送给人家逃个

活命。二诸葛说是个便宜，先问了一下生辰八字，掐算了半天说：“千里姻缘使线牵”，就替小二黑收作童养媳。〔偶然的巧合，反映必然的性格。二诸葛的狭隘、癖习、神态、迷信以及封建家长式专制统治，都因此而得到鲜明、突出的表现。〕

虽然二诸葛说是千合适万合适，小二黑却不认帐。父子俩吵了几天，二诸葛非养不行，小二黑说：“你愿意养你就养着，反正我不要！”结果虽把小姑娘留下了，却到底没有说清楚算什么关系。〔几条线索在故事叙述过程中齐头并进，矛盾已十分复杂。这童养媳如何处置，也留下了一个“结”。〕

## 六 斗 争 会

金旺自从碰了小芹的钉子以后，每日怀恨，总想设法报一报仇。有一次武委会训练村干部，恰巧小二黑发疟疾没有去。训练完毕之后，金旺就向兴旺说：“小二黑是装病，其实是被小芹勾引住了，可以斗争他一顿。”兴旺就是武委会主任，从前也碰过小芹一回钉子，自然十分赞成金旺的意见，并且又叫金旺回去和自己的老婆说一下，发动妇救会也斗争小芹一番。金旺老婆现任妇救会主席，因为金旺好到小芹那里去，早就恨得小芹了不得。现在金旺回去跟她说要斗争小芹，这才是巴不得的机会，丢下活计，马上就去布置，第二天，村里开了两个斗争会，一个是武委会斗争小二黑，一个是妇救会斗争小芹。〔如此严重的斗争局面，却以平静的语气来叙述，也不描写场面，不但情节简洁明快，而且符合整个小说的艺术风格。〕

小二黑自己没有错，当然不承认，嘴硬到底，〔如何“嘴硬”，不必详叙，因他的强硬性格，已从对他爹的态度中表现出来。如果在此辩论，势必破坏小说的统一风格。〕兴旺就下命令，把他捆起来送交政权机关处理。幸而村长脑筋清楚，劝兴

旺说：“小二黑发疟疾是真的，不是装病，至于跟别人恋爱，不是犯法的事，不能捆人家。”兴旺说：“他已是有了女人的。”村长说：“村里谁不知道小二黑不承认他的童养媳。人家不承认是对的，男不过十六女不过十五，不到订婚年龄。十来岁小姑娘，长大也不会来认这笔帐。小二黑满有资格跟别人恋爱，谁也不能干涉。”〔村长讲政策，耐心开导，很自然，因而“调解”以对话方式表现。如果仍用简要的叙述，村长只是决定松绑放人，就未免简单化，也歪曲了村长的形象。〕兴旺没话说了，小二黑反要问他：“无故捆人犯法不犯？”〔补此一笔，以示“嘴硬”，更见性格。〕经村长双方劝解，才算放了完事。

兴旺还没有离村公所，小芹拉着妇救会主席也来找村长，她一进门就说：“村长！捉贼要赃，捉奸要双，当了妇救会主席就不说理了？”兴旺见拉着金旺的老婆，生怕说出这事与自己有关，赶紧溜走。后来村长问了问情由，费了好大一会唇舌，才给她们调解开。〔村长如何给小芹调解，为避重复，作此概述。〕

## 七 三仙姑许亲

两个斗争会开过以后，事情包也包不住了，小二黑也知道这事是合法的了，索性就跟小芹公开商量起来。

三仙姑却着了急。她跟小芹虽是母女，近几年来却不对劲。三仙姑爱的是青年们，青年们爱的是小芹。小二黑这个孩子，在三仙姑看来好象鲜果，可惜多一个小芹，就没了自己的份儿。她本想早给小芹找个婆家推出门去，可是因为自己声名不正，差不多都不愿意跟她结亲。开罢斗争会以后，风言风语都说小二黑要跟小芹自由结婚，她想要真是那样的话，以后想跟小二黑说句笑话都不能了，那是多么可惜的事。因此托东家

求西家要给小芹找婆家。〔在简洁的叙述中，也可细致而又富于层次地揭示人物的心理活动。〕

“插起招军旗，就有吃粮人。”有个吴先生是在阎锡山部下当过旅长的退职军官，家里很富，才死了老婆。他在奶奶庙大会上见过小芹一面，愿意续她，媒人向三仙姑一说，三仙姑当然愿意。不几天过了礼帖，就算定了，三仙姑以为了却一宗心事。〔这不禁使人想起二诸葛为小二黑收留童养媳，实为一种暗中类比手法。〕

小芹已经和小二黑商量得差不多了，如何肯听她娘的话！过礼那一天，小芹跟她闹起来，把吴先生送来的首饰绸缎扔下一地。媒人走后，小芹跟她娘说：“我不管，谁收了人家的东西谁跟人家去！”〔这也类似小二黑回绝他爹的话。〕

三仙姑愁住了，睡了半天，晚饭以后，说是神上了身，打了两个呵欠就唱起来。她起先责备于福管不了家，后来说小芹跟吴先生是前世姻缘，还唱些什么“前世姻缘由天定，不顺天意活不成……”。于福跪在地下哀求，神非教他马上打小芹一顿不可。小芹听了这话，知道跟这个装神弄鬼的娘说不出什么道理来，干脆躲了出去，让她娘一个人胡说。

小芹一个人悄悄跑到前庄上去找小二黑，恰在路上碰上小二黑去找她，两个就悄悄拉着手到一个大窑里去商量对付三仙姑的法子。〔两条复杂的爱情线索，在此自然汇合。〕

## 八 拿 双

小芹把她娘怎样主婚怎样装神，唱些什么，从头至尾细细向小二黑说了一遍，小二黑说：“不用理她！我打听过区上的同志，人家说只要男女本人愿意，就能到区上登记，别人谁也作不了主……”〔保持小说简洁的叙述风格，没有甜言蜜语，没有

山盟海誓，没有一般爱情小说的细致描写。〕说到这里，听见外边有脚步声，小二黑伸出头来一看，黑影里站着四五个人，有一个说：“拿双拿双！”他两人都听出是金旺的声音，小二黑起了火，大叫道：“拿？没有犯了法！”兴旺也来了，下命令道：“捉住捉住！我就看你犯法不犯法，给你操了好几天心了！”小二黑说：“你说去那里咱就去那里，到边区政府你也不能把谁怎么样！走！”兴旺说：“走？便宜了你！把他捆起来！”小二黑挣扎了一会，无奈没有他们人多，终于被他们七手八脚打了一顿捆起来了。兴旺说：“里边还有个女的，也捆起来！捉奸要双，这是她自己说的！”说着就把小芹也捆起来了。〔捆人打人是金旺弟兄的“拿手好戏”，与前照应，并增强事态的严重性。〕

前庄上的人都还没有睡，听见有人吵架，有些人就跑出来看，麻秆火把下看见捆着的两个人，大家不问就知道了八九分。二诸葛也出来了，见小二黑被人家捆起来，就跪在兴旺面前哀求道：“兴旺！咱两家没有什么仇！看在我老汉面上，请你们诸位高高手……”兴旺说：“这事情，我们管不了，送给上级再说吧！”小二黑说：“爹！你不用管！送到那里也不犯法！我不怕他！”兴旺说：“好小子！要硬你就硬到底！”又逼住三个民兵说：“带他们走！”一个民兵问：“带到村公所？”兴旺说：“还到村公所干什么！上一回不是村长放了的？送给区武委会主任按军法处理！”说着就把他两个人拥上走了。〔村长既然讲政策，区里哪能真按军法处理，这可意料。但他两人究竟能否结合，却仍然难以预料。人物的命运令人关注，小说就有吸引力。〕

## 九 二诸葛的神课

邻居们见是兴旺弟兄们捆人，也没有人敢给小二黑讲情，直等到他们走后，才把二诸葛招呼回家。〔若按上节末尾的情节

发展趋向，这里应叙两人被送到区上后的情景，如今却补叙二诸葛，以便从家庭反应，充分刻划人物形象，展示事件的深刻意义。]

二诸葛连连摇头说：“唉！我知道这几天要出事啦：前天早上我上地去，才上到岭上，碰上个骑驴媳妇，穿了一身孝，我就知道坏了。我今年是罗喉星照运，要谨防带孝的冲了运气，因此那里也不敢去，谁知躲也躲不过！昨天晚上二黑他娘梦见庙里唱戏。今天早上一个老鸦落在东房上叫了十几声……唉！反正是时运，躲也躲不过。”他罗哩罗嗦念了一大堆，邻居们听了有些厌烦，又给他说了一会宽心话，就都散了。〔重复“躲也躲不过”，突出二诸葛的迷信，与他后来的转变成对照。〕

有事人那里睡得着？人散了之后，二诸葛家里除了童养媳之外，三个人谁也没有睡。二诸葛摸了摸脸，取出三个制钱占了一卦，占出之后吓得他面色如土。他说：“了不得呀了不得！丑土的父母动出午火的官鬼，火旺于夏，恐怕有些危险了。唉！人家把他选成青年队长，我就说过不叫他当，小杂种硬要充人物头！人家说要按军法处理，要不当队长那里犯得了军法？”〔这是个喜剧人物，不但迷信落后，而且愚昧无知，这就进一步发掘出他身上的可笑因素。〕老婆也拍手跺脚道：“小爹呀！谁知道你要闯这么大的事啦！”大黑劝道：“不怕！事已经出下了，由他去吧！我想这又不是人命事，也犯不了什么大罪！既然他们送到区上了，我先到区上打听打听。你们都睡吧。”说着点了个灯笼就走了。〔整个这一段，一家人态度不同，性格各异。〕

二诸葛打发大黑去后，仍然低头细细研究方才占的那一卦。停了一会，远远听着有个女人哭，越哭越近，不大一会就来到窗下，一推门就进来了。二诸葛还没有看清是谁，这女人

就一把把他拉住，带哭带闹说：“刘修德！还我闺女！你的孩子把我的闺女勾引到那里了？还我……”二诸葛老婆正气得死去活来，一看见来的是三仙姑，正赶上出气，从炕上跳下来拉住她道：“你来了好，省得我去找你！你母女两个好生生把我个孩子勾引坏，你倒有脸来找我！咱两人就也到区上说说理！”两个女人滚成一团，二诸葛一个人拉也拉不开，也再顾不上研究他的卦。三仙姑见二诸葛老婆已经不顾了命，自己先胆怯了几分，不敢恋战，少闹了一会挣脱出来就走了。二诸葛老婆追出门来，被二诸葛拦回去，还骂个不休。〔本段以描写为主，人物的行动、语言、神态、心理，都较细致。小说的情节主线，发展到一对恋人送到区上，已近结局，在这条“经线”上，已无多少文章可做。为使人物性格刻画得更深刻，小说从此开始，在叙述故事的同时，加强对“纬线”的描写，就十分必要。〕

## 十 恩典恩典

二诸葛一夜没有睡，一遍一遍念：“大黑怎么还不回来，大黑怎么还不回来。”第二天天不明就起程往区上走，走到半路，远远看见大黑、三个民兵已都回来了，还来了区上一个助理员，一个交通员。他远远就喊叫道：“大黑！怎么样？要紧不要紧？”大黑说：“没有事！不怕！”说着就走到跟前，助理员跟三个民兵先走了。大黑告交通员说：“这就是我爹！”又向二诸葛说：

“区上添传你跟于福老婆。你去吧，没有事！二黑跟小芹两个人，一到区上就放开了。区上早就听说兴旺跟金旺两个人不是东西，已经把他两个人押起来了，还派助理员到咱村开大会调查他们横行霸道的证据。我赶到那里人家就问罢了，听说区上还说咱二黑跟小芹结婚。”二诸葛说：“不犯罪就好，结婚可不行，命相不对！你没有听说添传我做什么？”大黑说：“不知道，

大约也没有什么大事。你去吧。我先回去告我娘说。”交通员说：“老汉！这就算见了你了！你去吧，我再传那一个去！”说了就跟大黑相跟着走了。〔仅此一段，对话远远超过前面几节。如果象前面的叙述方式，大黑只需告诉他到区上打听的结果，但这里一律化作细致的语言描写。这就是不同的场合需要不同的艺术手法。而各种艺术表现手法，各起各的作用，各有各的效果。前后比较，两者不是互相对立，互相排斥，而是相得益彰，相映生辉。〕

二诸葛到了区上，看见小二黑跟小芹坐在一条板凳上，他就指着小二黑骂道：“闯祸东西！放了你你还不快回去？你把老子吓死了！不要脸！”区长道：“干什么？区公所是骂人的地方？”二诸葛不说话了。区长问：“你就是刘修德？”二诸葛答：“是！”问：“你给刘二黑收了个童养媳？”答：“是！”问：“今年几岁了？”答：“属猴的，十二岁了。”〔独具匠心的问答式对话，不象一般小说的语言描写：既不分行排列，也没有说话时姿态、语气等的任何形容，又不略去“问”、“答”字样；而保留一“问”一“答”的形式，又无主语，显得相当明快。这就兼有叙述与描写的双重特点。〕区长说：“女不过十五岁不能订婚，把人家退回娘家去，刘二黑已经跟于小芹订婚了！”二诸葛说：“她只有个爹，也不知逃难逃到那里去了，退也没处退。女不过十五不能订婚，那不过是官家规定，其实乡间七八岁订婚的多着哩。请区长恩典恩典就过去了……”区长说：“凡是不合法的订婚，只要有一方面不愿意都得退！”二诸葛说：“我这是两家情愿！”区长问小二黑道：“刘二黑！你愿意不愿意？”小二黑说：“不愿意！”二诸葛的脾气又上来了，瞪了小二黑一眼道：“由你啦？”区长道：“给他订婚不由他，难道由你啦？老汉！如今是婚姻自主，由不得你了，你家养的那个小姑娘，要真是没有娘家，就算成你的闺女



女好了。”二诸葛道：“那也可以，不过还得请区长恩典恩典，不能叫他跟于福这闺女订婚！”区长说：“这你就管不着了！”二诸葛发急道：“千万请区长恩典恩典，命相不对，这是一辈子的事！”又向小二黑道：“二黑！你不要糊涂了！这是你一辈子的事！”区长道：“老汉！你不要糊涂了，强逼着你十九岁的孩子娶上个十二岁的小姑娘，恐怕要生一辈子气，我不过是劝一劝你，其实只要人家两个人愿意，你愿意不愿意都不相干。回去吧！童养媳没处退就算成你的闺女！”二诸葛还要请区长“恩典恩典”，一个交通员把他推出来了。〔以上大段对话，几个人的性格都很鲜明：区长依法处事，讲解政策，又有点儿威严，这就不同于前面村长的对话；二诸葛不离阴阳八卦，对儿子专横统治，但在区长面前又不好发作，见官怕三分，一口一个“区长恩典恩典”，是典型的农民小生产者的习性；小二黑虽只回答“不愿意”一句话，但表现出为争取婚姻自主、宁死不屈的坚强性格。〕

## 十一 看看仙姑

三仙姑去寻二诸葛，一来为的是逞逞闹气的本领，二来为的是遮遮外人的耳目，其实小芹吃一吃亏她很高兴，所以跟二诸葛老婆闹了一阵之后，回去就睡了。〔对人物心理了如指掌，概括高度准确。〕第二天早上，她起得很迟，于福虽比她着急，可是自己既没有主意，又不敢叫醒她，只好自己先去做饭，饭快成的时候，三仙姑慢慢起来梳妆，于福问道：“不去打听打听小芹？”她说：“打听她做甚啦？她的本领多大啦？”于福也再没有敢说什么，把饭菜做成了放在炉边等，直等到她梳妆罢了才开饭。

饭还没有吃罢，区上的交通员来传她。她好象很得意，嗓子拉得长长的说：“闺女大了咱管不了，就去请区长替咱管教管

教!”她吃完了饭，换上新衣服、新首帕、绣花鞋、镶边裤，又擦了一次粉，加了几件首饰，〔刻划三仙姑，此番打扮，必不可少。否则，难以突出她的妖婆形象。这里的描写，并不与前雷同；这一串短语，重重叠叠，足以示众。〕然后叫于福给她备上驴，她骑上，于福给她赶上，往区上去。

到了区上。交通员把她引到区长房子里，她爬下就磕头，连声叫道：“区长老爷，你可要给我作主！”〔这与二诸葛见区长场面全然不同。〕区长正伏在桌上写字，见她低着头跪在地下，头上戴了满头银首饰，还以为是前两天跟婆婆生了气的那个年轻媳妇，便说道：“你婆婆不是有保人吗？为什么不找保人？”〔误会手法，合情合理：区长正伏案书写，并没留意；她低头下跪，面目难见；从满头首饰产生错觉，十分自然。〕三仙姑莫名其妙，抬头看了看区长的脸。区长见是个擦着粉的老太婆，才知道是认错人了。交通员道：“认错人了！这就是于小芹的娘！”区长又打量了她一眼道：“你就是小芹的娘呀？起来！不要装神做鬼！我什么都清楚！起来！”三仙姑站起来了。区长问：“你今年多大岁数？”三仙姑说：“四十五。”区长说：“你自己看看你打扮得象个人不象？”〔已非讽刺，而是鞭挞。区长对二诸葛，并未这样严厉。这也是作者对三仙姑的严厉态度。因她不同于二诸葛，二诸葛仅仅迷信，她除迷信外，还很不正经。小说一再描写她的妖艳打扮，这里已到算“总帐”的时候。这样看来，前面每一次叙写她的打扮，都是一次铺垫。〕门边站着老乡一个十来岁的小闺女嘻嘻嘻笑了。交通员说：“到外边耍！”小闺女跑了。〔插入这个“小闺女”，既起间歇作用，又起伏笔作用。〕区长问：“你会下神是不是？”三仙姑不敢答话。区长问：“你给你闺女找了个婆家？”三仙姑答：“找下了！”问：“使了多少钱？”答：“三千五！”问：“还做些什么？”答：“有些首饰布匹！”问：“跟你闺女商量过没有？”

答：“没有！”问：“你闺女愿意不愿意？”答：“不知道！”〔类似与诸葛的问答式对话，但由于对人物的态度不同，询问更详细。〕区长道：“我给你叫出来你亲自问问她！”又向交通员道：“去叫于小芹！”〔这一场面，与上节传二诸葛的布局不同：小芹先不在场，才有上面的生动表现。〕

刚才跑出去那个小闺女，跑到外边一宣传，说有个打官司的老婆，四十五了，擦着粉，穿着花鞋。邻近的女人们都跑来看，挤了半院，唧唧啾啾说：“看看，四十五了！”“看那裤腿！”“看那鞋！”三仙姑半辈没有脸红过，偏这会撑不住气了，一道道热汗在脸上流。〔上段末说“去叫于小芹”，本应接交通员把小芹带来，加这一段，立即照应“跑出去那个小闺女”，以便对三仙姑作更有力的讽刺。显然，这些女人们的嘲弄，无所顾忌，要比区长厉害得多。〕交通员领着小芹来了，故意说：“看什么？人家也是个人吧，没有见过？闪开路！”一伙女人们哈哈大笑。

把小芹叫来，区长说：“你问问你闺女愿意不愿意！”三仙姑只听见院里人说：“四十五”、“穿花鞋”，羞得只顾擦汗，再也开不得口。院里的人们忽然又转了话头，都说“那是人家的闺女”、“闺女不如娘会打扮”，也有人说“听说还会下神”，偏又有个知道底细的断断续续讲“米烂了”的故事，这时三仙姑恨不得一头碰死。〔针对三仙姑的打扮，既用正面描写，又用侧面渲染，造足气氛，做足文章，才能造成人物转变的契机，产生强烈的艺术效果。〕

区长说：“你不问我替你问！于小芹，你娘给你找的婆家你愿意跟人家结婚不愿意？”小芹说：“不愿意！我知道人家是谁？”区长向三仙姑道：“你听见了吧？”又给她讲了一会婚姻自主的法令，说小芹跟小二黑订婚完全合法，还吩咐她把吴家送来的钱

和东西原封退了，让小芹跟小二黑结婚。她羞愧之下，一一答应了下来。〔至此，区长的正面教育，群众的舆论压力，终于促使三仙姑转变思想，改变态度。这第十一节“看看仙姑”，在整篇小说中篇幅最长，也最精彩。〕

## 十二 怎么到底

三个民兵回到刘家蛟，一说区上把兴旺金旺二人押起来，又派助理员来调查他们的罪恶，真是人人拍手称快。午饭后，庙里开一个群众大会，村长报告了开会宗旨，就请大家举他两个人的作恶事实。〔开群众大会，本可描写热烈的群众场面，但故事情节已到结尾，主要应该交待各种人物的结局，故用简明的叙述。这也符合小说讲故事的基本表现形式。〕起先大家还怕扳不倒人家，人家再返回来报仇，老大一会没有人说话，有几个胆子太小的人，还悄悄劝大家说：“忍事者安然。”〔有此小小的曲折，要比上来就揭发，更真实可信。〕有个被他两人作践垮了的年轻人说：“我从前没有忍过？越忍越不得安然！你们不说我说！”他先从金旺领着土匪到他家绑票说起，一连说了四五款，才说道：“我歇歇再说，先让别人也说几款！”他一说开了头，许多受过害的人也都抢着说起来：有给他们花过钱的，有被他们逼着上过吊的，也有产业被他们霸了的，老婆被他们奸淫过的。他两人还派上民兵给他们自己割柴，拨上民夫给他们自己锄地，浮收粮，私派款，强迫民兵捆人……你一宗他一宗，从晌午说到太阳落，一共说了五六十款。〔因概括叙述，罪恶事实点到即可，不必形成完整的情节。〕

区上根据这些罪状把他两人送到县里，县里把罪状一一证实之后，除叫他们赔偿大家损失外，又判了十五年徒刑。

经过这次大会之后，村里人也都敢出头了。不久，村干部

又都经过大改选，村里人再也不敢乱投坏人的票了。这期间，金旺老婆自然也落了选。偏她还变了口吻，说：“以后我也要进步了。”〔每个人的结局，包括村里人的变化，都有交待，显出构思的严密。〕

两个神仙也有了变化：

三仙姑那天在区上被一伙妇女围住看了半天，实在觉着不好意思，回去对着镜子研究〔大词小用，实为“照”、“看”之意。因人物已有转变，故用一词微讽。〕了一下，真有点打扮得不象话；又想自己的女儿快要跟人结婚，自己还卖什么老俏？这才下了决心，把自己的打扮从顶到底〔不用“从头到脚”，既诙谐，也免于一般化。〕换了一遍，弄得象个当长辈人的样子，把三十年来装神弄鬼的那张香案也悄悄拆去。〔交待三仙姑转变的表现，主要还是抓她的打扮，前后相当协调。〕

二诸葛那天从区上回去，又向老婆提起二黑跟小芹的命相不对，他老婆道：“把你的鬼八卦收起吧！你不是说二黑这回了不得吗？你一辈子放个屁也要卜一课，究竟抵了些什么事？我看小芹满不错，能跟咱二黑过就很好！什么命相对不对？你就不记得‘不宜栽种’？”二诸葛见老婆都不信自己的阴阳，也就不好意思再到别人跟前卖弄他那一套了。〔二诸葛的转变，完成于老婆给他的最后一击，不同于三仙姑的转变过程。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宣告他们那套封建迷信的破产。〕

小芹和小二黑各回各家，见老人们的脾气都有些改变，托邻居们趁势和说和说，两位神仙也就顺水推舟同意他们结婚，后来两家都准备了一下，就过门。过门之后，小两口都十分得意，邻居们都说是村里第一对好夫妻。〔他们在党的领导下冲破封建迷信与村里的罪恶势力，赢得这个结局，正如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因而，如何过门，以及婚后情景，叙述简要之极。他

们的幸福生活与光明前途，十分令人鼓舞。〕

夫妻们在自己卧房里有时候免不了说玩话：小二黑好学三仙姑下神时候唱“前世姻缘由天定”，小芹好学二诸葛说“区长恩典，命相不对”。淘气的小孩子们去听窗，学会了这两句话，就给两位神仙加了新外号：三仙姑叫“前世姻缘”，二诸葛叫“命相不对”。〔上段结尾犹可，更有神来之笔：这是小两口新婚生活的余波，与情节主线紧紧相连，因而不是“画蛇添足”，而是“画龙点睛”；两位“神仙”有老“忌讳”，转变后添此“新外号”，首尾呼应，小说结构更完整；这是一种新的生活情趣，又以“说玩话”方式表现，因而已非讽刺，而属反激，有助于突出小说幽默风趣的艺术风格。〕

赵树理曾被誉为“写农村生活的圣手”。这个出于“圣手”的短篇，确为新解放区农村发生重大变革的一幅奇妙的图画。小说明明取材于现实生活，却写得如此曲折复杂、妙趣横生、优美动人，简直象一个美妙的民间传说，一个新奇的神话故事。他所撷取的生活事件，极富典型意义，极富传奇色彩，他又熟悉民间艺术，并吸取传统小说表现形式之所长，从而熔化、创造出自己的艺术。这样，生活的矿石经“圣手”点化，便成了艺术的真金。

小说的人物塑造，十分杰出。二诸葛、三仙姑、小二黑、小芹，几乎是家喻户晓的人物。塑造这些艺术典型，首先在于人物自身具有典型性。象二诸葛与三仙姑，其个性之独特，至今没有第二人。在艺术典型的画廊里，永远不会有第二个二诸葛、第二个三仙姑。小二黑与小芹，聪明美丽，纯洁善良，真诚相爱，但他们偏偏生在两个“神仙”家，碰上金旺兄弟，这也就成了不同于一般男女相爱的独特的爱情，自然表现出“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关于作者的描写，他总是让人物处

在特定的斗争地位上，并随斗争情势的变化，以其自己的行动、语言、情绪与心理，表现自己的性格；而从不静止地描写他们，抽象地介绍他们，也不作长篇大段的议论。他对人物的态度与感情，无不倾注在精确的描写与叙述之中，并在字里行间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

小说高度的语言成就，突出地表现为群众化、口语化。作者运用的是经过加工提炼的群众的口语，包括在群众的生活与斗争中产生的新的语汇，而几乎未用方言、土语。不仅人物的对话用口语，一般行文，包括叙述与描写，也都符合口语化要求：明白晓畅、简洁有力。这既便于讲故事，又适用于人物塑造，使小说读之琅琅上口，听之娓娓动听，为群众所喜闻乐见。

《小二黑结婚》的创作成功，表明作家不愧为一位人民艺术家，一位语言大师。

## 荷花淀

孙 犁

月亮升起来，院子里凉爽得很，干净得很，白天破好的苇眉子潮润润的，正好编席。〔寥寥几笔，点染环境，即见一个勤劳、淳朴的农家。〕女人坐在小院当中，手指上缠绞着柔滑修长的苇眉子。苇眉子又薄又细，在她怀里跳跃着。〔女人虽无姓名、年龄，也不写穿着打扮，但趁月光编席，动作之利落，已见性格。〕

要问白洋淀有多少苇地？不知道。每年出多少苇子？不知道。〔重复设问，发人想象。〕只晓得，每年芦花飘飞苇叶黄的时候，全淀的芦苇收割，垛起垛来，在白洋淀周围的广场上，就成了一条苇子的长城。〔想象至此落到实处。〕女人们，在场里院里编着席。编成了多少席？〔又一设问，笔法已变，直接以形象展示。〕六月里，淀水涨满，有无数的船只，运输银白雪亮的席子出口，不久，各地的城市村庄，就全有了花纹又密、又精致的席子用了。大家争着买：

“好席子，白洋淀席！”〔借人之口，抒己之情：既赞席子，又赞编席女人。〕

这女人编着席。不久在她的身子下面，就编成了一大片。〔描摹客观物象，为下面的想象、比喻提供依据。〕她象坐在一片洁白的雪地上，也象坐在一片洁白的云彩上。〔两个比喻，使编席女人及其劳动，升华为诗化形象。〕她有时望望淀里，淀里也是



一片银白世界。水面笼起一层薄薄透明的雾，风吹过来，带着新鲜的荷叶荷花香。〔以浓重的乡土气息相烘托，诗化而不神化。〕

〔小说开头，景物描写、人物刻画与感情抒发，三者有机统一，构成一幅充满诗情画意的“月夜编席图”。〕

但是大门还没关，丈夫还没回来。〔转折一笔，笔力千钧：与以上描写，极不协调。若是大门早早关上，丈夫按时回来，男耕女织，即为生活的牧歌。可是如今，正常的生活秩序打乱了，和平劳动的幸福生活受到了威胁。所以，作家把上面那幅画的色彩调得越浓，倾注的诗情越深，就越显出这一笔的分量，显出保卫这种幸福生活的迫切、重大的意义。〕

很晚丈夫才回来了。这年轻人不过二十五六岁，头戴一顶大草帽，上身穿一件洁白的小褂，黑单裤卷过了膝盖，光着脚。

〔在情节发展与人们的期待中出场，形象描绘，已很必要。〕他叫水生，小苇庄的游击组长，党的负责人。今天领着游击组到区上开会去来。女人抬头笑着问：

“今天怎么回来的这么晚？”站起来要去端饭。水生坐在台阶上说：

“吃过饭了，你不要去拿。”〔避而不答，欲扬故抑。〕

女人就又坐在席子上。她望着丈夫的脸，她看出他的脸有些红涨，说话也有些气喘。她问：

“他们几个哩？”

水生说：

“还在区上。爹哩？”

女人说：

“睡了。”

“小华哩？”〔夫妻见面后的这段家常，用意不凡：为下面作反衬。〕

“和他爷爷去收了半天虾篓，早就睡了。他们几个为什么还不回来？”

水生笑了一下。女人看出他笑的不象平常。

“怎么了，你？”

水生小声说：

“明天我就到大部队上去了。”

女人的手指震动了一下，想是叫苇眉子划破了手，她把一个手指放在嘴里吮了一下。〔传神之笔：动作轻微，却反映出内心的波澜。因为丈夫一走，刚才聊及的家中那一切，统统打乱了。可见笔触之细致、深刻。〕水生说：

“今天县委召集我们开会。假若敌人再在同口按上据点，那和端村就成了一条线，淀里的斗争形势就变了。会上决定成立一个地区队。我第一个举手报了名的。”〔气氛已变，也为后面出现敌人，埋下伏笔。〕

女人低着头说：

“你总是很积极的。”

水生说：

“我是村里的游击组长，是干部，自然要站在头里，他们几个也报了名。他们不敢回来，怕家里的人拖尾巴。公推我代表，回来和家里人们说一说。他们全觉得你还开明一些。”〔“拖尾巴”与“开明一些”，形成对比。这样，丈夫“积极”，女人“开明”，就为下面的对话定下基调。〕

女人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她才说：

“你走，我不拦你，家里怎么办？”〔揭示女人心里变化，此为一：于战争大局与家庭困难的矛盾中，见其襟怀。〕

水生指着父亲的小房叫她小声一些。说：

“家里，自然有别人照顾。可是咱的庄子小，这一次参军

的就有七个。庄上青年人少了，也不能全靠别人，家里的事，你就多做些，爹老了，小华还不顶事。”

女人鼻子里有些酸，但她并没有哭。只说：

“你明白家里的难处就好了。”〔揭示女人心理变化，此为二：在夫妻间的谅解、体贴中，得到安慰。〕

水生想安慰她。因为要考虑准备的事情还太多，他只说了两句：

“千斤的担子你先担吧，打走了鬼子，我回来谢你。”

说罢，他就到别人家里去了，他说回来再和父亲谈。

鸡叫的时候，水生才回来。女人还是呆呆的坐在院子里等他，她说：

“你有什么话嘱咐嘱咐我吧。”

“没有什么话了，我走了，你要不断进步，识字，生产。”

“嗯。”

“什么事也不要落在别人后面！”

“嗯，还有什么？”

“不要叫敌人汉奸捉活的。捉住了要和他拚命。”这才是那最重要的一句，女人流着眼泪答应了他。〔揭示女人心理变化，此为三：面对未来，下定了决心。这样一笔深似一笔，打开了人物心灵的大门。这夫妻告别，难道是一般的“家务事、儿女情”？〕

第二天，女人给他打点好一个小小的包裹，里面包了一身新单衣，一条新毛巾，一双新鞋子。那几家也是这些东西，交水生带去。一家人送他出了门。父亲一手拉着小华，对他说：

“水生，你干的是光荣事情，我不拦你，你放心走吧。大人孩子我给你照顾，什么也不要惦记。”〔夫妻间，有说不尽的

体己话；父子间，只此一句。主次，详略，十分分明。]

全庄的男女老少也送他出来，水生对大家笑一笑，上船走了。[送行过程从略，情节发展紧凑又明快。]

女人们到底有些藕断丝连。过了两天，四个青年妇女集在水生家里来，大家商量：

“听说他们还在这里没走。[又一伏笔：后面遇敌时亲人来相救，才可能。]我不拖尾巴，可是忘下了一件衣裳。”

“我有句要紧的话得和他说说。”

水生的女人说：

“听他说鬼子要在同口安据点……”

“哪里就碰得那么巧，我们快去快回来。”

“我本来不想去，可是俺婆婆非叫我再去看看他，有什么看头啊！”

[一个场面，写出几位妇女：身分不同，语气不同，如闻其声，如见其人。]

于是这几个女人偷偷坐在一只小船上，划到对面马庄去了。

到了马庄，她们不敢到街上去找，来到村头一个亲戚家里。亲戚说：你们来的不巧，昨天晚上他们还在这里，半夜里走了，谁也不知开到哪里去。你们不用惦记他们，听说水生一来就当副排长，大家都是欢天喜地的……[从妇女们探望丈夫这段情节发展看，找而不见，波折之一。]

几个女人羞红着脸告辞出来，摇开靠在岸边上的小船。现在已经快到晌午了，万里无云，可是因为在水上，还有些凉风。这风从南面吹过来，从稻秧上苇尖上吹过来。水面没有一只船，水象无边的跳荡的水银。

几个女人有点失望，也有些伤心，各人在心里骂着自己的

狠心贼。可是青年人，永远朝着愉快的事情想，女人们尤其容易忘记那些不痛快。不久，她们就又说笑起来了。〔内心矛盾，波折之二。〕

“你看说走就走了。”

“可慌（高兴的意思）哩，比什么也慌，比过新年，娶新——也没见他这么慌过！”

“拴马桩也不顶事了。”

“不行了，脱了缰了。”

“一到军队里，他一准得忘了家里的人。”

“那是真的，我们家里住过一些年轻的队伍，一天到晚仰着脖子出来唱，进去唱，我们一辈子也没那么乐过。等他们闲下来没有事了，我就傻想：该低下头了吧。你猜人家干什么？用白粉子在我家影壁上画上许多圆圈圈，一个一个蹲在院子里，托着枪瞄那个，又唱起来了！”

〔似怨实夸，波折之三。〕

她们轻轻划着船，船两边的水哗，哗，哗。顺手从水里捞上一棵菱角来，菱角还很嫩很小，乳白色。顺手又丢到水里去。那棵菱角就又安安稳稳浮在水面上生长去了。〔待恢复轻快心情，出其不意中遇敌，才愈显紧张。〕

“现在你知道他们到了哪里？”

“管他哩，也许跑到天边上去了！”

她们都抬起头往远处看了看。

“唉呀！那边过来一只船。”

“唉呀！日本，你看那衣裳！”

“快摇！”

〔有意之笔，无意之情，大波澜出。〕

小船拼命往前摇。她们心里也许有些后悔，不该这么冒冒

失失走来，也许有些怨恨那些走远了的人。但是立刻就想，什么也别想了，快摇，大船紧紧追过来了。

大船追的很紧。〔仅一句，轻描淡写。〕

幸亏是这些青年妇女，白洋淀长大的，她们摇的小船飞快。小船活象离开了水皮的一条打跳的梭鱼。她们从小跟这小船打交道，驶起来，就象织布穿梭，缝衣透针一般快。

假如敌人追上了，就跳到水里去死吧！

〔正面描写，浓墨重彩，酣畅淋漓。〕

后面大船来的飞快。〔又是一句。接着，还是重笔描写妇女们的豪迈气概。〕那明明白白是鬼子！这几个青年妇女咬紧牙制止住心跳，摇橹的手并没有慌，水在两旁大声的哗哗，哗哗，哗哗哗！

“往荷花淀里摇！那里水浅，大船过不去。”

她们奔着那不知道有几亩大小的荷花淀去，那一望无际的密密层层的大荷叶，迎着阳光舒展开，就象铜墙铁壁一样。粉色荷花箭高高的挺出来，是监视白洋淀的哨兵吧！

〔大船追小船，前后两节，两两相对，象诗歌的反复手法。这一反复，收到一石三鸟的艺术效果：爱憎分明，诗情激荡；场面集中，气氛紧张，似比一般小说更有光彩；行文简洁明快，跌宕自如，又富散文意味。〕

她们向荷花淀里摇，最后，努力的一摇，小船窜进了荷花淀。几只野鸭扑楞楞飞起，尖声惊叫，掠着水面飞走了。就在她们的耳边响起一排枪！

整个荷花淀全震荡起来。她们想，陷在敌人的埋伏里了，一准要死了，一齐翻身跳到水里去。渐渐听清楚枪声只是向着外面，她们才又扒着船帮露出头来。她们看见不远的地方，那宽厚肥大的荷叶下面，有一个人的脸，下半截身子长在水里。

荷花变成人了？那不是我们的水生吗？又往左右看去，不久各人就找到了各人丈夫的脸，啊，原来是他们！〔大波澜又起。出乎意料，却合乎情理。〕

但是那些隐蔽在大荷叶下面的战士们，正在聚精会神瞄着敌人射击，半眼也没有看她们。枪声清脆，三五排枪过后，他们投出了手榴弹，冲出了荷花淀。〔战斗过程从简。因已有准备，战斗胜利可令人信服。〕

手榴弹把敌人那只大船击沉，一切都沉下去了。水面上只剩下一团烟硝火药气味。战士们就在那里大声欢笑着，打捞战利品。他们又开始了沉到水底捞出大鱼来的拿手戏。他们争着捞出敌人的枪支、子弹带，然后是一袋子一袋子叫水浸透了的面粉和大米。水生拍打着水去追赶一个在水波上滚动的东西，是一包用精致纸盒装着的饼干。

妇女们带着浑身水，又坐到她们的小船上去了。

水生追回那个纸盒，一只手高高举起，一只手用力拍打着水，好使自己不沉下去。对着荷花淀吆喝：

“出来吧，你们！”

好象带着很大的气。〔这一笔非同寻常。战斗胜利了，为什么不写亲人相会，胜利喜悦？水生的“气”从何而来？一气敌人之可恶；二气妇女们贸然行动；三气自己未能尽职，早早消灭敌人。这把战争的残酷性与艰巨性，人物的内心世界与思想境界，表现得多么深刻。〕

她们只好摇着船出来。忽然从她们的船底下冒出一个人来，只有水生的女人认的那是区小队的队长。这个人抹一把脸上的水问她们：

“你们干什么去来呀？”

水生的女人说：

“又给他们送了一些衣裳来!”

小队长回头对水生说:

“都是你村的?”

“不是她们是谁，一群落后分子!”说完把纸盒顺手丢在女人们船上，一溜，又沉到水底下去了，到很远的地方才钻出来。

小队长开了个玩笑，他说:

“你们也没有白来，不是你们，我们的伏击不会这么彻底。可是，任务已经完成，该回去晒晒衣裳了。情况还紧的很!”

〔这个插曲，使小说两条线索——妇女们与战士们，一明一暗，在此汇合。〕

战士们已经把打捞出来的战利品，全装在他们的小船上，准备转移。一人摘了一片大荷叶顶在头上，抵挡正午的太阳。几个青年妇女把掉在水里又捞出来的小包裹，丢给了他们，战士们的三只小船就奔着东南方向，箭一样飞去了。不久就消失在中午水面上的烟波里。〔妙在合而又分，波澜再起。〕

几个青年妇女划着她们的小船赶紧回家，一个个象落水鸡似的。一路走着，因过于刺激和兴奋，她们又说笑起来。坐在船头脸朝后的一个撅着嘴说:

“你看他们那个横样子，见了我们爱搭理不搭理的!”

“啊，好象我们给他们丢了什么人似的。”

她们自己也笑了，今天的事情不算光彩，可是:

“我们没枪，有枪就不往荷花淀里跑，在大淀里就和鬼子干起来!”

“我今天也算看见打仗了。打仗有什么出奇，只要你不着慌，谁还不会趴在那里放枪呀!”



“打沉了，我也会浮水捞东西。我管保比他们水式好，再深点我也不怕！”

“水生嫂，回去我们也成立队伍，不然以后还能出门吗！”

“刚当上兵就小看我们，过两年，更把我们看得一钱不值了，谁比谁落后多少呢！”

〔这段对话，与她们临来时商议一段，是鲜明的对比：场合不同，经历不同，心情不同。〕

这一年秋季，她们学会了射击。冬天，打冰夹鱼的时候，她们一个个登在流星一样的冰船上，来回警戒。敌人围剿那百顷大苇塘的时候，她们配合子弟兵作战，出入在那芦苇的海里。〔结尾与开头对照，从编席妇女到战士之间，她们在人生道路上迈出了怎样的步伐。和平劳动的幸福生活，必须用战斗来保卫，这是多么重大而深刻的主题。〕

孙犁说：“《荷花淀》所写的，就是这一时代，我的家乡，家家户户的平常故事。它不是传奇故事，我是按照生活的顺序写下来的，事先并没有什么情节安排。”但仔细考究，小说写得十分出奇，十分精巧。奇就奇在不写妇女“拖后腿”，不写新娘“送郎出征”，不写“拼刺刀”，而写几个妇女由于荷花淀中的一场奇遇，终于投身抗战，显示了人民战争的某些本质方面。这就有作家的眼力以及对生活的独特审美评价。巧则表现在：剪裁巧，布局巧，妇女们与丈夫之间反激之巧，敌我双方对比之巧，开头结尾映照之巧。这使小说显得十分集中，简洁，而且具有一种既深沉又明丽的诗的情调，处处闪耀着奇光异彩。它不愧是孙犁的代表作，“白洋淀派”文学的旗帜。

## 我的两家房东

康 濯

明天，我要从下庄搬家到上庄去。今天去上庄看房子，分配给我的那间靠上庄村西大道，房东老头子〔“老头子”三字本可略去，特地点出，别有用意。〕叫陈永年。回到下庄，旧房东拴柱问了问我看房子的情形，就说明天要送我去；我没有答应他：

“我行李不多！你个干部，挺忙；冬学又刚开头，别误了你的工作！”〔借机表明他的身分与人品。〕

他也没有答应我，他说：

“五几里地嘛！明儿我赶集去，又顺道。冬学动员得也不差甚了，不碍事。”

第二天，我到底扭不过拴柱的一片心。〔“扭不过”，分量已很重，再加“到底”两字强调，就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拴柱是不是还有别的用心？〕他把我的行李放在他牲口上，吆着驴，我们就顺着河槽走了。

〔这个开头，既象开门见山一样明快，又有云雾遮山的隐趣：直接点明两家房东，“我”联系其间；拴柱非要送去，新旧房东之间究竟有何关系？〕

这天，是个初冬好天气，日头挺暖和。河槽里结了一层薄冰的小河，有些地方冰化了，河水轻轻流着，声音象敲小铜锣。道上，赶集去的人不多不少，他们都赶到前面去了。我跟

拴柱走得很慢，边走边谈，拴柱连牲口也不管了。他那小毛驴也很懂事，在我们前面慢慢走着，有时候停下来，伸着鼻子嗅嗅道上别的牲口拉的粪蛋蛋，或是把嘴伸向地边，啃一两根枯草，并且，有时候它还侧过身子朝我们望望，仿佛是等我们似的；等到拴柱吆喝一声，它才急颠颠地快走几步，于是又很老实地慢慢走了。〔情景交融，具有北方农村鲜明的地方色彩与浓厚的生活气息。〕

拴柱跟我谈得最多的，是他的学习。他说，我搬了家，他实在不乐意哩。

“往后，学习可真是没法闹腾啦！再往哪儿寻你这样的先生啊？”

“学习，主要的还是靠自己个嘛！再说，这会儿你也不赖了，能自己个捉摸了！”

于是，他又说，往后他还要短不了上我那里去，叫我别忘了他，还得象以前那工夫一样教他；他并且又说开了，如今他看《晋察冀日报》还看不下，就又嘱托我：

“可别忘了啊！老康，买个小字典……呃，结记着呀！”

“可不会忘。”

“唉！要是有个字典，多好啊！”他自己个感叹起来，并且拍了拍我的肩膀，停下来望我一眼。他们这一湾子的青年们，也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从区青救会主任那里，见到过一本袖珍小字典，又经过区青救主任的解说，往后就差不多逢是学习积极分子，一谈起识字学习什么的，就都希望着买个字典。可是，敌人封锁了我们，我为他们到处打听，怎么也买不到，连好多机关里也找不到一本旧的；和我一个机关工作的同志，倒都有过字典，可是，他们不是早就给了农村出身的干部，就是在反“扫荡”中弄丢了。〔谈学习，是为刻画拴柱谦虚好学、

积极上进的性格特征；而往后他还要找“我”，则是重要伏笔。]

走在我们前面的小毛驴，迎面碰上了一头叫驴，它两个想要靠近亲密一下，就不三不四地挤碰起来；那个叫驴被主人往旁边拉开，它便伸着脖子“喔喔……”噪叫。拴柱跑上去拉开了牲口，我们又往前走。好大一会我们都没说什么；忽然，拴柱独自个“吃吃”地笑着，脸往我肩膀上靠了靠，眯着眼问我：

“老康，你真的还没有对象吗？”[语出突然，但从问话前长时间的沉默以及那三个表情，他已有一个细致的内心活动过程。]

“我……我……什么时候骗过你？”他问得很突然，我也就随便反问了一句：“你可准有了吧？”

“没，没，可没哩！”他的脸刷地红了，忙向旁边避开我，低下脑瓜子笑了笑，就机伶地吆喝他那牲口去了。[这一串表情，以及躲躲闪闪的答话，把年轻人的初恋心理，刻划得多么逼真。]这时候我才忽然注意上他：原来他今天穿了新棉袄，破棉裤脱下了，换了条夹裤，小腿上整整齐齐绑了裹腿，前些时候他配合八路军上前线得的一条皮带，也系在腰上，头上还包了块新的白毛巾。没有什么大事，他怎么打扮起来了啊？他比我还大一岁，今年二十二了哩！照乡村的习惯，也该着是娶媳妇的年岁了啊！莫非他真有个什么对象，今几个要去约会么？[有意识的服饰描写与制造悬念，自然结合起来。]我胡乱地闪出这么些想法，就跑上去抓住他的肩膀：

“拴柱，你可是准有了对象吧？可不能骗……”

“没，没，可没哩！”[完全重复前一句答话，三个“没”字，恰恰透露了他心中的秘密。]他脸上血红，忙把手上的鞭子“拍”地击打了一下，牲口跑走了，他才支支吾吾地说：“快

……快……呃，眼看到啦，紧走两步吧！”

真个！不大会儿，进上庄村了，我就忙着收拾房子。我从陈永年家院里出来，去牲口上取行李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拴柱忽然那么忸忸怩怩：他又要给我把行李扛进去，又不动手，等我动手的时候，他却又挤上来帮我扛；他好象是在捉摸着要不要进这个院子似的，还往院里偷望了两眼，最后倒还是帮我把行李扛进去了。〔从提起对象一事，两次写他脸红，以吆赶牲口作掩饰，此处又充分描写他的忸怩神态，这是一种详细铺叙的铺陈手法。〕

房东老太太嚷着：“来了么？”就颠着小脚进了房子，手里拿了把笤帚，一骨碌爬上炕，跪着给我扫炕。房东小孩靠门边怯生生地往屋里望了两眼，一下子就发现了我挎包上拴着的大红洋瓷茶缸，就跳进来，望我一眼，我一笑，他便大胆地摸弄那茶缸去了。我跟拴柱都抽起了一锅旱烟，只见拴柱好象周身不灵活不舒展了，把刚抽了两口的烟拍掉，一会儿又取下头巾擦擦汗，一会儿叫我一声，却又没话……我无意地回眼一望，才发觉门口站了两个青年妇女。〔四人出场，着笔不同：老太太与小孩，一笔带过；两个青年妇女，尤其主角，则将重笔描写。〕

那靠门外站的一个，是我昨天见了的，见我望她，就半低了头，扯扯衣角，对我轻声说了句：“搬来了呀？”靠门里的一个，年岁大些，望我笑笑，还纳着她的鞋底。我又望望拴柱，他把头巾往肩上一搭，〔从“我”眼里看三人，三种神态，各有个性。〕说：

“我……我走……”〔说走无行动，想留又难留，多么尴尬的处境，多么复杂的心理。〕

“你送他来么？”〔听他说要走，明知故问，无话找话，又是一种急切相见的多么紧张的心情。〕

我还没开口哩，却有谁问拴柱了，是靠门外站着的那个妇女。这会儿，她把门里那个往里挤了挤，也靠进门里来了。〔进一步以动作表现她的急切心情。〕

“我……我赶集去，顺道给同志把行李捎来的。”

“你们认识么？”

他两个谁也没回答我，都笑了笑；拴柱又取下毛巾擦汗。那个小孩这会儿才转过身来说：

“他是下庄青救会主任，我知道！姐姐你说是不？”

“是就是呗！”那个纳底子的妇女随便说了一句。〔孩子的问话，本该门口那个年轻妇女回答，此为抢白之一。〕

老太太扫炕扫完了，翻身下地，拍打着自己的上衣，跟我聊了两句，就问开拴柱：“你是下庄的么？下庄哪一家呀？是你送这位同志来的么？……”

“人家是下庄大干部哩！青救会主任，又是青抗先队长！”门口那个年轻妇女代替拴柱回答她娘；她仰起脸来，却又望着院子里说：“娘，集上捎什么不？”〔老太太的问话，本该拴柱回答，此为抢白之二。由于前一次抢白，她失掉了对话机会，因而这一次没等老太太说完， she 就把话接过来，表现出初恋少女不可抑制的内心喜悦与自豪感情。〕

“你爹才去了嘛，又捎什么？”

“人家也赶集去呀！”〔两个庄一对青年男女，发展到托人集上捎东西，关系已非一般。从话语的明确，口气的坦然，这不是失言，而是一种试探。〕

“对，我……我得走了……”

拴柱说着，猛转过头朝那年轻妇女闪地一下偷望过去，就支支吾吾走了。当他走到房门口的时候，我看见那个年轻妇女脸一阵红，脑瓜子低得靠近了胸脯，我也看见拴柱走到院子

里，又回头望了一眼，而那个年轻妇女，也好像偷偷地斜溜过眼珠子去，朝拴柱望了望；纳底子的妇女这才楞了身旁那个一眼，就推着她走了。〔至此，拴柱这次别致的“约会”，写得多么真切细致，耐人寻味。〕

人们都走了，我慢慢地摆设开我的行李和办公用具。连个桌子也没有啊，只小孩给我搬来了个炕桌。不一会，老太太抓了把干得挺硬挺硬的脆枣，叫我吃，一边又跟我拉开了闲话。

趁这个机会，我知道了：这家房东五口人，老头子五十岁，老太太比她丈夫大三岁，小孩叫金锁，那两个妇女是姐妹俩，妹妹叫金凤。老太婆头发灰白了，个子却比较高大，脸上也不瘦，黄黄的脸皮里面还透点红，象是个精神好，手脚利落，能说会道的持家干才。小孩十一岁，见了我的文具、洗漱用具、大衣等等，都觉得新奇，并且竟敢大胆地拿起我的牙刷就往嘴里放；他娘拿眼瞪他，他也不管，又拿起我的一支牙膏，嚷着往外跑去了：

“姐姐，姐姐！看……看这物件儿……”〔新房东的家庭成员情况，应该昨天看房时就知道，但前面不便交代，这才抓住“机会”，作补叙。〕

下午，我开会回来，拿了张报纸，坐在门槛上面看。我住的是东房，西屋是牲口圈，北屋台阶上面，那两个妇女都在做针线活。妹妹金凤，看样子顶多不过二十挂零，细长个子四方脸，眼珠子黄里带黑，不是那乌油油放光的眼睛，转动起来，却也“忽悠忽悠”地有神。可惜这山沟里，人家穷，轻易见不着个洋布、花布的，她也跟别的妇女一样，黑布袄裤，裤子还是补了好几块的，浑身上下倒是挺干净。这会儿她还正在补着条小棉裤，想是她弟弟的吧。她姐姐看来却象平三十子年岁了，圆脸上倒也有白有红，可就是眼角边、额头上皱纹不少，

棉裤脚口还用带子绑起来了，一个十足的中年妇人模样；她还在纳她的底子。我看了会报，又好奇地偷望望她们，好几次却发现金凤也好像在偷望我；我觉得浑身不舒展，就进屋了。〔这时才对姐妹两人作外貌描写，笔墨从容些。由于描写充分，人物给人印象更深。〕

晚饭后，我忙着把我们机关每个同志的房子都看了看，又领了些零碎家什，回得家来，天老晚了，我点上灯，打算休息一会。那时节，我们还点的煤油灯，比农民家点的豆油灯亮得多，怕是这吸引了房东的注意吧！老太太领着金锁进来了，大闺女还是靠门纳底子，金凤却端了个碗，里面盛了两块黄米枣糕，放到炕桌上，叫我吃，一边就翻看煤油灯下面我写的字。我正慌忙着，老头子也连连点着头，嘻嘻哈哈笑进来，用旱烟锅指点着枣糕说：

“吃……吃吧，同志，没个好物件。就这上下三五十里，唯独咱村有枣，吃个稀罕，嘿嘿！”

我推托了半天，就问老头：

“赶集才回来么？买了些什么物件？”

“回来工夫不大。呃！今……今几个余了几升子黄米，买了点子布。”

“同志！说起来可是……一家子，三几年没穿个新呀！这会儿才买点布，盘算着缝个被子、鞋面啦、袜子啦，谁们衣裳该换的换点，该补的补点呗！唉！这光景可是‘搁浅’着哩！”

老头子蹲在炕沿下面，催我吃糕，又一边打火镰吸烟，一边接着老太太的话往下说：

“今年个算是不赖哩！头秋里不是开展民主运动么？换了个好村长，农会里也顶事了。我这租子才算是真个二五减了！欠租嘛也不要了！这才多捞上两颗。”



“多捞上两颗吧，也是个不抵！”老太太嘴一翘，眼睛斜楞了丈夫一眼，对我说，“这一家子，就靠这老的受嘛！人没人手没手的，净一把子坐着吃的！”

“明年个我就下地！”金凤抢着说了句，金锁也爬在娘怀里说了：

“娘，我也拾粪割柴火，行吧？娘！”

“行，只怕你没那个本事！”

“只要一家子齐心干，光景总会好过的。”

我说了这一句，就吃了块糕。金锁问他爹要铅笔去了，金凤忙从口袋里掏出根红杆铅笔来，晃了晃：

“金锁，看这！”

姐弟俩抢开了铅笔，老太太就骂开了他们；门口靠着的妇女嚷着，叫别误了我的工作；老头子站起来：

“锁儿，你也有一根嘛，在你娘那针线盘里，甬抢啦！”

锁儿跑去拿铅笔去了，人们也就慢慢地一个个出去。金凤走在最后，她掏出个白报纸订的新本本，叫我给写上名字，还说叫我往后有工夫教她识字，这么说了半天才走。

我送到屋门口，望望回到了北屋的这一家子，觉着我又碰上了一家好房东，心眼里高兴了。实在说：下庄拴柱那房东，我也有点舍不得离开哩！

〔以上一大段饭后聊天，虽是一些生活琐事，却写出了一个人勤劳、朴实、和睦、向上的家庭，尤其反映出民主运动给边区农村带来的新变化，增强了小说的时代特色。拴柱与金凤的爱情，也离不开这个新的时代条件，而这一段末尾落笔于拴柱，情节展开紧密围绕主线，结构十分严谨。〕

往后的日子，我又跟在下庄一样：白天紧张地工作，谁也不来打扰；黑夜，金凤、金锁就短不了三天两头地问个字，或

就着我的灯写写字。我又给这村冬学担任讲政治课，跟这村人就慢慢熟识了，有的时候，金凤还领着些别的妇女来问字，她并且对我说：

‘老康同志！你可得多费心教我们哟！要象你在下庄教……教……教拴柱他们一样。’〔一语传神：“教”字重复三遍，表现出初恋少女的羞涩心理；但她爱拴柱，爱得热切、深挚、正大光明，因而情不自禁地说出他的名字；又当着众人之面，不好意思，所以名字后加“他们”两字，以作掩饰。此中隐情，微妙之极。〕

“你怎么知道我在下庄教拴柱他们？”

“我怎么不知道呀？”

另外两个妇女，不知道咬着耳朵叨叨了两句什么，大家就叽叽喳喳笑开来。金凤扭着她们就打闹，还骂着：“死鬼！死鬼！”扭扭扯扯地出去了。

拴柱往后也短不了来。有一回，他来的时候，陈永年老头子出去了，老太太领着金锁赶着牲口推碾子去了。他还是皮带裹腿好装扮，随便跟我谈了谈，问了几个字，就掏出他记的日记给我看；那也是一个白报纸订的新本本，我好象在哪里见过这本本似的。我一面看，一面说，一面改，并且赞叹着他的进步。这工夫，房东姐妹俩又进来了，拴柱可又好象满身长了风疙瘩，周身不舒展起来。

今天，姐姐在做布袜子，她靠炕边的大红柜立着，还跟往日一样，不言不语，低头做活。金凤是给她爹做棉鞋帮，她可嘻嘻笑着，走近炕桌边，看拴柱的日记：

“这是你写的么，拴柱？”

“可不！”

“写了这么半本本了呀！”

拴柱好象不乐意叫金凤看他的日记，想用手捂着，又扭不过我硬叫金凤看。拴柱只好用巴掌抹了一下脸，离开炕边，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我对金凤说：

“人家拴柱文化可比你高哩！”

“人家大干部嘛！”

“甭说啦，甭说啦！”拴柱把他的日记本抢走，就问金凤：

“你学习怎么样啦？也该把你的本本给我看看吧！”

“甭着急！我这会儿一天跟老康学三个字，怕赶不上你？”

“拴柱，我说你怎么知道她也有个本本啊？”

我这么一问，拴柱脸血红了，就赶忙说开了别的事。后来，又瞎扯了半天，他又问了问我买小字典的事，就往外走。金凤追了上去：

“拴柱！你回去问问你村妇救会……”

下面的话，听不清，只好象他们在院子里还叽咕了半天。金凤她姐姐望了我一眼，又望了望院子外面，忽然不出声地叹息一声，也往外走。

[写过金凤，再写拴柱，双方逐渐汇合。金凤幸福的爱情，却引起姐姐的叹息，她究竟有何忧伤，就不能不使人关切。这是对照描写：姐妹两人，两种命运。]

“我说，你怎么也不识个字？”我无意地问了问金凤她姐。她又叹息了一声：

“唉！见天愁楚得不行，没那个心思！……人也老啦！”

她对我笑了笑，就走了。这个女人有什么愁楚心事啊？她那笑，就好象是说不尽的辛酸似的……说她老么？我搬来以后，还见到过好多回，她和她妹子，和村里青年妇女们一道，说笑开了的时候，她也是好打闹的，不过象二十五六子年岁呀！她……她很象个妇人了，她出嫁了么？[提出疑问，按下不

表，留下悬念。]

那时节，是一九四〇年，晋察冀边区刚刚在这年进行了民主大选举，八路军又打了好些胜仗，消灭了不少日本鬼子；中国共产党中央晋察冀分局，还在这年八月十三，公布了对边区的施政纲领二十条。冬学的政治课，就开始给老百姓讲解这“双十纲领”了。边区老百姓是多么关心这个纲领啊！我每回讲完了一条纲领以后，第二天或是第三天晚上，金凤就要跑到我这里来，叫我再把讲过的一条给她讲一遍；她爹也每回来听，老太太和金锁也短不了来，连对学习是那么冷淡的那个房东大闺女，偶尔也来听听。他们一边听，有时还提出许多问题来；讲到深夜，他们似乎也不睡。有时候金锁听着听着，就爬在娘怀里睡着了；有时候，他又会站在炕上，抱着我的脖子，一连串问我：共产党是怎么个模样的啊？你见过共产党么？怎么共产党就这么好啊……”逢当这时候，坐在我对面的金凤，就要瞪着眼横她弟弟，直到老太太把金锁拉走了，她才又静静地望着我，眼珠子“忽悠忽悠”地转着，听半天，又爬在炕桌上，在她的小本本上记个什么……[全家关心“纲领”，学习“纲领”，这是以后家庭矛盾得以解决的基础。小说格调清新，笔触细致。]

这是个平静的家庭。冬闲时节，女人们做针线，老头喂喂猪，闹闹粪，小孩也短不了跟爹去坡里割把柴火，老太太就是做饭，推碾，喂鸡。边区民主好天地，他家租种的地又减了租，实在说，光景也不赖啊！一个月里面，他们也吃了个三两顿子白面哩！

可是，凭我的心眼捉摸，这个家庭好象还有点什么问题：一家子好象还吵过几回嘴。只是他们并没有大嚷大闹，而且又都是在屋子里嚷说的，我怎么也闹不清底细。我问过他家每一

个人，大家却都不说什么，只金锁说了句：

“姐姐的事呗！”

“姐姐的什么事？”

“我不知道！”

有一回，我又听见他们吵了半天，忽然老头子跑到院子里嚷起来了。我忙跑出去，只见陈永年对着他家北屋，跳着脚，溅着唾沫星子直嚷：

“我……我不管你们这事！你们……你们自个拿主意吧！我不白操这份心！”

说着，他就气冲冲地往外走去，我问他，他也没理。北屋里干什么呢？谁抽抽搐搐地不舒展啊？我问金锁，他说是他大姐啼哭啦！我不好再问，只得回到屋子里发闷。

不过，他家一会儿也就没了什么，好了，又回复平常的日子，我也就不再发急了。〔平静的家庭打破了平静，儿女婚事分外突出，悬念加深。〕

这一天晌午，我给妇女冬学讲了“双十纲领”，晚上，房东们早早地就都来了。

“我还有工作哩！”我说，“明啦讲行么？”

大闺女却忽然跟平常不同，笑着说了话：

“就今几个吧！你讲了我们就……”

“讲吧，老康同志！”金凤也催我，我只好讲。一看，老头子没来，我问了问他是不是要听？人们都说甭管他啦，我就讲开了。

今天讲的是“双十纲领”第十四条。我隔三五天讲一条，讲的日子也不短了！这会儿，已经是腊月初，数九天气，这山沟里冷起来了，今早上飞了些雪片，后来日头也一直没出来，我觉得浑身凉浸浸的；我把炕桌推开，叫他们一家子都上炕，

围着木炭火炉坐着。房东的大闺女，把手里的活计放在大红柜上，却不上炕，站在炕沿边，低头静听。老太太的眼一直没离开我，我说几句，她就“呵！呵！”念叨着。金凤却有好多问题。今天我讲的是关于妇女问题的一条：妇女社会地位啦，婚姻啦，童养媳啦，离婚结婚啦……金凤就一个劲儿问：“怎么个才算童养媳啊？为什么男二十女十八才叫结婚啊？……”她姐姐，也不时抬起头来，偷偷地望我。〔党的政策深入人心，必然引起人物思想性格的深刻变化。〕

外面忽然刮起一阵大风，“呜——呜”地绞着，没关得严实的房门，突地被刮开了，炕桌上的煤油灯火苗也晃了两下。爬在我大衣里面睡着了的金锁，往我身边更紧地挤了挤，迷糊地哼着，“娘，娘……”我的窗子外面，却好象有个什么老头子被风刮得闷咳了两声，我忙问是谁，金凤也突然叫了声：“爹！”却没人答应。房东大闺女关了门，我又说开了。〔一家人都在屋里听讲，为什么唯独老头子在门外隔窗而听，又起疑问。〕

今天说的时间特别长，金凤的问题也特别多。他们走了，我实在累了，却不得不还开了个夜车，完成了工作。

第二天，我起得很晚。胡乱吃了点饭，出去开了个会，回来，房东家已经做午饭了。房东大闺女在北屋外面锅台边拉风箱；屋子里，老太太好象又跟谁在嘀咕什么。只听见大闺女忽然把风箱把手一推，停下来，对屋里嚷：

“娘！你那脑筋甬那么磨化不开呀！眼看要憋死了我的，又还要把金凤往死里送么？……你，你也看看这世道！”〔大闺女的不幸，可以想见；金凤的命运变化，出入意外。〕

屋里说了些什么，我没听见。我这两天工作忙一些，也没心思留心他们的事了。

我们机关里整整开了三天干部会。会完了，我松了口气，

吃过早饭，趁天气好，约了几个同志，去村南球场上打球。就在那道口上，忽然看见阵永年老头子骑着牲口往南去。我好像觉着这几天他心眼里老不痛快似的，而且差不多好几天没跟他说话了，这会儿就走上去问了问他：

“上哪去？”

“嘿嘿，看望个亲戚。”

看他那模样，还是不怎么舒展。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打了会子球，回到家里。刚进院，房东大闺女就望着我笑。金凤忙扯她姐姐的衣角，打她姐姐。她姐姐却还对我笑，我也不自觉地笑起来，问是怎么回事，金凤却低着头跑进屋里去了。金锁问我：“你们这几天吃什么饭啊？”他大姐也问我：“明儿你们不吃好的吗？”我说：“这几天尽吃小米。”到底怎么回事？为什么又问这？我还是不知道。房东大闺女这几天不同得多，老是诡诡谲谲地对我笑；而金凤，却是见了我就低着头紧着溜走了，一句话也不说，也不问字了，也不学习了，连冬学上课的时候，我望她一眼，她就脸红：这才真是个闷葫芦！

〔姐妹俩的表现，与以往适得其反，又添一层迷雾。至此，情节发展形成大曲折，大波澜。〕

第二天，我见金凤捉了只母鸡在杀，又见她家蒸白面馒头：这出了什么事？而且，这一天金凤更是见了我就红着脸跑了，她姐姐还是望着我笑。我憋闷得实在透不过气来。下午，老太太忽然拖我上她家吃饭去。我吓得拼命推辞，她可硬拖，金锁也帮她拖。我说：

“那么着，我要受批评哟！”

“批评！你挨揍也得去！特地为你的，有个正经事哩！”

〔此事若在听讲“十四条”那天晚上说出，过直过露；如今特意“杀鸡请客”，不仅突出事情重大，也使情节发展迂回曲折，

更有吸引力。〕

我红着脸，满肚子憋闷，上了北屋。屋里，炕桌擦得净净的，筷子摆好了，还放了酒盅，金锁提了壶热酒进来，老太太就给我满酒。我慌乱得话也说不出，却忽然听到窗子外面锅台旁边两个女人细声地争吵起来了：“你端嘛！”“我不！”“你不端拉倒！又不是我的事情！”“吃吃吃”……一阵不出声的笑，象是金凤她姐。又听见象金凤的声音：“我求求你！”“求我干什么？求人家吧！”“吃吃吃”……“个死鬼！”于是金凤脑瓜子低得快靠近胸脯，端了一大盆菜和馒头，进来了；她拼命把脸背转向我，放下盆，脸血红地就跑了，只听见外面又细声地吵笑起来。〔细笔描绘，渲染气氛。〕

老太太硬逼着我喝了盅酒，吃了个鸡爪子，才把金锁嚷出去，对我说开了话：

“那黑夜你不是说过么，老康？这会儿，什么妇女们寻婆家，也兴自个出主意？两口子闹不好，也兴休了？……呃，你看我又忘了，是……是兴离婚么？唉！就为的这么个事！你……老康，你不知道我是好命苦哟！”〔一番话，断断续续，噜噜嗦嗦，却又句句在题，直言其事，典型的老太太语言，即个性化语言。〕

老太太隔炕桌坐在我对面，上半身伸向我，说不两句就紧着扯衣角擦眼睛；刚擦完，我见她的眼泪又“扑簌扑簌”往出涌。她狠狠地闭了下眼睛，〔一个动作，心理、情绪、神态、决心，统统写出。〕就更俯身向我说：“俺那大闺女，十六上给了人家，到如今八年啦！她丈夫比她大十岁，从过门那工夫起，公婆制的她没日没夜地受，事变啦，还是个打她哩！饱也不叫吃！唉……甭说她整天愁楚得不行，我也是说起来就心眼痛哩！闺女，闺女也是我的肉啊！”〔八年遭遇，叙来却如此简要、明瞭。〕



老太太又啼哭得说不下去了。〔此刻就要这气氛，如果一口气说下去，不动真情，就欠真实。〕我可吃了一惊：那个女人还只二十四岁！〔强调一笔，她的遭遇更令人同情。〕我问了：

“她什么工夫回来的？”

“打年上秋里就回了，不去了。婆家年上来接过一回，往后就音讯全无，听说她男人还……唉，还瞒着人闹了个坏女人哩！可怎么会想到她？她也发誓不回啦！婆家又在敌区的。”

“那就离婚呗！条件可是不差甚呀。”

我心里头早被这些情由和老太太的啼哭闹得发急的不行，老太太可又说：

“老康！不，先说二闺女吧。〔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大闺女闹上个这，二闺女差不大点也要闹下个这！金凤嘛，今年个十九，十四上就许给人家了呀！男的比她大七岁，听说这会儿不进步，头秋里闹选举那工夫，还被人们斗争来哩！〔论人，先从小处着眼。〕那人嘛，我也见过，呃，……你，你，你吃吧，老康！”

她又给我满上酒，还夹了一大块鸡肉：

“人没人相没相的，不务庄稼活，也是好寻个人拉个胡话，吃吃喝喝，听说也胡闹坏女人哩。〔再看人相、作风等等。述说的层次，不可颠倒。〕头九月里，也不知道他赶哪儿见着我金凤一面，就催亲了，说是今年个冬里要人过门！金凤死不乐意，她姐也不赞这个成，我就一个劲拖呗！拖到这会儿，男家说过年开春准要娶啦！〔姐妹俩遭遇相同，表现方式不同，情节才不单调。〕你说，老康，这，这可怎么着？我，俺这命也是……”

“那可以退婚嘛！”

“你说怎么个？”

“不只是说定了么？这会儿，金凤自己个不愿意，要是男

的真个不进步，那也兴退婚，也兴把这许给人家的约毁了呀。”

“那也兴么？”

“可兴哩！”

老太太眼一睁，嘘了口白气，象放下块大石头似的，又忙叫我喝酒；我喝了两口，也松了松劲，朝门口望望，见门槛上坐的好象是老太太的大闺女，半扇门板挡了，看不怎么真。忽然，我又发现我背后的纸窗外面，好象有个什么影子在隔窗偷听，就忙回头望，于是那个人影子赶紧避开了；我又回过来给老太太说话，可好象觉得窗外的影子又闪回来了。〔这个影子，与前呼应描写，明知是老头子，又不点明，给人扑朔迷离之感。〕我想起了那天黑夜，为什么我讲到离婚的时候，金凤她姐楞楞地看着我；而“双十纲领”上是没有提到退婚这件事的，我也忘了说；金凤那黑夜直到走的时候，还好象有个什么问题要开口问可又没开口的……

“老康！我家计议着就是个先跟金凤办了这事，回头再说我大闺女的。那离婚，不是那条领上说兴的吗？自打那黑夜，我大闺女可高兴了哩！她那个，慢着点吧！唉！那黑夜，你看，你又没说金凤这也行的！闹得咱们家好吵闹了一场！”

老太太抿着嘴，好象责备我，可又笑了。

“你想：结了婚还兴离，没结婚的就不兴退吗？”

“咱们这死脑筋嘛！唉……说是说吧，我可还是脑筋活化着点，我老头子就是个不哩！这不是，争吵得他没法，他出门去打听金凤男家那人才去了哩！呃，等他回吧！”〔这一家的儿女婚事，从昨晚讲“十四条”起，渐渐亮明真相，到此揭开结尾，矛盾的解决就不远了。〕

“行！没问题！只要有条件，找村里、区里说说，就办了。”

院里，两个女人又吱吱喳喳吵闹开了。金锁进屋来，他娘抱他上炕吃饭，我就硬下炕走了。我走到院里，金凤她姐拍着巴掌笑起来；我叫她们吃饭去，金凤脸血红地溜过我身边，就紧着跑进了北屋。她姐对我笑了笑，追着她妹子嚷：

“哈，兴啦，兴啦，兴啦……”

往后，他们一家好象都高兴了些，只是陈永年老头子回家来以后，还是不声不响，好几天没跟我说话；我只见他每天在街里，不是蹲在这个角落跟几个老人们讲说什么，就是蹲在那个角落跟村干部讲说什么。不多日子以后，村干部们又跟我说，一回金凤的事，并且告诉我：金凤那男人着实不进步，还许有问题哩。又过了几天，我从村干部那里打听到：区里已经批准金凤解除婚约了。我回得家来，又问了问金凤她姐，她也源源本本地告诉了我，她并且说：等开了春，她也要办离婚了哩！  
〔水到渠成，概括叙述，略去事情经过的繁琐交代。〕

想不到这么一件小事，也叫我高兴得不行，我并且也不顾金凤的害臊劲，就找她开玩笑。这么一来，金凤变得一点也不害臊了，又是认字又是学习的，并且白天也短不了一个人就跑到我屋子里来，有时候是学习，有时候却随便来闹一闹。我觉得这不很好，又没恰当的话说，就支支吾吾地说过几句；这一来，金凤她姐就冲着我笑了：

“哟！老康同志，你也害臊咧！”

“你是领导我们老百姓教育工作的呀！你也封建吗？”

我也不觉红了脸。好在这么一说，往后金凤白天也不来了，晚上来，也总是叫上她娘，她弟弟，或者她姐姐，或是别的妇女们同来，这倒是好了。〔金凤总来找“我”这一段，似为闲笔，其实不闲，因为她与拴柱要借助“我”取得联系。〕

日子过得快，天下了两场雪，刮了两回风，旧历年节不觉

就到了。这天上午，我正工作，忽然，拴柱跑来了。他大约有二十来天没来过了吧。今儿个还是皮带裹腿打扮，脑袋上并且添了顶自己做的黑布棉军帽，手上还提了个什么小包包。〔拴柱这条线接上，情节发展又将起变化。〕

“没啥物件，老康，这二十个鸡蛋给你过年吃。”

我真要骂他！又送什么东西啊！他把日记交给我看，一眼看见我炕桌上放了一本刚印好的《秧歌舞剧本》，就拿去了。

“哈！正说是没娱乐材料哩！这可好了！”

我工作正忙，就说今天没时间看他的日记。他说不吃紧，过两天他再来拿。房门外，是谁来了，拴柱就跟外面的人说开了话。是金凤！两个人细声细气地说什么啊？后来还同到我屋子里，两个人靠大红柜谈着。可惜我埋头写字去了，一句也没听。

过了年，拴柱来得更勤，差不多三五天、七八天总得来一回。每回来，总是趁我晌午休息的时候，一进院子就叫我，我走出去，叫他进来，他又不肯进来了；他总是在院里把日记给了我，或者讲说个什么事，就急急地走了。后来，我并且发现：白天，金凤姐妹俩总坐在北屋台阶上做针线的，每回拴柱来了，金凤马上就进北屋去了。他俩好多日子没打过招呼、说过话的，我可迷糊不清了！到底又是怎么回事？村里面可是谣传开来，说金凤和拴柱自由咧，讲爱情咧……我问金凤她姐，她只说：

“他们早就好嘛！这些日子，不知道怎么个的，我问金凤，她也不说，你问问拴柱吧。”

拴柱也不跟我说什么，逢当我问到这，他只红着脸笑笑，叫我往后看。

〔金凤解除婚约后，如马上与拴柱公开爱情关系，故事发展势必一览无余；现在生此波折，别有韵味。〕

往后，村里面谣言更厉害，村干部和我们机关的同志还问起我来了。我知道什么啊？我只知道：拴柱还是不断来找我，问学习什么的，也不进我住的屋子，也没见他跟金凤说过半句话；他一来，金凤又赶紧上北屋去了。再说别的嘛，只是我发现，这些日子金凤也短不了出去的。有一回，金锁忽然从外面急急地跑进来，大声嚷着：

“啊啊……二姐跟拴柱上枣树林里去了啊，哪……”〔让天真的孩子来揭开他们的秘密，巧妙又风趣。〕

“嚷什么哩？”老头子向金锁一瞪眼，金锁又说：

“我见来着嘛！”

“你见，你见……你个狗日的！”

老头子顿着脚，就跑进北屋，乱骂开了。〔一串简单的语言与动作，画出一个死脑筋老头子的形象。〕我拉过金锁问，也没问出个什么情由。只是村里谣言还很重。老头子陈永年脾气好象更大了，好多日子没跟我说什么话，还短不了随便骂家里人；但是，金凤来了，他可不骂金凤，只气冲冲出去了。

天气暖和起来，开春了！杨花飘落着，枣树冒出了细嫩细嫩的小绿叶，也开了水绿水绿的小花朵朵，村里人们送粪下地的都动起来了。这天晌午，我吃过晚饭，也背了个铁锨，去村西地里，给咱们机关租的菜园子翻地。傍黑，我回来的时候，一个同志找我谈谈问题，我们就在地边一棵槐树下坐着，对面不远，大道那边，日头的余光正照在我们住的院子门口。那门口外面，一大群妇女挤着坐着，在赶做军鞋，吱吱喳喳地闹个不止。忽然我见拴柱背着个锨，从大道北头走来，我记起了他还有一亩山药地在上庄北沟里。正在这当口，我房东家门口的妇女怕也是发觉了他，都赶紧挤着扯着，没有一个说话的，而且慢慢地一个个都把小板凳往大门里面搬，都偷偷溜到门里坐去

了。拴柱忽然也周身不舒服似的，那么不顺当地走着，慢慢地，一步一个模样。门外面只剩下金凤一个人了，她好象啥也不知道，楞楞地回头一望，就赶紧埋下脑瓜了，抿紧嘴做活。我撇开了身边那个同志，望着前面，见拴柱一点也没有看见我，只是一步一步地硬往前挪脚步；直到他走过那个大门口好远，要拐弯了，这才回过头朝门口望了望，又走两步，又停下来回头望；他停了好多回，也望了好多回；而大门口这边，我明明看见，金凤也从埋着的脑瓜子下面，硬翻过眼珠子，“忽悠悠”地也直往前面望哩。〔两人的性格以及封建婚姻制度的阻力，决定他们至今还这样若即若离，也抑制着情节缓缓发展。〕

这天晚上，我没有睡好觉。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去下庄找拴柱去了。

拴柱还没起来，他娘、他哥、他嫂迎着我，一边给我端饭，一边说：

“他这几天也不知道怎么闹的，一句话也不说，身子骨老是不精神。说他有病吧，他说没，见天吃过饭还就是个下地里闷干！”

“不要紧，我给他说说就行的。”

我拉拴柱起来，吃过饭，就跟他一道下地。我们坐在地边上，我问他：

“怎么个的？干脆利落说说吧！”

他可一句话也不说。我动员了好久，他还是闷着个脑瓜子。我急了，跳起来嚷着：

“你怎么个落后了啊？你还是主要干部哩！”

他这才对我笑笑，拉我坐下，说了一句：

“干脆说吧，我早就想请你帮个忙哩！”

“那还用说？一定帮忙嘛！你说吧！”

“我跟金凤早就好罗！我俩早就说合定了的哩！”

“那怎么不公开？”

“笨人嘛！臊的不行，谁也不知道怎么说，也不知道跟谁们说！”

“这会子你们怎么老不说话了呀？”

“嘿……说得才多哩！”

拴柱一把抱住我的脖子，笑开了。我问他，他说：他每回上我那里去，就是去约会金凤的；他们都在枣树林僻静角落里说话。他每回到了我住的院里，金凤就回北屋去，用缝衣裳的针给他做记号，要是针在窗子靠东第五个格子的窗纸上通三下，就是三天以后相会，通四下就是四天以后；在第七个格子上通三下，就是前晌，通五下，就是后晌。他这么说着，我可揍了他一拳头，仰着脖子大笑；他脸上一阵血红，马上把头埋在两个巴掌里，也“吃吃”地笑。我跟他开了个玩笑：

“你们没胡来么？”

“可不敢！只象你们男女同志见面那样，握过手。”

〔至此，他们的爱情秘密全部揭开，由于前面悬念、疑问、迷雾过多，才越给人豁然开朗之感。但小说还不能结束，老头子的态度与姐姐那条线索，还需作出交代。〕

我又揍了他一拳。他臊的不行，就做活去了。我向他保证：一定成功！就回到了他家。他娘、他哥听了我的解说，都没有什么意见。回到上庄，我跟房东太太和金凤她姐说了，他们也说行，最不好办的，就是陈永年老头子了。晚上，我把他约来，很耐心地跟他谈了谈。他二话没说，直听到我说完，才开口：

“这事吧，我也不反对，反正……老康，我对你实说：咱们这老骨头，别看老无用啦，可这心眼倒挺硬，这死脑筋也轻易

磨化不开的。嘿嘿，”他对我笑了笑，吸了口烟：“咱们这脑筋，比年轻人这新式脑筋可离着远点子哩！我跟我那些个老伙计们说道说道再说吧！你说行不？哈哈……”〔给老头子的思想转变一个机会，留下余地，不致太突然，增强小说的可信性与说服力。〕

这以后，事情还没有办妥，我可要下乡了。我把事情托给了村干部，又给区里青救会和妇救会写了封信，就往易县工作去了。

下乡时候，我还老惦记着这件事。好在，二十来天很快过去了，我急急往回走。道儿上，在山北村大集上，无意中发现了一本从保定来的《学生袖珍小字典》，我马上买了。我很可惜，为什么这小字典只一本啊！回得家来，金凤见了这，听说是小字典，就抢过去了。我急的不行，我说那是拴柱叫我买了一年多的啊！她可硬不给我，只问我多少钱；我一气，就不搭理她了。〔买小字典，与前照应，构思严密，点滴不漏；而字典只一本，还叫金凤抢去，这个细节在后面就有了妙用。〕

两天以后，我汇报完了工作，村干部告给我：拴柱和金凤的事成功了！两家都同意，区里也同意，正式订了婚。我回到我住的地方，高兴地就直叫金凤。金凤跟她娘推碾子去了，她姐出来告给了我，我马上问她：

“金凤他俩订了婚么？”

“订了！我也离婚了哩！”

〔三言两语交代两人的婚姻结局，恰到好处。两条线索在此汇合，交相辉映，加强了小说的思想意义。〕

我欢喜得跳起来。她又说：

“他们前几个换过东西。拴柱给她的是两条毛巾，两双洋袜子，还有本本，铅笔的。她给拴柱的是抢了你的那本小书，一对千层底鞋，一双纳了底的洋袜子，也有本本，铅笔。”



“你们瞎叨叨什么哩？”金凤跑进来了。我大声笑着，拱着手给她作揖。她脸上一阵血红。她姐可从口袋里掏出条新白毛巾，晃了晃，给我送过来，对她妹子说：

“你这毛巾还不该送老康一条？我见老康回了，就拿了一条哩！怎么个？行吧？”

“那可是该着的哩！”她娘一进来，也就这么说。金凤从她姐姐手里抢走了毛巾，斜溜了我一眼，说：

“他有哩！后晌拴柱来，白毛巾一条，还有我纳了底子的洋袜子也给他哩！那毛巾比我这还好啊！”

金锁也回来了。大家笑着，他就一边跳，一边伸着脖子：“呵，呵！”陈永年老头子一走进院，见了这情由，也一边笑着，一边跺着脚，嚷着：“嗨，嗨……”不好意思似地朝我们这群望望，紧着往北屋里走去了。

[小说不在金凤订婚、姐姐离婚处结束，而特地写了这个家庭生活场面，艺术效果十分显著：对每个人最后的态度、结局都有交代，而且人物性格都有发展，形象塑造更加丰满；礼品中的本本、千层底鞋、字典等物，都是小说中反复出现的细节，最后都有了着落，并予重用，艺术构思更显完整、巧妙，这简单的礼品，也衬托出爱情的纯洁；新房东一家，经历了最初的平静，后来的纠纷，直至最后这样热烈、欢乐的气氛，就在爱情故事中反映出时代的深刻变化与党的政策的威力，深化了作品的主题。]

小说作于一九四六年。它真实、生动、深刻地反映了抗日战争时期解放区农村的新人、新事、新气象。

小说的故事十分平常，为什么会如此富有吸引力？

首先是人物可爱。这些普通农民，虽已生活在新时代，拴

柱还是“下庄大干部”，从金凤那样热心学习与上冬学看，也是村里的积极分子，但他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仍处处表现出普通农民的本色。没有英雄业绩，没有豪言壮语，谈恋爱也没有山盟海誓，一切都悄悄地、默默地、偷偷地进行。然而，在他们的普通言行中，却有细致的内心活动、感情变化与情绪起伏，有一个活着的人的喜怒哀乐。作者准确地表现了这些，因而人物个性鲜明，血肉丰满。

与人物上述行动表现相一致，小说的情节处理相当细致、巧妙。突出地表现为：既善于结扣，又善于解扣，一扣接一扣，曲尽其妙。拴柱为什么非要送行？这是一扣。当“我”到上庄，发现他与金凤“眉来眼去”，此扣解开。接着，平静、和睦的新房东家为什么吵起嘴来？又是一扣。到“我”讲过“双十纲领”第十四条，老太太杀鸡请客，逐渐解开。可是，金凤解除婚约后，又为什么总是躲着拴柱？又是一扣。这一扣，由天真的金锁来解开。然而，他俩既已暗中相好，为什么拴柱还来求“我”帮忙？仍是一扣。如此等等。而这一切，又都没有离开小说的总扣子：拴柱与金凤如何相爱？所以，小说的情节虽由一些日常生活琐事组成，但它的大大小小的悬念，却始终抓住读者的心。人们正是在逐步设疑与释疑的细致描写中，激起感情的共鸣，得到艺术的享受。

## 山那面人家

周立波

踏着山边月映出来的树影，我们去参加山那面一家人家的婚礼。

我们为什么要去参加婚礼呢？如果有人这样问，下边是我们的回答：有的时候，人是高兴参加婚礼的，为的是看着别人的幸福，增加自己的欢喜。〔第一段叙述，第二段议论，小说以夹叙夹议方式开头，颇为别致。这种对生活的喜悦与幸福感，也给小说奠定了轻松愉快的基调。〕

有一群姑娘在我们的前头走着。姑娘成了堆，总是爱笑。她们嘻嘻哈哈地笑个不断。有一位索性蹲在路边上，一面含笑骂人家，一面用手揉着自己笑痛了的小肚子。她们为什么笑呢？我不晓得。对于姑娘们，我了解不多。问过一位了解姑娘的专家，承他相告：“她们笑，就是因为想要笑。”我觉得这句话很有学问。但又有人告诉我：“姑娘们笑，虽说不明白具体的原因，总之，青春，康健，无挂无碍的农业社里的生活，她们劳动过的肥美的、翡翠般的田野，和男子同工同酬的满意的工分，以及这迷离的月色，清淡的花香，朦胧的、或是确实的爱情的感觉，无一不是她们快活的源泉。”

我想这话也似乎有理。〔还是夹叙夹议，既为表现新的时代特色，也为烘托整个小说的愉悦气氛，因她们是去参加婚礼。〕

翻过山顶，望见新郎的家了。那是一个大瓦屋的两间小横

屋。大门上挂着一个小小的古旧的红灯。〔先摄一幅远景，不作细致描写，以便腾出手来，接着叙述当地的风习。〕姑娘们蜂拥进去了。按照传统，到了办喜事的人家，她们有种流传悠久的特权。从前，我们这带的红花姑娘们，在同伴新婚的初夜，总要偷偷跑到新房的窗子外面、板壁下边去听壁脚，要是听到类似这样的私房话：“喂，困着了吗？”她们就会跑开去，哈哈大笑；第二天，还要笑几回。但也有可能，她们什么也听不到手。有经验的、也曾听过人家壁脚的新人，在这幸福的头一天夜里，可能半句话也不说，使窗外的人们失望地走开。

走在我们前头的那一群姑娘，急急忙忙跑进门去了，她们也是来听壁脚的吗？〔这样的社会风习，使小说增强生活情趣与地方色彩。〕

我在山里摘了几枝茶子花，准备送给新贵人和新娘子。〔这是补叙：一举一动，不离参加婚礼的中心事件。〕到了门口，我们才看见，木门框子的两边，贴着一副大红纸对联，红灯影里，显出八个端正的字样：

歌声载道

喜气盈门〔从描写新郎家的层次看，这是一个中景。而这副对联，则把新婚气氛与新的时代特色融为一体，加以突出。〕

我们走进门，一个青皮后生子满脸堆笑，赶出来欢迎。他是新郎邹麦秋，农业社的保管员。他生得矮矮敦敦，眉清目秀，好多的人都说他老实，但也有少数的人说他不老实，那理由是新娘很漂亮，而漂亮的姑娘，据说的不爱老实的男人的。谁知道呢，看看新娘子再说。〔描写新郎，长相只淡淡八个字：“矮矮敦敦，眉清目秀”；着重议论他的人品：老实不老实？不但主次分明，而且与整个小说夹叙夹议的表现方式相一致。先见新郎，

不把新娘放在一起同时描写，这样分出先后，给人印象更深。而最后从证实新郎是否老实，引出要“看看新娘子”，还造成了一种期待与悬念。]

把茶子花献给了新郎，我们往新房走去。那里的木格窗子上糊上了皮纸，当中贴着个红纸剪的大喜字，四角是玲珑精巧的窗花，有鲤鱼、兰草，还有两只美丽的花瓶，花瓶旁边是两只壮猪。[对新房的描写由远及近，逐步深入。这是一个近景。]

我们攀开门帘子，进了新娘房。姑娘们早在，还是在轻声地笑，在讲悄悄话。我们才落坐，她们一哄出去了，门外是一路的笑声。[新房内外，充满笑声，增强喜庆气氛。]

等清静一点，我们才过细地端详房间。四围坐着好多人，新娘和送亲娘子坐在床边上。送亲娘子就是新娘的嫂嫂。她把一个三岁伢子带来了，正在教他唱：

三岁伢子穿红鞋，  
摇摇摆摆上学来。  
先生莫打我，  
回去吃口汁子又来。

我偷眼看了看新娘卜翠莲。她不蛮漂亮，但也不丑，脸模子，衣架子，都还过得去，由此可见，新郎是个又老实又不老实的角色。房间里的人都在看新娘。她很大方，一点也没有害羞的样子。她从嫂嫂怀里接过侄儿来，搔他胳膊，逗起他笑，随即抱出房间去，操了一泡尿，又抱了回来，从我身边擦过去，留下一阵淡淡的香气。[描写新娘，比写新郎细致得多，从长相、衣着，到举止、神态，逐一写出。这符合人们的心理要求：参加婚礼，主要看新娘。]

人们把一盏玻璃罩子煤油灯点起，昏黄的灯光照亮了房里的陈设。床是旧床，帐子也不新，一个绣花的红缎子帐荫子也

半新不旧。全部铺盖，只有两只枕头是新的。

窗前一张旧的红漆书桌上，摆了一对插蜡烛的锡烛台，还有两面长方小镜子，此外是贴了红纸剪的喜字的瓷壶和瓷碗。在这一切摆设里头最出色的是一对细瓷半裸的罗汉。他们挺着胖大的肚子，在哈哈大笑。〔对新房里陈设的描写，已象特写镜头。而这些陈旧的家俱与摆设，又显示出这一家的俭朴与婚事简办的时代风尚。〕他们为什么笑呢？既是和尚，应该早已看破红尘，相信色即是空了，为什么要来参加人家的婚礼，并且这样欢喜呢？

新房里，坐在板凳上谈笑的人们中有乡长、社长、社里的兽医和他的堂客。〔写过新房的布置，再写闹新房的人，笔墨从容，条理分明。〕乡长是个一本正经的男子，听见人家讲笑话，他不笑，自己的话引得人笑了，他也不笑。他非常忙，对于婚礼，本不想参加，但是邹麦秋是社里的干部，又是邻居，他不好不来。一跨进门，邹家翁妈迎上来说道：

“乡长来得好，我们正缺一个为首主事的。”意思是要他主婚。

当了主婚人，他只得走，坐在新娘房里抽烟，谈讲，等待仪式的开始。〔粗粗几笔，勾出乡长的性格特征。〕

社长也是个忙人，每天至少要开两个会，谈三次话，又要劳动；到夜里，回去迟了，还要挨堂客的骂，任劳任怨，他是够辛苦的了。但这一对人的结合，他不得不过来。邹麦秋是他得力的助手，他来道贺，也来帮忙，还有一个并不宣布的目的，就是要来监督他们的开销。他支给邹家五块钱现款，叫他们连茶饭，带红纸红烛，带一切花销，就用这一些，免得变成超支户。〔社长与乡长同是忙人，但写出了不同的个性。社长来监督婚事开销，把他的责任感、对邹家的关切以及深入细致的工作作风，都表现出来了。〕

来客当中，只有兽医的话多。他天南地北，扯了一阵，话题转到婚姻制度上。

“包办也好，免得自己去操心。”兽医说。他的漂亮堂客是包办来的，他很满意。他的脸是酒糟脸，红通通的，还有个疤子，要不靠包办，很难讨到这样的堂客。〔描写兽医，别开生面。这样，乡长、社长、兽医几位主要来客，无一雷同。〕

“当然是自由好嘛。”社长的堂客是包办来的，时常骂他，引起他对包办婚姻的不满。

“社长是对的，包办不如自由好。”乡长站在社长这一边，“有首民歌，单道旧式婚姻的痛苦。”

“你念一念。”社长催他。

旧式婚姻不自由，  
女的哭来男的愁，  
哭的长江涨了水，  
愁的青山白了头。

“那也没有这样的厉害。”社长笑笑说。〔前面直接描写邹家的婚事，这里是间接烘染：以过去包办婚姻带来的痛苦，烘托今天的幸福。这使小说更显出深度。〕

“我们不哭也不愁。”兽医得意地看看他堂客。

“你是瞎子狗吃屎，瞎碰上的。”乡长说，“提起哭，我倒想起津市那边的风俗。”乡长低头吧口烟，没有马上说下去。

“什么风俗？”社长催问。

“那边兴哭嫁，嫁女的人家，临时要请好多人来哭，阔的请好几十个。”

“请来的人不会哭，怎么办？”兽医发问。

“就是要请会哭的人嘛。在津市，有种专门替人哭嫁的男女，他们是干这行业的专家，哭起来，一数一落，有板有眼，

好象唱歌，好听极了。”〔插叙“哭嫁”风俗，加浓小说的地方色彩。〕

窗外爆发一阵姑娘们的笑声，好久不见的她们，原来已经在练习听壁脚了。〔安排巧妙，衔接自然，使听壁脚这一线索得到照应，以便贯穿全文。〕新房里的人，连新娘在内，都笑了，乡长照例没有笑。没有笑的，还有兽医的堂客。她枯起了眉毛。

“你怎么样了？”兽医连忙低头小声问。

“脑壳有点昏，心里象要呕。”漂亮堂客说。

“有喜了吧？”乡长说。

“找郎中没有？”送亲娘子问。

“她还要找？夜夜跟郎中睡一挺床。”社长笑笑说。

“看你这个老不正经的，还当社长呢。”兽医堂客说。〔这是一个小插曲，虽与婚礼无直接关系，但发生在新房里，可活跃气氛，增强生活气息。〕

外边有人说：“都布置好了，请到堂屋去。”大家涌到了堂屋，送亲娘子抱着孩子，跟在新人的背后。姑娘们也都进来了。她们倚在板壁上，肩挨着肩，手拉着手，看着新娘子，咬一会耳朵，又低低地笑一阵。〔小说处处在写笑，不同的场合，不同的人物，不同的笑态。〕

堂屋上首放着板桶、箩筐和晒簾，这些都是农业社里的东西。正当中的长方桌上，摆起两枝点亮的红烛，烛光里，还可以清楚地看见两只插了茶子花枝的瓷瓶。靠里边墙上挂一面五星红旗，贴一张毛主席肖像。

仪式开始了，主婚人就位，带领大家，向国旗和毛主席行了一个礼，又念了县长的证书，略讲了几句，退到一边，和社长坐在一条高凳上。司仪姑娘宣布下面一项是来宾演说。不知道是哪个排定的程序，把大家最感兴味的一宗——新娘子讲话放



在末尾，人们只好怀着焦急的心情来听来宾的演说。〔仪式经过，描写从简。来宾与新娘子讲话，本来最难表现，却成了描写的重点。这里，就有作者的用意。〕

被邀上去演讲的本来是社长，但是他说：

“还是叫新娘子讲吧。我们结婚快二十年了，新婚是什么味儿，都忘记了，有什么说的？”

大家都笑了，接着是一阵鼓掌。掌声里，人们一看，走到桌边准备说话的，不是新娘，而是酒糟脸上有个疤子的兽医。他咬字道白，先从解放前后国内的形势谈起，慢慢吞吞地，带着不少的术语，把辞锋转到了国际形势。〔该讲的社长不讲，不该讲的兽医却侃侃而谈，反常描写之一。国内外形势似乎该由社长来讲，如今却从兽医嘴里说出，反常描写之二。而在婚礼上大讲国内外形势，本身就是一种反常现象。这样，小说对婚礼的描写，的确独出心裁，别具一格，给人印象极深。〕听到这里，乡长小声地跟社长说道：

“我还约了一个人谈话，要先走一步，你在这里主持一下子。”

“我也有事，要走。”

“你不能走。都走了不好。”乡长说罢，向邹家翁妈抱歉似地点点头，起身走了。社长只得留下来，听了一会，实在忍不住，就跟旁边一个办社干部说：

“人家结个婚，跟国际国内的形势有什么关系？”

“你不晓得呀，这叫八股；才讲两股，下边还长呀。”办社干部说。

隔了半点钟，掌声又起，新娘子已经上去，兽医不见了。发辫扎着红绒绳子的新人，虽说大方，脸也通红了。她说：

“各位同志，各位父老，今天晚上，我快活极了，高兴极

姑娘们吃吃地笑着，口说“快活极了，高兴极了”的新娘，却没有笑容，紧张极了。她接着讲道：

“我们是一年以前结婚的。”

大家起初愣住了，以后笑起来，但过了一阵，平静地一想，知道她由于兴奋，把订婚说做了结婚。新娘子又说：

“今天我们结婚了，我高兴极了。”她从新蓝制服口袋里掏出一本红封面的小册子，摊给大家看一看，“我把劳动手册带来了。今年我有两千工分了。”

〔特意安排兽医与新娘子两个主要发言人，一个最不受欢迎，一个使人“最感兴味”，自然涉笔成趣。新娘子此举，出人意外。这就一下子凸现出她的思想性格特征。〕

“真不儿戏。”一个青皮后生子失声叫好。

“真是乖孩子。”一个十几岁的后生子这样地说。他忘了自己真是个孩子。

“这才是真正的嫁妆。”老社长也不禁叹服。〔三重烘托，越发突出新娘子在众人心目中的形象。〕

“我不是来吃闲饭依靠人的，我是过来劳动的。我在社里一定要好好生产，和他比赛。”

“好呀，把邹家里比下去吧。”一个青皮后生子笑着拍手。

“我的话完了。”新娘子满脸通红，跑了下来。

“没有了么？”有人还想听。

“说得太少了。”有人还嫌不过瘾。

“送亲娘子，请。”司仪姑娘说。

送亲娘子搂着三岁的孩子，站起来说：

“我没学习，不会讲话。”说完就坐下去了，脸也涨得鲜红。

〔新娘子已提出比赛，却不马上找新郎，这一串对话，起

艺术的间歇作用，为向一个重要场面过渡作准备。】

“要新郎公讲讲，敢不敢比？”有人提议。

“新郎公呢？”

“没有影子了。”有人发现。

“跑了。”有人断定。

“跑了？为什么？”

“跑到哪里去了？”

“太不象话，这叫什么新郎公？”

“他一定是怕比赛。”

“快去找去，太不象话了，人家那边的送亲娘子还在这里。”社长说。〔新郎跑了，婚礼非同寻常，再加这番热烈渲染，更使平淡的故事显出波澜。〕

好几十个人点着火把，拧亮手电，分几路往山里、墩里、小溪边、水塘边，到处去寻找。社长领头，寻到山里的一路，看见储藏红薯的地窖露出了灯光。

“你在这里呀，你这个家伙……”一个后生子差点要骂他。

“你为什么开溜？怕比赛吗？”老社长问他。

邹麦秋提着一盏小方灯，从地窖里爬了出来，拍拍身上的泥土，抬抬眉毛，平静地，用低沉的声音说道：

“我与其坐冷板凳，听那些牛郎中空口说白话，不如趁空来看看我们社里的红薯种，看烂了没有？”

“你呀，算是一个好的保管员，可不是一位好的新郎公。不怕爱人多心吗？”社长的话，一半是夸奖，一半是责备。〔新郎的行动，与新娘带来劳动手册一样有力地揭示出人物的性格。这是一对勤劳、朴实、积极向上的新人。实际上，他们已在进行劳动竞赛。到这里，人们也才明白作者为什么要描写“国内

外形势”那番演讲的用意。]

把新郎送回去以后，我们先后告辞了。踏着山边斜月映出的树影。我们各自回家去了。同路来的姑娘们还没有动身。

飘满茶子花香的一阵阵初冬月夜的微风，送来姑娘们一阵阵欢快的、放纵的笑闹声。她们一定开始在听壁脚了，或者已经有了收获吧？[结尾与开头相呼应，而且以“笑声”与“听壁脚”贯串始终。“笑声”是“欢快的，放纵的笑闹声”，已达顶点；而“听壁脚”刚刚开始，给人留下深长的想象、回味余地。]

这篇小说，与作者过去“暴风骤雨”式的风格不同，呈现出风和日丽的淡雅格调。

小说有主人公，即邹麦秋与卜翠莲一对新人，但似乎不以塑造他们的形象为主。小说着意描写的，还有婚礼的欢乐气氛与风俗人情，以及参加婚礼的一组人物群像。然而，包括一对新人在内的众多的人物，虽都是粗线条勾勒，却仍然个性鲜明，栩栩如生。这主要是作者善于发现人物的特异的性格特征，放在突出的地方加以刻划的缘故。新郎、新娘在婚礼上的特异表现，自不必说。且看那位乡长，人人都在笑，唯独他不笑，听人家讲笑话也不笑，自己的话引得人发笑，他仍然不笑。这么个“一本正经”的人，他的性格自然可与别人区别开来。兽医不谈医道，却大谈国内外形势，也是特异表现。

小说的艺术技巧，再一个突出特点是对人物笑声的描写。姑娘们的笑声，不同的场合有不同的表现，而且形成了一条贯串线索。一路上，她们“嘻嘻哈哈地笑个不断纤”；到了新房，“还是在轻声地笑”；来客落坐，她们一哄到门外，留下“一路的笑声”；躲在窗外“听壁脚”，又爆发出一阵笑声；在堂屋里看新娘子，则咬着耳朵“低低地笑”；听新娘子讲话，又“吃吃地笑”；

直到婚礼结束，踏着月光归去，微风中还送来“一阵阵欢快的、放纵的笑闹声”。这是一条纵线。同时，在每一个场合，除乡长以外的所有的人，都在笑：新郎在笑，新娘在笑，满屋来客在笑，送亲娘子带来的一个三岁伢子也被逗笑，甚至连一对细瓷罗汉也在“哈哈大笑”。这样，纵横交织，充分烘托出社会主义农村“歌声载道，喜气盈门”的崭新气象，以及人们欢畅、幸福的精神面貌，表达了作者掩饰不住的喜悦之情。小说淳朴、明快、隽永的风格，与作者对生活的这种感受，直接相关。

作者对湖南农村的生活十分熟悉，因而写来处处得心应手。小说中有关风土人情、生活习俗、群众心理的描写，如听壁脚、哭嫁、说笑话等，都有出色的表现。尤其可贵的是，这一切描写，都切合婚礼的气氛。这使小说的情调显得相当和谐。]

## 七 根 火 柴

王愿坚

天亮的时候，雨停了。〔自成一段，明确点出故事发生的时间、气氛。〕

草地的气候就是怪，明明是月朗星稀的好天气，忽然一阵冷风吹来，浓云象从平地上冒出来的，霎时把天遮得严严的，接着，就有一场暴雨，夹杂着栗子般大的冰雹，不分点地倾泻下来。〔这一段为倒叙。若按时间顺序，应在第一段之前，这就有一个从下雨到雨停的过程。现用倒叙，“过程”之感冲淡，使人的注意力集中在“雨后早晨”这一特定的时刻。〕

卢进勇从树丛里探出头，四下里望了望。整个草地都沉浸在一片迷蒙的雨雾里，看不见人影，听不到人声；被暴雨冲洗过的荒草，象用梳子梳理过似的，光滑地躺在烂泥里，连路也看不清了。天，还是阴沉沉的，偶尔有几粒冰雹洒落下来，打在那浑浊的绿色水面上，溅起一撮撮浪花。〔不作孤立的景物描写，而把景物放进人物的视野之内，并溶进人物的感受。〕他苦恼地叹了口气。因为小腿伤口发炎，他掉队了。两天来，他日夜赶走，原想在今天赶上大队的，却又碰上了这倒霉的暴雨，耽误了半个晚上。〔在触景生情中交代掉队的原因，来龙去脉，一清二楚。这样，形成一个广阔的画面：雨雾茫茫的草地上，一个受伤的掉队战士。他的命运，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关注。〕

他咒骂着这鬼天气，从树丛里钻出来，长长地伸了个懒腰，一阵凉风吹得他冷不丁地连打了几个寒颤。他这才发现衣服已经完全湿透了。〔渲染寒冷、衣湿，才会自然地想到火，烘托后面那位无名战士保存火柴的意义。〕

“要是有一堆火烤烤该多好啊！”他使劲绞着衣服，望着那顺着裤脚流下的水滴想道。他也知道这是妄想——不但是现在，就在他掉队的前一天，他们连里已经因为没有引火的东西而只好吃生干粮了。〔强调描写：不仅掉队战士需要火，行进中的连队更需要火。这样，保存火柴的意义当然更大。〕可是他仍然下意识地把手插进裤兜里。突然，他的手触到了一点粘粘的东西。他心里一喜，连忙蹲下身，把口袋翻过来。果然，在口袋底部粘着一小撮青稞面粉；面粉被雨水一泡，成了稀糊了。〔意外发现，自然惊喜。〕他小心地把这些稀糊刮下来，居然有鸡蛋那么大的一团。他吝惜地捏着这块面团，一会儿捏成长形，一会儿又捏成圆的，心里不由得暗自庆幸：“幸亏昨天早晨我没有发现它！”〔这样的动作与心理，又是强调描写，反衬后面他舍己为人的崇高品质。〕

已经是一昼夜没有吃东西了，这会看见了可吃的东西，更觉得饿得难以忍受。为了不致一口吞下去，他又把面团捏成了长条，〔小说篇幅极短，而这样的典型细节描写极细，可见开掘题材的功力。〕正要把它送到嘴边，蓦地听见了一声低低的叫声：

“同志！——”〔小说情节发展的重大转折。这虽是两个字一句的“低低的叫声”，但由于发生在特定情景之中，给人的感觉，倒象一声响雷。这是以少胜多、轻中有重的手法。〕

这声音那么微弱，低沉，就象从地底下发出来的。他略略愣了一下，便一瘸一拐地向着那声音走去。

卢进勇蹒跚地跨过两道水沟，来到一棵小树底下，才看清

楚那个打招呼的人。他倚着树根半躺在那里，身子底下贮满了一汪浑浊的污水，看来他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挪动了。他的脸色更是怕人：被雨打湿了的头发象一块黑毡糊贴在前额上，水，沿着头发、脸颊滴滴答答地流着。眼眶深深地塌陷下去，眼睛无力地闭着，只有腭下的喉结在一上一下的抖动，干裂的嘴唇一张一翕地发出低低的声音：“同志！——同志——”〔“同志”两字，在一个生命垂危的战士口中，又重复两遍，那样诚挚，那样急切，这已不是一般呼救，而有要事相告。人物对话的针对性极强。〕

听见卢进勇的脚步声，那个同志吃力地睁开眼睛，习惯地挣扎了一下，似乎想坐起来，但却没有动得了。

卢进勇看着这情景，眼睛象揉进了什么，一阵酸涩。在掉队的两天里，他这已经是第三次看见战友倒下来了。〔这一次描写的具体、形象，前两次情景可想而知。虚实映照，凝炼又含蓄。〕“这一定是饿坏了！”他想，连忙抢上一步，搂住那个同志的肩膀，把那点青稞面递到那同志的嘴边说：“同志，快吃点吧！”〔如此干脆的行动与语言，与前面反复、细致的描写，形成鲜明对照，一下子就突出人物的思想境界。〕

那同志抬起一双失神的眼睛，呆滞地望了卢进勇一眼，吃力地抬起手推开他的胳膊，嘴唇翕动了好几下，齿缝里挤出了几个字：“不，没……没用了。”〔话语虽简单，但真实可信，因有语前那一串精确的动作描写。〕

卢进勇手停在半空，一时不知怎么好。他望着那张被寒风冷雨冻得乌青的脸，和那脸上挂着的雨滴，痛苦地想：“要是有一堆火、有一杯热水，也许他能活下去！”〔前面想象“要是有一堆火烤烤该多好啊”，此处照应，一为情节连贯，紧紧围绕一条线索展开；二为马上揭示火种就在这位无名战士身上，作近铺



垫。〕他抬起头，望望那雾蒙蒙的远处，随即拉住那同志的手腕说：“走，我扶你走吧！”

那同志闭着眼睛摇了摇头，没有回答，看来是在积攒着浑身的力量。好大一会，他忽然睁开了眼，右手指着自己的左腋窝，急急地说：“这……这里！”〔话语都这样断断续续，符合他的困难处境。〕

卢进勇惶惑地把手插进那湿漉漉的衣服，这一刹那间，他觉得那同志的胸口和衣服一样冰冷了。在那人腋窝里，他摸出了一个硬硬的纸包，递到那个同志的手里。〔他的生命已危在“刹那间”，然而摸出纸包，不直接打开，还要递到他手里。这就使生活真实上升为艺术真实，这个“纸包”格外引人注目。〕

那同志一只手抖抖索索地打开了纸包，那是一个党证；揭开党证，里面并排着一小堆火柴。焦干的火柴。红红的火柴头簇集在一起，正压在那朱红的印章的中心，象一簇火焰在跳。

“同志，你看着……”那同志向卢进勇招招手，等他凑近了，便伸开一个僵直的手指，小心翼翼地一根根拨弄着火柴，口里小声数着：“一，二，三，四……”〔为集中刻画无名战士的崇高形象，必须对七根火柴作充分描写，做足文章。一根一根地数，首先给人珍重之感。〕

一共有七根火柴，他却数了很长时间。数完了，又询问地向卢进勇望了一眼，意思好象说：“看明白了？”

“是，看明白了！”卢进勇高兴地点点头，心想：“这下子可好办了！”他仿佛看见了一个通红的火堆，他正抱着这个同志偎依在火旁……

就在这一瞬间，他发现那个同志的脸色好象舒展开来，眼睛里那死灰般的颜色忽然不见了，爆发着一种喜悦的光。只见他合起党证，双手捧起了它，象擎着一只贮满水的碗一样，小心

地放到卢进勇的手里，紧紧地把它连手握在一起，两眼直直地盯着他的脸。〔这象一个交接仪式，无比庄严。〕

“记住，这，这是，大家的！”他蓦地抽回手去，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用尽所有的力气举起手来，直指着正北方向：“好，好同志……你……你把它带给……”〔这生命最后一息的嘱咐，就将此举与神圣的革命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

话就在这里停住了。卢进勇觉得自己的臂弯猛然沉了下去！他的眼睛模糊了。远处的树、近处的草，那湿漉漉的衣服、那双紧闭的眼睛……一切都象整个草地一样，雾蒙蒙的；只有那只手是清晰的，它高高地擎着，象一只路标，笔直地指向长征部队前进的方向……〔由于以上一组层层推进的细致描写，至此水到渠成，完成无名战士的形象塑造：长征路上一座巍然耸立的英雄塑像！〕

这以后的路，卢进勇走得特别快。天黑的时候，他追上了后卫部队。〔略去过程，情节发展十分明快。鼓舞与力量，都在人物行动中显示出来。〕

在无边的暗夜里，一簇簇的篝火烧起来了。在风雨、在烂泥里跌滚了几天的战士们，围着这熊熊的野火谈笑着，湿透的衣服上冒着一层雾气，洋瓷碗里的野菜“啜——啜”地响着……〔当初的“妄想”，变成了现实，不但前后呼应，而且深化了主题：七根火柴，关系着多少战友的温饱；无名战士以生命来保存火种，正是为了长征部队胜利前进。〕

卢进勇悄悄走到后卫连指导员的身边。映着那闪闪跳动的火光，他用颤抖的手指打开了那个党证，把其余的六根火柴一根根递到指导员的手里，同时，又以一种异样的声调在数着：

“一，二，三，四……”〔小说若在上段结尾，画面开阔，气氛热烈，展示着光明的前途，也未尝不可。但现在这样结尾，

更加完整：不但对党证与七根火柴的处置，最后有了交代；而且引起人们对无名战士的深深怀念。】

小说作于一九五八年一月。

作者善于抓住人物思想性格闪光的瞬间，放在伟大斗争的广阔时代背景之中，集中、细致地加以描写，因而小说篇幅短小，情节单纯，主题明确，但绝无单薄、浅露之感。相反，主人公无名战士的形象，既有高度，又有深度，人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他那崇高、壮美的内心世界。

突出英雄性格闪光的刹那，不能没有巧妙的艺术构思。小说没有用第一人称来描写，也没有孤立地介绍无名战士保存火柴的事迹，而是卢进勇在特殊的环境里发现了。两个掉队战士，遇到一起，真是一个奇妙的“发现”。这样，卢进勇作为一个见证人，既起着第一人称的“我”的作用；而他作为一个独立的形象——追赶部队的战士，除了自身存在的意义以外，还对无名战士起着烘托作用。这也使作者对人物的深厚、崇敬的感情，找到了恰当的表达方式。

为使英雄性格闪光的刹那长照人间，关键处的精彩笔墨是完全必要的。读过小说，谁能忘记无名战士那只手，“它高高地擎着，象一只路标，笔直地指向长征部队前进的方向……”这是画，一尊英雄雕像。这是诗，一首英雄赞歌。如果说，《七根火柴》充满了诗情画意，那么它表现得最集中、鲜明、强烈的地方，正是在这儿。

## 夜走灵官峡

杜鹏程

纷纷扬扬的大雪下了半尺多厚。天地间雾蒙蒙的一片。我顺着铁路工地走了四十多公里，只听见各种机器的吼声，却看不见人影，也看不见工点。一进灵官峡，我就心里发慌。这山峡，天晴的日子，也成天不见太阳；顺着弯曲的运输便道走去，随便你什么时候仰面看，只能看见巴掌大的一块天。目下，这里，卷着雪片的狂风，把人团团围住，真是寸步难行！可是最近这里工作很紧张，到处都是冒着风雪劳动的人。发电机、混凝土搅拌机和空气压缩机的吼声，震荡山谷。点点昏黄的火球，就是那无数的电灯。看不清天空里蛛网似的电线；只见运材料的铁斗子，顺着架在山腰的高架索道，来回运转。〔开头这段景物描写，集中紧凑，层次清楚，突出两点：艰难的环境，火热的建设。这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社会主义建设的典型情景，富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它不仅为人物活动提供了广阔的背景，而且奠定了作品高昂、豪迈的基调。〕

我肚里饿，身上冷，跌了几跤，手掌也擦破了。算啦！到山崖下边找个避风的地方蹲上一阵，天明十点钟赶到材料厂也不迟。〔“我顺着铁路工地走了四十多公里”，夜晚到此落脚，看来是情节的自然发展，其实是作者的有意安排。〕晚上，瞎摸乱闯，跌到深沟里就把我这材料队长“报销”了！

抬头看，一条小路通到绝壁上的石洞里。〔蕴含多少诗情

画意！石洞门口还挂着布帘子。无疑，这里住着工人。我抓住树枝爬上去，钻进石洞。〔这也是作者的重大发现。这个“石洞”，极富表现力。它作为铁路工人在工地临时安的家，可烘托他们忘我劳动的可贵品格；而它作为一个特定的角度，由此可见工地上的一切情景。“石洞”，工地之眼，小说的聚光焦点。〕奇怪！石洞门口有个小孩。看来，他不过七八岁，坐在小板凳上，两个肘子支在膝盖上，双手托住冻得发红的脸蛋，从帘缝里傻呵呵地向外望着对面的绝壁。我进来，他看了一眼，又朝外望着。〔伏笔，有意将人们的视线引向洞外那个广阔、壮观的世界。小说刻划这个孩子，揭示他的内心世界，从此开始，有几个明显的阶段。这是他给人的最初印象：一个纯朴、坚强的孩子。〕

石洞挺大，里头热腾腾的，有锅碗盆罐，有床铺。床头贴着“胖娃娃拔萝卜”的年画。墙上裱糊的报纸，让灶烟熏得乌黑。〔回过头来描写洞内景象，进一步烘托这个工人家庭在艰苦环境下的乐观情绪。〕

“屋里怎么没有人哪？”我一边说，一边抖着大衣和帽子上的雪。

坐在那里的小孩扭过头，眼睛忽闪忽闪地望着我，说：“叔叔！我不是银（人）？”他大模大样地站起来，背着手，挺着胸脯站在我跟前，不停地用舌头舔着嘴唇，仿佛向我证明：他不仅是个人，而且是个很大的人。〔孩子的口吻，“大人化”的神态，非但不矛盾，反而含蓄地表现出：工地的特殊环境，壮丽的建设事业，父母的教育与影响，怎样培养了他的自尊心。他守着自己的岗位，把自己摆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当然要求别人尊重他，把他看作一个“大人”。〕

我捧住那挺圆实的脸蛋，说：“小鬼！你机灵得很哟！”

他把我的手推开，提着两个小拳头，偏着脑袋，质问：“哼！叫我‘小鬼’？我有名字呀！”他指着床上那个睡得挺香的小女孩说：“妹妹叫宝情（成），我叫情（成）渝！”〔举止、神情与语言，都表现出孩子式的“抗议”。这就给人第二个印象：一个聪明、机警、好强的孩子。〕

不用问，这孩子象我碰到的千百个孩子一样：工地上出生，工地上成长。工人们喜欢用工地的名字给孩子命名。成渝这孩子大约是生长在成渝铁路工地，那个叫宝成的小女孩，也许就出生在此处。〔这是对两个名字的必要解释，而非抽象议论，可见他们的父母——英勇的铁路工人的战斗业绩。〕

我笑了笑，坐在火炉跟前，一边抽烟，一边搓着手上的泥。

成渝看我很和善，就爬在我的膝盖上，伸长脖子，望着我的眼睛，问：“叔叔！明天还下雪？说呀，叔叔！明天还下？”

〔恢复了孩子的可爱的神态，可是他的心理，一时还让人难以捉摸。〕

我把那冻得发红的小鼻子按了一下，说：“天上要通电话，我一定给你问问。可是——”

嗨！他恼啦！一蹦起来，站在离我几步远的地方，皱着眉头，偏着脑袋，把我上下打量了一番，说：“你！哼，还哄我！你口袋装着报纸。报上有天气哩。”〔心迹未露，故作渲染：他不止一次关心天气，究竟为什么？〕

哦！他是说，每天的报纸上都登载着天气预报的消息。这小家伙精得很哪！

成渝噘着小嘴巴，又坐在门口，双肘支在膝盖上，两手托着圆圆的脸蛋，从帘子缝里望着对面的工地。我问他水壶在哪里，他也懒得说。真后悔：不该得罪这位小主人！

我说：“成渝！明天还下雪，是不是你不能出去玩啦？”

他连看我也不看，说：“爸爸说：明天还下雪，就要停工哩！”〔这才把他的内心世界，充分揭开：他幼小的心灵，竟与祖国的建设事业息息相通！〕

我说：“你爸爸这样关心天气，他干啥工作？”

他骄傲地说：“开仙（山）工！”

“在哪里开山？”

他努着小嘴巴，指着对面的工地。〔至此，一个心胸宽广、富于理想的孩子，跃然纸上。〕

我顺着他指的方向看去，只见有探照灯的光带，透过飘飞的雪片，直向天空射去。顺着光带，隐隐糊糊可以看见几十名工人象贴在万丈绝壁上似的，打着炮眼，仿佛在开凿着登天的梯子。〔淡淡几笔，把艰苦的劳动写得多么神圣、富有诗意！〕

我说：“成渝！哪个是你爸爸，根本看不清哪！”

成渝说：“我也看不见爸爸。爸爸能看见我。爸爸说，他打炮眼呀，打炮眼呀，一扭头就看见我了！”他的两只脚在地上乱踢腾。“我常坐在这里望爸爸哩。”〔父子遥遥相望，互相鼓舞，互相期待。〕

啊！是这么回事！

鞋上的冰雪化开了。这工夫，我才感觉到冻得麻木的双脚开始发痛。为了取暖，我跺着脚。

成渝咬住嘴唇，又抡手，又瞪眼睛。我懂得他的意思了：怕我把他的妹妹惊醒。我说：“你对妹妹倒挺关心！”

他说：“妈妈说，我的印（任）务是看妹妹。妈妈回来，我就下班了！”〔再引出妈妈，使这首忘我劳动的颂歌，臻于完美。〕

“啊！你也天天上班！”我把他搂在怀里说，“妈妈干啥去啦？”

他指了指石洞下面的运输便道。

我顺着他的手望去，只见一个人站在运输便道旁边的电线杆子下，已经变成一个雪人，象一尊石像。看样子，她是指挥交通的。这条从绝壁上凿开的运输便道，并不宽畅，一天二十四小时，马车、驮骡、架子车和行人，非常拥挤，没有人指挥就乱得一团糟。可是，今天下大雪，路上行人和车辆都很少，她满可以回到家里歇歇，可是她屹然不动地站在那里。〔前面虚写爸爸，此处实写妈妈，显出笔法的变化。〕她可能在这个岗位上工作了三个月五个月，或者是三年五载了。平素，也许她仰起头就能看见她的丈夫，也能看见她的孩子；而那攀登在山与天相接之处的丈夫，也许在擦汗水的工夫，一转眼就看见妻子坚毅的身影和孩子小小的身材了。我猜想：即使在这风雪迷茫的黑夜，工人、工人的妻子和工人的孩子，谁也看不清谁，可是他们一定能感觉到相互间深切的鼓舞和期待。〔共同的事业、共同的感情，把他们联系在一起。纵然黑夜可以遮住他们的身影，风雪可以挡住他们的视线，却无法隔断他们之间的感情交流。这是一种多么动人的诗意境界。〕

我回头一看，成渝统着手，缩着脖子，不住地在打盹。我拉拉他圆胖胖的小手，说：“会着凉的。上床睡吧！”

成渝从睡梦中醒来，以为是他的爸爸妈妈回来了，仔细辨认了一阵，发现是我，头摇得象卜浪鼓似地说：“我不睡！我不睡！”

“为什么？”

他用小拳头揉了揉眼睛，说：“爸爸和妈妈说，不管哪个人都要朽（守）住康（岗）位。”〔这是父母的话，也是孩子的话。正是这共同意志，又把三人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而且把处于远景的父母推到前景地位上，让人清晰地感到他们的形象，



看到他们的精神世界。〕

我把成渝紧紧地抱了一下，用我的脸暖了暖他的脸蛋。然后，裹紧了大衣，把帽沿往下拉了拉，出了石洞，下了山坡。顺着绝壁上开凿出来的运输便道，向前走去。〔与故事开始时“找个避风的地方蹲上一阵”相对照，情节突变，但十分真实、自然。正是从“我”所受的感染、鼓舞与教育中，反衬出这个工人之家的崇高精神，深化了作品的主题。〕

风，更猛了。雪，更大了。……〔与开头呼应，余味深长；暴风雪更激起战斗豪情！〕

铁路工地，本是一个重大建设工程。开山点炮，来往运输，也不乏惊险场面与紧张情节。可是，作者故意避开正面描写，而从侧面切入，截一片断，通过一个特定的角度，让人看到整个工地热火朝天的劳动情景以及劳动者的崇高精神境界。这是短篇小说“以小见大”写法的成功一例。

小说再一个艺术特色是构思巧妙。这集中表现为“夜走”。唯有“夜走”，才有灵官峡中这番奇遇。如果故事发生在白天，诗情画意决不会如此浓重，主题也不会如此深刻。日以继夜，忘我劳动，建设祖国，正是工人阶级主人翁精神的生动体现。

小说的人物配置，也很讲究：各就其位，各得其所。如果家（石洞）中不是留下两个孩子，那成什么景象？如果将两个孩子放在同等地位来刻划，又是什么效果？而如果父母两人同在一处劳动，又如何充分表现工地之夜的诗意？唯其四人成三点，又分散，又集中，远近交相辉映，才是一幅和谐的画。正如几何学中三点定一圆，作者设置成渝及其父母这三点，难道不是艺术匠心的表现？

《夜走灵官峡》，一个处处见匠心的精湛的短篇！

# 百合花

茹志鹃

一九四六年的中秋。

这天打海岸的部队决定晚上总攻。我们文工团创作室的几个同志，就由主攻团的团长分派到各个战斗连去帮助工作。大概因为我是个女同志吧！团长对我抓了半天后脑勺，最后才叫一个通讯员送我到前沿包扎所去。

包扎所就包扎所吧！反正不叫我进保险箱就行。我背上背包，跟通讯员走了。

〔这个开头，直截了当地点明故事发生的年代与具体时间；由于面临总攻，为后来通讯员的牺牲，埋下了伏笔；而且由于“通讯员送我到前沿包扎所去”，还找到了一个特定的描写角度，即从“我”的眼里来看通讯员，一下子把主人公推到描写的中心地位上，使小说的结构十分集中、紧凑。〕

早上下过一阵小雨，现在虽然放了晴，路上还是滑得很，两边地里的秋庄稼，却给雨水冲洗得青翠水绿，珠烁晶莹。空气里也带有一股清鲜湿润的香味。要不是敌人的冷炮，在间歇地盲目地轰响着，我真以为我们是去赶集的呢！〔这段明丽的景物描写，烘托人物轻快的心情。〕

通讯员撒开大步，一直走在我前面。一开始他就把我撩下几丈远。我的脚烂了，路又滑，怎么努力也赶不上他。我想喊他等等我，却又怕他笑我胆小害怕；不叫他，我又真怕一个人

摸不到那个包扎所。我开始对这个通讯员生起气来。〔这是对通讯员的最初印象。〕

噫！说也怪，他背后好象长了眼睛似的，倒自动在路边站下了。但脸还是朝着前面，没看我一眼。等我紧走慢赶地快要走近他时，他又蹬蹬蹬地自个向前走了，一下又把我甩下几丈远。我实在没力气赶了，索性一个人在后面慢慢晃。不过这一次还好，他没让我撩得太远，但也不让我走近，总和我保持着丈把远的距离。我走快，他在前面大踏步向前；我走慢，他在前面就摇摇摆摆。奇怪的是，我从没见他回头看我一次，我不禁对这通讯员发生了兴趣。〔印象发生变化。这两点印象，已使通讯员那淳朴、正直而又腼腆的性格特征，初步显现出来。〕

刚才在团部我没注意看他，现在从背后看去，〔先从背面描写人物的外形。〕只看到他是高挑挑的个子，块头不大，但从他那副厚实实的肩膀看来，是个挺棒的小伙。他穿了一身洗淡了的黄军装，绑腿直打到膝盖上。肩上的步枪筒里，稀疏的插了几根树枝，这要说是伪装，倒不如算作装饰点缀。

没有赶上他，但双脚胀痛得象火烧似的。我向他提出了休息一会后，自己便在做田界的石头上坐了下来。他也在远远的一块石头上坐下，把枪横搁在腿上，背向着我，好象没我这个人似的。凭经验，我晓得这一定又因为我是个女同志的缘故。女同志下连队，就有这些困难。我着恼的带着一种反抗情绪走过去，面对着他坐下来。这时，我看见〔再从正面描写人物的肖像。这是一种由远及近的描写法，不仅富于层次，而且笔致较细。〕他那张十分年轻稚气的圆脸，顶多有十八岁。他见我挨他坐下，立即张惶起来，好象他身边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局促不安，掉过脸去不好，不掉过去又不行，想站起来又不好意思。我拚命忍住笑，随便地问他是哪里人。他没回答，脸胀得

象个关公，呐呐半晌，才说清自己是天目山人。原来他还是我的同乡呢！

“在家时你干什么？”

“帮人拖毛竹。”〔出场第一句话，表明身世，颇有自报家门之意。〕

我朝他宽宽的两肩望了一下，立即在我眼前出现了一片绿雾似的竹海，海中间，一条窄窄的石级山道，盘旋而上。一个肩膀宽宽的小伙，肩上垫了一块老蓝布，扛了几枝青竹，竹梢长长的拖在他后面，刮打得石级哗哗作响。……这是我多么熟悉的故乡生活啊！我立刻对这位同乡，越加亲热起来。〔这是第三次印象。从一开始对他“生起气来”，继而“发生了兴趣”，直到“越加亲热”，层次十分清晰。至此，对通讯员出场的描写，极富立体感，就象戏剧舞台上有的人物出场一样：先是一阵急速的台步，但见身影晃动；然后背向观众而立，可见体态、服饰；而当渐渐退至台中，突然转身亮相，这才看清他的全貌。〕

我又问：

“你多大了？”

“十九。”

“参加革命几年了？”

“一年。”

“你怎么参加革命的？”我问到这里自己觉得这不象是谈话，倒有些象审讯。〔唯有“审讯式”对话，才越发显出他的质朴而腼腆的性格。〕不过我还是禁不住要问。

“大军北撤时，我自己跟来的。”

“家里还有什么人呢？”

“娘，爹，弟弟妹妹，还有一个姑姑也住在我家里。”

“你还没娶媳妇吧？”

“……”他飞红了脸，更加忸怩起来，两只手不停的数摸着腰皮带上的扣眼。半晌他才低下了头，憨憨地笑了一下，摇了摇头。〔这是“审讯式”谈话中最难回答的一个问题，也最见性格，因而精心描写他的神态。〕我还想问他有没有对象，但看到他这样子，只得把嘴里的话，又咽了下去。

两人闷坐了一会，他开始抬头看看天，又掉过来扫了我一眼，意思是在催我动身。

当我站起来要走的时候，我看见他摘了帽子，偷偷的在用毛巾拭汗。这是我的不是，人家走路都没出一滴汗，为了我跟他说话，却害他出了这一头大汗，这都怪我了。〔自责中，反衬出他的可爱。对通讯员的第一阶段的印象，落笔于此。这是小说的第一大段，可谓“途中”。〕

我们到包扎所，已是下午两点钟了。这里离前沿有三里路，包扎所设在一个小学里，大小六个房子组成品字形，中间一块空地长了许多野草，显然，小学已经多时不开课了。我们到时屋里已有几个卫生员在弄着纱布棉花，满地上都是用砖头垫起来的门板，算作病床。〔包扎所如此简陋，后面借被子之事，才自然、合理。〕

我们刚到不久，来了一个乡干部，他眼睛熬得通红，用一片硬拍纸插在额前的破毡帽下，低低的遮在眼睛前面挡光。他一肩背枪，一肩挂了一杆秤，左手挎一篮鸡蛋，右手提了一口大锅，呼哧呼哧的走来。他一边放东西，一边对我们又抱歉又诉苦，一边还喘息地喝着水，同时还从怀里掏出一包饭团来嚼着。我只见他迅速地做着这一切。他说的什么我就没大听清。好象是说什么被子的事，要我们自己去借。〔略去一切无关之事，突出主体。〕我问清了卫生员，原来因为部队上的被子还没

发下来，但伤员流了血，非常怕冷，所以就得向老百姓去借。哪怕有一二十条棉絮也好。我这时正愁工作插不上手，便自告奋勇讨了这件差事，怕来不及，就顺便也请了我那位同乡，请他帮我动员几家再走。他踌躇了一下，便和我一起去了。〔情节的转换与衔接，十分自然、严密。〕

我们先到附近一个村子，进村后他向东，我往西，分头去动员。〔好在“花开两枝，各表一朵”。上面“途中”一段，两人在一起，主要写“我”之所见；那么这一段“借被”，两人分开，则可写所闻，再写所见。这样，不仅写法有变化，而且使情节的发展显出波澜。〕不一会，我已写了三张借条出去，借到两条棉絮、一条被子，手里抱得满满的，心里十分高兴，正准备送回去再来借时，看见通讯员从对面走来，两手还是空空的。

“怎么，没借到？”我觉得这里老百姓觉悟高，又很开通，怎么会没有借到呢？我有点惊奇地问。

“女同志，你去借吧！……老百姓死封建。……”〔符合他不善于与“女同志”交往的性格。〕

“哪一家？你带我去。”我估计一定是他说话不对，说崩了。借不到被子事小，得罪了老百姓影响可不好。我叫他带我去看看。他执拗地低着头，象钉在地上似的，不肯挪步。我走近他，低声的把群众影响的话说了。他听了，果然就松松爽爽地带我走了。〔这正是他的觉悟与可爱之处。〕

我们走进老乡的院子里，只见堂屋里静静的，里面一间门上，垂着一块蓝布红额的门帘，门框两边还贴着鲜红的对联。〔精心的环境描写：显然是一个新婚之家。〕我们只得站在外面向里“大姐大嫂”的喊，喊了几声，不见有人应，但响动是有了。一会，门帘一挑，露出一个年轻媳妇来。〔新媳妇的出

场，有声有色。〕这媳妇长得很好看，高高的鼻梁，弯弯的眉，额前一溜蓬松松的刘海。穿的虽是粗布，倒都是新的。我看她头上已硬翘翘的挽了髻，便大嫂长大嫂短地对她道歉，说刚才这个同志来，说话不好别见怪等等。她听着，脸扭向里面，尽咬着嘴唇笑。我说完了，她也不作声，还是低头咬着嘴唇，好象忍了一肚子笑料没笑完。〔对新媳妇的肖像外表，衣著打扮，音容笑貌，一下子写足；这与前面对通讯员渐渐点染的描写方法，显然不同。“我”在这两个人物之间，起了纽结作用。〕这一来，我倒有些尴尬了，下面的话怎么说呢！我看通讯员站在一边，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好象在看连长做示范动作似的。我只好硬了头皮，讪讪地向她开口借被子了，接着还对她说了一遍共产党的部队，打仗是为了老百姓的道理。这一次，她不笑了，一边听着，一边不断向房里瞅着。我说完了，她看看我，看看通讯员，好象在掂量我刚才那些话的斤两。〔细致的心理活动过程。〕半晌，她转身进去抱被子了。

通讯员乘这机会，颇不服气的对我说道：

“我刚才也是说的这几句话，她就是不借，你看怪吧！……”

我赶忙白了他一眼，不叫他再说。可是来不及了，那个媳妇抱了被子，已经在房门口了。被子一拿出来，我方才明白她刚才为什么不肯借的道理了。〔从不肯借到借出，有此周折，更显得真实，给人的印象也更深。〕这原来是一条里外全新的新花被子，被面是假洋缎的，枣红底，上面撒满白色百合花。她好象是在故意气通讯员，把被子朝我面前一送，说：“抱去吧。”

我手里已捧满了被子，就一努嘴，叫通讯员来拿。没想到他竟扬起脸，装作没看见。我只好开口叫他，他这才绷了脸，垂着眼皮，上去接过被子，慌慌张张的转身就走。不想他一步

还没走出去，就听见“嘶”的一声，衣服挂住了门钩，在肩膀处，挂下一片布来，口子撕得不小。〔传神的细节！这看来似乎有些突然，其实是此人、此时、此地、此番神情举止的必然结果。〕那媳妇一面笑着，一面赶忙找针拿线，要给他缝上。通讯员却高低不肯，挟了被子就走。〔言简意赅：两个人物，两种心理，两种举动，两种性格。〕

刚走出门不远，就有人告诉我们，刚才那位年轻媳妇，是刚过门三天的新娘子，这条被子就是她唯一的嫁妆。〔补叙一笔，可见结构之严谨，针脚之绵密，同时增强前面描写的可信性。〕我听了，心里便有些过意不去，通讯员也皱起了眉，默默地看着手里的被子。我想他听了这样的话一定会有同感吧！〔“同感”已从前一句通讯员的神态、情绪中表现出来，这一句议论已无必要，而且太直，可删。〕果然，他一边走，一边跟我嘟哝起来了。

“我们不了解情况，把人家结婚被子也借来了，多不合适呀！……”我忍不住想给他开个玩笑，便故作严肃地说：

“是呀！也许她为了这条被子，在做姑娘时，不知起早熬夜，多干了多少零活积起来的钱，或许她曾为了这条花被，睡不着觉呢。可是还有人骂她死封建。……”

他听到这里，突然站住了脚，呆了一会，说：“那……那我们送回去吧！”〔一条被子，从不借到借，又从借来到要送回去，唯其如此曲曲折折，才充分、细致地表现出两个人物的思想、性格、感性与心理。〕

“已经借来了，再送回去，倒叫她多心。”我看他那副认真、为难的样子，又好笑，又觉得可爱。不知怎么的，我已从心底爱上了这个傻乎乎的小同乡。〔对通讯员的印象，又深一层。这步步加深的印象，就是小说的筋脉。〕



他听我这么说，也似乎有理，考虑了一下，便下了决心似地说：

“好，算了。用了给她好好洗洗。”他决定以后，就把我抱着被子，通统抓过去，左一条、右一条的披挂在自己肩上，大踏步地走了。

回到包扎所以后，我就让他回团部去。他精神顿时活泼起来了，向我敬了礼就跑了。〔这一笔，相当含蓄：既是通讯员原有性格特征的另一种表现形式——离开“女同志”后的精神解放；更揭示出他的另一个重要性格特征——渴望战斗。因为他所在的团，承担着主攻任务。〕走不几步，他又想起了什么，在自己挂包里掏了一阵，摸出两个馒头，朝我扬了扬，顺手放在路边石头上，说：

“给你开饭啦！”说完就脚不点地地走了。我走过去拿起那两个干硬的馒头。看见他背的枪筒里不知在什么时候又多了一枝野菊花，跟那些树枝一起，在他耳边抖抖地颤动着。〔与前呼应的细节描写，使人物形象更丰满。这把他的天真活泼、开朗乐观以及热爱生活的高尚情操，刻划得十分鲜明。〕

他已走远了，但还见他肩上撕挂下来的布片，在风里一飘一飘。〔这个细节，前后呼应描写，共有四次。这里是第二次，作用有三：一，表现通讯员的可爱形象；二，表达“我”对他的亲切感情；三，为新媳妇后来为他缝补作铺垫。〕我真后悔没给他缝上再走。现在，至少他要裸露一晚上的肩膀了。

包扎所的工作人员很少。乡干部动员了几个妇女，帮我们打水，烧锅，作些零碎活。那位新媳妇也来了，她还是那样，笑眯眯地抿着嘴，偶然从眼角上看我一眼，但她不时地东张西望，好象在找什么。后来她到底问我说：

“那位同志弟〔特殊的称呼，特殊亲切的感情。〕到哪里去

了？”我告诉她同志弟不是这里的，他现在到前沿去了。她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说：“刚才借被子，他可受我的气了！”说完又抿了嘴笑着，动手把借来的几十条被子、棉絮，整整齐齐地分铺在门板上、桌子上（两张课桌拼起来，就是一张床）。我看见她把自己那条白百合花的新被，铺在外面屋檐下的一块门板上。

天黑了，天边涌起一轮满月。我们的总攻还没发起。敌人照例是忌怕夜晚的，在地上烧起一堆堆的野火，又盲目地轰炸，照明弹也一个接一个地升起，好象在月亮下面点起了无数盏的汽油灯，把地面的一切都赤裸裸地暴露出来了。在这样一个“白夜”里来攻击，有多困难，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啊！我连那一轮皎洁的月亮，也憎恶起来了。

乡干部又来了，慰劳了我们几个家做的干菜月饼。原来今天是中秋节了。

啊！中秋节，在我的故乡，现在一定又是家家门前放一张竹茶几，上面供一副香烛，几碟瓜果月饼。孩子们急切地盼那炷香快点焚尽，好早些分摊给月亮娘娘享用过的东西，他们在茶几旁边跳着唱着：“月亮堂堂，敲锣买糖，……”或是唱着：

“月亮嬷嬷，照你照我，……”我想到这里，又想起我那个小同乡，那个拖毛竹的小伙，也许，几年以前他还唱过这些歌吧！……我咬了一口美味的家做月饼，想起那个小同乡大概现在正趴在工事里，也许在团指挥所，或是在那些弯弯曲曲的交通沟里走着哩！……〔这一段想象，并非闲笔。它对揭示通讯员的成长及其即将牺牲，拓深小说的思想境界，有很大作用。小说到此为第二大段，通过“借被”，进一步加深对通讯员的了解。〕

一会儿，我们的炮响了，天空划过了几颗红色的信号弹，攻击开始了。不久，断断续续的有几个伤员下来，包扎所的空

气立即紧张起来。〔这是一个过渡段，十分自然地引向小说的第三大段：“包扎所内”。这就不必详叙战斗过程，一笔带过即可。〕

我拿着小本子，去登记他们的姓名、单位、轻伤的问问，重伤的就得拉开他们的符号，或是翻看他们的衣襟。我拉开一个重彩号的符号时，“通讯员”三个字使我突然打了个寒战，心跳起来。我定了下神才看到符号上写着×营的字样。啊！不是，我的同乡他是团部的通讯员。〔一场虚惊，使“包扎所内”的气氛趋于紧张，情节起曲折。〕但我又莫名其妙的想问问谁，战地上会不会漏掉伤员。通讯员在战斗时，除了送信，还干什么，——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问这些没意思的问题。

战斗开始后的几十分钟里，一切顺利，伤员一次次带下来的消息，都是我们突击第一道鹿砦，第二道铁丝网，占领敌人前沿工事打进街了。但到这里，消息忽然停顿了，下来的伤员，只是简单的回答说：“在打”或者“在街上巷战”。但从他们满身泥泞、极度疲乏的神色上，甚至从那些似乎刚从泥里掘出来的担架上，大家明白，前面在进行着一场什么样的战斗。〔虚写一笔，含蓄地点出战斗的残酷与艰苦，为通讯员负伤作铺垫。〕

包扎所的担架不够了，好几个重彩号不能及时送后方医院，耽搁下来。我不能解除他们任何痛苦，只得带着那些妇女，给他们拭脸洗手，能吃得的喂他们吃一点，带着背包的，就给他们换一件干净衣裳，有些还得解开他们的衣服，给他们拭洗身上的污泥血迹。

做这种工作，我当然没什么，可那些妇女又羞又怕，就是放不开手来，大家都要抢着去烧锅，特别是那新媳妇。我跟她说了半天，她才红了脸，同意了。不过只答应做我的下手。〔新媳妇此刻羞怯、忸怩的表现，与她后来给负伤的通讯员擦身子，

形成对比。]

前面的枪声，已响得稀落了。感觉上似乎天快亮了。其实还是半夜。外边月亮很明，也比平日悬得高。前面又下来一个重伤员。屋里铺位都满了，我就把这位重伤员安排在屋檐下的那块门板上。〔有意安排，因新媳妇的百合花被，就铺在这门板上。这也是前后呼应的细节描写。〕担架员把伤员抬上门板，但还围在床边不肯走。一个上了年纪的担架员，大概把我当做医生了，一把抓住了我的膀子说：“大夫，你可无论如何要想办法治好这位同志呀！你治好他，我……我们全体担架队员给你挂匾！……”〔英雄本色未露，先作侧面烘托。〕他说话的时候，我发现其他的几个担架员也都睁大了眼盯着我，似乎我点一点头，这伤员就立即会好了似的。我心想给他们解释一下，只见新媳妇端着水站在床前，短促的“啊”了一声。〔出其不意的心理反应。〕我急拨开他们上前一看，我看见了一张十分年轻稚气的圆脸，原来棕红的脸色，现已变得灰黄。他安详地合着眼，军装的肩头上，露着那个大洞，一片布还挂在那里。〔这样点出通讯员负伤，不仅文字含蓄有力，充满感情，而且由于军装肩头上那个破洞已反复描写，还引起了人们对他的亲切的回忆。〕

“这都是为了我们，……”那个担架队员负罪的说道，“我们十多副担架挤在一个小巷子里，准备往前运动，这位同志走在我们后面，可谁知道狗日的反动派不知从哪个屋顶上撂下颗手榴弹来，手榴弹就在我们人缝里冒着烟乱转。这时这位同志叫我们快趴下，他自己就一下扑在那个东西上了。……”〔交代他的英雄业绩，简要而明晰。〕

新媳妇又短促的“啊”了一声。〔人物没有语言，却胜过千言万语。这个“啊”字，是一次强烈的心灵震动，表达出对这位英勇的“同志弟”多么深厚、崇敬的感情。〕我强忍着眼泪，

给那些担架员说了些话，打发他们走了。我回转身看见新媳妇已轻轻移过一盏油灯。解开他的衣服，她刚才那种忸怩羞涩已经完全消失，只是庄严而虔诚地给他拭着身子，〔与前呼应，她于刹那之间经历了思想、感情、脾性的飞跃变化，她的形象也顿时高大起来。〕这位高大而又年轻的小通讯员无声地躺在那里。……我猛然醒悟地跳起身，磕磕绊绊地跑去找医生，等我和医生拿了针药赶来，新媳妇正侧着身子坐在他旁边。

她低着头，正一针一针的在缝他衣肩上那个破洞。医生听了听通讯员的心脏，默默地站起身说：“不用打针了。”我过去一摸，果然手都冰冷了。新媳妇却象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到，依然拿着针，细细地、密密地缝着那个破洞。〔在一小段内，缝补“破洞”重复描写两笔，是一种强调。这是农村少妇表达感情的特殊方式，显得分外诚挚、深沉。“破洞”这一多次重复描写的细节，到此也发挥了最高效用。〕我实在看不下去了，低声地说：

“不要缝了。”她却对我异样地瞟了一眼，低下头，还是一针一线地缝。我想拉开她，我想推开这沉重的氛围，我想看见他坐起来，看见他羞涩的笑。但我无意中碰到了身边一个什么东西，伸手一摸，是他给我开的饭，两个干硬的馒头。……〔这也是前后呼应的细节描写。〕

卫生员让人抬了一口棺材来，动手揭掉他身上的被子，要把他放进棺材去。新媳妇这时脸发白，劈手夺过被子，狠狠的瞪了他们一眼。自己动手把半条被子平展展的铺在棺材底，半条盖在他身上。卫生员为难的说：“被子……是借老百姓的。”

“是我的——”她气汹汹的嚷了半句，就扭过脸去。在月光下，我看见她眼里晶莹发亮，我也看见那条枣红底色上、撒满白色百合花的被子，这象征纯洁与感情的花，盖上了这位平

常的、拖毛竹的青年人的脸。〔小说结尾，情意深长。新媳妇的举动，完成了她的性格发展，同时也是对通讯员的有力烘托。小说第三大段通过包扎所内的所见所闻，对通讯员的了解又深一步。而把这些“印象”汇合起来，就是通讯员的完整的形象，栩栩如生，光彩夺目。〕

茅盾同志对这篇小说，曾给予极高的评价：“《百合花》可以说是在结构上最细致严密，同时也是最富于节奏感的。它的人物描写，也有特点；人物的形象是由淡而浓，好比一个人迎面而来，愈近愈看得清，最后，不但让我们看清了他的外形，也看到了他的内心。”这是对《百合花》的艺术技巧的一个极好概括。它的严密结构，与“我”联结起通讯员、新媳妇两个人物以及百合花被的贯穿线索，密不可分。尽管在第一个片断中，并没有出现百合花被，但通讯员枪筒里插着树枝，后又有野菊花，这与结尾处百合花被盖在他的身上，仍然是一脉相承、首尾贯通的。小说的节奏感，与情节发展的鲜明的层次，直接相关。这层次，从三个片断的内在联系与自然过渡中体现出来，同时也从“我”对通讯员逐步深入的了解中体现出来。通讯员与新媳妇两个形象“由淡而浓”的显现，也与“我”这双眼睛分不开。这是一个特定的观察角度与描写角度。而丰富多彩的细节描写，有的贯穿全篇，有的前后呼应，则使小说充满诗情画意，大大增强了艺术的魅力。

## 小镇上的将军

陈世旭

在我们这个偏远的小镇上，任何一点极细微的变化，都会引起人们莫大的关注。〔本篇原载《十月》一九七九年第三期。这一段是引子，以便引出将军出场前的烘托。〕

“喂，哪位晓得啵，痢痢山脚下，喏，就是看守所右面，又在做屋。这是哪个单位的基建呢？莫非又扩大看守所么？”

离小镇中心约二里许的痢痢山，实际上是座长满了乱石头的大土堆。〔先从人人可见的眼前景象入手：在荒凉的痢痢山脚下做屋，势必要探究其用处。〕

“看你们，真憨。”随着一声讪笑，出现了剃头佬那秃了顶、但剩余的头发梳理得油光水滑的脑袋。

他是本镇的骄傲。是那种土话叫作“百晓”的角色。所谓“百晓”，即“天知一半，地下全知”是也。那些从中学毕业回来的人，则用新闻界的语言称之为“消息灵通人士”。他在理发店里，把握着全镇的脉搏，以及它同外部世界联系的最新动向。从上街头到下街头，经常传着“剃头佬说……”之类的最新要闻。当然，他决不满足于用一种刻板的方式，来处理分量差异极大的各种消息。碰到令人耸听的超级新闻，理发店这个不足十平方米的新闻中心就未免太狭窄了，他就会象现在这样，跨出门槛，来到十字街口这些五花八门的摊子中间。〔不由作者直接交待原委，而推出剃头佬这位“百晓”。这样，简单的叙述可变为生动的

描写，气氛更足。这剃头佬，也不仅仅是传播消息的单纯的传声筒，而有着自己鲜明的性格，是小说不可或缺的角色。〕

“你们都不知道吧，那是给一位将军做的屋。他就要到这里来，跟我们作伴了。”

“什么？将军？将军要住到我们中间来？”这个消息立刻就引起了不小的震动。我们这样的小乡镇居然会降下这样大的喜讯，这对我们是多么大的荣幸啊。在我们看来，不论一位将军还是一位国家元首，他所给予我们的神秘感，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的。街中心好象起了一阵旋风，人们都象树叶一样，被卷到这个了不起的剃头佬身边。〔生活的矛盾现象，艺术的辩证手法：偏僻的小乡镇，居然来一位“大人物”，自然会引起“不小的震动”。〕

“可是你们不消高兴得过头了。事实上，没有什么值得欢喜的事情。”剃头佬清了清喉咙，给喜形于色的人们，兜头泼了一瓢冷水。但是，这反而更加刺激了他们的好奇心理。人们一下伸长脖子：“为什么？”

“为什么？哼！说给你们听，可别乱传，这事是由内部掌握的。他早就给拉下了马，受审查。现在，是来这里充军的！”

“充军？为什么充军？”

“他是叛徒。”〔“拉下马”、“审查”、“充军”、“叛徒”，这是特殊年代的特殊词汇，其丰富含意，人人皆知；因而稍作点示，就把复杂的时代背景、严酷的政治斗争以及将军的坎坷经历，统统交待清楚。〕

“啊！”人们愕然得张口结舌。这对于刚刚浮动起来的虚荣心，不啻是一声晴天霹雳。大家觉得失望，有点泄气了。

“不过，他是挂了个休养的名儿来的。将军，倒还跟先前



一样是将军，没有变。”剃头佬不愧是天生的宣传家。谁见了这种峰回路转、波澜起伏的宣传手法，不惊叹佩服呢！差点就要涣散的注意力，马上又被高度集中起来。〔本是一条简单的消息，若不是深通世故、幽默风趣的剃头佬出面渲染，哪会如此曲折生动。〕而他也更加压低了声音：

“告诉你们，在处理他的时候，让他留一个籍。哦，不说你们不知道，象他这种人，都比我们多两个籍，我们只有个家乡籍，他还有一个党籍，一个军籍。那么，各位说说看，除家乡籍外，他该留哪个籍呢？”剃头佬突然把话打住，出其不意地提了个问题。屏声静气的人们一下子面面相觑起来。〔提出这个问题，既是铺陈，又是生发，又势必会围绕保留哪个“籍”，引出一段奇妙文章。〕

“我看，应该保留党籍。在党光荣。”小镇搬运队那个莽后生把板车丢在一边，挤进人堆里打破了沉默。很多人跟着一迭声附和他。〔人物渐次出场。“在党光荣”，符合青年后生的心理。〕

剃头佬不以为然地撇了撇嘴。

“依我说，”这是老裁缝小心翼翼的声音。“还是留军籍合适，总要糊嘴呀。要是没有军籍，凭什么拿钱呢？没有钱怎么糊嘴呢？他未见得有什么手艺，难道还做得动田么？”〔老裁缝考虑问题，比较实际。这是另一种性格。〕

“哎，这就算得有点经济头脑了。”剃头佬一巴掌拍到老裁缝的肩上，一团白沫从他松黄的牙缝里，飞落到老裁缝红红的鼻头上。老裁缝受宠若惊，脸涨得通红。

“上面正是这个意思，留个军籍，让他养老了事。”剃头佬说到这里，拿眼睛瞄了瞄那个后生，接下去说：“嘿，你们晓得啵，军级干部，一个月二三百块哩。”

这又引起了一阵啧啧声。剃头佬忽然由此想起自己一上午的生意还没有开张，拔脚就走。〔至此，几经转折，步步烘托，终于完成关于“将军的传说”。这位主人公，已到呼之欲出的地步。〕

有人拽住他的衣角：“哎，你知道他何时来么？”

“哎，你们真憨。”剃头佬有点不耐烦。“不会看那屋子么，屋子何时做好，他不就何时来了么！”

于是，人们恋恋不舍地散开去。嗡嗡地，嚤嚤地，把对这位背时的将军的种种猜测、种种预见、种种嗟叹，带到每个角落。〔人们的情绪，流露出对将军的感情。这也是作者不可抑制的感情。而叠词短句连用，这种感情的表现十分强烈。〕

这个新闻是这样惊人，以致吸引住了我们全部的听觉和视觉。现在，趁着人们散去的时候，我们来浏览一下这个可爱的小镇吧。〔在将军出场以前，描写一下小镇的环境，很有必要。但若放在小说开头，未免有些平板；如今以“将军的传说”开头，有先声夺人之妙，增强小说的艺术吸引力。这也显出布局的巧妙。〕

镇上有两条呈十字状交叉的大街。这两条街宽得足以驰过一辆吉普车，加起来足有六百米长。零零落落地嵌着青石板的路面（青石板据传是明代官道的遗迹），以及从两边的门头上伸出来的、油漆斑剥的小吊楼，都在向人们炫耀着自己的长寿。

一条小河环绕着这美丽的乡镇。它所以叫作河，是因为它具备河的一般特点：有从地面凹下去的河床，还有水。这些在河床中间弯弯曲曲地流淌的河水，足以浸过你的脚背。这条河，给小镇的人们带来了无穷的好处。比如，把垃圾倒在这里，那是再方便不过的了。美中不足的是，如果每年春末夏初的山洪，没有咆哮着把这些垃圾冲干净的话，那么，一到干燥的刮风天气，垃

圾就飞飘起来，同从路面上卷起来的尘土一起，在小镇的天空上，快活地旋舞着，然后纷纷扬扬地又落回到各家各户的门前、院内。〔不对小镇作一般化的泛泛描写，而突出两个特征：古老、落后。〕

老天作证，我决不是一个吹牛好手。当我似乎有点言过其实地描述着我的家乡的时候，读者们千万不要以为我使用了文学的夸张。对于那个即将来到的倒运的将军，有这样一个豪华的舞台，恐怕已经是他的幸运了。〔夹叙夹议，并用幽默笔调，不致因描写“倒运的将军”而使作品的情调过于低沉。〕

啊，真太出人意外了。

人们第一眼看见将军的时候，都吃惊得呆若木鸡。不约而同地心里叫起来：“难怪，他这个样子，怎么配作一个将军呢！”〔人们见到将军，不作场面描写，而用叙述，不但便于概括人物的特征，而且更富于感情色彩。〕

将军是什么样子？我们虽然没见过，可谁也骗不了我们。将军应该是那种有着可敬的白发、威严的剑眉、魁梧的身躯、腹部腆起……总之，是威风凛凛的样子。而他，这样矮小干瘪，一脸打皱的老皮，身子佝偻着，还跛着一条腿！〔想象对比，分外强烈。〕

也许是不愿向不争气的命运低头吧，他似乎为了弥补这种种仪表上的不足而很注意打扮自己。当然，如果我们不用这种刻薄的语言，从善意的角度上去认识这一点的话，那也可以说，这是使他牢固地保持着军人风度的唯一的方式：他出现在街头的时候，一身军服从来都是笔挺的，几乎没有皱折；帽徽、领章鲜艳夺目；不管天气多么炎热，从不解开风纪扣；尽管跛了一条腿（那显然是战争留下的标记），但脚步却始终保持着均匀的节奏。而这些，恰恰使我们时刻都感到，他是个不幸的人。

他这个将军，似乎不是真实的，只是在领军饷的时候才有意义。不过，在公开或私下的谈话里，我们仍然把他称作“将军”。

〔这种类似夹叙夹议的品头论足式外貌描写，便于达到客观物象与主观感情相统一。〕

我们就用这种既不敬畏也不轻视、既好奇又冷淡的眼光，满不在乎地打量他。而他对这些毫不在意。从到我们这儿来的第二天开始，他就不知疲倦地在我们小镇各处走来走去。〔人物的行动，先用概括叙述方式表现，给人一个总的印象。〕

他拄着一根闪闪发亮的茶木拐棍，一瘸一跛地迈着节奏均匀的步子，从这条街的东头走到西头，又从那条街的南头走到北头。或者，在满是砾石的河床中，长久地徘徊。他这样不停地运动，有人挖苦道，这可能是因为他曾经用双脚丈量过全中国的土地，而形成的一种惯性。〔挖苦应为讽刺，这里却有褒奖之意。〕

逐渐地，不管人们是否愿意，他对我们已经幸福地生活了多少年代的小镇，发表起种种不客气的议论来了。比如，“你们不能花点钱，铺两条水泥路吗？”“不能在河对面的田里挖个窖，把垃圾送到那里沤肥吗？”等等。而被问的镇上的干部，也就用我们小镇人特有的机巧和智慧，客客气气地回答他：“哪来的钱呢？我们都是低工资啊！”或者：“哪有那么多闲工夫呢？”于是，围成一圈听着这类问答的人们，也就聪明地笑起来。因为，除非呆子，才会听不出这种回答下面的潜台词呢。〔这类问答，本可连接在一起，形成场面；但作者偏把“问”与“答”断开，仍用概括叙述，以便突出将军与小镇人的关系，也可节省篇幅。〕

对这个古怪的将军，我们的感觉是复杂的。他是一个受着处分的人，但是又领取高薪；谁都怕同他过于接近，但又觉

得，他力图干预我们的生活，是出于好心好意。总之，我们打算解除心理上的戒备。好奇而不轻信，原是我们小镇人的天性。〔这是小镇人对将军的最初印象，他们要逐步认识将军。人物性格逐步显示，这是小说塑造人物形象的一个常用方法。〕

他显然很快就觉察到了这一点，不再使慎于防范的人们为难了。但是，他又无法离开这个古旧的、嘈杂的、灰蒙蒙的乡镇。于是，他在镇上给自己选择了一个固定的立足点，就是十字街口剃头铺对面那棵被雷轰了顶的老樟树下。他常常拄着拐棍，挺直身板，不断地眨着那双有点昏花的眼睛，一声不响地在那里一连站上好几个时辰。既不同谁交谈，也不知在想些什么。〔这幅奇异的画像，外在形象虽不美，但从那威严、庄重的神态，仍有一种内在美——气度美。〕

这副神态，使人觉得好笑，那蹲在他附近摆摊子的人，不时抬头看他一阵；打街上走过的人，要过好长时间才把眼睛从他身上移开。而剃头铺的玻璃窗后面，剃头佬则饶有兴致地同人们讨论着，这样呆立在尘雾中的将军，有什么可以相比呢？

“象站岗的”，剃头佬摇摇头；“象城里的交通警”，他还是摇摇头。撇着嘴唇品评了好大一阵以后，他才郑重其事地开口道：

“你们到过汉口么？汉口三民路口有一尊铜像，站得笔挺，拄着拐棍，就是这个样子。对了，全象，不走二样……”〔经此艺术升华，将军的形象顿时高大起来。〕

时间长了，站立在老樟树下的将军，好象真的成了汉口三民路口的铜像，不再引人注目了。人们习惯这点，就象习惯十字街口每个突出的墙角前，都分别有一个铜匠、鞋匠、白铁匠一样。如果一连几天没有见到他，人们反而会觉得少了点什么。〔由于将军与普通百姓之间的感情联系，他的形象没有被神化。

这也得力于“铜匠、鞋匠、白铁匠”这个来自日常生活的生动比喻。]

但是，他毕竟不是铜像。他有血有肉有思想。而人们有一天终于看到，他还有很厉害的火气。〔衔接与转折，都很自然。这“火气”，为突发事件打出信号，令人神情一震。〕

那一天是个假日。在开得刚刚能伸进一只手臂的肉铺门前，人头汹涌，乱哄哄地吵得震天响。一些把恶作剧当过年的后生，把菜篮斜挎在背上，在人群里横冲直闯。那年头，人们习惯了“乱中求治”的新秩序。

将军站在老樟树下盯着这一切，额上的青筋扑扑地跳，按着拐棍的手微微地抖。突然，他跛得很厉害地穿过大街，走到沸腾的人群后面，举起那根茶木棍，在一个穿着绿军装的人背上敲了敲。〔由于精确描绘出将军的神态，茶木棍虽只轻轻一敲，但给人的心理感觉极强。〕这个满头大汗的人，大声嚷嚷着，想从人群中分出一条路来。他是按照优先权领取机关配给的。现在他猛一回头，看到了一双血红的眼睛，〔前面写他站在老樟树下，是一双“有点昏花的眼睛”，这里变成“一双血红的眼睛”，场合不同，心情不同，肖像描写自然不同。〕马上就有人从人缝里退出来。“老，老首长，有事吗？”他刚入伍到此地不久，根据一般的常识来断定将军的身份。

“整好军风纪再说话。”〔这是将军出场后的第一句对话，讲的是军纪，对象是战士。若不是作者精心安排，决不会有如此良好的艺术效果：适逢其时，恰到好处。〕

这个一脸孩子气的小兵，惶惑地看着将军，迅速戴正军帽，扣好风纪扣，捋下挽起的袖子，最后垂下眼睛看自己的脚尖。

“哪个单位？干什么的？”

“驻军炊事班的。”

一阵沉默。〔对话简短有力，符合军人作风，也与当时的特定环境相适应。〕

“立正——”将军突然一声大喊。这完全规范化的严厉的口令声，一下就压倒了整个街口乱嗡嗡的噪音。人们蓦地回过头来，看着这两个精神高度集中的军人。〔上面对将军作正面描写，这里再从人们的反应，作侧面烘托。〕

口令继续从将军急迫的呼吸中迸发出来：

“向左——转！”

“跑步——走！”

将军对着小兵跑去的方向，以标准的立正姿势挺立着，胸脯强烈起伏。〔将军高度的觉悟，严明的纪律，对士兵的爱护与教育，干预生活的魄力，都在行动中得到表现，因而这里没有对话，无须讲什么道理。〕

十字街口霎时鸦雀无声。好象出现了一股神奇的约束力量，刚才忘我地拥挤着、冲撞着、喧嚣着的人群，鱼贯地排起了队形。〔再一次以侧面烘托，突出将军的声威。这与前面的纷乱情景，成对比。〕

人们忽然之间，感觉到了这个曾经号令千军万马的人的赫赫声威。〔感觉自然产生。至此，“肉铺前”一事，形成一个完整的场面，就象舞台上一场戏，用以少胜多手法，虽只面对几人，却分明有号令千军万马之势。〕

不久，镇上发生了一桩极其重大的事件。这桩文化革命中本镇建立新政权以来最富爆炸性的事件，简直就等于一次“暴乱”。而经过这次“暴乱”，总是把怜悯放在失败者一边的小镇人，忽然觉得，有一个“位置”应该掉换过来。〔事件的严重性加强，进一步揭示将军的性格。〕

象将军这种年龄、这种经历的人，患有某种严重的痼疾，是难免的。对此，除了由跟他一起离职的老婆子（她在这之前是某军区医院的护士长）日常护理以外，按宽大为怀的慈悲规定，他还能定期到离小镇五十里开外的一家军医院诊察。如果毛病突然发作，没有药，也可临时到镇医院就诊。

那天，他就遇上了这种情况。当他蜡黄的脸上淌着冷汗，由老婆子搀着就要走进镇医院的诊疗室的时候，门外长椅上呆坐着的一个农村妇女突然拉住他，哀求道：“解放军老伯，救救我的伢吧，我赶了三十里路，天没亮就到了，可现在……”走廊里黑糊糊的，人的面孔很难看得十分清楚。将军伸手触到孩子的额角，立刻缩回来，喊道：“快，快把他抱进来。”随着，他自己一阵风似地扑到医生的桌前：〔他带病在身，本由老婆子搀着走向诊疗室，如今为孩子，却“一阵风似地”扑来，行动对比多么鲜明。这个细节，可展示将军性格中许多可贵的素质。〕

“医生！急诊病人！”

桌子后面，本镇最高贵的女人、镇长夫人、医院负责人、主治医生，〔这堆头衔，是为强化矛盾所作的铺垫。〕无论从职业、地位和派头上看都毫不逊色的本镇皇后，正在给一个远房的亲戚听诊。这位亲戚正眉飞色舞地给她数着一笔帐——他女儿这次订婚的收入。女医生听得如此入迷，以至于听诊器老半天没有挪动了。听见将军的呼喊，她斜了一下眼：“再快，也得挂号。”马上又正视着眼前的交谈者，舒开了满脸笑纹。〔描写“本镇皇后”，对不同对象的不同眼色与神态，也成对比。〕

“挂号了，她早就挂号了！”

“挂号了也要排队……哦，这么样养女儿倒也值得。”

“她挂的是一号！”

女医生狠狠扭过头：“小王，一号你喊了吗？”



“洞洞么（〇〇一）当然喊了。”一个正弯腰打针的小护士应道。

“喊过了，她不在，得从头来。”

“谁说我不在哩，唔唔……大队医生说，伢儿得的是急性肺炎，不是痛痛腰。唔唔……”抱着孩子的妇女，不知是紧张还是失望，哭起来。〔“洞洞么”与“痛痛腰”为谐音，在农村妇女是误会，但在女医生与护士，决非偶然。有其思想作风，这一场冲突不可避免。努力揭示事件发展的必然性，才能提高作品的思想意义。〕

“你该明白了，她没听懂！”将军吼道。

“那就更得让她学会照章办事。国有国法，院有院规，不然，还得了？”女医生把听诊器往桌上一摔，阴沉地乜了将军一眼。

“照章办事就好。我问你，这个人挂的几号？”将军指着女医生的远房亲戚。

“嗬嗬嗬，你今天是专门寻老娘的烙壳来了啊。我问你，你是这伢子的公还是爸？”〔将军的机智，岂是女医生所能比拟。刚一交锋，就迫使她露出泼妇、无赖的本性。〕

“无耻！”

“什——么？我无耻？你这个不识趣的老东西！我无耻什么？我反党了吗？我是叛徒吗？嗯？”

“刷”的一声，将军挥起了他的茶木拐棍。〔由于女医生耍无赖，冲突一下子到达顶点。将军既已怒斥过“无耻”一语，对话也已到极限。所以，他的一腔义愤，只能以此举动来表现。〕

狂妄的女人尖叫一声，抱起鸡窝似的脑袋。〔女人的狼狈相，与将军的豪迈气概，又是对比。〕

诊疗室里静得连银针落地的声音都听得出来。除了那个惊呆了的女医生的亲戚外，屋里的人，没有一个打算从将军手上夺下拐棍。拐棍在半空中巍巍地颤抖着、颤抖着。人们巴望它痛快地落下来，猛击到那个布满了肮脏雀斑的塌鼻梁上。〔出色的气氛渲染、心理刻画与肖像描写，带着作者鲜明的倾向：爱憎、是非与褒贬。〕

但是，拐棍终于没有落下来。将军伸出另一只手，抓住拐棍的另一头，紧接着“叭”一声，结实的茶木棍断成两截。〔转折笔力千钧。折断的拐棍，正反衬出将军无比坚强的意志。〕

将军艰难地转过身，问自己的老婆子：“家里有药么？”

老婆子明白他指的是治孩子病的药，点点头。

于是，将军对那位农村妇女颤声问道：“你，信得过我们么？要信得过，跟我们走吧。”〔将军的性格，已在冲突中得到充分表现，因而事件的结局比较简单。〕

这件事，立刻就传遍了全镇，一向树叶掉下来也怕打破脑壳的小镇人，脸上居然也有了一种不怎么安分的愠怒之色了。

是的，尽管我们孤陋寡闻，胆小怕事，但这也正使得我们爱凭直觉来作种种判断。如果一个“叛徒”以救人于危难为己任，而一个“共产党员”却置人民于死地，那么他们的位置，不是正好应该掉换一下吗？〔适当加以议论，把颠倒了的东西重新颠倒过来，可增强作品思想的明确性。〕

一连几天，街口的老樟树下，没有出现将军的身影了。人们开始用一种莫名的焦虑和怜悯，暗中议论他。有消息说，他病倒了。可是自从那次对镇长夫人“行凶未遂”以后，用镇政府的吉普车送他上军医院的优待取消了。

一群热血汉子，由那个曾在街头上说“在党光荣”的搬运

队莽后生领头，在一个漆黑的夜晚，悄悄摸到二里外痢痢山上那个孤独的新房子里，把将军扶上担架，连夜抬往五十里外的军医院。〔上段“肉铺前”，碰到的 是一个单纯天真的普通战士，这段“医院中”，对立面已是狐假虎威的本镇皇后，矛盾更严重，性格刻划更深刻。人们对将军的印象、了解与感情，也随之逐步加深。抬他上医院，正是这种关系的动人表现。〕

人们也许从来没有见过，一九七六年那个令人难以忍受的年头。它一开始，就用阴霾、酷寒和泥泞把小镇掩埋住了。本来就不怎么景气的小镇，好象一个奄奄一息的垂暮者。

但是，小镇上的人似乎得天独厚。恶劣的气候给他们带来的，并不都是坏消息。

这天，剃头佬又神气活现地来到了五光十色的十字街口，清了清喉咙，拿出了架势。毫无疑问，将要听到最不寻常的消息了。街口的人们立刻振奋起来。

“告诉你们，将军，已经不是叛徒了，他的问题，搞清了！”

“真的？你听谁说的？”

“我的话还会假么？”剃头佬不屑地瞪了那个提问者一眼。他生平最恨的，也许莫过于对他的新闻的可信性表示怀疑了。不过，他还是接下去解释说：“你要不信，问他。”〔凡不宜直接叙述与正面描写的，都以这个固定的特殊角色——剃头佬出面传播。〕

“是我说的，”搬运队那个莽后生脸一红，他不象剃头佬，不习惯在大庭广众前说话。“在军医院住院的时候，将军原来的单位来了两个人，他们说，将军参加红军部队前的历史查清了，没有叛变行为……”

“哼，让老革命背黑锅背这么久。”剃头佬一下把话头截过

来，继续他没完没了的述评。“我早就说嘛，把将军从脚板看到头发梢，也找不出一丝蒜包的影子来呀！真……”

“真是，贵人多磨……”人们好象自己身上卸掉了什么负担，兴奋而又不免唏嘘感叹将军受过的委屈。

“那么，这一来，将军不是很快就得走了么？”这是老裁缝小心翼翼的声音。〔凡对将军发表议论，总有莽后生与老裁缝在场。他们的作用，也非剃头佬所能代替。〕

真是深谋远虑。这个顺理成章的问题是这样令人猝不及防。大家心里“格登”一响，都沉思起来。

“咳，是也是，我们小镇庙小，怎么装得下喏大个菩萨！”剃头佬搔了搔稀疏的头发，叹了口气。这在人们中引起了一种莫名其妙的伤感情绪。

通常是这样的：当你将要失去什么的时候，你才忽然感到了它无上的价值。

“看你们！党、国家，有几多事在等将军……成天巴望人家交好运，现在好了，你们又……真是……自私！”搬运队的那个莽后生忽然愤愤然地责备起来。

什么？自私？是自私。将军有将军的岗位。那个岗位，重要极了，了不起极了。一句话，总不能叫他作我们的镇长吧？他要走了，这是值得庆贺的事。

于是，大家伸长了颈，眺望将军每天从那儿走来的路口，希望他能象以前一样，到街口这棵老樟树下来。人们觉得比任何时候都更想仔细看看他。如果将军不见怪他们先前的胆小怕事，他们还想同他攀谈。〔小镇人的议论，作者的评论，冷静的客观描写，交织在一起，越发渲染出人们对将军的感情。这感情，也是推动情节发展的一个动力。〕

要同将军亲热的欲望是这样强烈。忽然有个人提出来：将

军昨天才出院，一时不会出来走动，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去呢？

〔用叙述方式提出问题，不用引号，不形成场面——一般的场面，以便迅速向看望将军的动人场面过渡。〕

对，为什么不可以？完全可以。于是人们一呼百应，向镇外二里路的痢痢山拥去。〔以议论加以强调，略去过程，此举显得十分雄壮。〕

荒凉而寂寞的痢痢山热闹起来。

这个只有黑色的岩石和杂乱的荆棘丛的荒坡，原是小镇人最忌讳的地方。这儿打柴无树，牧牛无草，古往今来，一直是死囚的葬身之地。据说阴雨晦暗时，还听得到怨鬼的啾啾悲声。这么个晦气的地方，小镇人即使路过这里，也宁愿绕个大圈子避开它。

可是现在，山上这所与牢房为邻的“新房子”，成了一座香烟鼎盛的圣庙。人们朝圣来了。〔若略去这三个自然段，也可与下段直接连接；但加这三段，气氛更浓，感情更深。这里有艺术的高下之分。同时，小说开头已对痢痢山作过描述，那不过简单一句，“实际上是座长满了乱石头的大土堆”。这里的补充描述，反而如此细致，是作者抓住了环境描写的有利时机。正是作者全局在胸，方能在前匀出笔墨，到此留出从容舒展的余地。〕

当人们拥上台阶，一眼看见精瘦、佝偻的将军时，突然收住了步子，谁也不敢第一个迈进门槛。人们的心头交织着羞赧和敬畏。伶牙俐齿的剃头佬，如簧巧舌也好像失灵了。但是，许多人在背后用手捅他的腰眼。他慌乱而笨拙地用自己也没听清的声音喊了一声：

“将军！”

有好大一阵子，将军吃惊地睁大着昏花的眼睛，说不出话

来。后来，他明白了。枯黄的脸上，两行混浊的老泪，顺着密集的皱纹，弯弯曲曲地流下来。〔这个相见场面，几乎没有语言，而以双方的情绪、心理与感情感人。〕

痢痢山同小镇相隔二华里，并存了无数个年头，而小镇人现在才第一次用喜悦的目光来光顾它了。

人们最先惊喜地发现，将军在屋后坡上的石头缝里，挖了许多树洞。

“打算栽这么多树吗？将军！”

“是的。我想在见马克思之前，至少治好这个痢痢头。可惜，这石头壳上种果树希望不大，只好种松树。”

“莫非，将军先前想在这儿隐居一辈子？”

“隐居？”

“是呀，就是象晋朝时候，离这儿三十里开外的面阳山下隐居的陶公渊明先生哪。他先前是彭泽县令，后来不为五斗米折腰，弃官归田，就象这样。不过，你种的是松，他喜的是柳，光门前就种了五棵柳树，故号‘五柳先生’。”剃头佬抓住机会，大大卖弄了一番。〔由于陶渊明隐居的面阳山离此不远，剃头佬这番话才真实可信。这实际上是一种隐喻：以陶渊明的“不为五斗米折腰”，与将军的铮铮铁骨相比。〕

“哎呀呀，你扯到哪里去了。人家是古代名士，我算个什么？儿喝，儿喝……”将军放声大笑，呛得直咳嗽，“我最大的奢望就是让山上的树早点成林。以后有了机会，大伙动手把山脚下那条河改造一下，给它筑上几道拦洪坝，蓄住水。那样一来，附近农田得到灌溉之利不说，小镇也就有了有树的山，有水的河，再弄点花呀草呀，鸟哇兽哇，不就成了公园了吗！然后，我呐，就来做个看公园的老家伙。那时候哇，小伙子！”将军举起巴掌，在搬运队那个莽后生厚实的胸脯子上拍了拍。“你

就领着你的美人儿，尽兴儿在这里逛吧，我老头子保险不提前关门！”〔这是将军最长的一段对话，表现了他的抱负。他没有讲大道理，而从改造痢痢山做起。这不仅符合他的处境，他的性格，也符合他所面对的对象——小镇人的理解程度与接受程度。〕

“要是他们躲在你屋子后头亲嘴，你老见了，可别拿茶木棍子打他的屁股啊！”人们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剃头佬还在火上加油。

啊，笑吧，将军！好多年，你没有笑得这么畅快了！

笑吧，小镇人！但愿你们笑得永远这样高尚！〔直抒胸臆，诗情洋溢。这与以夹叙夹议方式阐述某种哲理，诉诸于人们的理智，艺术效果不同。〕

小镇到处都在盘算和议论着，怎样象模象样地给将军送行；送给他点什么和让他留下点什么永久性的纪念；今后怎样同将军保持联系，等等。有几个人，还为争给将军饯行的先后次序，吵了起来。

但是忽然之间，一个巨大的阴影，笼罩了整个小镇。〔时代风云突变，小说气氛突变。〕

敬爱的周总理——这个寄托着人民全部希望的伟大生命，在人民最需要他的时候，消逝了。当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噩耗宣布的当天上午，将军由老婆子搀扶着，突然出现在街口的老樟树下。

太阳升起来，苍白而无力。天气出奇的寒冷。小镇更加灰暗、沉闷、悄无声息，仿佛在酷寒和悲哀中僵木了。〔把小镇拟人化，赋予它强烈的感情。〕

在料峭的冷风中，将军显得异常的憔悴。深陷的眼睛周围蒙着一圈黑晕，脸上闪着铁青的冷光。但是，他站立得比任何

时候都挺拔，更象一尊铜雕。〔将军物化，因感情高度强烈，便达到了饱和点，凝结为“一尊铜雕”。这两段，只有把小镇与将军联系起来，才能把气氛写足。〕

“同志们……”他喊着，暗哑的声音听起来觉得陌生。人们默默站住了。他弯下腰，吃力地拉开一个硕大的提包拉链，露出了一整袋黑纱。然后，他又抬起头，突出的喉结艰难地抽动了一下：“请吧……”

不需要解释。人们不假思索地一个跟着一个，从将军脚前的提包里拿起黑纱，佩戴起来。

“谁叫你这样做？唉？”镇长的一只被香烟熏得焦黄的手，从后面按到将军的肩上。〔前面既写了镇长夫人，镇长突然在此出现，并不偶然。镇长来势汹汹，无疑是一场更严重的冲突。〕

将军一声不响。〔沉默也是战斗。这“一声不响”，胜过千言万语！〕

“我们已经传达通知，基层和民间一律不搞任何形式的悼念活动。你这样做，目的是什么？”

将军纹丝不动。〔以静写动——尖锐的对立性格冲突与人物的内心冲突。〕

镇长暴怒地转过身，面对街口，大喝一声：

“你们都给我站住！把黑纱摘下来！”〔镇长败下阵来，只得对他的“臣民”施淫威，由此开始这场冲突的第二个回合。〕

人们站住了，但谁也没有动手摘黑纱。〔胆小怕事的镇民，今天怎敢违抗镇长的命令？这就是将军的影响，何况将军此刻还站在他们身边。〕

“你们要造反吗？老裁缝，你先摘！”〔镇长对镇民自有深切了解，首先向小心处世的老裁缝开刀，以便打开缺口。〕



老裁缝打了个楞怔。看看臂上的黑纱，又看看镇长的黑脸，身上又抖了一下。〔老裁缝既不摘，也不不摘，此番神情，包含着复杂的心理活动及其形成过程。这与下面的叙述自然连接起来。〕

早上天没明，将军敲开了老裁缝的门，把一大卷黑布交给他。当时，那个巨大的不幸使他一下子感到全身冰凉。立刻，他就同将军一起，带着一种痛苦的庄严，忙碌起来。

现在，这个咆哮着的掌权人，强迫他做的是：把自己虔诚的良心，丢到街口的灰尘中，当众践踏。还有什么比这更使人感到屈辱。在这个小镇上，他生活了大半辈子，他精明、谨慎、安分守己，从来没有妨碍过别人。尽管如此，他还是有过被侮辱与被蔑视的痛苦记忆。但是，他觉得，面前的这场屈辱，特别不能忍受。〔事件发端于眼前，笔触却深入到他“大半辈子”的生活，显出心理刻划的深刻性。〕

他的目光碰上了镇长身后将军的目光，那两团无声但炽烈的火苗，使他火辣辣的心口更加灼痛起来。他嘴唇抽搐了一下，缓缓说道：

“莫非给周总理吊孝，犯了王法么？算啦，反正到哪里也一样，天下饿不死手艺人，你看着办吧。黑纱，我是不摘的。”

〔将军的意志，竟在这位“精明、谨慎、安分守己”的老裁缝身上得到反映。这对将军又是多么有力的反衬。〕

“给周总理吊孝不犯法！”

“不摘黑纱！不摘！不摘！……”

小镇上，这些个在灰蒙蒙的岁月风尘中，从来是逆来顺受、庸庸碌碌的小百姓们，真的发疯了，真的造反了！他们的首领，是一位被放逐的将军。他唤起了他们心灵深处的正义力量。这股力量，把他们自己传统的怯懦和自卑，打得粉碎。〔老

裁缝作出了榜样，一下子点燃、激发起人们的反抗意志。这第二个回合，冲突到达高潮。]

镇长惊惶地朝将军转过身来。〔镇长威风扫地，但要挽回败局，挽回面子。这才有第三个回合。〕

将军连眼珠也没朝他转一下。他脸上有一种漠然的平静，这种神情，有点象他在视察一场由他指挥的战役。

但是，只有一个人，就是他的老伴知道，精神和肉体的巨大痛苦，正在残酷地折磨着、摧残着这个衰老的病体。冰冷的虚汗，已经浸透了他的内衣。他全部的神经和肌肉都在紧张地痉挛。他顽强地挺立着。老婆子不敢惊动他，但她的心在暗暗地哭泣。

“你这样做是要付出代价的！”镇长扭歪了嘴脸，呻吟似地说道。紧接着，他从街口消失了。〔“嘴脸”一词，既是实在形象，又有引申意义。“呻吟”语气，也是理穷词屈的表现。所以，他的话与其说是对将军的警告，不如说是一种自我安慰，为自己败退铺设的一个台阶。〕

一直到完全看不见镇长丑恶的影子了，将军突然张开嘴，艰难而紧张地喘息起来，然后，颓然倒下了……〔第三个回合在此结束，发人深思。镇长“消失了”，将军“倒下了”，两败俱伤吗？不。这仍然是一个对比，人格力量与道义力量的对比。由于在较量过程中写足了将军的胆识、勇气、正义感等精神因素，他虽因体力不支而“倒下了”，但他的高大形象，已巍然耸立在人们面前。整个这场冲突，因有三个回合，而显得波澜起伏，有声有色。〕

几天以后，剃头佬又得到了一个惊人的消息：将军要永远留在小镇上当他的“名誉”将军了。因为他给自己惹了新的麻烦。剃头佬有生以来第一次将这件新闻闷在了肚子里。他不能

站到街口去说，那样不会给他带来一点心头上的舒畅。〔至此，将军来到小镇后，以三个事件——“肉铺前”、“医院中”、“悼念时”，一个比一个更严重、更激烈、更深刻的矛盾，步步深入地揭示他的思想性格与灵魂世界，把形象塑造推到理想的高度。〕

小镇人的心情，就象这早春的天气，才晴几天，又阴了。

痢痢山重新被一片死一样的寂静包围了。虽然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人群来看望将军，但他们脸上不再有笑容。

将军从那天倒下去以后，再也没有从床上爬起来。他在昏睡中，体温有时候升得很高。这时候，他无神的眼睛就直定定地瞪着天花板，时而狂怒地吼叫，时而梦呓般呢喃。〔由于前面多次写到他的病情，早有准备，此刻病危，无论情节发展还是在人们的情绪上，都不突然。〕

突然有一天，将军完完全全清醒过来。他轮流巡视着一张张悲伤、呆滞而忽然现出慌乱神色的脸，一边喘息，一边微笑，用十分清晰的声音，艰难地说：“你们，不要赶我走……我要在这儿看园子……不过，你们得种树……修路……挖河……你们不会赶我走吧？啊，这就好……”

将军死了。他把崇高的荣誉，永久地留给了小镇人。〔将军之死，描写如此简单；作者把精彩笔墨，留给了他的葬礼。〕

立刻就传来了上面的指令：将军的遗体，就地火葬；不通知亲友；不发讣告；不举行任何形式的吊唁。但是，这种自信，实在愚蠢极了。因为，他们企图左右的这件事，根本就没有他们插手的可能。

小镇人用一种沉着的蛮横和平静的狂热，垄断了将军的后事。〔这是两种力量斗争的继续。小镇人敢于违抗“上面的指令”，竟把将军的后事垄断起来，表明将军已经活在他们的心

里。这甚至比将军活着，更有感召力。〕

人们一下子就把治理丧事的领导班子推举出来。这个班子立刻就作出了决议：依照最古老、最隆重的传统乡土风俗，为将军举行葬礼。这个决议没有遭到任何异议立刻就被大家接受了。

哀悼一个最现代的革命者，却要沿袭最古老的传统，最蒙昧、迷信的方式，对此，我不敢妄加评论。赞成吧，有复旧的嫌疑；如果反对，那简直就要冒被本镇人当作仇敌的风险。〔这事发生在偏远、古朴、落后的小镇，合乎情理。否则，反倒不足以表现小镇人对将军的爱戴、崇敬与深厚感情。〕

镇上一个最老的长者，献出了整个小镇唯一的一具柏木棺材；老裁缝连夜赶制了全套的寿服寿被；遗体入殓的时候，焚起了高香，点亮了长明灯。因为剃头佬整容整得太慢，这个工夫花得很长。“八仙”由搬运队十六名强悍的后生组成。在起棺的那一刻，他们宰了雄鸡祭杠。那个被将军从垂危中挽救下来的孩子，由他的父母领着，从三十里外赶来，担任了将军的孝子之职，披麻戴孝，向所有来吊孝的人，下跪叩头。停丧的日子，痢痢山突然生出了一片“森林”，这是小镇人和小镇周围四面八方的乡村送来的孝幛和花圈。由那个将军呵斥过的炊事班小兵送来的当地驻军的巨大花圈，显得特别引人注目。〔小镇上在前面所有出场的人物，在此汇聚，各就各位，各得其所，形成对将军的总烘托。〕

出丧是在一个阴暗的早晨。整个小镇和四方乡野，天低云垂，悲声大恸。尽管按照将军的遗嘱，他的墓茔就落在痢痢山上，但浩浩荡荡的送殡队伍还是来到小镇的街上。“八仙”们抬着将军的灵柩，依次经过每家每户门前。每经过一家，就停顿下来，等到这一家长长的一串“千字头”炮仗响完，再移向另

一家。这就使得丧队的行进近乎蠕动。全长不足六百米的两条街道，竟走了整整一个上午。灵柩最后在街口那棵老樟树下，将军一向站立的位置上停了很久。人们一个跟着一个泣诉了满含着忏悔、悲痛、追挽、誓言的悼词。〔这个出丧场面，把环境气氛、人们的情绪与古老的风俗，融为一体，十分悲壮动人。〕

对这次最肆无忌惮的“复旧”行动，加以强烈反对的主要代表者有两个：一个是将军的老伴。她一再劝阻说，将军是共产党人、是革命军人，他有遗嘱，要火化，不要打扰大家……小镇人没有等她说完，流着泪哀求她：将军懂得我们，不会生气的。火化的事，我们同意，但以后再说，先让我们遂顺遂顺一下心愿吧。将军的老伴只好用力合起眼睛，尽力不让泪水流出来。另一个反对者是镇长。不过他全部的反对行动，只是半掩在办公室窗前的布帘后面，瞪着一双冒火的眼睛，把牙齿咬得咯吱咯吱地响：

“等着吧，等着我来打发你们！”〔补叙这一笔，很有必要：一则交待将军及其老伴的态度，令人无懈可击；二则冲淡葬礼的迷信色彩，突出此事的感情作用；三则以镇长的可悲表演，引向最后的结局。〕

历史有个坏脾气，喜欢嘲弄极力要驾驭它的人。这一年十月发生的那场惊天动地的巨变以后，的确有一些人被打发了。不过，不是镇长所预言过的剃头佬、老裁缝们，而恰恰是镇长本人和同他一起靠打、砸、抢上来的权贵们。〔一九七六年十月巨变，人人皆知，镇长等人的下场也可想见，因而一点即明，不必详叙。〕

当小镇人按照新世纪的蓝图，着手小镇建设的时候，首先想到的，是把将军的宿愿付诸实现。

在十月以后的这一年最后三个月里，痢痢山以及附近的几个山包挖满了树洞；镇外河岸边的垃圾堆清除了；镇上的两条街铺上了水泥；河的改造也列入了小镇附近社队的水利建设规划，几千名劳动力在春节前完成了第一期工程。〔与前照应，将军的革命精神，已在小镇人身上得到复活。〕

这一切进行得就象新婚大典一样热烈，偶然也发生了一次不幸的争吵。这次争吵爆发得很激烈，引起了全镇的震动。

争吵是由要在街口的老樟树下，为将军建立一个纪念碑的提议引起来的。搬运队的后生们以那个莽后生领头，竭力赞同。剃头佬则模棱两可。最后，老裁缝在人们争得不可开交的时候，小心翼翼地挤到圈子中间，把他枯瘦的手颤巍巍地举起来，指着那棵老樟树，说：

“好人们啊，什么纪念能比得上它呢？它老皮斑剥，叫雷轰了顶，但是它根不死！看看吧，这碧绿鲜亮的新枝枝、新树叶……”〔若略去这场争吵，似乎也可与结尾直接相连。但没有这场震动全镇的争吵，人们的注意力不会一下子集中到老樟树上来。这是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是将军的化身，是人们对将军的最好纪念。所以，这场争吵，实际上是一种散中求聚的收尾方式。〕

在老裁缝哽咽着说完这些话以后，人们忽然觉得这棵树变成了将军：一身笔挺的军装、鲜艳夺目的帽徽领章、风纪扣扣得紧严。他拄着茶木拐棍，挺直身板，不时眨一眨有点昏花的眼睛，一声不响地注视小镇的种种变迁。

谁都确信：这不是幻觉。于是，争吵停止了。〔从人们的心理感觉与美好愿望，以拟人化手法结尾：把老樟树写活，把死去的将军写活了。是的，人民的将军永远活在人民心中！〕

这篇小说，曾获一九七九年全国短篇小说一等奖，确是思想深刻而又十分讲究艺术技巧的一个短篇。它打破了短篇小说的某些传统表现手法，令人耳目一新。

小说的题材——将军“充军”，是畸形的历史年代的产物，殊为罕见。由此，形成奇特的构思：偏远小镇突然来一位大人物，他自然成了人们注意的中心。他的一举一动，无不落入小镇人的视线范围之内。他们从那三个突出事件中，认识了将军，感情逐步加深，以至心心相通、血肉相联、生死难分。一个连名字也没有的将军，就这样被塑造成一座神圣的雕像，一个杰出的艺术典型。

小说的人物配置，尤为得体。配角也一概没有名字，但没有一个多余的人物，每人都从自己特定的地位，对主角起烘托作用。将军来到小镇，主要对立面是镇长及其夫人，但他们并不贯穿全篇，也没有形成贯穿矛盾。倒是剃头佬、莽后生、老裁缝等普通百姓，贯穿始终。这样，小说所反映的社会矛盾，概括的主题，要比仅仅以将军与镇长夫妇构成矛盾，深广得多。这也是本文不同于一般小说之所在。

小说再一个突出的特点是：主人公的对话极少。尤其“悼念”一段，如此严重的政治事件，如此尖锐的冲突，如此感人的群众场面，但将军只说了一句话——“同志们……请吧……”，共五个字。对话少至最低限度，性格与心理刻画又无比鲜明，这在一般小说创作中，也很少见。

## 春 之 声

王 蒙

咣地一声，黑夜就到来了。一个昏黄的、方方的大月亮出现在对面墙上。岳之峰的心紧缩了一下，又舒张开了。车身在轻轻地颤抖。人们在轻轻地摇摆。多么甜蜜的童年的摇篮啊！夏天的时候，把衣服放在大柳树下，脱光了屁股的小伙伴们一跃跳进故乡的清凉的小河里，一个猛子扎出十几米，谁知道谁在哪里露出头来呢？谁知道被他慌乱中吞下的一口水里，包含着多少条蛤蟆蝌蚪呢？闭上眼睛，熟睡在闪耀着阳光和树影的涟漪之上，不也是这样轻轻地、轻轻地摇晃着的吗？失去了的和没有失去的童年和故乡，责备我么？欢迎我么？母亲的坟墓和正在走向坟墓的父亲！〔本文原载《人民文学》一九八〇年第五期，为一九八〇年得奖小说之一。作者借鉴多种表现手法，进行了新的艺术探索。开头这一段，从轻轻颤抖的车厢，联想、暗喻为童年的摇篮，于是时序倒转，想起童年时代的种种情景。〕

方方的月亮在移动，消失，又重新诞生。唯一的小方窗里透进了光束，是落日的余辉还是站台的灯？为什么连另外三个方窗也遮严了呢？黑咕隆冬，好象紧接着下午便是深夜。门咣地一关，就和外界隔开了。〔列车上的真实景象，由于主人公的意识流动，给人扑朔迷离之感。〕那愈来愈响的声音是下起了冰雹吗？是铁锤砸在铁砧上？在黄土高原的乡下，到处还靠人打



铁，我们祖国的胳膊有多少发达的肌肉！呵，当然，那只是车轮撞击铁轨的噪音，来自这一节铁轨与那一节铁轨之间的缝隙。目前不是正在流行一支轻柔的歌曲吗，叫作什么来着——《泉水叮咚响》。如果火车也叮咚叮咚地响起来呢？广州人可真会生活，不象这西北高原上，人的脸上和房屋的窗玻璃上到处都蒙着一层厚厚的黄土。广州人的凉棚下面，垂挂着许许多多三角形的瓷板，它们伴随着清风，发出叮叮咚咚的清音，愉悦着心灵。美国的抽象派音乐却叫人发狂。真不知道基辛格听我们的杨子荣咏叹调时有什么样的感受。京剧锣鼓里有噪音，所有的噪音都是令人不快的吗？〔由车轮声引起一串自由联想，不受时间、空间、地点的限制，内容十分广阔。〕反正火车开动以后的铁轮声给人以鼓舞和希望。下一站，或者下一站的下一站，或者许许多多的下一站以后的下一站，你所寻找的生活就在那里，母亲或者孩子，友人或者妻子，温热的澡盆或者丰盛的饮食正在那里等待着你。都是回家过年的。过春节，我们的古老的民族的最美好的节日。谢天谢地，现在全国人民都可以快快乐乐地过年了。再不会用“革命化”的名义取消春节了。〔回到眼前情景，点出时代背景以及岳之峰乘车的去向。〕

这真有趣。在出国考察三个月回来之后，在北京的高级宾馆里住了一阵——总结啦，汇报啦，接见啦，报告啦……之后，岳之峰接到了八十多岁的刚刚摘掉地主帽子的父亲的信。他决定回一趟阔别二十多年的家乡。这是不是个错误呢？他怎么也没想到要坐两个小时零四十七分钟的闷罐子车呀。三个小时以前，他还坐在从北京开往X城的三叉戟客机的宽敞、舒适的座位上。两个月以前，他还坐在驶向汉堡的易北河客轮上。现在呢，他和那些风尘仆仆的，在黑暗中看不清面容的旅客们挤在一起，就象沙丁鱼挤在罐头盒子里。甚至于他辨别不出火车到底是在向哪

个方向行走。眼前只有那月亮似的光斑在飞速移动，火车的行驶究竟是和光斑方向相同抑或相反呢？他这个工程物理学家竟为这个连小学生都答得上来的、根本算不上是几何光学的问题伤了半天脑筋。〔这一段补叙，交代了许多现实问题：人物的身分，最近三个月的经历，以及回家的目的。又从时间、地点、交通工具的三重对比，进一步渲染环境，突出落后的现状。〕

他已经有二十多年没有回过家乡了。谁让他错投了胎？地主，地主！1956年他回过一次家，一次就够用了——回家呆了四天，却检讨了二十二年！而伟人的一句话，也够人们学习贯彻一百年。使他惶惑的是，难道人生一世就是为了作检讨？难道他生在中华，就是为了作一辈子检讨的么？〔坐在回乡探亲的火车上，回忆起二十多年前那一次回家，十分自然。作者不写那次回家的具体情景，而以他的出身，因回家作检讨，概括了二十二年、整整一个历史时期的社会生活特征。〕好在这一切都过去了。斯图加特的奔驰汽车工厂的装配线在不停地转动，车间洁净敞亮，没有多少噪音。西门子公司规模巨大，具有一百三十年的历史。我们才刚刚起步。赶上，赶上！不管有多么艰难。哐，哐，哐，快点开，快点开，快开，快开，快，快，快，快，车轮的声音从低沉的三拍一小节变成两拍一小节，最后变高亢的呼号了。闷罐子车也罢，正在快开。何况天上还有三叉戟？〔追赶世界先进水平，这是生活的转折，时代的转折，也是岳之峰思想、情绪的转折。过去与现在，一脉相连；车轮的声音，是连接的纽带。〕

尘土和纸烟的雾气中出现了旱烟叶发出的辣味，象是在给气管和肺作针灸。梅花针大概扎在肺叶上了。汗味就柔和得多了。方言的浓度在旱烟与汗味之间，既刺激，又亲切。还有南瓜的香味哩！谁在吃南瓜？X城火车站前的广场上，没有见卖熟

南瓜的呀。别的小吃和土特产倒是都有。花生、核桃、葵花籽、柿饼、醉枣、绿豆糕、山药、蕨麻……全有卖的。就象变戏法，举起一块红布，向左指上两指，这些东西就全没了，连火柴、电池、肥皂都跟着短缺。现在呢，一下子又都变了出来，也许伸手再抓两抓，还能抓出更多的财富。柿饼和枣朴质无华，却叫人甜到心里。岳之峰咬了一口上火车前买的柿饼，细细地咀嚼着儿时的甜香。辣味总是一下子就能尝到，甜味却埋得很深很深。要有耐心，要有善意，要有经验，要知觉灵敏。透过辛辣的烟草和热烘烘的汗味儿，岳之峰闻到了乡亲们携带的绿豆香。绿豆苗是可爱的，灰兔子也是可爱的，但是灰色的野兔常常要毁坏绿豆。为了追赶野兔，他和小柱子一口气跑了三里，跑得连树木带田垄都摇来摆去。在中秋的月夜，他亲眼见过一只银灰色的狐狸，走路悄无声息，象仙人，象梦。

〔这一大段联想，看来有些零乱、突兀；其实，仍有迹可寻。在火车上，断然少不了尘土和烟味；看到与想见种种土特产，也不奇怪。这时，他“咬了一口上火车前买的柿饼”，又从此现实情景引起儿时的联想。这是旅途生活中的一些心理感觉，并非不可捉摸的潜意识。〕

车声小了，车声息了。人声大了，人声沸了。咣——哐，铁门打开了，女列车员——一个高个子，大骨架的姑娘正在洒利地用家乡方言指挥下车和上车的乘客。“没有地方了，没有地方了，到别的车厢去吧，”已经在车上获得了自己的位置的人发出了这种无效的，也是自私的呼吁。上车的乘客正在拥上来，熙熙攘攘。〔精确的现实主义描写，简直是列车到站的逼真的图画。〕到哪里都是熙熙攘攘。与我们的王府井相比，汉堡的街道上简直可以说是看不见人，而且市区的人口还在减少。岳之峰从飞机场来到X城火车站的时候吓了一跳——黑压压的人

头，压迫得白雪不白，冬青也不绿了。难道是出了什么事情？一九四六年学生运动，人们集合在车站广场，准备拦车去南京请愿，也没有这么多人！岳之峰上大学的时候在北平，有一次他去逛故宫博物院，刚刚下午四点就看不见人影了，阴森森的大殿使他的后脊背冒凉气。他小跑着离开了故宫，上了拥挤的有轨电车才放心了一点。如果跑慢了，说不定珍妃会从井里钻出来把他拉下去哩！〔又由“熙熙攘攘”的现实景象触发，引起联想。联想中还有两个对比：王府井与汉堡的街道相比；如今的X城火车站与过去的北平相比。这就打破了时序、空间、地点的界限，而在“熙熙攘攘”中融为一体。〕

但是现在，故宫南门和北门前买入场卷的人排着长队。而且不是星期天。X城火车站前的人群令人晕眩。好象全中国有一半人要在春节前夕坐火车。〔叙述的跳跃性，受约于事物之间的内在联系：拥挤的人群。这里只写了故宫前与火车站，还可以同时写任何一个拥挤的地方，自由联想与放射线结构就是这样形成的。〕到处都是团聚，相会，团圆饺子，团圆元宵，对于旧谊，对于别情，对于天伦之乐，对于故乡和童年的追寻。卖刚出屉的肉馅包子的，盖包子的白色棉褥子上尽是油污。卖烧饼、锅盔、油条、大饼的。卖整盒整盒的点心的。卖面包和饼干的。X车站和X城饮食服务公司倾全力到车站前露天售货。为了买两个烧饼也要挤出一身汗。岳之峰出了多少汗啊！他混饱了（环境和物质条件的急骤改变已使他分辨不出饥和饱了）肚子，又买到了去家乡的短途客车的票。找给钱的时候使他一怔，写的是一块二，怎么只收了六角呢？莫非是自己没有报清站名？他想再问一问，但是排在他后面的人已经占据了售票窗口前的有利阵地，他挤不回去了。〔先上火车，再从拥挤的车站想到买票的情景，实际上是一种倒叙，也为他为什么乘上闷

罐子车作过渡。]

他快快地看着手中的火车票。火车票上黑体铅字印的是1.20元，但是又用双虚线勾上了两个占满票面的大字：陆角。这使他百思不得其解，简直象是一种生物学上的密码。“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我买一块二角的票她却给了我六角钱的？”他自言自语。他问别人。没有人回答他。等待上车的人大多是一些忙碌得可以原谅的利己主义者。〔按买票的实际情况叙述，线索比较清晰。〕

各种信息在他的头脑里撞击。黑压压的人群。遮盖热气腾腾的肉包子的油污的棉被。候车室里张贴着的大字通告：关于春节期间增添新车次的情况，和临时增添的新车次的时刻表。男女厕所门前排着等待小便的人的长队。陆角的双勾虚线。大包袱和小包袱，大篮筐和小篮筐，大提兜和小提兜……他得出了这最后一段行程会是艰难的结论。他有了思想准备。终于他从旅客们的闲谈中听到了“闷罐子车”这个词儿，他恍然了。人脑毕竟比电脑聪明得多。〔这里似乎有点乱，上句不接下句；但不管如何跳跃，都是车站上的种种现象，都没有超越这个特定的时空范围。〕

上到列车上的时候，他有点垂头丧气。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第一个春节即将来临之时，正在梦寐以求地渴望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人们，却还要坐瓦特和史蒂文森时代的闷罐子车！事实如此。事实就象宇宙，就象地球，华山和黄河，水和土，氢和氧，钛和铀。既不象想象那样温柔，也不象想象那么冷酷。不是么，闷罐子车里坐满了人，而且还在一个两个，十个二十个地往人与人的缝隙，分子与分子，原子与原子的空隙之中嵌进。奇迹般地难以思议，已经坐满了人的车厢里又增加了那么多人。没有人叫苦。〔从买到车票，到上列车，叙述的序列为顺叙。由

于坐闷罐子车，自然会引起一番感慨；而在夹叙夹议之间，时代背景更明确地交待出来。又从事实引起“宇宙”、“地球”等等联想，最后从想象世界回到现实世界，下面便可进入描写车厢里的情景。]

有人叫苦了：“这个箱子不能压。”一个包着头巾的抱着孩子的妇女试探着能不能坐到一只箱子上。“您到这边来，您到这边来。”岳之峰连忙站起身，把自己的靠边的位置让了出来。坐在靠边的地方，身子就能倚在车壁上，这就是最优越的“雅座”了。那女人有点不好意思。但终于抱着小孩子挪动了过来，她要费好大的力气才能不踩着别人。“谢谢您！”妇女用流利的北京话说。她抬起头。岳之峰好象看到一幅炭笔的素描。题目应该叫《微笑》。〔这里没有联想，简练而生动地描绘出一幅“让座”的真实图景。〕

叮铃叮铃的铃声响了，铁门又咣地一声关上了，是更深沉的黑夜。车外的暮色也正在浓重起来嘛。大骨架的女列车员点起了一支白蜡，把蜡烛放到了一个方形的玻璃罩子里。为什么不点油灯呢？大概是怕煤油摇洒出来。偌大车厢，就靠这一盏蜡烛照亮。些微的亮光，照得乘客变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影子。车身又摇晃了，对面车壁上的方形的光斑又在迅速移动了。离家乡又近一些了。摘了帽子，又见到了儿子，父亲该可以瞑目了吧？不论是他的罪恶或者忏悔，不论是他的眼泪还是感激，也不论是他的狰狞丑恶还是老实善良，这一切都快要随着他的消失而云消雾散了。老一辈人正在一个又一个地走向河的那边。〔从列车行进，渐近家乡，联想起老人，这是一种游子思家的明确意识。〕咚咚咚，噤噤噤，嘭嘭嘭，是在过桥了吗？联结着过去和未来，中国和外国，城市和乡村，此岸和彼岸的桥啊！〔由“走向河的那边”，与火车过桥的声音相联系，进而引起这一番联想。〕

靠得很近的蜡灯把黑白分明的光辉和阴影印制在女列车员的脸上。女列车员象是一尊全身的神像。“旅客同志们，春节期间，客运拥挤，我们的票车去支援长途……提高警惕……”她说得挺带劲，每吐出一个字就象拧紧了一个螺母。她有一种信心十足，指挥若定的气概，以小小的年纪，靠一支蜡烛的光亮，领导着一车的乌合之众。但是她的声音也淹没在轰轰轰，嗡嗡嗡，隆隆隆，不仅是七嘴八舌，而且是七十嘴八十舌的喧嚣里了。

自由市场。百货公司。香港电子石英表。豫剧片《卷席筒》。羊肉泡馍。醪糟蛋花。三接头皮鞋。三片瓦帽子。包产到组。收购大葱。中医治癌。差额选举。结婚筵席……在这些温暖的闲言碎语之中，岳之峰轮流把体重从左腿转移到右腿，再从右腿转移到左腿。〔“自由市场”，“百货公司”这一大串短句，直接从上段末“七十嘴八十舌的喧嚣里”跳跃而来。因是车中人们的议论，所以不管什么内容，放在这儿，都可理解。越是杂七杂八、乱七八糟、越真实。〕幸好人有两条腿，要不然，无依无靠地站立在人和物的密集之中，可真不好受。立锥之地，岳之峰现在对于这句成语才有了形象的理解。莫非古代也有这种拥挤的、没有座位和灯光的旅行车辆吗？但他给一个女同志让了“座位”。不，没有座，只有位。想不到她讲一口北京话。这使岳之峰兴致似乎高了一些。“谢谢”，“对不起”，在国外到处是这种礼貌的用语。虽然有一个装着坚硬的铁器的麻袋正在挤压他右腿的小腿肚子。而另一个席地而坐的人的脊背干脆靠到了他的痠麻难忍的左腿上。〔人物的主观感受，从“立锥之地”的客观现实中形成，具体可感，而并非朦朦胧胧的下意识。〕

简直是神奇。不仅在慕尼黑的剧院里观看演出的时候；而且在北京，在研究所、部里和宾馆里，在二十三平方米的住房和一〇三和三三二路公共汽车上；他也想不到人们还要坐闷罐

子车。这不是运货和运牲畜的车吗？倒霉！可又有什么倒霉的呢？咒骂是最容易不过的。咒骂闷罐子车比起制造新的美丽舒适的客运列车来，既省力又出风头。无所事事而又怨气冲天的人的口水，正在淹没着忍辱负重、埋头苦干的人的劳动。人们时而用高调，时而又用低调冲击着、替代着那些一件又一件，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地坚韧不拔的工作。〔心理描写紧紧围绕闷罐子车展开，相当集中。〕

“给这种车坐，可真缺德！”

“你凑合着吧。过去，还没有铁路哩！”

“运兵都是用闷罐子车，要不，就暴露了。”

“要赶上拉肚子的就麻烦了，这种车上没有厕所。”

“并没有一个人拉到裤子里么。”

“有什么办法呢？每逢春节，有一亿多人要坐火车……”

黑暗中听到了这样一些交谈。岳之峰的心平静下来了。〔人们交谈的现实情景，打断他的心理活动，却触发他的广阔联想。〕是的，这里曾经没有铁路，没有公路，连自行车走的路也没有。阔人骑毛驴，穷人靠两只脚。农民挑着一千五百个鸡蛋，从早晨天不亮出发，越过无数的丘陵和河谷，黄昏时候才能赶到X城。我亲爱的美丽而又贫瘠的土地！你也该富饶起来吧？过往的记忆，已经象烟一样，雾一样地淡薄了，但总不会被彻底地忘却吧？历史，历史；现实，现实；理想，理想；唉——唉——咣气咣气……喀郎喀郎……沿着莱茵河的高速公路。山坡上的葡萄。暗绿色的河流。飞速旋转。〔把历史、现实、理想联成一体，正是主人公宽阔襟怀的反映。尾句“飞速旋转”，则又使他的联想、回忆、意识、心理活动，统统转动起来。〕

这不就是法兰克福的孩子们吗？男孩子和女孩子，黄眼睛和



蓝眼睛，追逐着的，奔跑着的，跳跃着的，欢呼着的。喂食小鸟的，捧举鲜花的，吹响铜号的，扬起旗帜的。那欢乐的生命的声。那友爱的动人的呐喊。那红的、粉的和白的玫瑰。那紫罗兰和蓝蓝的毋忘我。〔这是异国印象。〕

不。那不是法兰克福。那是西北高原的故乡。一株巨大的白丁香把花开在了屋顶的灰色的瓦瓴上。如雪，如玉，如飞溅的浪花。摘下一条碧绿的柳叶，卷成一个小筒，仰望着蓝天白云，吹一声尖厉的哨子。惊得两个小小的黄鹂飞起。挎上小篮，跟着大姐姐，去采撷灰灰菜。去掷石块，去追逐野兔，去捡鹌鹑的斑斓的彩蛋。连每一条小狗，每一只小猫，每一头牛犊和驴驹都在嬉戏。连每一根小草都在跳舞。〔这是童年回忆。〕

不，那不是西北高原。那是解放前的北平。华北局城工部（它的部长是刘仁同志）所属的学委组织了平津学生大联欢。营火晚会。“太阳下山明朝依旧爬上来……我的青春小鸟一样不回来”，“山上的荒地是什么人来开？地上的鲜花是什么人来栽？”一支又一支的歌曲激荡着年轻人的心。最后，大家发出了使国民党特务胆寒的强音：“团结就是力量……让一切不民主的制度死亡！”信念和幸福永远不能分离。〔这是青春剪影。〕

不，那不是逝去了的，遥远的北平。那是解放了的，飘扬着五星红旗的首都。那是他青年时代的初恋，是第一次吹动他心扉的和煦的风。春节刚过，忽然，他觉察到了，风已经不那么冰冷，不那么严厉了。二月的风就带来了和暖的希望，带来了早春的消息。他跑到北海，冰还没有化哩。还没有什么游人哩。他摘下帽子，他解开上衣领下的第一个扣子。还是冬天吗？当然，还是冬天。然而已经联结着春天的冬天，是冬与春的桥。有风为证，风已经不冷！风会愈来愈和煦，如醉，如

酥……他欢迎着承受着别人仍然觉得凛冽，但是他已经为之雀跃的“春”风，小声叫着 he 悄悄地爱着的女孩子的名字。〔和煦的春风与甜蜜的爱情，巧妙地联系在一起。〕

那，那……那究竟是什么呢？是金鱼和田螺吗？是荸荠和草莓吗？是孵蛋的芦花鸡吗？是山泉，榆钱，返了青的麦苗和成双的燕子吗？他定了定神。那是春天，是生命，是青年时代。在我们的生活里，在我们每个人的心房里，在猎户星座和仙后星座里，在每一颗原子核，每一个质子、中子、介子里，不都包含着春天的力量，春天的声音吗？〔最后联想到春天，发出对“春天的力量，春天的声音”的由衷赞美，与小说的题旨相切合。〕

他定了定神，揉了揉眼睛。分明是法兰克福的儿童在歌唱，当然，是德语。在欢快的童声合唱旁边，有一个顽强的、低哑的女声伴随着。

他再定了定神，再揉了揉眼睛，分明是在从X城到N地的闷罐子车上。在昏暗和喧嚣当中，他听到了德语的童声合唱，和低哑的，不熟练的，相当吃力的女声伴唱。〔这两个自然段，以反复手法，把他遥远的思绪拉回到闷罐子车的现实处境中来。〕

什么？一台录音机。在这个地方听起了录音。一支歌以后又是一支歌，然后是一个成人的歌。三支歌放完了，是叭啦叭啦的揿动键钮的声音，然后三支歌重新开始。顽强的，低哑的，不熟练的女声也重新开始。这声音盖过了一切喧嚣。〔以人物明确的感觉中，真实地反映客观景象。〕

火车悠长的鸣笛。对面车壁上的移动着的方形光斑减慢了速度，加大了亮度。〔小说的叙述与描写，随火车行进的顺序进行，因而线索较清楚。而反复以火车的声音、车壁上的光

斑，作为大段之间的衔接与过渡，又显得层次分明。〕在昏暗中变成了一个的影子的乘客们逐渐显出了立体化的形状和轮廓。车身一个大晃，又一个大晃，大概是通过了岔道。又到站了。〔虽句式跳跃，但对火车进站的描写相当准确。〕咣——哐，铁门打开了，站台的聚光灯的强光照进了车厢。〔前面已写过一次到站时的具体情景，这儿不再重复，一语带过。〕岳之峰看清楚了，录音机就放在那个抱小孩的妇女的膝头。开始下人和上人。录音机接受了女主人的指令，“叭”地一声，不唱了。〔笔墨回复到录音机上，方可连接下面的对话。〕

“这是……什么牌子的？”岳之峰问。

“三洋牌。这里人们开玩笑地叫它作‘小山羊’”。妇女抬起头来，大大方方地回答。岳之峰仿佛看到了她的经历过风霜的，却仍然是年轻而又清秀的脸。

“从北京买的么？”岳之峰又问，不知为什么这么有兴趣。本来，他并不是一个饶舌的人。

“不，就从这里。”

这里？不知是指X城还是火车正在驶向的某一个更小的县镇。他盯着“三洋”商标。

“你在学外国歌吗？”岳之峰又问。

妇女不好意思地笑了，“不，我在学外国语。”她的笑容既谦逊，又高贵。

“德语吗？”

“噢，是的。我还没学好。”

“这都是些什么歌儿呀？”一个坐在岳之峰脚下的青年问。岳之峰的连续提问吸引了更多的人。

“它们是……《小鸟，你回来了》，《五月的轮转舞》和《第一株烟草花》，”女同志说：“欣梅尔——天空，福格尔——

鸟儿，布鲁米——花朵……”她低声自语。〔这一番对话，主要不是为了揭示人物性格，而是为了表现车中见闻。在如此拥挤的闷罐子车里，居然还有带孩子的妇女学外语，这是一个多么可喜的现象。这个场面写得如此细致，人们难道不能从这个妇女蓬勃向上的精神境界中，感受到春天的气息？〕

他们的话没有再继续下去。车厢里充满了的照旧是“别挤！”“这个箱子不能坐！”“别踩着孩子！”“这边没有地方了！”……之类的喊叫。

“大家注意啦！”一个穿着民警服装的人上了车，手里拿着半导体扬声喇叭，一边喘着气一边宣布道：“刚才，前一节车厢里上去了两个坏蛋，混水摸鱼，流氓扒窃。有少数坏痞，专门到闷罐子车上偷东西。那两个坏蛋我们已经抓住了。希望各位旅客提高警惕，密切配合，向刑事犯罪分子作坚决的斗争。大家听清楚了没有？”

“听清楚了！”车上的乘客象小学生一样地齐声回答。

乘务警察满意地，匆匆地跳了下去，手提扩音喇叭，大概又到别的车厢作宣传去了。〔这谨防“扒窃”的宣传，紧接妇女学外语之后，是一个多么鲜明的对比。作者以辩证唯物主义观点观察、评价生活，在肯定生活主流的同时，也把生活中的消极因素揭示在读者面前，引导人们全面认识生活。〕

岳之峰不由得也摸了摸自己携带的两个旅行包，摸了摸上衣的四个和裤子的三个口袋。一切都健在无恙。

车开了。经过了短暂的混乱之后，人们又已经各得其所，各就其位。各人说着各人的闲话，各人打着各人的瞌睡，各人嗑着各人的瓜子，各人抽着各人的烟。“小山羊”又响起来了，仍然是《小鸟，你回来了》，《五月的轮转舞》和《第一株烟草花》。她仍然在学着德语，仍然低声地歌唱着欣梅尔——天空，

福格尔——鸟儿，和布鲁米——花朵。〔妇女学外语，反复描写，反复强调，并未与防扒窃放在同等地位上，光明与黑暗，一半对一半。这表现出作者的政治倾向与美学理想。〕

她是谁？她年轻吗？抱着的是她的孩子吗？她在哪里工作？她是搞科学技术的吗？是夜大学的新学员吗？是“老三届”的毕业生吗？她为什么学德语学得这样起劲？她在追赶那失去了的时间吗？她作到了一分钟也不耽搁了吗？她有机会见到德国朋友或者到德国去或者已经到德国去过了吗？她是北京人还是本地人呢？她常常坐火车吗？有许多个问题想问啊。〔按一般小说写法，这十几个问题，恐怕会化为交谈，形成场面。但按照作者的艺术探索，本文主要描写人物的意识活动与心理变化，所以尽管她坐在他身边，他还是把这些问题闷在心里。〕

“您听音乐吧。”她说。好象是在对他说。是的，三支歌曲以后，她没有掀键钮。在《第一株烟草花》后面，是约翰·斯特劳斯的《春之声圆舞曲》，闷罐子车正随着这春天的旋律而轻轻地摇摆着，熏熏地陶醉着，袅袅地前行着。〔这支舞曲，偏偏在此刻播放，是细节的巧妙安排。又经拟人化描写，注入作者的感情，把闷罐子车写活了。它不再使人生厌，而有了可爱之处。〕

车到了岳之峰的家乡。小站，停车一分钟。响过了到站的铃，又立刻响起了发车的铃。岳之峰提着两个旅行包下了车。小站没有站台，闷罐子车又没有阶梯。每节车厢放着一个普通木梯，临时支上。岳之峰从这个简陋的木梯上终于下得地来，他长出了一口气。他向那位女同志道了再见。那位女同志也回答了他的再见。他有点依依不舍。他刚下车，还没等着验票出站，列车就开动了。〔从开头“咣地一声”，列车开动，到这里岳之峰下车，写了一段完整的旅途，因而小说的基本情节与总

体构思，都很完整。不管中间有多少自由联想，多少意识活动，多少心理变化，都不可能突破这个大格。〕他看到了闷罐子车的破烂寒伧的外表：有的地方已经掉了漆，灯光下显得白一块、花一块的。但是，下车以后他才注意到，火车头是蛮好的，火车头是崭新的、清洁的、轻便的内燃机车。内燃机车绿而显蓝，瓦特时代毕竟没有内燃机车。内燃机车拖着一长列闷罐子车向前奔驰。〔前面乘在车上，没有机会看到闷罐子车的外貌，结尾作此补充描写，既是这段奇异的旅行的一种感情回荡，也为激发下面的新的感慨，这火车头与车身本身，并无什么象征意义。〕天上升起了月亮。车站四周是薄薄的一层白雪。天与雪都泛着连成一片的青光。可以看到远处墓地上的黑黑的、永远长不大的松树。有一点风。他走在了坑坑洼洼的故乡土地上。他转过头，想再多看一眼那一节装有小鸟、五月、烟草花和约翰·斯特劳斯的神妙的春之声的临时代用的闷罐子车。他好象从来还没有听过这么动人的歌。他觉得如今每个角落的生活都在出现转机，都是有趣的，有希望的和永远不应该忘怀的。春天的旋律，生活的密码，这是非常珍贵的。〔发现生活的“转机”，点题十分确切。我们的生活，难道不是在克服重重困难，向着光明的目标，胜利前进！〕

这篇小说的取材，很有特色。只要作者对生活的看法稍有偏差，就会出现绝然不同的处理方式。如果写岳之峰坐在软席卧铺里，从窗外的湖光山色、花红柳绿中感受到春之将临，结果掩盖生活矛盾，粉饰太平，那恐怕是廉价的歌颂。如果写他从破旧不堪、拥挤至极的闷罐子车里，仅仅看到一堆消极、落后因素，结果集中揭露阴暗面，那就会歪曲生活。如今，他坐在闷罐子车里，从困难中看到希望，看到振奋人心的景象，听到了春天的脚步声，这就真正揭示出生活的主流，生活发展的方

向，显示了作者艺术探索的正确方向。这也是现实主义深化的一个标志。

王蒙说：“我们缺少那种一个镜头、一个片断、一点情绪、一点抒发、一个侧面的小说；一声呐喊，也可以组成一篇小说。”（《短篇小说创作三题》）《春之声》就是这种创作主张的成功尝试。它不同于过去有些小说，总以揭露矛盾、发展矛盾、解决矛盾的三段论法，刻划人物的性格；而是摄取一个镜头，一个片断，着意描写人物的情绪，抒发深深的感慨。纵观全文，岳之峰并未与什么人发生矛盾，但他处在充满矛盾的社会生活之中，对车中所见所闻，几乎事事有情绪，有感慨，有心理反应。正是他丰富的内心世界，使他的形象栩栩如生。

小说运用多种艺术手法，其中用得最多、最熟练的，是自由联想。它不同于意识流小说那种不着边际、难以捉摸的联想，而明显地具有三个特点：一，由现实情景触发，而不凭空产生；二，受客观环境制约，有迹可寻；三，符合情节发展趋向，丰富作品的寓意。与此手法相适应，小说的语言简洁明快、幽默风趣、富于跳跃性。

《春之声》以其反映生活的独特与深刻，艺术手法的新颖别致，堪称一篇优秀的现实主义小说。